

內政部註冊執有第四九九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著

# 兩晉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三冊

(11)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8561B

第五十一回 誅逆子縱火焚尸 責病主抗顏極諫

却說趙太子石宣謀害弟韜，並欲弑父，因恐計不得逞，往訪高僧佛圖澄，及與澄相見，並座寺中，又不便直達私衷，但聽塔上一鈴獨鳴，宣乃問澄道：「大和尚素識鈴音，究竟主何預兆？」澄答道：「鈴音所云，乃是『胡子洛度』四字。宣不禁變色道：『什麼叫作胡子洛度？』究竟心虛。澄不好直答，詭詞相對道：『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乃在此重茵美服，這便叫做洛度呢。』說着，正值秦公韜徐步進來，澄起座相迎，待韜坐定，只管注目視韜。韜且驚且問，澄答道：『公身上何故血臭？老僧因此疑視。』隱語。韜周視衣襟，毫無血迹，免不得又要詰問。澄只微笑不答。宣慮澄洩祕謀，遂邀韜同行，辭澄出寺去了。

越宿由石虎遣人召澄，澄卽入見，虎語澄道：「我昨夜夢見一龍，飛向西南，忽然墜地，不知吉凶何如？」澄應聲道：「眼前有賊不出十日，殿東恐要流血，陛下慎勿東行。」虎素來信澄，倒也默然無言。忽見屏後有一婦人趨出，嬌聲語澄道：「和尚莫非昏髦，壓宮禁森嚴，怎得有賊？」澄見是虎后杜氏，便微笑道：「六情所感，無一非賊，年既老耄，還屬無妨，但教少年不昏，方纔是好哩。」已經說出後事，可惜愚婦無知。已而遇秋社日，天空有黃黑雲，由東南展至西方，直貫日中，及日向西下，雲分七道，相去約數十丈，幻成白色，如魚鱗相似，歷時乃滅。韜頗解天文，顧語左右道：「天變不小，恐有刺客起自京師，未知由何人當災哩。」是夕，韜與僚屬會宴東明觀，召令樂工歌伎，彈唱侑酒。宴至半酣，不覺長嘆道：「人生無常，別易會難，諸君試暢飲一觥，各宜使醉，須知後會無期，應該乘時盡興哩。」說至此，竟泫然涕下。死兆已見。大衆聽了，都不禁駭異，惟見韜涕泗橫流，也不禁觸動悲懷，相率歎歎，都非佳象。到了夜半，衆皆別去，韜趁便留宿佛寺中。

那知事出非常，變生不測，僅過半夜，好好一個石家主子，竟變做血肉糝糊的死屍。天已大明，寢門尚閉，韜有侍役，怪韜高臥不起，撬戶入視，已是腹破腸流，手斷足折，倒斃在寢榻前。旁有刀箭擺着，也不辨是何人所置，何人所殺，當下慌亂無措，不得已着人飛報。偏宮中已經得知，趙主石虎，正聞變驚慟，暈倒牀上。宮人七手八腳，環集施救，好不容易纔得救醒，尚是悲號不止。究竟由何人先去報聞，查將起來，乃是趙太子石宣。應該由他先知，虎號哭多時，便擬親往視喪，時百官已具入請安，聞虎命駕將出，各欲扈從前去。獨司空李農進諫道：「害死秦公，未知何人，臣料是釁起蕭牆，危生肘腋，陛下不宜輕出，當速緝兇手，毋使倖脫。」虎得農言，猛然記起佛圖澄語，不由的頓足歎息道：「是了是了，究竟和尚通靈，朕到此纔能覺悟呢。」遂停止不行，一面飭衛士戒嚴，一面派官吏治喪。太子宣駕坐素車，引東宮兵千人，往視韜殮，使左右舉衾觀屍，仔細一瞧，反呵呵大笑，掉頭自去。實是一個莽漢，若使韜知預防，何至被殺。

還至東宮，將委罪韜吏，命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人。韜曾爲車騎大將軍。

偏是惡報昭彰，難逃冥譴，有一東宮役吏史科，向石虎處計發陰謀，虎始知禍由太子，氣得兩目咆哮，無名火高起三丈，亟命左右往召太子宣，宣不敢徑往，中使詐稱奉杜后命，叫他進去。宣還道是另有密商，因卽入省，甫進宮門，便有人傳着虎諭，把宣驅入別室，軟禁起來。那時楊杯卒成趙生等，已聞風出走，生稍遲一步，致被衛士拘住，交與刑官拷訊。生無可抵賴，始供稱殺韜情迹，實由楊杯等隱受宣囑，伺韜留宿寺舍，夜用獼猴梯架牆，踰垣入室，因得逞兇。這供詞呈將進去，虎不瞧猶可，既已瞧着，大呼了不得了，不得了，便使將宣移禁席庫，更用鐵環穿通宣額，鎖諸柱上，且作數斗可容的木槽，中貯麩糞土飯，迫使宣食，彷彿似豬狗一般。一面取入殺韜刀箭，見上面尚有血痕，便伸舌吮舐，且舐且泣，哀聲震徹內外。徒哭何益百官俱入內勸解，那裏禁遏得住，大衆無法可想，只好往請佛圖澄，前來解免。澄當然馳至，見了石虎，說出一番前因後果，稍得令虎止哀，惟虎卽欲加宣極刑，澄復諫道：「宣與韜皆陛下子，今宣殺韜，陛下又爲韜殺宣，是反變成兩重禍祟了。陛下今日誠使息怒如慈，福祚尙保靈長，可延六十

餘年，若必欲誅宣，恐宣魂當化爲彗星，將來要下掃鄰宮呢。」這是何因何果，可惜尚未說明。虎執意不從，待澄趨退，便

令左右至鄰城北隅，堆積薪柴，就柴堆上豎一標竿，竿上架着轆轤，兩端穿繩，懸垂上面，當下把宣牽就柴上，用繩

繫住，並使韜平時寵幸二閹，一叫郝稚，一叫劉霸，拔宣髮，抽宣舌，斫宣目，劓宣腸，斷宣手足，然後將宣屍用轆轤絞

上，挂諸天空，下面縱火焚薪，燃火盛，火焰冲天，不到半時，已將宣屍爛焦，如燔如炙，好一個燒烤。及繩被燬斷，屍復

下墜，立成灰燼。這是何刑，最可怪的是暴主石虎，挈領宮妾數千人，共登高臺，瞭望火所，看他燔灼。莫非是看放焰火麼？

至火已垂滅，再令檢出屍灰，分置諸門交道中，並收宣妻子二十九人，一併殺死。究竟是虎狼性格，名不虛傳。宣有幼兒，

年纔數歲，伶俐可愛，虎不忍加誅，抱置膝上，向他垂涕。兒亦啼哭道：「這非兒罪。」虎欲赦兒不誅，偏秦府屬吏定

請併誅此兒，看虎戀戀不捨，竟向虎膝上牽奪兒，攬住虎衣，狂叫痛號，甚至帶絕手脫，始被猛擲出去，踢踏一聲，登

時斷命。虎掩面入宮，救廢宣母杜氏爲庶人，誅東宮僚屬三百人，閹寺五十人，統皆車裂支解，棄屍漳水。洿東宮以

養豬牛，還有東宮衛卒十餘萬人，全體謫戍涼州。太史令趙攬，已遷任散騎常侍，前曾入白道：「宮中將有變亂，宜

豫備不虞。」及虎既殺宣，疑攬預知，宣謀獨不實告，亦勒令處死。可爲王波洩恨。貴嬪柳氏，係尚書柳耆長女，才色俱

優，耆有二子，嘗侍直東宮，爲宣所寵，此時已共誅死。虎復令柳女連坐，逼使自盡。既而追念柳氏姿容，未免生悔，幸

柳氏尚有一妹，在家待字，便飭左右驅車接入，就在芳林園引見，細瞧芳容，不亞乃姊，就下座掖入寢牀，令做乃姊

替身，恣情淫狎，不消細說。姊妹花並墮虎口死者固已矣，生者亦去死無幾。

過了匝月，虎復議冊立太子，太尉張舉道：「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在陛下自擇。」虎答道：「卿

言正合我意。」語尚未終，偏有一人閃出道：「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與前太子遂同母，母鄭氏已經坐廢，怎

得再立他次子？還請陛下三思。」虎聞言，瞧着發言的係戎昭將軍，就是前擄劉曜幼女的張豺，曜女安定公主，擄

入趙宮，得虎寵愛，小子在前文中，已曾敘過，至此生有一子，取名爲世，已有十齡，豺因虎年長多疾，意欲立世爲嗣，

俟虎死後，世母劉氏爲太后，必感豺德，令他輔政，所以特地進言，陰圖逞志。果然虎爲所動，沈吟多時，不答一言。豺乘機說虎道：「陛下再立儲宮，母皆倡賤，不足服衆，所以禍亂相尋，今宜自懲前轍，必須母貴子孝，方可冊立，免再生患。」虎爽然道：「卿且勿言，朕已悟卿意了。」豺乃趨出。越宿由虎召集羣臣，面加曉諭道：「朕欲取純灰三斛，自澣心腸，何故專生惡子？年過二十，便欲弑父，今少子世年方十歲，待他及冠，我已老了，就使世再不肖，也不至爲我所見哩。」但期保全首領，也是無聊之思。道言未絕，卽由太尉張舉，司空李農，同時應聲道：「臣等願奉詔立齊公。」

原來齊公是世封爵，臣下不便直呼世名，因以齊公二字相代。農既倡議，大衆便附和。一辭獨大司農曹莫無言。張李二人又謂應完備手續，先由公卿聯名上疏，請立世爲太子，及疏已草就，莫復不肯署名。虎使張豹問明莫意，莫答道：「天下重器，不應立少，故不敢署名。」虎聞言嘆道：「莫爲忠臣，可惜未達朕旨。惟張舉李農能體朕心，可轉示委曲，免得誤會。」舉與農應命諭莫，相偕退去。虎遂立世爲太子，進世母劉氏爲皇后，命太常條攸爲太子太傅，光祿勳杜緱爲太子少傅，並囑使朝夕箴規，毋令太子再蹈前愆。何濟於事

又閱兩月，虎在太武前殿，大饗百僚，佛圖澄亦至。酒闌席散，澄起座告辭，囊衣行吟道：「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吟畢自去。虎料澄語必有因，卽令左右發殿下石果，有棘子叢生，立命拔去。那知佛圖澄所說的棘子，並不是真棘子，乃是一個棘奴，棘奴究竟是何物？看官不必急問，待至下文，自當說明。是作者用筆狡猾處惟佛圖澄還

至佛寺，環視佛像，歎歎太息道：「可恨可恨，不得長此莊嚴。」嗣復自作問答，先發問道：「可得三年否？」答言：「不得。」又問：「可得二年麼？一年麼？百日麼？一月麼？」答言：「不得不得。」隨卽默然。返入禪房，弟子法祚等見澄

自說自話，多不可解，便隨澄入問玄妙。澄乃明語道：「今年歲次戊申，禍機已萌，明年己酉，石氏當滅，我尚在此，幹甚麼事，不如去罷。」法祚又問道：「當去何地？」澄仍作隱語道：「去去，自有去處。」法祚等不敢再問，方纔趨退。僅隔一夕，便遣徒侶往辭石虎道：「物理必遷，身命難保，貧僧化期已及，不能再延，素荷恩遇，敢上聞。」虎愴

然道：「昨尚無疾，今乃使人告終，豈不可怪？」便命駕自往省視。見澄形態如故，益加驚疑。澄微哂道：「出生入死，乃是常理。人命短長，定數難逃。但道重行全德，貴勿怠，道德無虧，雖死猶生，否則生不如死。貧僧死期已至，自思生平尚無大過，死亦何妨。不過國家心存佛理，建寺度僧，本宜仰蒙天祐，奈何政事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隱悖法戒，如此過去，怎能得福？若亟降心易慮，惠以下民，那時國祚永長，道俗慶賴，僧雖就盡，可無遺恨了。」見道之言，非常僧所能道。虎似信非信，支吾半晌，便即退回。

先是虎爲澄先造生墓，至是因澄言將死，又爲鑿壙營墳。約閱旬餘，澄竟圓寂，坐化禪林。百官竝往視殮，卽將澄平時所用錫杖銀鉢，納置棺中，移葬壙所，更由虎命爲澄立祠，適天久不雨，隴土盡裂，虎詣澄祠虔禱，便有二白龍降下，引沛甘霖，澤徧千里。嗣有沙門從雍州來，曾見澄西入關中，及行至鄴下，與僧侶晤談，兩不相符，彼此詫爲奇事。又有郭門守吏，聽得沙門傳語，也猛憶前事，謂：「澄曾攜一履出城，當時疑爲目眩，今又由沙門相見，莫非真在人間，確是未死。」爲此兩人語言，遂至傳遍鄴中，連石虎亦有所聞，暗生驚異，遂命石工掘墓啓視，說也奇怪，棺中只有一履，並無澄屍，惟多了一石。工人當卽飛報，石虎且驚且恨道：「朕姓石，便是朕埋石棺中，莫非朕將死了麼？」嗣是悶悶不樂，坐臥徬徨。嘗見已死諸子孫，環立座隅，不由的毛髮森豎，悲悔交并，因此飲食無味，形體漸羸，蹉跎過了殘冬，便是趙天王建武十五年的元旦，晉永和五年。虎疾少瘳，自恐餘生有限，不如僭稱帝號，藉以自娛，乃命在南郊築壇，卽位稱帝，改元太寧。諸子進爵爲王，百官各增位一等，頒制大赦。惟前東宮衛卒等萬餘人，謫戍涼州，不在赦例。見上文。

衛卒中有一隊長，叫做高力督，姓梁名犢，本來有些膂力，此時遇赦不赦，當然生怨，就是一班衛卒，也共抱不平，犢得乘隙煽動，聚衆爲亂，自稱晉征東大將軍，攻陷下辨，脅雍州刺史張茂爲大都督，連拔秦雍間城戍，戍卒多半依附。進至長安，有衆十萬人。樂平王石苞爲長安鎮帥，盡銳出戰，反爲所敗，不得已回城固守。犢遂率衆出潼關，

趨洛陽。趙主石虎，忙命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率衛軍將軍張賀度，征西將軍張良，征虜將軍石閔等，麾兵十萬，出拒新安。犢衆都挾着一種怨氣，拚死前來，雖然兵甲不整，却是一可當十，十可當百。李農麾下，人數與犢衆相等，只是氣勢不敵，一戰敗績，再戰又敗，沒奈何，退保成臬。犢又東掠滎陽，陳留諸郡，聲焰大張。石虎懼甚，舊疾復發，再令燕王斌爲大都督，與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合兵討犢。

弋仲入朝求見，虎適臥牀養病，傳令免謁，但引弋仲至領軍省，賜給御食。弋仲怒說道：「國家有賊，令我出擊，主上理應面授方略，纔可破賊，今乃徒賜我御食，難道我來乞食麼？」說至此，即欲趨歸。當有人報知石虎，虎乃力疾傅見，弋仲搶步進去，怒尚未息，既見虎面，便大聲詆虎道：「爲兒生愁麼？何故致病？有兒不教，縱使爲逆，因逆加誅，還愁甚麼？我想汝病已久，反立幼兒爲儲，萬一不測，天下必亂，汝先當憂及此事，賊尚不足憂哩。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過殘虐，已失民心，我老羌當爲汝出力，一舉平賊。」看他口吻，彷彿水滸傳中的李逵。虎聽他出言不遜，也覺生忿，但因亂事日亟，要靠他出兵平亂，只好含忍三分。且弋仲素性戇直，到了氣急時候，往往不顧尊卑，但呼汝我，事成慣例，更不足責。所以虎耐着性子，囑令旁坐，而授弋仲爲征西大將軍，特賜鎧馬。弋仲並不稱謝，唯起座申語道：「汝看我老羌能破賊否？」說着，即取鎧披身，跨鞍上馬，就中庭馳騁數周，乃揚鞭一揮，躍馬自去。却是爽快。虎又氣又笑，靜待報命。

約過旬日，便得弋仲捷報，在滎陽大破犢衆，已而捷音復至，將犢擒斬，掃平餘黨。虛爲以省筆墨。虎傳旨褒功，封弋仲爲平西郡公，履劍上殿，入朝不趨。蒲洪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都督秦雍諸州軍事，領雍州刺史，封略陽郡公。弋仲等尚未回鄴，虎病已日深一日，因授彭城王遵爲大將軍，使鎮關右。燕王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並受遺詔輔政。獨劉后心下不悅，密召張豺入商，意圖害斌，免爲後患。豺卽爲定謀，遣使給斌道：「主上疾已漸愈，王若留獵，儘可自便。」斌本好獵嗜酒，得了此諭，樂得朝政暮飲，流連數日。劉后遂與張豺發出矯詔，謂斌藐視



父疾，不忠不孝，勒令免官歸第；且使豺弟雄領龍騰軍五百人，逼斌入室，嚴加管束。彭城王 遵時在幽州，奉詔至鄴，劉后不令人省，但飭在朝堂受拜，即發給禁兵三萬，遣往關右，遵涕泣而去。石虎全未預聞，因病得小瘥，勉強起牀，出問遵已到否？左右答言去已兩日。虎愠道：「奈何不使見我？」說罷，復親臨西閣，見有龍騰中郎兩軍將士環拜前面，約有二百餘人。虎問他有何乞請？大衆譁聲道：「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值宿衛，監制兵馬，還有幾個隨後續陳，請改立燕王爲太子。」虎驚疑道：「燕王尚未到京麼？」左右詐言燕王酒病，不能入朝。虎又道：「可持筴迎入，當付翼綬。」左右雖然答應，却是陽奉陰違，並未往迎。虎無力支撐，竟至頭暈心搖，使左右掖還寢宮。張豺竟令雄矯詔殺斌，入報劉后。劉后大喜，擅命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侍中徐統自語親屬道：「大亂將作，我若再生，恐反遭夷滅了，不如早死爲佳。」遂仰藥自殺。鄴宮內外，方無故自擾，那窮兇極惡的趙石虎，已不省人事，暈絕數次，結果是兩眼一翻，兩足一伸，嗚呼畢命了。小子有詩詠道：

如此兇人得善終，上蒼降鑒似非聰。待看國亂家屠日，纔識天心本大公。

虎既斃命，應由太子世入嗣，究竟有無亂端容至下回續表。

石邃既誅，又有石宣遣人殺弟，密謀弑父，其惡視邃爲尤甚，殺之宜也。但此爲石虎淫惡之報，虎不知返省，乃徒以毒刑加宣，令人慘不忍聞，況前誅邃妻子二十六人，至是又誅宣妻子二十九人，骨肉相關，全不體卹，有罪則固誅之，無罪亦併戮之，待子孫尙且如此，何怪他人之滅其子孫乎？厥後信張豺言，舍長立幼，幼子世爲劉女所生，劉曜一門，爲虎所殘，留女以禍石氏，亦一顯然之報應也。姚弋仲快人快語，讀之可浮一大白。虎嘗濫殺羣臣，獨於出言不遜之姚弋仲，能優容之，並加厚賜，姚氏有昌後之機，固非石虎所能殺，抑亦由虎之隱有疚心，聞姚言而不能無媿歎。石虎禍劉，張豺禍石，一虎一豺，兩兩相對，大造之巧爲播弄，尤足使人稱異云。

## 第五十二回 乘羯亂進攻反失利 弒趙主易位又遭囚

却說趙太子石世，年甫十一，由張豺等擁他即位，尊世母劉氏爲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進張豺爲丞相，豺面辭不受，情願讓與彭城王遵，義陽王鑒。他恐二王不服，所以有此推薦。劉氏乃命遵爲左丞相，鑒爲右丞相，豺又與太尉張舉、謀殺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遣人密告農，農出奔廣宗。豺使舉統領宿衛精兵，往圍李農，一面授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兼司隸校尉，作爲己副。鄴中羣盜四起，迭相劫掠，豺與雖不能禁遏，只好緊守宮門，得過且過。

彭城王遵，往詣關右，途次聞喪，乃屯次河內。可巧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大將軍蒲洪，安西將軍劉寧，征虜將軍石閔等，平亂班師，即前回梁犢之亂。與遵相遇，當下同聲說遵道：「殿下年長且賢，先帝嘗欲立殿下爲嗣，至晚年昏耄，乃爲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奸臣用事，衆心未服，京內空虛，殿下若聲討張豺，鼓行東進，那有不倒戈開門，歡迎殿下哩？」遵欣然相從，即從河內舉兵，還指鄴都。洛州刺史劉國等，並引兵往會，傳檄至鄴。張豺大懼，飛召張舉還軍。舉未及歸，遵已將到，急得豺形色倉皇，不能不調兵出禦。偏都中耆舊羯士，互相告語道：「天子兒來奔喪，我輩正當出迎，奈何反隨張豺拒守哩？」於是相率踰城，陸續迎遵。豺雖嚴令禁止，濫加將戮，終不能止。繼聞鎮軍大將軍張離，亦率龍騰軍二千，斬關出迎，越嚇得手，無措。適宮中有旨傳召，只好應命趨入。劉太后向豺泣語道：「先帝梓宮未殯，便遇外禍，今上幼沖，國事盡託將軍，將軍將如何弭亂？現欲加遵重官，未知能撤兵免禍否？」這豈叫做「想情願，豺支吾半晌，說不出一句話兒，唯有唯唯聽命。」

劉太后乃遣使諭遵，命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統轄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並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遵不受。

命謝絕來使，且進至安陽亭，鄴中恟懼。張豺一籌莫展，沒奈何硬着頭皮，引衆往迎。遵面加吐責，令左右將豺拘住。當卽貫甲耀兵，自太武門馳入，直登太武前殿，蹀躞盡哀，退至東閣，命兵士牽出張豺至平樂市中梟首，並夷三族。且假傳太后令云：「嗣子幼沖爲先帝私恩所授，但皇業至重，非幼子所能承受，今當令彭城王遵入嗣大位，勉紹洪基。」云云。遵僞讓至三朝臣依次勸進，乃御殿稱尊，照例大赦。廢石世爲譙王，食邑萬戶，降劉太后爲太妃。未幾將劉氏母子一併酖死。可憐十一歲的小皇帝，在位只三十三日，冤冤枉枉的送了性命，就是如花似玉的劉太后，享受了數載尊榮，也落得香消玉殞，一命嗚呼。富貴原似春夢婆。遵遂立生母鄭氏爲太后，妻張氏爲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爲皇太子，義陽王鑿爲侍中，太傅沛王沖爲太保，樂平王苞爲大司馬，汝陰王琨爲大將軍，武興公閔都督中外諸軍務，兼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下詔罷廣宗圍，召還張舉。李農亦入都謝罪，仍復原官。

遵嗣位僅及七日，鄴中暴風拔樹，雷雨大作，下雹如孟，水火俱下，燬去太武暉華殿，及宮中府庫，所有閭閻諸門觀閣，亦盡成灰燼。乘輿服飾大半被焚，火焰燭天，兼旬乃滅。已而天復雨血，徧及鄴城，時沛王石沖鎮薊，聞遵殺世自立，召語僚佐道：「世受先帝遺命，嗣立爲君，遵敢擅加廢弑，罪大惡極，孤當親自往討，可飭內外戒嚴，剋日啓行。」於是留寧北將軍沐堅居守幽州，率衆五萬，由薊南下，一面傳檄燕趙，所至雲集。及抵常山，有衆十餘萬，進次苑鄉，遇有中使自鄴都到來，傳示赦書。沖忽變初志，顧語左右道：「遵亦我弟，既得定位，我何必再加殘害。況死不可追，生宜相顧，得休便休，不如歸去罷了。」道甫畢，部將陳暹閃出道：「彭城篡弑自尊，實負大罪，王欲北旆，臣願南轅，俟平定京師，擒住罪首，然後奉迎大駕入清皇宮。」說着，卽率部下兵自去。這是石沖的催命鬼。沖見暹前進，倒也不敢中止，只好麾兵隨行。途中復接遵使王擢，賫到遵書，勸令罷兵。沖搖首不答，擢乃歸報。遵假石閔黃鉞金鉞，令與司空李農等統率精兵十萬，出拒石沖。兩軍共至平棘，便卽交鋒，也是沖命數該絕，不幸拖着逆風，被石閔等順風痛擊，殺得七顛八倒，大敗奔逃。沖策馬還走，至元氏縣，馬蹄忽蹶，致爲閔軍追及，生擒住。餘衆一半潰散。

一半乞降。閔向遵報捷。遵下詔賜沖自盡。沖當然畢命。閔恐降兵變亂，掘坑誘入，全數活埋，共死三萬餘名，如此暴虐，怎得善終？乃班師還鄴。

遵因石沖已平，不復加慮，獨閔入內白遵道：「蒲洪是現今人傑，今領雍州刺史，鎮守關中，恐將來秦雍二州，非國家所得復有，還請早圖爲是。」遵信閔言，遂撤去蒲洪官職，洪因此挾嫌，自領部曲，徑歸枋頭，且遣使降晉。晉征西大將軍桓溫已探得趙亂消息，出屯安陸，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城歸晉，命西中郎將陳遼往成壽春，還有征北大將軍褚裒，也想借此揚威，上表晉廷，請卽伐趙，當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謂：「裒任重責大，不應深入，但宜先遣偏師爲漸進計。」這議案傳到京口，裒不以爲然，中表固請，略謂：「前遣先鋒督護王頤之等，徑詣彭城，徧示威信，繼遣督護麋嶷進軍下邳，守賊不戰自潰，已由嶷安據城池，今宜速發大兵，助成聲勢。」晉廷乃加裒爲征討大都督，使率衆三萬人向彭城進發。河朔士民聞裒出兵，日來降附。朝野人士各懷奢望，都說是規復中原，就在此舉。惟光祿大夫領司徒蔡謨，引以爲憂，嘗語親友道：「此舉未足滅胡，就使胡人得滅，反爲國家貽患，故我謂不如勿行。」親友聽了，不免疑問，謨復說道：「古來順天乘時，弘濟蒼生，撥亂世，大一統，類皆由大聖英雄，方能出此。此外只有度德量力，不可妄動。我看今日時局，欲要平胡，非常材所能辦到，必且經營分表，勞民求逞，至才略疏短，終難如願，那時財已盡了，力已窮了，智勇兩困，尚能不憂及朝廷麼？」果然事機不順，竟如所料。

褚裒發兵北進，適有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來附，裒遣部將王龔李遇率兵三千往迎魯民，行至代陂，正值趙都督李農帶兵二萬南下防戍，龔等無路可避，不得不上前交戰，究竟寡不敵衆，一場鏖鬪，全軍覆沒。李農進逼壽春，晉將陳遼恐爲所乘，遂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褚裒也不禁膽怯，退屯廣陵，表請自貶。何前勇而後怯，有詔不許，但命他還鎮京口，免去征討都督職銜。會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渡河，欲來歸附，偏值褚裒退還，無人撫納，大衆流離蕩析，死亡殆盡。裒還至京口，沿途只聞哭聲，顧問左右，究爲何因，左右答道：「代陂覆師，家屬猶存，怎得不哭？」

哀未免慙憤。還鎮未幾，卽至病終。計聞晉廷，詔贈侍中太傅，子諡文穆，另遷吳國內史荀羨，持節監徐兗二州，及揚州屬郡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羨年方二十有八，東渡以後諸方伯，羨爲最少，這真叫做人無大小，達者爲先哩。

且說趙樂平王石苞，得着石冲敗死的消息，也動了兔死狐悲的觀感，擬就長安鎮所起兵，進攻鄴都。左長史石光，及司馬曹曜等，固諫不從，反被殺死，因此將吏離心。雍州豪酋，料知苞難成事，統馳使告晉，晉梁州刺史司馬勳，率衆往會，又有仇池公楊初，也遙應晉兵，襲趙西城。仇池自楊茂搜死後，傅子難敵，難敵本降附劉曜，受封武都王，旣而病死，子毅嗣立，因劉曜已亡，遣使朝晉，願爲藩屬。偏族兄初陰圖篡奪，襲殺楊毅，據有世祚，稱臣石趙，嗣聞石氏內亂，復向晉通好。晉廷但務羈縻，管甚麼篡位不篡位，卽册初爲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初，乃與晉兵約爲犄角，共攻趙境。補敘前文所未及，且說明聯晉情由。司馬勳領兵出略谷，破長城，趙戍進次懸鉤，距長安約二百餘里，遂遣治中劉煥，進逼長安，陣斬趙京兆太守劉秀，離得拔賀城。三輔豪傑，傳稱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多殺守令，應勳，共得三十餘營，數約五萬人。

趙樂平王石苞，只好把攻鄴計謀，暫且擱起，專務防晉，當下派遣部將麻秋姚回，引兵拒勳。趙主石遵，已聞苞有異圖，遂借擊勳爲名，使車騎將軍王朗，帶着鐵騎二萬，西趨長安，暗中却囑使伺苞，俟擊退晉兵，迫苞赴鄴。晉司馬勳聞趙兵大至，却也自慮兵少，不敢輕進。那趙將石遇，復奉趙主遵命令，攻陷宛城，擒去晉南陽太守郭啓，勳亟移師往援，殺敗石遇，克復宛城，斬趙新署南陽太守袁景，引還梁州。

是時燕主慕容皝，已經病歿，由世子儁嗣位，平狄將軍慕容霸，也欲乘石氏亂，興兵攻趙，因上書白儁道：「石虎窮兇極惡，爲天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原塗炭，羣望仁施，若我軍一出，勢必投戈，此機不宜坐失哩。」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乘時進取中原。」儁獨以爲新遭大喪，謝絕勿許。霸又馳詣龍城，當面語儁道：「時機難得易失，倘石氏衰後復興，或有英雄憑藉遺業，奮然躍起，不但我失此大利，且恐更爲後患。」儁躊躇

道：「鄴中雖亂，尚有虜將鄧恆，據住樂安，兵精糧足，我若伐趙，樂安當我東路，恐難進取，勢不能不繞道盧龍，盧龍山徑險窄，若被虜乘高據要，夾擊我軍，豈不是首尾受困，何從制勝？」霸又道：「鄧恆雖爲石氏拒守，部下將士已不免開亂思家，各懷歸志，若大軍一至，當然瓦解，臣願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西，越令支，出彼不意，兩路並進，彼必惶駭，上不過閉城自守，下不免棄城潰去，還有何心禦我呢？殿下儘可安步前行，毋勞多慮。」爲後來滅魏伏線。 備尚狐疑未決，轉問五材將軍封奕，奕答道：「敵強用智，敵弱用勢，這是用兵要訣，所以大吞小如狼食豚，治易亂如日沃雪，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強士練，石虎窮極兇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乘亂，民苦倒懸，日望救拔，大王若揚兵南下，先取薊城，繼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那有不扶老攜幼，恭迎大王，兇黨將望旗膽落，逃死不暇，豈尚能爲我害麼？」從事中心郎黃泓與折衝將軍慕容恪，亦先後進言，備乃勉從衆議，即命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鶻爲輔義將軍，叫做三輔，分統軍事，再令慕容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調集大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定期攻趙。

趙尚未接燕軍警信，已是內亂相尋，幾鬧得不可收拾。原來趙主遵入鄴以前，曾許石閔爲太子，囑使努力，及入都篡位，自背前言，竟立燕王子衍爲太子，遂致閔隱生怨望。閔素驍勇，屢立戰功，爲宿將所畏服，又復都督各軍，得總內外兵權，聲威益盛，平時撫循殿中將士，各奏署員外將軍，爵關內侯，并各賜給宮女，隱樹私恩。遵未悉閔意，但將閔所奏署的將士，註明善惡，使知勸戒。衆將士未免介意，怨遵日甚，感閔日深。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私下勸遵裁抑閔權，遵因此疎閔，閔益恨遵不置。可巧樂平王苞，自長安至鄴，遵不暇除苞，但欲除閔，當下召苞入宮，并及義陽王鑒，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一併入議。鄭太后亦出御內殿，由遵先曉示道：「閔目無君上，逆迹已萌，今欲設法加誅，是否可行？」鑒等皆隨聲道：「閔既謀逆，應該就誅。」附和同辭實是一班好亂人物。 獨鄭太后搖首道：「

河內旋師，若無棘奴，那有今日，就使棘奴稍稍驕縱，也當格外寬容，怎得驟然處死哩？」看官聽說，這棘奴就是石

閱小字，前回中敍及棘子，乃是佛圖澄的隱語，庸耳俗目，怎能預解？此番禍已臨頭，小子也應該說明了。迴應前回。遵聞母言，默然不應。鑿與苞等隨卽退出，遵送母入室，自往後庭尋樂，與妃妾等奕碁爲歡。纔畢數局，忽聽得一片噪聲，由外傳入，不由的驚懼交併，便出琨華殿探視，正值將軍周成、蘇彥，帶着許多甲士，持刀執械，蜂擁進來。看他形色，猙獰，定非吉兆，一時無從趨避，只好勉強喝問道：「汝等來做甚麼？敢是造反不成？」大衆譁聲道：「來誅篡弑的逆賊！」遵又顛聲道：「反？反？反！究是何人造反？」成厲聲答道：「義陽王鑿，應該繼立。」遵復道：「似我尚有今日，汝等立鑿，能：能有幾時？」說到「時」字，已被成揮衆上前，亂刀砍死。成等遂闖入內庭，索性將鄭太后、張皇后、太子衍等，隨手斫去，殺得精光。復捕戮孟準、王鸞，及上光祿大夫張斐。遵僭位僅一百八十三日，至此一門畢命。比石世多百餘日，地下亦好自夸。

看官欲問起亂原因，乃是石鑿出宮，密遣宦官楊環，報知石閔。閔卽刼住司空李農，與右衛將軍王基，同謀廢立。當下遣蘇周二將，入行大事。迅雷不及掩耳，竟得僥倖成功。於是擁鑿卽位，改元青龍，進武興公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錄尙書事，張舉爲太尉，郎闔爲司空，劉羣爲尙書左僕射，盧諶爲中書監。鑿恃閔得立，心中却很是忌閔，夜召樂平王苞，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使攻石閔、李農。三人應命行事，總道是閔等無備，唾手可成。那知閔却預防一著，自與農入宿琨華殿，分派殿中將士守衛。將士多係閔腹心，都抖擻精神，目不交睫，通宵守着石苞等，冒昧闖入，立被衛士殺退。霎時間，禁中大擾。鑿知事無成，反誘罪石苞，及李松、張才，待他還報，竟喝令左右，斫斃三人。然後把三人首級，出示石閔、李農，詐言罪人已得，不必驚惶。閔亦料鑿預謀，但既有詞可藉，不如將錯便錯，俟後再圖。乃下令將士各歸部伍，毋得再譁，總算安靜了事。只平白地冤殺三人。新興王石祗，也是石鑿兄弟，久鎮襄國，因聞閔、農爲亂，遂與姚弋仲、蒲洪、通和，合兵連謀，起攻閔、農。閔請諸石鑿，遣汝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太尉張舉、侍中呼延盛等，率步騎七萬人，往擊石祗。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反爲閔、農所殺。龍驤

將軍孫伏都劉銖，號召羯士三千人，擬挾鑿討閔農。適鑿在御龍觀中，登臺見伏都等，魚貫而入，驚問何因？伏都答道：「石閔李農謀反，已至東掖門，臣欲嚴兵往討，謹來啓問。」鑿撫慰道：「卿是功臣，好爲官家出力，朕在臺上觀卿，事平以後，不吝重賞。」伏都等應聲趨出，徑攻閔農，連戰不利，退屯鳳陽門。閔農却率衆數千，向金明門突入，來尋石鑿。鑿見閔農等進來，料知伏都等戰敗，忙從臺上傳令道：「孫伏都謀反，卿等何不速討，來此做甚？」又用老法兒來做擋牌。閔農等得了此令，便曉諭衛士同擊伏都。伏都雖有勇力，畢竟衆寡不敵，眼見是敗績喪身，劉銖亦同時畢命。部下三千羯人，多被殺斃。自鳳陽門至琨華殿，積屍壘壘，流血盈途。閔傳令內外兵民，毋得執械，違令立斬。羯人或奪門竄去，或踰城出走，先後不可勝計。閔遂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領衆數千，監守御龍觀，不准鑿自由進出。就是鑿一飲一食，亦只由觀門懸入，勿許他人進餐，好好一個趙主鑿，反變做甕中鼈，釜中魚了。小子有詩嘆道：

腹中有劍笑中刀，入窰如何不獲逃？我欲害人人害我，纔和作偽總徒勞。

閔既幽鑿，又想出一條計策，殲盡羯人，欲知他如何行計，且看下回表明。

石遵廢世，石鑿又殺遵，石閔又幽鑿，數月之間，迭遭篡逆，石氏之亂，可云甚矣。夫如石虎之窮兇極惡，應該有此巨譴，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固然無足怪也。惟石氏內亂如此，正予晉以可乘之際，桓溫之出屯安陸，猶不過徒示虛威，褚裒則一再上表，分兵北進，宜其規復中原，掃清宿恥，乃王龕等一敗而即懼，便退屯廣陵，自請貶職，嗒然若喪，是比諸庾亮、庾翼且遜一籌矣。要之東晉諸臣，專尙空談，虛樞之氣，盛實行之略疏，左氏傳所云「張脈憤與外強中乾」者，正此類也。而蔡謨之意料遠已。

## 第五十三回 養子覆宗冉閔復姓 辱主授首石氏垂亡

却說石閔幽主擅權，復下令城中，略言：「孫劉構逆，已得伏辜，支黨並誅，不及良善。此後與官同心，儘可留住，



否則任令他去，不復相禁。遂大開城門，縱使出入。於是羯人相率出城，填門塞道，獨趙人陸續趨入，遠近爭集，閔知羯人不爲己用，因頒令內外趙人，斬一羯首送鳳陽門，文官進位三級，武官立拜牙門。看官試想人生無不欲富貴，得了這種機會，那有不歡躍奉命的道理？纔閱一日，攜首來獻多至數萬。閱且親率趙人，再行搜誅羯種，羯人共斃二十餘萬，棄屍城外，餒餉豺狼狐犬，就是一班外戍羯士，也由閱分投書札，令身爲將帥的趙人，誅戮殆盡。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岳、撫軍將軍石寧、武衛將軍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軍等萬餘人，至此都恐連累，出奔襄國。汝陰王琨，亦奔據冀州。撫軍張沈據滏口，張賀度據石濟，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寧南將軍楊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滹頭，蒲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皆不附閱。王朗、麻秋，也自長安奔洛陽。閔遣人召秋，令圖王朗，秋襲殺朗部羯人千餘名，朗侍跳免，轉奔襄國。秋忽生悔意，亦走依蒲洪。

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糾衆七萬，向鄴討閔。閔自率騎兵出拒，列陣城北，遙見敵軍如墻而來，便躍馬出陣，手持兩矛，直奔敵軍。敵軍前隊遠來疲乏，不防閔輕騎殺到，一時不及招架，便致倒退。琨等尚在後面，見前軍紛紛退後，還道閔軍甚盛，抵敵不住，自己顧命要緊，也即拍馬返奔。爲這一走，遂致全軍奔潰，彷彿天崩地塌一般。閔得任情追殺，斬首至三千級，待至琨等逃遠，方收兵還鄴。琨等仍奔還冀州去了。並非石閔善戰，實是琨等無用。閔既大獲勝仗，復與李農率三萬騎兵，往攻石濟。石鑿被鋼御龍觀中，因閔農外出，監守少懈，乃得寫就一書，密令近侍齎送。鑿口囑令撫軍張沉等，乘虛襲鄴。那知近侍不去報沉，反將鑿書持達閔農。石苞、李松、孫伏都等，都爲石鑿所賣，怪不得近侍使刀。閔農當卽馳還，突入御龍觀，責鑿反覆，褫去趙主的名目，又復贈他一刀，結果性命。鑿在位只一百另三日。閔索性大誅石氏，捕得石虎孫二十八人，駢戮無遺。惟尚有虎子數人，如石琨、石祗等，統居外境，尙未遭難。鄴中已無石氏遺種，閔卽欲僭號稱尊，司徒申鍾、司空闔密承閔旨，聯絡朝臣四十八人，同聲勸進。閔佯爲退遜，讓與李農。農不敢受，誓死固辭。辭與不辭相等，始終難逃一死。閔乃語衆道：「我等本是晉人，今晉室猶存，願與諸

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諸君以爲何如？

睦進言道：「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尙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麼？」

欣然道：「胡尙書可謂識機知命，我當勉從。」遂至南郊卽位，公然稱帝，易趙號魏，復姓冉氏。紀元永興，追尊祖隆

爲元皇帝，父曜爲高皇帝，奉母王氏爲皇太后，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餘子亦皆封王。命李農爲太宰，領太

尉，錄尙書事，加封齊王。農諸子皆爲縣公。文武各進位三等，封爵有差，竝遣使持節，尉諭各處軍戎，一律免罪。

諸軍屯皆不受命，趙新興王石祗聞警被弑，也在襄國稱帝，改元永寧，用汝陰王琨爲相國，竝授姚弋仲爲右

丞相，待以殊禮。弋仲子襄爲驃騎大將軍，時弋仲據蒲頭，蒲洪據枋頭，各思稱雄關右，互生疑忌。秦雍流民相率歸

洪，洪有衆至十餘萬。弋仲恐洪過盛難制，遣子襄引兵擊洪，爲洪所破，洪遂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兼三秦王。

卽前秦之叔姪。且因讖文有草付應王一語，乃改姓苻氏。洪第三子健，少嫻弓馬，勇武有力，嘗爲石氏父子所親愛，洪

因立爲世子。趙將麻秋，旣往依洪，洪命秋爲軍師將軍。秋勸洪先收關中，然後東爭天下，洪深服秋言。那知人心不

測，暗殺難防，洪引秋爲知己，秋偏視洪若讎家，一無心，一有心，兩人終夕暱談，繼以宴飲，秋竟置毒入酒，勸洪痛飲

數盃。及秋辭宴退出，洪腹中忽然絞痛，不可忍耐，自知遭秋暗算，急召世子健入語道：「我擁衆十萬，據住險要，再

閱慕容儁等，本可指日蕩平，就是姚襄父子，亦在我掌握，所以遲遲入關，實欲先清中原，再行西略，不意爲豎子所

欺，致我中毒。我死後，看汝兄弟未能肖我，休得再想中原，不如鼓行西進，得踞關中，也好獨霸一方呢。」

麻秋尙不能防，還說能平定中原，也是癡想。言訖竟死。健祕不舉哀，卽率親兵往捕麻秋。秋正安排兵甲，將乘喪爲亂，不防苻健已先

到來，急切不能抵禦，立被健麾衆擊下一刀兩段，報了父讎，然後爲父發喪，承襲遺業。且遣使向晉報訃，自削王號，

用晉封爵。原來洪先降晉，見前回，曾受封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此時健卽自稱征北

將軍，向晉請命。趙石祗甫經稱帝，也欲罷給苻健，命爲鎮南大將軍，健伴爲受命，在枋頭修繕宮室，督兵種麥，示不

復出，暗中却部署兵馬，謀取關中。

關中本爲趙屬土，由將軍王朗居守，朗自長安奔洛陽，復自洛陽奔襄國，見上文。當時但留司馬杜洪，居守長安。洪常恐苻氏入關，陰加戒備，及苻氏父死，子繼，已放心了一大半，嗣聞健課農築舍，更覺不以為意，誰知苻健竟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領雍州刺史，盡衆西行，在盟津架起浮橋，渡河直進。至大衆畢濟，將橋燬斷，彷彿破釜沈舟，有進無退。健弟雄先驅至潼關，洪始得報，乃遣部將張先出拒，與雄交戰，倒還不分勝負。及健繼至，先勢孤難敵，敗回關中。健雖得戰勝，猶修牋致洪，并送名馬珍寶，謂將自至長安，奉洪尊號。洪也慮苻健懷詐，顧語屬吏道：「這所謂幣重言甘，明明是誘我呢。」乃盡召關中兵士，東出拒健。健已進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追擊張先至陰槃，把他擒住，再派兄子菁旁徇諸城，所至輒陷。洪出長安，纒數十里，迭接各處敗報，又聞健乘勝殺來，急得面色倉皇。部衆見主帥失色，越發驚心，你奔我逃，如鳥獸散。洪只剩得數百騎，眼見得不能對敵，並不敢再回長安，索性奔往司竹去了。

健竟入長安，據爲都城，遣使至晉廷告捷，且向桓溫修好。健有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爲關中大都督，大單于，秦王。健佯怒道：「我豈就好做秦王麼？況晉使未返，我所應有的官爵，難道汝等所能預知麼？」衆始無言。越年爲晉穆帝永和七年，晉使已歸，不聞加封，他復密使心腹，諷玄碩等表上尊號。玄碩等不敢不從，遂請健爲天王，大單于。健尙假惺惺的謙讓一番，至玄碩等兩次勸進，便自號秦王，大單于，建元皇始。史家稱爲前秦，爲十六國中之一。當下繕宗廟，置社稷，立妻強氏爲天王后，子萇爲天王太子，弟雄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兼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拜百官，位秩有差。又遣使四出，問民疾苦，旁求俊乂，除去趙時苛政。關中人民賴是少安。

趙主祗方與冉閔相持，無暇西顧，因此健得從容布置，據有西秦。冉閔欲北嚮攻趙，趙主祗已遣汝陰王琨，及

張舉王朗等統兵十萬南行攻閔。閔遣人臨江傳語晉吏道：「羯賊擾亂中原，已數十年，今我已誅去羯首，只有餘黨未平，江東若能共討，可即發兵前來。」晉吏轉報晉廷，廷議以閔亦亂賊，置諸不保。閔欲自出拒敵，恐李農居中為變，竟將農誘入殺死，并戮農三子。與人共事，人得利而已先受害，如李農輩最不值得。還有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俱連坐農黨，盡被駢誅，乃遣衛將軍王泰為前鋒，出擊趙兵，自為後應。

會趙汝陰王琨南入邯鄲，與鎮南將軍劉國會師並進，途次遇着王泰，一戰敗績，死傷萬餘人。琨退歸邯鄲，國亦還屯繁陽。既而國與段勤張賀度靳豚等復會兵攻鄴，閔遣劉羣為行臺都督，率同諸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共十二萬衆，出堵黃城。閔自統精卒八萬繼進，與劉國大戰蒼亭。劉國等雖然連兵，却是將令不齊，衆心未壹，反不如魏兵一致，鼓動一股銳氣，東衝西盪，斫斃劉國連合軍共二萬八千人。國等敗遁，靳豚稍遲一步，中梁被殺，殘衆盡潰。閔振旅歸鄴，旌旗鉦鼓，縣百餘里，彷彿如石氏全盛時。既入鄴城，行飲至禮，羣下歡舞。閔且欲籠絡人心，求才興學，特備玄纁束帛，禮徵隴西辛謚。謚字處道，少有志操，博學能文，精草隸書，為時楷法，及長，嘗杜門晦迹，謝絕交遊。劉聰石勒再三徵召，終不肯起，及得閔徵書，當然不就，但覆書答閔道：

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之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爾。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指晉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喬松之壽，永為世輔，豈不美哉？

覆書既去，尚恐閔不肯放過，竟自甘絕粒，不食而死。不沒高人，閔怎肯聽從謚言，又起步騎十萬人，往攻襄國，封次子胤為太原王，進號大單于，署驃騎大將軍，配以降胡千人，令他居守。光祿大夫韋謏諫言：「降胡難恃，且不宜仿稱單于。」一那知閔聞言大怒，反責謏離間戎夷，把他處斬，并殺謏子伯陽，直抵襄國城下，四面圍攻，上築土山下。

穿地道，仰登俯鑿，誓破堅城。趙主祗督兵固守，支持至百餘日，幸還無恙。閔令軍士築室返耕，爲久持計。於是祗相顧惶急，自去帝號，改稱趙王，使張舉詣燕乞師，許送傳國璽，遣張春赴灑頭，向姚弋仲處求援。弋仲卽命子襄率騎兵三萬八千，往援襄國，就是燕王慕容儁也。令將軍悅綰，率騎兵三萬人，救趙拒魏。再加趙汝陰王石琨，又從冀州赴急，三方會合，共得勁卒十餘萬，直逼閔壘。閔使將軍胡睦、禦襄、孫威、禦琨，並皆戰敗，子身遁還。閔自擬出擊，衛將軍王泰諫阻道：「今襄國未平，外援雲集，若我軍出戰，必至腹背受敵，豈非危道？不若固壘相持，伺釁而動，方保萬全。況陛下親臨行陣，萬目共瞻，一或挫失，大事去了，請持重勿出，臣願率諸將爲陛下破敵。」閔點首稱是。忽由道士法饒進言道：「陛下圍攻襄國，曠日踰年，尚無尺寸功效，今羣寇趨至，又避難不擊，試問將如何使衆哩？且太白入昴，當應趙分，百戰百克，何待躊躇？」閔被他一說，不由的眉飛色舞，攘袂大言道：「我計決了，敢言不戰者斬！」乃傾壘出發，與姚襄對陣交鋒。可巧石琨從東面馳來，悅綰從西面趨至，塵頭大起，驚動閔軍。趙主石琨，又由城中衝出，前後左右，四集攻閔。閔軍在外日久，已經疲敝，那裏擋得住四面兵馬，頓時大潰，先走的得逃性命，後走的都做鬼奴。

閔與十餘騎拚命飛跑，走還鄴城，那知次子冉胤，已被降胡執住，往降襄國。鄴中大亂，所有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將軍胡睦，侍中李紉，中書監盧諶以下，盡被殺死，人物殲盡，盜賊蓬起，司冀大饑，人自相食。閔已潛入鄴中，鄴人尚未聞知，內外恟恟，訛言閔已敗沒，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出撫慰，安定衆心。閔乃至南郊收勞軍士，訛言少息，遂誅道士法饒父子，支解以徇，追尊韋諷爲大司徒，已經遲了。一面蒐卒補乘，再圖禦敵。姚襄已還軍灑頭，姚弋仲責他不擒冉閔，杖襄百下，惟不復用兵。燕將悅綰，也卽退去，獨趙主祗更遣部將劉顯，率衆七萬，再攻冉閔，進次明光宮，去鄴止二十三里。閔急召衛將軍王泰，商議拒敵方法。泰恨前言不用，托病不入。至閔親往訪問，泰仍固稱病篤，不能參議。閔不禁大怒，還宮語左右道：「可恨巴奴，乃公豈定要靠他，纔得保命嗎？我當先滅羣孽，再斬王泰。」

一說着，便悉衆盡出，拚死殺去，得破顯軍，追至陽平，乘勢斬殺，得首級三萬餘顆，殺得顯窮蹙失措，幾乎無路可奔，不得已遣使乞降，情願殺祇自效。闕乃縱顯使去，自還鄴中。左右密承闕旨，誣言王泰將叛奔入秦。闕正要殺泰，聽得此語，好似火上添油，立命將泰處斬，並夷三族。

過了匝月，果得劉顯來文，報稱殺趙主祇，及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太宰趙庶等十餘人，據定襄國，納質請命。闕喜如所望，尚未覆答，那趙主祇的頭顱，已自襄國獻入鄴中。闕令懸示三日，禁諸通衢，乃封顯爲大單于，領冀州牧。看官聽着趙主祇稱帝襄國，只越一年，便即遭弑，後趙至是乃亡。總計後趙自石勒建國，至祇已易六人，共得七主，只合成二十三年。了結後趙。劉顯降闕，纔閱百日，又欲自上尊號，謀襲冉閔，偏被閔預先探知，發兵邀擊，殺退顯兵，顯狼狽走還。但閔雖得勝，所轄各士，已皆瓦解。徐州刺史劉啓，兗州刺史魏統，豫州刺史張遇，荊州刺史樂弘，俱舉州降晉。還有魏平南將軍高棠，征虜將軍呂護，執住洛州刺史鄭系，也向晉請降。又如故趙將周成、屯廩邱、高昌、屯野王、樂立、屯許昌、李歷、屯衛國，亦陸續歸晉，就是劉顯據住襄國，雖經屢敗，也居然僭號稱尊，且率衆攻魏常山、常山太守蘇彥，飛使至鄴城乞援。闕使太子智留守鄴城，以大將軍蔣幹爲輔，自率銳騎八千人往救常山，一戰却敵。顯前軍大司馬石寧，舉棗強城降闕，勢益盛，更進兵追顯。顯奔還襄國，大將軍曹伏駒，知顯無成，竟爲闕內應，開門納入追軍。顯無處奔避，眼見爲闕軍所困，亂从分屍，所有家眷及僞署公卿，一古腦兒屠殺淨盡。又放起一把無名火來，燬去襄國宮室，凡襄國遺民，盡被闕驅至鄴中。可憐石氏遺種，單剩了一個汝陰王琨，係是石虎幼子，他已弄得無兵無餉，沒奈何挈領妻妾，南走建康，向晉乞憐，保他一脈。晉廷追念宿讎，怎肯相容，立將琨綁縛起來，驅出市曹，一刀兩段。琨妻妾亦同時駢首。於是石氏遂絕。小子有詩歎道：

莫道貽謀可不臧，祖宗積惡播餘殃。羯胡一敗無遺類，到底凶人是速亡。

晉既殺死石琨，又想趁這機會，規復中原。欲知成功與否，待小子下回再詳。

冉閔乘石氏之敝，起滅石氏，時盡竭胡，僭帝號，復原姓，說者謂其志不忘晉，臨江呼助，設晉果招而用之，亦一段匹礪之流。吾意不然。段匹礪之害劉琨，吾猶恨其味公徇私，不能以厥次數言。遂爲之恕。彼閔蒙乃父之餘蔭，受石氏之養，予以高官，給以厚祿，犬馬猶知報主，閔猶人耳，何竟不顧私恩，對寵我榮我者而反噬之？況羯雖異族，遠系從同，必欲盡殲無遺，設心何毒？是可忍，孰不可忍，而謂其能顧祖國，必無是理。其所以臨江相呼者，懼趙主祗之扼其背，與秦王健之掣其肘，不得已而爲將伯之求耳。晉廷之置諸不理，吾猶幸晉吏之不爲李農也。若趙主祗之終歸隕滅，與汝陰王琨之被殺建康，覆巢之下，致無完卵，此乃石勒父子之孽報，不如是不足以暴其惡也。於他人乎何尤？

## 第五十四回 却桓溫晉相貽書 滅冉魏燕王僭號

却說晉征西大將軍桓溫，因石氏亂亡，已屢請經略中原，輒不見報。晉穆帝年尚幼沖，褚太后女流寡斷，一切國政，均歸會稽王昱主持，領司徒光祿大夫蔡謨，本已實授司徒，詔書屢下，終不就職。褚太后遣使敦勸，謨仍固辭，且自語親屬道：「我若實任司徒，必爲後人所笑，義不敢受，只好違命罷了。」雖是謙讓，但謂必貽笑後人，毋乃過慮。永和六年，復上疏陳疾，乞請骸骨，繳上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有詔不許。會穆帝臨朝會議，使侍中紀璠與黃門郎丁纂召謨入商。謨自稱病篤，不能入朝。會稽王昱謂謨爲中興老臣，定須邀他與議，從且至申，使人往返，幾十數次，謨終不至。殊太屢蹇。時穆帝尚祇八歲，不耐久持，顧問左右道：「蔡司徒尚不見來，究懷何意？臨朝已將一日，爲他一人，遂致早晚不顧，豈不可恨？難道他不到來，今夕不能退朝麼？」左右轉稟太后，太后亦自覺疲倦，乃詔令罷朝。會稽王昱不禁懊恨起來，顧語朝臣道：「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禮，若我輩都似蔡公一般，試問由何人議政呢？」羣臣齊聲應道：「司徒謨但染常疾，久違王命，今皇帝臨軒，百僚齊立，候謨終日，若謨願止退，亦宜詣闕自辭。」

今乃悖慢如此，自應明正國法，請即拘付廷尉，依律擬刑。」這番議案，尚未定奪，已有人傳達謨第。謨方纔惶懼，率子弟詣闕待罪。當有一人趨入朝堂，厲聲大言道：「蔡謨今日果無疾來闕，麼欺君罔上，應當何罪？宜置諸大辟，爲中外戒。」朝臣聽他語言激烈，也覺一驚，連忙注視，乃是中軍將軍殷浩。當下互相討論，議久未決，浩尚與固爭，還是徐州刺史荀羨私語殷浩道：「蔡公望傾內外，今日被誅，明日必有人藉口，欲爲齊桓晉文的舉動了，公何苦激成亂釁呢？」暗指桓溫。浩乃無言。大衆遂請由太后裁決，太后謂：「謨係先帝師傅，宜從未減，不忍驟加重辟。」乃詔免謨爲庶人。

那桓溫聞浩擅權，很是動忿，一時無詞劾浩，只把北伐爲名，呈入一篇表文，略稱：「朝廷養寇，統爲庸臣所誤。一這句話明明是指斥殷浩。浩在內擋住溫表，不使批答，誰知溫竟率衆數萬，順流東下，屯兵武昌，隱然有入清君側的寓意。廷臣聞報，相率駭愕。浩亦急得沒法，至欲去位避溫。實是誤用。吏部尚書王彪之，進白會稽王昱道：「浩若去職，人情必更張皇，殿下首秉國鈞，倘有變亂，何從委責呢？」又顧語殷浩道：「溫若抗表問罪，必舉卿爲首惡，卿雖欲自作匹夫，恐亦未能保全，不如靜鎮勿動，且由相王指會稽王先與手書，爲陳禍福，彼若不從，更遣中詔，再若不從，當用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匆匆，先自滋擾呢？」浩與昱依彪之書，即命撫軍司馬高崧代昱草表，遣使致溫。略云：

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新會，非足下而誰然異常之舉，衆情所駭，游聲噂沓，想足下應亦聞之。苟或望風震擾，一時奔散，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諸明德，當先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此吾之所深望於足下者也。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幸足下察之。

果然一緘書札，足抵十萬雄師，纔閱數日，即得溫謝罪表文，自願收軍還鎮去了。晉廷上下，纔得放心。



已而姚弋仲遣使來降，有詔授弋仲爲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爲平北將軍，兼督并州。弋仲年逾七十，有子四十二人，嘗召集與語道：「我因晉室大亂，起據西偏，嗣石氏侍我甚厚，我欲替他討賊，藉報私情。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從古以來，未有戎狄可作天子，我死後，汝等便當歸晉，竭盡臣節，毋得多行不義，自取咎戾呢。」越年爲永和八年，弋仲老病纏身，竟致不起，卒年七十三。子襄祕不發喪，竟率衆攻秦。

秦王苻健，自僭稱天王後，安據關中，嗣聞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與故趙將杜洪相應，侵入秦川，當卽出堵。五丈原，擊退勳兵，再移兵往攻杜洪。洪正由司竹出屯宜秋，洪奔司竹見前回。欲應晉軍，不料司馬張琚，忽生變志，誘衆殺洪，琚自立爲秦王，分置官屬，部署未定，健軍已經掩至。他却冒失失的出來拒敵，一戰敗死，身首兩分。健奏凱入關，卽僭稱秦帝，進封諸公爲王，命子萇爲大單于，又遣弟雄及兄子菁分略關東，招納晉降將，豫州刺史張遇，仍命鎮守許昌。姚襄與苻氏挾有宿嫌，所以父喪不發，便卽與秦爲難。但苻氏氣勢方盛，將勇兵精，恁你姚襄如何驍悍，也一時攻不進去。

襄轉向洛陽，行次麻田，與故趙將李歷相遇，兩下酣鬪，襄馬首忽中流矢，將襄掀下，部衆相顧駭愕。李歷乘隙闖入，飛馬取襄，幸虧襄弟萇先到一步，把襄扶起，自將乘騎讓兄，翼他出險，但經此一跌，部衆已經奔散，喪亡無數。襄走回滿頭，草草治喪，自悔前事冒昧，乃承父遺命，單騎南下，向晉款關，走依晉豫州刺史謝尚。尚自去仗衛，幅巾出見，推誠相待，歡若平生。襄爲尚畫策，令遣建武將軍戴施，進據枋頭。施奉令前往，果然得手，兵不血刃，卽將枋頭據住。可巧魏主冉閔，與燕慶兵，戰敗被擒。閔子智尚守鄴城，由將軍蔣幹爲輔，派人至謝尚處乞援。尚卽調戴施援鄴，助守三臺。

究竟冉閔如何戰敗，應該由小子表明大略。閔旣克襄國，游食常山中山諸郡，故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至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燕王慕容儁，已遣輔國將軍慕容恪略地中山，收降魏太守侯龕及趙郡太守李邽，還

有輔弼將軍慕容評，亦奉備命，往攻魯口，擊斬魏戍將鄭生。至是備又命建鋒將軍慕容霸，出擊段勤，更調慕容恪專攻冉閔，率兵禦恪，行至魏昌城，與恪相遇，即欲交戰。大將軍董閔、車騎將軍張溫，俱向閔進諫道：「鮮卑兵乘勝前來，銳不可當，且彼衆我寡，不如暫避敵鋒，待他驕惰，然後添兵進擊，不患不勝。」閔瞋目道：「我引軍至此，方欲掃平幽州，擒慕容儁，今但遇慕容恪，便這般膽小，將來如何用兵呢？說畢，便將董張二人叱出。」玆於襄國一勝，故有此驕態。司徒劉茂及特進郎闔，私相告語道：「我君剛愎寡謀，此行必不返了，我等怎好自取戮辱，不如速死爲宜。」遂皆服藥自盡。

閔素有勇名，部兵雖不過萬人，却是個強壯善戰衝鋒，當下與燕兵接仗，十盪十決，燕兵統被擊退。閔兵俱係步卒，因燕皆騎士，恐被意外衝突，乃引趨林中。慕容恪巡勞軍士，徧加曉諭道：「冉閔有勇無謀，不過一夫敵呢。且士卒飢疲，不堪久用，俟他怠弛，再擊未遲。我軍可分爲三隊，互相犄角，可戰可守，怕他甚麼？」參軍高開獻議道：「我騎兵利用平地，不宜林麓，今閔引兵入林，倚箐自固，不可復制。爲目前計，應速遣輕騎挑戰，只許敗，不許勝，得能誘他轉身，仍至平地，然後好縱兵挾擊了。」恪依開計，便撥兵誘敵，且行且詈。冉閔聽了，那裏忍受得住，當即麾兵殺回。燕騎並不與戰，拍馬便走，惟口中辱罵如故。閔追了一程，停住不趕，燕騎復笑罵道：「冉賊冉賊！我料你只能避匿林中，怎敢再至平地？與我等大戰一場！」這數語傳入閔耳，閔越覺動怒，索性還就平地，列陣待戰。確是有勇無謀。

恪已分軍爲三隊，部署妥當，見閔復來就平原，喜他中計，因誡令諸將道：「閔性輕躁，又自知兵寡，不便久持，今復來迎戰，必拚死來突我軍，我但嚴陣以待，守住中堅，諸君亦在旁靜候，但看中軍與閔合戰，便好前來夾擊，左右環攻，定可破賊。」諸將應命而去。恪復選得鮮卑箭手共五千人，各使乘馬，連環鎖住，成一方陣，令充前隊，自率勁兵後列，豎起一面大纛旗，作爲軍耳目，徐徐前進。那冉閔跨一駿馬，號爲朱龍，每日能行千里，此時拍馬來爭，

當先突出，左操一桿雙刃矛，右持一柄連鈎戟，直至燕軍陣前，連挑連撥，無人敢當。燕兵慌忙射箭，有幾個脚忙手亂，連箭都發不出來。閔毫不畏怯，左手用矛飛舞，所來各箭盡被撥開。右手用戟亂鈎，燕兵稍不及避，便被鈎落馬下。閔衆挾刃齊上，隨手下刃，所有落馬的燕兵，頭顱都不知去向。閔殺得性起，怎肯罷休，又望見前面有一大旗，豎着，料是燕軍中堅，索性趁勢衝入，直攻慕容恪，恪正勒馬觀戰，專待閔親來送死，可巧閔引兵殺到，便令勇士搖動大旗，指揮各軍，於是騎士大集，合力擊閔。中軍原一齊奮勇，抵敵閔軍，就是左右兩路，也從旁殺到，包圍冉閔，環至數匝，究竟閔兵有限，單靠着自己勇力，總敵不住數萬人馬，他尚捨命衝突，形似獼犬，好容易殺透重圍，向東奔去。狂走二十餘里，距敵已遠，方敢下馬少息。旁顧左右，不滿百人，只有僕射劉羣，與將軍董閏、張溫等，還算隨着。閔形色慘沮，如喪魂魄。身上亦血迹淋漓，創痕疊疊，勉強按定了神，想與劉羣等商議行止。

不防鼓聲四震，燕兵從後面追來，閔自知不能再戰，倉皇上馬，揮鞭急馳。劉羣等也即隨行。那知燕兵來得真快，纔經里許，便被追及，羣回馬與戰，未及數合，即被殺死。董閏、張溫，無路可逃，雙雙就擒。閔所騎的朱龍馬，本來是瞬息百里，迅速異常，偏偏跑了一程，無緣無故的停住不行，閔用鞭亂擊，直至鞭折，手痛，馬仍然不動，反頽然向地倒下。仔細一瞧，已是死了。總由臨敵受傷之故，史稱朱龍，忽斃，關係閔命亦未盡然。閔失了坐騎，好像失去性命，就使腳長力大，也是逃走不脫，貶眼間燕將攢集，七手八腳，把閔活捉了去，解送燕都。燕王慕容儁面加呵責道：「汝乃奴僕下才，怎得妄自尊大？」閔仍不少屈，抗聲答道：「天下大亂，汝等兇橫，人面獸心，還想篡逆，我乃中土英雄，爲什麼不得稱帝呢？」却是個硬漢，可惜仁智不足。儁當然動怒，命左右鞭閔二百，拘禁獄中。

會接慕容霸軍報，僞趙帝段勤已與弟思聰舉城出降。尋又得慕容恪捷書，謂已陣斬魏將金光，進據常山。儁即令恪爲常山留守，召霸還軍，另派慕容評等攻鄴，鄴中大震。閔子智與將軍蔣幹，閉城拒守，城外一帶，俱被燕軍陷沒。智與幹當然惶急，不得已遣使降晉，向謝尚處乞師。向將戴施，率壯士百餘人，往鄴助守。蔣幹見來兵甚寡，大

失所望。施得問給幹道：「汝主既降順我朝，應該將傳國璽出獻。現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就使汝果獻璽，也未便賚送江南，不如暫付與我，我當專使馳告天子，天子聞璽在我所，信汝至誠，必遣重兵，發厚餉，來救鄴城。」燕寇見我軍大至，自然退去，保汝無恙。」好似一個大騙子。幹尚懷疑未決，不肯出璽。適鄴中大飢，人自相食，守兵無從覓糧，就將故趙宮人烹食充飢。滋美如何幹弄得沒法，只好將璽取出，交與戴施。施佯令參軍何融，往枋頭運糧，暗將傳國璽付給融手，使至枋頭轉報謝尚。尚得融報，亟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兵三百至枋頭迎璽，送入建康。晉廷交相慶賀，不消細敘。

且說鄴城被困，已經月餘，城中孤危得很，還虧枋頭運到糧米數百斛，暫救眉急，守兵暫免枵腹，勉力支撐。燕將慕容評屢攻不克，燕王儁又遣廣威將軍慕容軍，殿中將軍慕容根，右司馬皇甫真等，統率步騎二萬人，至鄴助評。鄴城守將蔣幹，聞燕兵繼至，焦急萬分，意欲乘夜出襲，期得一勝，當下挑選銳卒五千人，俟至夜半，開城殺出，直搗燕營，不防慕容評早已預備，四面設伏，等到蔣幹馳至，一聲號令，伏兵齊起，把幹軍盡行圍住，逞情殺戮。幹棄去盔甲，扮做小兵模樣，纔得混出圍中，奔還鄴城。五千人盡致覆沒，守卒益懼。慕容評等圍攻益急，魏長水校尉馬頤等，開城迎降。蔣幹戴施，縋城出走，逃往倉垣。魏后董氏，太子冉智，及太尉申鍾，司空條枚等，一古腦兒做了俘虜，送往燕都。惟魏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蕭竝，皆自殺。冉氏篡趙建國，閱三年即亡。

是時燕王儁方出巡常山，遣將分徇魏地，及鄴城傳到捷報，乃返至薊郡，命將冉閔牽送龍城，祭告先祖考廟。魏廟中，然後推閔往遏陘山，梟首徇衆。不料閔一殺死，山中草木，亦皆枯凋，並且連月不雨，蝗蟲四起，自從魏被執至薊，直至閔死後三月有餘，尚是亢旱。儁疑閔暗中作祟，乃使用王禮葬閔，遣官致祭，諡爲悼武天王，是日遂得大雪三寸。崑崙十六國春秋內載冉閔被擒係在四月，燕王殺閔乃在八月，案八月深秋，草木應枯，且連月不雨，係是偏災，閔何能爲崇，儁之所爲，不值一嘆。旱災未靖，符瑞盛傳，是年燕都正陽殿，有燕來巢，生下三雛，頂上統有直毛。各城又競獻五色異鳥，於是羣

僚附會穿鑿，其上美詞，或說燕首有直毛，便是大燕龍興，應戴通天冠的徵驗，燕生三子，數應三統。或說神鳥五色，便是國家將繼五行帝籙，統御四海。彼獻頌此貢諛，說得天花亂墜，斐然成章。燕相封奕，遂聯絡一百二十人，勸燕王儁，即稱尊號。儁尚作遜詞道：「我世居幽漠，但知射獵，俗尚被髮，未識衣冠。帝籙非我，所有何敢妄想。卿等無端推美，如孤寡德，不願聞此。」云云。

既而冉閔妻子等，由慕容評解送至薊，凡趙魏相傳的乘輿法物，一併獻入。儁詐稱閔妻董氏，實獻傳國璽，特別傳見，好言慰諭，封董氏爲奉璽君，賜冉智爵爲海濱侯，用申鍾爲大將軍，右長史，並授慕容評爲司州刺史，使鎮鄴中。故趙將王擢等，前時擁兵，據有州郡，至此俱聞燕聲威，遣使請降。儁任王擢爲益州刺史，襲逸爲秦州刺史，張平爲并州刺史，李歷爲兗州刺史，高昌爲安西將軍，劉寧爲車騎將軍。惟故趙幽州刺史王午，尚據住魯口，自稱安國王。儁命慕容恪往討，恪出次安平，儲糧器械，爲討午計。適中山人蘇林起兵無極，僞稱天子，恪乃先往討林，又值慕容根前來會攻，馬到成功，將林擊死，再攻王午。午已爲部將秦興所殺，恪乃奉表勸進。燕臣一致同詞，其上尊號。儁始置百官，進相國封，弈爲太尉，恪爲侍中，左長史楊鶩爲尚書令，右司馬皇甫真爲左僕射，典書令張悌爲右僕射，其餘文武均拜授有差。然後在薊城，即燕帝位，大赦境內，自謂得傳國璽，改年元璽，追尊祖胤爲高祖武宣皇帝，父皝爲太祖文明皇帝，立妻可足渾氏爲皇后，子暉爲皇太子。晉廷方遣使詣燕，與燕修和，儁語晉使道：「汝歸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原所推，已得做燕帝了。此後如欲修好，不宜再贛詔書。」晉使怏怏自歸。相傳石虎僭位時，曾使人探策華山，得玉版文，內有四語云：「歲在壬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燕主儁僭號稱帝，正當晉穆帝永和八年，歲次壬子，燕人即援作瑞應，史家號爲前燕。即十六國中三燕之一。小子有詩詠道：

符讖遺文寧足憑，但逢戰勝卽龍興。須知亂世無真主，戎狄稱尊問孰膺。

燕既稱帝，與秦東西分峙，各稱強盛，偏晉臣不自量力，又想規復中原，欲知底細，且看下回續表。

桓溫之出屯武昌，督迫朝廷，已啓不臣之漸，然實由殷浩參權而起。浩一虛聲純盜者流，而會稽王昱乃引爲心膂，欲以抗溫，是舉卵敵石，安有不敗？高崧代昱草書，而溫卽退兵還鎮，此非溫之畏昱，服昱特尙憚儒生之清議，未敢驟逞私謀耳。北伐北伐，固不過援爲口實已也。彼冉閔之盡滅石氏，乃石虎作惡之報。閔一莽夫，寧能雄踞一方？燕王儁乘亂伐閔，得慕容恪之善算，卽擒閔而歸，誅死龍城。閔妻董氏及嗣子冉智，尙得濫叨封爵，未受駢誅，此猶爲冉氏之幸事耳。閔惡未稔而卽斃，故妻子猶得幸存。彼慕容儁以草枯天旱，疑閔爲祟，反追謚而禮祭之，毋乃儻歟！

## 第五十五回 拒忠言殷浩喪師 射敵帥桓溫得勝

却說晉中軍將軍殷浩，累蒙遷擢，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他本來大言不慚，至此因桓溫屢請北伐，使想自擔重任，得能徼倖一勝，方好壓倒桓溫，免受奚落。當下擬定草表，自請北出許洛，相機恢復。尙書左丞孔嚴向浩進規道：「近來衆情搖惑，很足寒心，不識使君當如何善後哩。愚意以爲材文武職區內外，韓彭應專征伐，蕭曹宜守管鑰，各有所司，方免誤事。且廉藺屈身，始能全趙，平勃交驩，方得安劉，使君材識過人，亦當先弭內讐，穆然無間，然後好保大定功呢。」浩不能從，竟將表文呈入。有詔依議，浩遂使安西將軍謝尙，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右軍將軍王羲之，貽書諫浩，並不見報。謝尙旣奉浩令，卽約姚襄同攻許昌。襄方寓居譙城，招集部衆，使出兵會浩，相偕北行。姚襄奔晉見前回。

許昌爲秦降將張遇居守，聞晉軍將至，卽向關中乞援。秦主苻健，使弟雄領兵往救，與謝尙等交戰。穎上尙等大敗，死亡至萬五千人。尙奔還淮南，襄送尙至芍陂。尙盡將後事付襄，使屯歷陽。苻雄擊退晉軍，馳入許昌，索性將張遇家屬及民戶五萬餘家，遷到關中，另用右衛將軍楊羣爲豫州刺史，留守許昌。張遇無法，只好隨雄入關。遇有

後母韓氏，年逾三十，華色未衰，丰姿依舊，人關以後，爲健所聞，特別召見。韓氏應召入謁，由健仔細端詳，果然是絕世芳容，不同凡艷。健妻強氏，曾冊爲皇后，姿貌不過中人，就是後宮妾媵，也沒有與韓氏相似，惹得健目迷心眩，不肯放還。韓氏嫠居有年，傷心別鵠，每遇春花秋月，未免增愁。此時身入秦宮，撩起一番情緒，也不覺心神失主，如醉如癡。況苻健春秋鼎盛，面貌魁梧，端的是個亂世梟雄，番廷狼主，彼此互相慕悅，當然湊成了一對佳偶。顛倒鴛鴦，交歡數夕，居然由苻健下旨冊韓氏爲昭儀，授張遇爲司空。遇不免懷慚，但寄人籬下，如何反抗？只好含垢忍恥，模糊過去。只恐對不住乃父。

嗣聞江東又要出兵，當即令人探聽虛實，想乘此襲殺苻健，報復私讎。究竟晉軍再舉，是由何人主張說來說去，仍是那有名無實的殷深源。

浩字深源，已見前文。

殷浩自謝尚敗還，未免扼腕，但雄心究還未死，仍擬整兵再舉。王羲之因前諫不聽，已遭敗衄，一誤不堪再誤，乃更剴切陳書，重諫殷浩道：

近聞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益令氣沮。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濟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正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非所宜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謨，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令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秉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心，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尙德之事，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自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明知言不必用，或反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惟使君諒之！

這書去後，又上會稽王昱一牋，無非是諫阻北伐，大致說是：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何可自沮，顧智力有所不及，豈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遣黎殲盡，勞役無已，征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不量力，不敵不己，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苟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南，爲不可勝之基，俟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待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嘆，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一書一牋，統是直言讜論，痛切不浮。無如殷浩是情急貪功，不顧利害，會稽王昱又是深信殷浩，總道他有作有爲，一敗不至再敗，所以義之書牋，都付高擱，並不見行。浩復出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遜戍倉垣，甚至餉源無着，停辦太學，遣歸生徒，把經費撥充軍需。不啻因噎廢食。謝尚留屯芍陂，亦遣冠軍將軍王俠，交克武昌，秦豫州刺史楊羣，退守弘農。那晉廷却徵尚爲給事中，尚乃還戍石頭。最可怪的殷深源，未出兵時，不能聽信良言，但好剛愎，既已出兵，又不能推誠任人，但務疑猜。他聞姚襄安次歷陽，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未嘗表請北伐，總道他別有異圖，意欲先加除滅，免滋後患，乃屢遣刺客刺襄。襄雅善拊循，頗得士心，刺客陽奉浩命，到了歷陽，反將實情轉告襄。因此加防，日夕巡邏。浩復遣心腹將魏憬，率衆五千，潛往襲襄，偏被襄預先探知，出城邀擊，殺死魏憬，并有憬衆。浩恨計不成，索性明下軍書，遷襄至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益加疑懼，因使參軍權翼，詣浩陳情。



浩問翼道：「我與姚平北共爲王臣，休戚相關，爲何平北嘗舉動自由，與我異趣呢？」晉封姚襄爲平北將軍，見前回。翼答道：「姚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乃不憚路遠，來歸晉室，無非因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想做一個盛世良臣。今將軍輕信讒言，與彼有隙，愚謂咎在將軍，不在平北。」浩忿然道：「平北擅加生殺，又縱小人掠奪我馬，這豈還好算得王臣麼？」翼又道：「平北歸命聖朝，怎敢妄殺無辜，惟內姦外宄，有違王法，理宜爲國行刑，怎得不殺？」浩又問何故掠馬？翼正道：「聞將軍猜忌平北，屢欲加討，平北爲自衛計，或至使人取馬，誠使將軍坦懷相待，平北也有天良，何至出此？」浩不禁笑語道：「我也何嘗欲加害平北，儘請放懷！」試問你何故屢遣刺客，遂遣翼歸報，翼拜辭而去。

浩又陰使人招誘秦將雷弱兒等，令殺秦主苻健，許以關中世爵。王師宜堂堂正正，乃專爲鬼祟，如何成事？弱兒等覆稱如約，且請師接應。浩遂調兵七萬，自壽春出發，進向洛陽。那知弱兒等將計就計，僞稱內應，並非真心從浩。惟一個降將張遇，爲了苻健姦佔後母，且居然呼他爲子，心有不甘，因賄通中黃門劉晃，擬夜入襲健，偏偏事機不密，爲健所聞，立將遇捕入處死。惟察得韓昭儀未曾與謀，不使連坐，仍然寵愛如常。想韓氏正交桃花運，所以有此僥倖。浩接得苻秦內變消息，未悉確狀，還道是弱兒等已經發難，即調姚襄爲先鋒，自督大軍急進。吏部尚書王彪之奉牋與昱，謂秦人多詐，浩不應率軍輕行。昱似信非信，延宕多日，始擬着人往詢軍情，偏敗報已經到來，姚襄叛命，返聘浩軍。山桑一戰，浩軍大潰，輜重盡失，浩已走還譙城了。昱乃語王彪之道：「果如君言，張良、陳平，亦不過如是哩！」有了張陳，惜無劉季。原來姚襄已經離浩，佯作前驅，誘浩至山桑，返兵襲敗浩軍，俘斬萬餘人，盡得浩軍資仗，乃使兄益守山桑，自己仍往淮南。浩遭襄暗算，且慚且憤，復遣劉啓、王林之，往攻山桑。襄從淮南還援，內外夾攻，劉王以下，並皆敗亡。前已死傷萬餘人，尙嫌不足，乃得以二將部曲加之，浩之不仁極矣。襄遂進屯盱眙，招掠流民，有衆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復遣使至建康，陳浩罪狀，幷自陳謝。詔乃命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往鎮歷陽。嗣是殷浩大名，一

穿下石的疏文，陸續進呈。就中有一疏最爲利害，署名非別，便是那殷浩的讎家桓溫。疏云：

按中軍將軍殷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蔡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幾致大辟。自荆胡天亡，羣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殖，妄生風塵，遂致寇讎稽誅，姦逆竝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即壽春，顧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亡賴，以自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羌帥姚襄，率命歸化，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悼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啓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敕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卽不忍誅殛，且宜遽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亦粗可以宣誠於將來矣。謹此表聞。

晉廷接到溫疏，因憚溫威勢，不得已廢浩爲庶人，徙浩至信安郡東陽縣。浩抵徙所，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咏不輟。惟有時憂從中來，輒用筆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浩甥韓伯爲浩所愛，隨浩至東陽，經歲還都。浩送至洛側，口吟古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本曹顏遠詩。吟畢泣下。未免有情。後來桓溫權傾內外，語掾屬郗超道：「浩有德有言，使作令僕，亦足儀型百揆。前時朝廷用爲外藩，原非所長，今擬起浩爲尚書令，卿可爲我致他一書，看他如何覆我。」超當卽繕就一書，寄與殷浩。浩覽書大喜，便卽裁答，寫了許多套話，無非是感激願效的意思。當下折就方勝，用函封固，又恐語中尚有錯誤，閉閣至十數次，弄得精神恍惚，反將信箋遺落案下，竟把那一個空函，覆達桓溫。溫展函檢閱，竝無一字，疑浩故意使刁，大爲忿恨，遂不復起召。越二年，浩竟病死。強作鎮定，實是熱中，患得患失，不

死何爲？

且說桓溫既劾去殷浩，料知朝廷不敢反對，遂於永和十年二月，抗表伐秦，統率步騎四萬，出發江陵，且命水師並進，自襄陽入均口，直達南鄉，步兵由浙川趨武關，命梁州刺史馬勳出子午谷，直搗長安。別軍攻上洛，擒住秦刺史郭敬，進擊青泥，連破秦兵。秦王苻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善、北平王碩等，率兵五萬，出屯藍田。雄與善已見前文，生、碩皆苻健子，生幼即無賴，一目盲，誓祖洪，在日甚不悅生，嘗對生語左右道：「我聞生兒一淚，未知信否？」左右答聲稱：「是。」生竟拔佩刀，從生口中自刺出血，指示洪道：「這豈不是一淚麼？」洪不禁驚駭，尋又用鞭撻生。生不覺痛苦，反大喜道：「性耐刀槊，不宜鞭撻。」洪叱道：「汝乃賤骨，只配爲奴。」生復道：「難道如石勒不成？」洪正任石氏，恐因生妄言招災，急起掩生口，且召健與語道：「此兒狂悖，將來必破人家，應早除滅，爲是。」健雖然應諾，究竟情關父子，不忍下手，因轉與弟雄、熟、商、雄勸阻道：「待兒長成，自當改過，何必無故加誅。」說着，又向洪前替生緩頰，生得不死。既而年已成丁，力舉千鈞，雄、悍、好、殺，能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至桓溫入關，與太子萇等相偕出拒，生單騎前驅，一遇溫軍，便恃勇突入。溫將應誕，上前攔阻，纔經交手，便被生大喝一聲，劈落馬下。他將劉泓，又挺鎗接戰，纔經數合，復被殺死。溫軍前隊大亂，由生執刀旋舞，出入自如，再加太子萇等，隨生殺入，幾乎把晉軍前隊，梟斬略盡。善戰者類多暴虐，敘此事以明苻生之發迹，爲後文伏案。

忽聽得晉軍陣後，發出一聲鼓號，聲向未絕，那箭幹似飛蝗一般，攢射過來。生用刀撥箭，毫不慌忙，偏背後有人狂叫，音帶悲酸，急忙回首顧視，已見一人落馬，那時不能不救，下馬扶起，並非別人，乃是行軍統帥太子萇。萇身中兩矢，因此墜下，氣息僅屬，生只好掖他上馬，保護回營，不防晉軍紛紛殺來，勢似暴風疾雨，不可遮攔。秦兵頓時披靡，苻生雖勇，只好保住太子萇，奔回要緊，不能再逞威風，眼見得全軍潰散，一敗塗地。看官閱此，應益知晉帥桓溫，確是有些能耐呢。溫弟桓冲，進軍白鹿原，再與秦丞相雄交鋒，又得勝仗。溫亦轉戰直前，進至灞上。秦太子萇等

退屯城南，秦主健領老弱兵六千，保守長安小城，盡發精兵三萬，使雷弱兒爲大司馬，統率出城，會同冀軍，併力禦溫。溫撫諭居民，概令復業，禁兵侵犯。秦民多牽牛擔酒，迎犒軍前，男女多夾道聚觀，耆老相顧淚下道：「不圖今日復觀官軍。」於是三輔郡縣，亦多遣使請降。三輔注見前。忽有一介儒生，從容前來，身上穿着一件褐衣，不衫不履，進謁桓溫。溫志在延攬人才，不拒貧士，當下傳入相見。他但對溫長揖，昂然就坐，捫蝨而談，旁若無人。頓使一軍皆驚，目爲怪物。小子有詩咏道：

何來狂客謁軍門，絕肖當年辯士髡，豈是讀書遵孟訓，巍巍勿視大人尊。  
究竟來人爲誰，待下回表明姓名。

王羲之之諫殷浩，與桓溫之劾殷浩，皆深中浩之過失，諫之者爲愛浩起見，而其言固關痛切，劾之者爲排浩起見，而其言亦非虛誣。浩不能從諫於先，安能免劾於後乎？浩一鄙夫，既忌姚襄而復用之，不收何待？且與桓溫齟齬已久，而晚得溫書，即欣喜過望，以致神情顛倒，誤達空函，多疑寡斷，嗜利無恥，彼嘗咄咄書空，嘆爲怪事，吾謂如彼之行止，乃真可怪耳。桓溫出師伐秦，藍田一戰，力挫苻氏，關中父老，牛酒歡迎，不可謂非一時傑，但進銳退速，外強中乾，能敗秦而不能滅秦，此貪功者之所以難成功也。

## 第五十六回 逞刑戮苻生縱虐 盜淫威張祚殺身

却說桓溫方進逼長安，屯兵灊上，募來了一個狂士，被褐捫蝨，暢談當世時務，不但溫軍驚異，就是溫亦怪詫起來。當下問他姓名，纔知是北海人王猛，猛爲苻秦智士，故特筆書名。猛字景略，幼時貧賤，嘗鬻舂爲業，販至洛陽，有一人向猛購舂，願出重價，但自云無錢，令猛隨同取值，猛乃隨往，不知不覺的行入深山，見一白髮父老，踞坐胡床，由

買春人引猛進見。猛當卽下拜，父老笑語道：「王公何故拜我哩？」說着，卽命左右取價春值，并送他白鐵十兩，卽使買春人送出山口。猛回顧竟無一人，只有峩峩的大山，走詢土人，乃是中州的嵩嶽。當下懷資歸家，得購兵書，且閱且讀，深得祕奧。嗣是往來鄴都，無人顧問。及入華陰山中，得異人爲師，隱居學道，養晦待時。至是聞溫入關，方出山相見。溫旣問明姓氏，料非庸流，乃復詢猛道：「我奉天子詔命，率銳兵十萬西來，爲百姓掃除殘賊，乃三秦豪傑，未見趨附，究是何因？」猛答道：「公不遠數千里，深入秦境，距長安不過咫尺，尙逗留灞上，未渡灞水，百姓未識公心，所以不至。」溫沈吟多時，復注目視猛道：「江東雖多名士，如卿却甚少哩。」遂署猛爲軍謀祭酒。

秦丞相苻雄等，收集敗卒，再來攻溫。溫與戰不利，傷亡至萬餘人。溫初入關中，因糧運艱難，意欲借資秦。秦人窺透溫計，先期將麥刈去，堅壁清野，與溫相持。溫無糧可因，不得已下令旋師，招徙關中三千餘戶，一同南歸。臨行時，賜猛車馬，拜爲高官督護，邀與同還。猛言須還山辭師，溫准猛返辭，與約後期。及屆期不至，溫乃率衆自行。原來猛還入山中，向師問及行止，師慨然道：「汝與桓溫豈可並世？不若留居此地，自得富貴，何必隨溫遠行呢？」猛乃不復見溫，但寄書報謝罷了。溫循途南返，爲秦兵所迫，喪失不資，就是司馬勳出子午谷，孤軍失援，也被秦兵掩擊，敗還漢中。溫馳出潼關，徑抵襄陽，由晉廷派使慰勞，毋庸瑣敘。惟溫嘗自命不凡，私擬司馬懿。劉琨有人說他形同王敦，大拂彼意。及往返西南，得一巧作老婢，舊爲劉琨妓女，與溫初見，便潸然淚下。溫驚問何因，老婢答道：「公甚似劉司空。」溫聞言甚喜，出外整理衣冠，又呼老婢細問，謂與劉司空究相似否？老婢徐徐答道：「面甚似，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不禁色沮，自往寢處，褫冠解帶，昏睡了一晝夜。至睡醒起牀，尙有好幾日不見歡容。不及劉琨，也非真是恨事。這且待後再表。

且說秦主苻健，旣擊退晉軍，正擬論功行賞，那丞相東海王苻雄，得病身亡，健聞訃大哭，甚至嘔血，且嘔且語道：「天不欲我定四海，奈何遽奪我元才呢？」彷彿石勒之哭張翼。元才就是雄表字，雄位兼將相，權侔人主，獨能謙

恭奉法，下士禮賢，所以望重一時，交相推重。次子名堅，承襲雄爵，相傳堅母苟氏，嘗游漳水，至西門豹祠中祈子，豹係戰國時魏臣，是夜夢與神交，遂致有娠。豹嘗禁爲河伯婦，豈此時反崇苟氏麼。越十二月生堅，有神光從天下降，照徹庭中。堅

生時背有赤文，隱起成字，仔細辨認，乃是「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八字。祖洪很是奇異，因即將臣又土三字，拼做一字，取名爲堅。堅幼即聰穎，狀貌過人，臂垂過膝，目有紫光，及長，頗具孝思，博學有才藝。荷健嘗夢見天使降臨，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及醒寤後，詫爲異事。因在曲沃設壇，即將龍驤將軍印綬，親自授堅，且囑語道：「汝祖曾受此號，今汝爲神明所命，當思上承祖武，毋貽神羞。」堅頓首受命，嗣是厚自激厲，徧攬英豪，如略陽名士呂婆樓、強汗梁平等，皆與交游，爲堅羽翼。堅因此馳譽關中，不讓乃父。也隱爲下文寫照。堅既蒙父廕，得襲王爵，外此如淮南王生，因功進中軍大將軍，平昌王菁，升授司空，大司馬雷弱兒，代雄爲相，太尉毛貴，晉官太傅，太子太師魚遵，得爲太尉，惟太子萇，箭瘡復發，竟至逝世。

健因識文有三羊五眼，疑爲生當應識，乃立生爲太子，命司空平昌王菁爲太尉，尚書令王墮爲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爲尚書令。未幾，健忽罹疾，不能視事，平昌王菁陰謀自立，獨勒兵入東宮，欲殺太子。偏太子生入宮侍疾，無從搜尋，空費了一番舉動，自思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移攻東掖門，訛稱主上已殞，太子暴虐，不堪爲君，借此煽惑軍心。不意秦主健力疾出宮，自登端門，陳兵自衛，并下令軍士，速誅禍首，餘皆不問。菁衆見健尚活着，當然駭愕，統棄仗逃生，菁亦拍馬欲遁，經健指揮親軍，出門追捕，把菁拘住，面數罪狀，梟斬了事。此外一概赦免，便即還宮。越數日，健病加劇，授叔父武都王安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一面召入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太尉魚遵、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囑咐後事，受遺輔政，并語太子生道：「六夷酋帥及貴戚大臣，如有不從汝命，宜設法早除，毋自貽患！」教孫升木，能無速亂。生欣然受教。又越三日，健乃病歿，年三十有九。如何處置韓氏？

太子生當日即位，大赦境內，改元壽光。羣臣俱進諫道：「先帝甫經憂駕，不應即日改元。」生勃然大怒，叱退羣臣。嗣令嬖臣窮究議主，乃是右僕射段純所倡，因卽責他違詔，立處死刑。總算恪遵先命，已而追諡苻健爲明皇帝，廟號世宗，尊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命太子門大夫趙韶爲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爲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爲尚書。這三人素以諂佞見幸，故同時登庸。又封衛大將軍苻黃眉爲廣平王，前將軍苻飛爲新興王。兩苻原係宗室，但也是與生莫逆，因得受封命。大將軍武都王苻安領太尉，弟晉王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出鎮蒲坂。魏王庾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出鎮陝城。二王受命辭行，由生親出餞送，乘便閑游，慕見一縞素婦人，跪伏道旁，自稱爲強懷妻樊氏，願爲子延請封。實來尋死。生便問道：「汝子有何功績，敢邀封典？」婦人答道：「妾夫強懷，前與晉軍戰歿，未蒙撫卹。今陛下新登大位，赦罪銘功，妾子尚在向隅，所以特來求恩，冀霑皇澤。」生復叱道：「封典須由我酌頒，豈汝所得妄求？」那婦人尚未識進退，還是俯伏地上，泣訴故夫忠烈，喃喃不休。當下惹動生怒，取弓搭箭，隨一聲，洞穿婦項，展轉畢命。生亦快快回宮。

越宿視朝，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入奏道：「近日有客星孛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爲帝座，東井乃秦地分野，恐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禳災。」生默然不答。及退朝後，飲酒解悶，自言自語道：「星象告變，難道定及朕身？朕思皇后與朕對臨天下，若皇后死了，便是應着大喪。毛太傅呢？梁車騎呢？梁僕射呢？統是受遺輔政的大臣，莫非應該戮死麼？」想入非非。近侍聽了，還道他是醉語，嘖嘖莫名其妙，誰知過了數日，他竟拿着利刃，趨入中宮。梁后見御駕到來，當然起身相迎，語未開口，及已及頸，霎時間倒斃地上，玉殞香銷。這難道是乃父教他。生既殺死梁后，立即傳諭倖臣，往拘太傅錄尚書事毛貴，車騎將軍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不必審問，卽飭推出法場，一同斬首。貴係梁皇后母舅，安且是皇后生父，楞亦與后同族，朝臣俱疑椒房貴戚，有甚麼謀逆情事，那知他並無罪過，但爲了胡文王魚數言，平白地斷送性命，這真是可悲可痛呢。

生遂遷吏部尚書辛牢爲尚書令，右僕射趙詔爲左僕射，尚書董榮爲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爲司隸校尉。兩趙有從兄名俱，曾爲洛州刺史，生本欲召俱爲尚書令，俱托疾固辭，且語詔誨道：「汝等不顧祖宗，竟敢做此滅門事麼？試想毛梁何罪，乃竟誅死，我有何功，乃得升相，我情願速死，不忍看汝等夷滅呢。」未幾果以憂憤告終。丞相雷弱兒，剛直敢言，見趙詔董榮等用事，導主爲惡，往往面加指斥，不肯少容。榮等遂暗地進讒，誣他構逆，生因殺死弱兒，并及他九子二十二孫。弱兒係南安羌酋，素得羌人信服，至無辜受誅，羌人當然怨生，生不以爲意，名爲居喪，仍然游飲自若，彎弓露刃，出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卽位未幾，凡后妃公卿，下至僕隸，已被殺斃五百餘人。司空王墮，又爲董榮所譖，說是天變相關，把他處斬。墮甥洛州刺史杜郁，亦連坐受誅。

一日，生在太極殿召宴羣臣，命尚書辛牢爲酒監，概令極醉方休。羣臣飲至盡醉，牢恐他失儀，不便相強。生大怒道：「汝何不使人飲酒，乃坐視無睹麼？」說至此，手中已取過雕弓，搭矢射去，適貫牢項，便卽倒斃。嚇得羣臣魂魄飛揚，不敢不滿觥強飲，甚至醉臥地上，失冠散髮，吐食污衣，弄得一塌糊塗。生反拍手歡呼，引爲大樂，又連喝了數大觥，也自覺支持不住，方返身入寢去了。羣臣如蒙恩赦，乃踉蹌散歸。

越年二月，生諭征東將軍晉王柳，命參軍閻負梁殊，出使涼州，招諭歸附。涼州牧張重華，自擊退趙兵後，重任謝艾，事必與商。應五十回偏庶長兄長寧侯祚，與內侍趙長等，表裏爲奸，交譖謝艾，惹得重華也起疑心，復出艾爲酒泉太守。嗣是重華不免驕怠，希見賓佐。晉廷嘗遣御史俞歸，册授重華爲侍中，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封西平公。重華方謀爲涼王，不願受詔，經歸再三勸導，方纔無言。嗣因燕降將王擢爲秦所逼，率衆奔涼，卽命擢爲秦州刺史，使與部將張弘、宋修會兵攻秦，被秦將苻碩殺敗，擄去弘、修，惟擢得脫身逃還。重華不加擢罪，再擢衆二萬，使復秦州。擢感激激奮，拚死報怨，果得大敗苻碩，仍將秦州奪還。重華乃拜表晉廷，請會師伐秦。晉但遣使慰諭，實授重華爲涼州牧。重華因晉未出師，也不敢冒昧用兵。



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最難堪的是中葶貽醜，敵笏含羞，防不勝防，說無可說，遂令一位年富力強的藩帥，釀成心疾，鬱鬱而亡。史未詳言重華病因，作者讀書得間，故有此論。重華嫡母嚴氏，奉居永訓宮，生母馬氏，奉居永壽宮，馬氏本有姿色，爲重華父駿所寵，駿歿時年將四十，還是豐容盛鬋，螭首蛾眉，就中有一個登徒子，暗暗垂涎，靠着那宗室懿親，脂韋媚骨，出入宮禁，侍奉寢帷，費盡了許多心思，竟得將馬氏鈎搭上，演成一回鶉鶉緣。那馬氏美等宣姜，淫同夏姬，倒也不惜屈尊降貴，甘獻禁樹，兩口兒朝棲暮宿，非常狎暱，只瞞過了一個張重華。後來年深月久，不免暴露，竟被重華聞知，懊惱得不可名狀。看官道：淫夫爲誰？就是重華庶長兄長寧侯祚。祚雖非馬氏所生，名分上也稱母子，此時以子烝母，怎得不使重華恨煞？重華意欲誅祚，計尚未定，忽有廐卒入報，廐馬四十四，一夜都自斷後尾，轉令重華驚愕得很，祇恐誅祚生變，未敢徑行。既而十月間雷日中現三足烏，變異迭出，益使重華寒心，且憂且憤，竟致成病，漸漸的沈重起來。乃命子耀靈爲世子，且手詔徵謝艾入侍。艾尚未至，重華已歿，年纔二十有四。晉書作二十七，在位只八年。

耀靈甫及十齡，承襲父位，內事由祖母馬氏主張，外政當然被伯父張祚把持了去。名爲伯父，實可呼爲祖父了。右長史趙長尉緝等，向與祚祕密往來，結爲異姓兄弟，至是矯托遺命，授祚爲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祚意尚未足，再嗾長等建議，說是時難未平，應立長君，一面自求馬氏，乞從長意，立己爲主。馬氏身且委祚，那有不從之理？還是枕席效勞的好處，當下廢耀靈爲寧涼侯，由祚自立，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索性大肆淫虐，重華妃裴氏，年方花信，也生得斌媚可人，他竟召令人室，逼使伴寢，就是重華妾媵，俱脅與宣淫，甚至未嫁諸妹，也公然納入輪流姦污。專喜姦淫本家婦女，也是奇癖。重華有女，纔閱十齡，玲瓏嬌小，未解風情，偏又被祚引誘入內，強褫下衣，任情擺佈。幼女怎堪承受，徒落得牀褥呻吟，無從訴苦。三代被淫，不知是何果報。涼州人士，爭賦墻茨三章，作爲諷刺，祚還管甚麼清議，但教自快肉慾，徹夜尋歡罷了。

越年正月，趙長尉緝等復上書勸進，祚竟就謙光殿中，僭登王位。晉書作帝位，但觀他尊三代爲王，當是稱王無疑。立宗廟，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下書謂：「中原喪亂，華夷無主，因勉徇衆，請攝行大統，俟得掃穢二京，再當迎帝舊都，謝罪天闕。」云云。先是涼州遵晉正朔，未嘗改元，惟沿用愍帝建興年號，直至祚篡位時，尚稱建興四十一年，及是乃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赦殊死，賜繆粟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尊曾祖軌爲武王，祖寔爲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明王，立妻辛氏，次妻叱干氏，俱爲王后，何不立馬斐二氏？長子泰和爲王太子，次子庭堅爲建康王，弟天錫爲長寧王，耀靈弟玄靚爲涼武侯。是夕，天空有光狀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翌日，大風拔木，日中如晦。祚反誘誅謝艾，大肆淫威。尙書馬岌直諫免官，郎中丁琪再諫被殺。適晉征西大將軍桓溫入關，見前回。秦州刺史王擢時鎮隴西，遣使白祚謂：「溫善用兵，如得克秦，必將及涼。」祚不禁惶懼，又恐擢乘急反噬，仍召馬岌復位，與謀刺擢，密遣心腹將往隴西，不得下手，反被擢查出殺死。祚得報益駭，號召士卒，託詞東征，實欲西保燉煌，關闔溫已南歸，更遣平東將軍牛霸等攻擢，擢拒戰失利，奔降苻秦。

河州刺史張瓘爲祚宗室，外鎮枹罕，士馬盛強，祚常加猜忌，容忍了一年有餘，不能再止，乃遣部將易揣、張玲帶領步騎萬餘人往擊張瓘，並發兵三十餘道，分剿南山諸夷。張掖人王鸞素通術數，入殿白祚道：「一軍不可行，出必不還。涼州將有大變，不可不防。」祚叱爲妖言，鸞卽直陳祚惡，說他無道三大事，惱得祚氣衝牛斗，立命推出斬首。鸞至法場大呼道：「我死後不出二十日，兵敗王死，定難倖免了！」想鸞亦自知該死，故自來徵禍。祚不但殺鸞，又夷鸞族，然後發兵，再遣張掖太守索孚往代張瓘。瓘不肯依令，斬孚誓衆，出擊易揣、張玲。玲正前驅渡河，瓘軍掩至，猝不及防，被打得落花流水，盡入洪波。只易揣尚在岸上，單騎奔回。瓘遂濟河追躡，直逼涼州，且傳檄州郡，擬將祚廢去，仍立耀靈。驍騎將軍宋混與弟澄聚衆應瓘，引瓘並進。祚情急倉皇，想出一個釜底抽薪的計策，潛令親將楊秋、胡趨入東苑，拉死耀靈，埋屍沙坑。他還道是斬草除根，免得外兵藉口，那知宋混等越覺有詞，卽爲耀靈縞素舉哀。

一片白旗白甲，直搗姑臧。姑臧就是涼州的治所，祚愈急急憤命，收瓊弟琚及瓊子嵩，先擬加誅。琚與嵩召集市人數百名，隨處傳呼道：「張祚淫虐無道，我父兄糾合義旅，已到城東，若再敢與祚同惡，無故擧人罪及三族。」兵民等相率袖手，不敢干預。琚嵩等便殺死門吏四百餘人，斬關招納外軍。祚避入神雀觀，祚將趙長等懼罪，急忙入關，呼馬太后出謙光殿，改立耀靈弟玄靚爲主，一面大開宮門，迎宋混等趨入殿中，頓時齊聲歡呼，統稱萬歲。祚在神雀觀中，聽得一片歡呼聲，錯疑長等已經平亂，便出觀慰勞，誰知殿外列着，統是宋混等軍，此時已無從躲避，只好拔劍大呼，飭令左右死戰。左右無一答應，紛紛避去。從前極力逢迎的趙長，反手持長槊，向祚亂刺。祚仗劍招架，短劍不及長槊的利害，竟被刺中面頰，鮮血直噴，自知不能再戰，還是逃命要緊，乃轉身就跑，馳入萬秋閣，兜頭來了一個廚子，執刀劈來，正中祚首，立即暈斃閣下。小子有詩詠道：

殘賊山來號獨夫，況兼烝報效雄狐。  
刀光一閃頭顱落，如此淫兇應受誅。  
欲知廚子姓名，容至下回續詳。

苻生張祚同時肆惡，一在關中，一在隴右，吾不知兩人具何肺腸，而顧若此之稔惡爲也？生之好殺過於祚，而祚之好淫，亦甚於生，自古未有好淫好殺，而可以長享國祚者。況無故殺妻，滅絕人倫，公然烝母，徧汚親族，古稱桀紂爲無道，以苻生張祚較之，吾猶謂其彼善於此矣。宇宙之下，竟有此人面獸心，至於斯極者，雖曰速亡，其亦戾氣之獨鍾乎？

## 第五十七回 具使才說下涼州 滿惡貫變生秦關

却說張祚被殺，下手的廚子，叫做徐黑，名是副實，黑既劈倒張祚，便出報外兵，宋混等入關，梟祚，取首懸竿，宣示

中外，竝暴尸道旁。涼州士民，同稱萬歲。祚二子秦和庭堅，均遭駢戮。總計祚篡國僭位，僅閱三年，已是惡貫滿盈，身死子滅。將軍易揣等，也已與宋混聯絡，引兵入殿，擊下趙長，并所有張祚倖臣，一一聲罪伏誅。張瑾亦馳入姑臧，推立玄覲爲大將軍大都督涼王，尊馬氏爲太王太后。淫婦何堪再孽怪不得涼亂未已玄覲年纔七歲，由瑾秉持政柄，自爲尙書令涼州牧，行大將軍事，都督內外兵馬。授宋混爲尙書僕射，改易百官，廢去和平年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隴西人李儼，據郡抗命，擅殺大姓彭姚，自立爲王，遙奉東晉正朔。旬月間有衆萬人。瑾遣將軍牛霸往討，霸至中途，忽聞西平太守衛繚，亦據郡爲亂，與儼相應，霸衆頓時大潰，單剩霸一人奔還。瑾更遣弟琚擊繚，得破繚兵。西平人田旋，密勸酒泉太守馬基起兵應繚，謂「繚攻東面，我攻西面，不出六旬，可定涼州。」基信爲奇謀，也卽發難。那知瑾司馬張姚王國已奉瑾命，兼程到來，突入酒泉。基部署兵馬，尙未辦齊，怎能與他對敵？眼見得束手就擒，就是主謀人田旋，亦被擊下，兩人殺死一雙，好頭顱送入姑臧。繚聞酒泉失敗，當然不敢再出，就是李儼亦負隅自守，不敢出兵。

瑾兄弟自恃有功，寢成驕侈，也不免跋扈起來。適秦使閻負梁殊到了姑臧，與瑾相見。迴應前回瑾啓問道：「我涼州世爲晉臣，不敢擅交外使，二君來此做甚？」閻負梁道：「我晉王現鎮并州，與貴國同爲隣藩，所以遣使修好，何爲見怪？」瑾又道：「我君臣盡忠事晉，迄今六世，今若與苻征東通使，便是上違先訓，下墮臣節，故不願聞命。」負梁齊聲道：「晉室衰微，久失天命，所以令先王嘗幡然變計，稱臣二趙，知機順時，應該如此。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欲自帝河右，必非秦敵，誠使以小事大，亦何如舍晉事秦，得長保福祿呢？」瑾微笑道：「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從前我國與石氏通好，使車方返，戎騎卽來，如此欺詐，怎得令人信服我國已不願再聞和議了。」負梁又道：「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豈可相提並論，況趙多姦詐，秦尙信義，本來是政教不同，風俗互異。今上更道合二儀，仁施四海，信義交孚，不分中外，奈何以二趙相比呢？」語多虛詐，但外交之道，應作別論瑾復說道：「果如君言，秦已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使天下盡爲秦有，乃徒勞君等跋涉，來做說客，苻征東亦未免失計哩。」梁殊道：「我先帝大聖神武，開構

鴻基，強燕納款，八州效順。是二語更屬虛言。今主上纘承遺緒，威愛兼施，以爲吳會偏強，必須力征，涼州柔順，可以義

服，故遣行人等先申大好，免動兵戈。如涼人未達天命，我國當緩圖吳會，先討涼州，恐河右便非君有了。一瓊勃然

道：「我地跨三州，帶甲十萬，西包葱嶺，東阻大河，伐人尚且有餘，何況自守，難道便怕秦不成？」閻負道：「貴州山

河雖固，未若崦函，五郡雖衆，未若秦雍。試想杜洪張琚，因趙成資，據天險，策銳卒，內陸外海，勁士風集，驍騎如雲，兵

強財富，自謂關中可據，天下可平，我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纔經旬月，便致易主。見五十四回。燕雖虎視關東，尚且

震懼天威，俯首帖服，餘如單于屈膝，名王內附，不可勝計。若我主上因貴州不服，赫然震怒，控弦百萬，鼓行西來，未

識涼州將如何對待哩？」好一副廣長舌。瓊復道：「秦果德普及天下，江南何不入朝？」問及此語，瓊已未免退怯了。梁殊

道：「江南爲文身舊俗，負阻江山，從古以來，道污必先叛，化盛且後賓，所以古詩有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這

正說他頑梗無知，不應與語德義，只好兵甲示威，纔能制服。豈涼州也復如是麼？」瓊又問及秦相如何，秦將如何，

越問越疑。負殊兩人把苻氏王親國戚，以及內外文武，都一一陳報出來，不是譽他經世奇才，便是稱他折衝健將，你一唱，我一和，端的把關中人士，一古腦兒擡高聲價，恍似伊呂重出，周召復生，這一席舌戰詞鋒，說得瓊無言可駁，只能諉諸涼王玄靚，謂當稟命後行。負殊再逼進一步道：「涼王雖英睿夙成，但年尚幼沖，究難明決，君居伊霍重任，關係安危，見機而作，責無旁貸，何必互相推諉呢？」瓊自思國亂初平，河西又所在兵起，倘或秦兵再至，勢不可敵，不若暫與修和，再作計較，乃用玄靚命令，特派行人，與負殊偕行入秦，願爲藩屬。秦王生即將來表所署官爵，授冊賜封，毋庸細敘。

會姚襄遣使降燕，燕主慕容儁，命襄夾攻苻秦，襄覆報如約，儁乃遣將軍慕容興、長卿等，率兵十千人，自軹關攻幽州，襄亦引衆攻平陽，晉將軍王度也乘隙攻青州。秦主苻生聞報，命建節將軍鄧羌拒燕，新興王飛觀、晉遙、飭晉王柳救平陽。羌至襄氏堡南，與燕兵交戰，大破燕兵，擒住長卿，梟得甲首二千七百餘級。晉將王度，接得燕兵敗沒

消息不戰自退。獨姚襄轉戰無前，擊退苻柳援軍，陷入平陽城外的匈奴堡，殺斃守將苻產，且將產衆悉數坑死。既而襄却向秦假道，願回隴西。秦主生欲從襄請，東海王堅諫阻道：「襄乃當今人傑，若縱還隴西，還當了得，不如誘以厚利，伺彼無備，擊死了他，方絕後患。」生乃依堅議，遣使拜襄官爵。襄不願受，殺死秦使，扯碎來冊，又進兵侵掠河南。生當然大怒，適并州刺史張平棄燕降秦，由生授爲大將軍，令率部衆數萬人擊襄。襄自恐寡不敵衆，乃卑辭厚幣，與平結歡，面訂盟約，結爲兄弟，始各撤兵退回。

生因戰事已平，樂得經營土木，遂發三輔民修治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謂：「有害農時，不應勞民。」一反被生驅出斬首。未幾，大風拔木，行人顛仆，秦宮中訛傳賊至，自相驚擾，宮門晝閉，五日方息。生查得造謠數人，剜心剖胃，慘加極刑。光祿大夫強平爲生母舅，實在看不過去，便入殿切諫，勸生愛民事神，緩刑崇德，纔能上弭災禍，下息奸回。語尚未完，已惹動生怒，命左右取鑿過來，鑿穿平頂，不得少延。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時正在側，急忙叩頭固諫，謂：「平係強太后弟，應從薄譴。」生那裏肯聽，但促左右鑿平。可憐平腦破漿流，死於非命。生且黜黃眉爲左馮翊，飛爲右扶風，羌爲咸陽太守。這三人素有勇名，所以生尚不忍加誅，但示薄懲。那強太后却哭弟過哀，恨子不道，竟致憂鬱成疾，絕食而亡。生毫無戚容，反自書手詔，頒示中外，略云：

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譏之聲，扇滿天下，殺不過子，而謂之殘虐，行者毗肩，未足爲希方當強刑極罰，復如朕何？

是時潼關以西，長安以東，虎狼爲害，日中阻道，夜間發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百姓不敢耕桑，都徙居城邑。百官奏請禳災，生猶笑道：「野獸腹飢，自然食人，飽卽不食，何必過慮。天道本來好生，正因民多犯罪，特降虎狼替朕助威，爲甚麼要去祈禳呢？」可笑可恨。一日，出遊阿房，見有男女二人行過道旁，容貌都尚秀麗，便令左右拉住二人，當面問道：「汝二人却是佳偶，已結婚否？」二人答道：「小民乃是兄妹，不是夫妻。」生笑道：「朕賜汝爲夫婦，汝

即可就此交歡，毋容推辭。」奇語。二人固執不從，生卽拔劍出鞘，把他砍死。旋與繼妻登樓眺望，繼妻指問樓下一人是何官職姓名？望將下去，乃是尙書僕射賈玄石，儀容秀偉，素有美名，禁不住惹起醋意，便顧語道：「汝莫非艷羨此人麼？」虧你聰明，能知妻意。說着，卽召過衛士，交與佩劍，囑使取玄石首來。衛士攜劍下樓，纔閱片時，已取玄石首覆命。生擲與繼妻道：「贈汝何如？」繼妻又慙又悔，弄得跼蹐不安，匍匐待罪。生却憐妻有色，扶使起身，攜手回宮去了。只枉死了玄石。

生平時最喜食棗，嘗患齒痛，令太醫令程延診視。延診畢，語生道：「陛下並無他疾，不過食棗太多，因致損齒。一說至此，忽聽得一聲狂吼道：「咦！汝非聖人，怎知我多食棗？」延心膽俱落，急擬下跪謝過，不料劍鋒已到，首卽墜地。嗣又使別醫合安胎藥，加入人參，嫌太細小，醫謂：「參質雖細，未具人形，但已可合用。」生怒道：「汝敢譏笑我嗎？」遂使左右剝出醫目，然後梟首。醫官到死，尙未知所犯何罪，及他人察及剝目情由，纔料到苻生誤會，還道是借參寓譏，與自己瞽目有關，所以冤冤枉枉的殺死該醫。

越年爲秦主生壽光三年，就是晉穆帝升平元年。穆年年閱十五，預行冠禮，褚太后撤簾歸政，故改永和十三年爲升平元年。秦與晉東西分峙，年號原是不同，惟史家推晉爲正統，因此隨筆敘明，聊醒眉目，看官不要嗤我夾七夾八呢。是年二月，太白犯東井，秦太史令康權上言道：「東井係秦地分野，太白罰星，恐主暴兵犯京師。」生狂笑道：「太白入井，想是因渴求飲，與人事有何關係呢？」不但生自己好笑，就是我也聞言笑倒了。

又越兩月，接得邊地急報，乃是姚襄入據黃落，將逼長安。生不得不遣將調兵，出擊姚襄。襄前時出沒淮北，隴突河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據住許昌，竄窺洛陽。洛陽本由魏將周成駐守，及冉魏敗亡，成舉城降晉，仍得晉廷委任。晉大將軍桓溫，嘗請遷都洛陽，修復園陵，穆帝未許，但命溫爲征討大都督，使討姚襄。適周成復叛，襄亦引兵回洛，彼此相持，未分勝負。溫乃自江陵發兵，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率大軍繼進。溫登船樓北

望中原，慨然嘆道：「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實難諉責呢。」當下進次伊水。襄撤洛陽圍，移兵拒溫，先使部下精銳，避匿林中，乃遣人語溫道：「公率大軍遠來，襄願奉身歸命，與公相見，但請公赦兵少退，即當拜謁路旁。」溫知襄有詐，掀鬚微哂道：「我自來恢復中原，敬謁山陵，干君甚事？君既歸順，便當來見，何必煩勞使人，多費糾纏呢？」襄使返報，襄知所謀不遂，乃與溫夾水對壘。溫親被甲冑，督衆過擊，襄衆大敗，死傷數千人，奔往北山。溫追襄不及，進略洛陽，周成率衆出降。溫執成送建康，自徙屯金墉城，修復諸陵，分置陵令，表請調鎮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鎮守洛陽。尚有疾不行，未幾去世。溫乃留戴施爲河南太守，使與冠軍將軍陳祐居洛衛陵，自率大軍還鎮。

襄西奔平陽，收降秦并州刺史尹赤，乃改圖關中，進屯舌城。羌胡及秦民，陸續趨附，得五萬餘戶，遂據黃落。黃落在長安南境，相距不過二三百里，秦即遣廣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及將軍鄧羌，率步騎萬五千人，直抵黃落。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羌向黃眉獻策道：「襄被桓溫殺敗，銳氣已盡，今固壘不戰，明明是驚弓傷鳥，未肯輕發，但我若長此頓兵，亦非良計。襄性剛很，可以剛克，今宜鼓譟揚旗，直壓襄壘，使他怒不可遏，勃然前來，我用埋伏誘他入，穿必擒無疑。」黃眉依計施行，便令羌率騎兵二千，前往誘襄，自與堅埋伏三原，專待襄至。羌引兵至襄壘門，大聲詬罵，襄果忍耐不住，盡銳出戰。羌且戰且却，退至三原，始回馬力戰。襄恃兵衆，麾兵圍羌，喊殺聲震動山谷。俄而黃眉與堅左右殺到，反將襄軍裹入裏面，羌從內殺出，黃眉等從外殺入，把襄兵衝得七零八落。襄所乘駿馬，叫做鬻眉，雄駿非常，此時襄思急遁，慌忙揮鞭，不防馬忽自倒，將襄傾落馬下，即被秦兵擒住，牽至堅前。堅見襄年少，面悍，料不可制，不如乘此剪除，乃叱令斬首，餘衆盡降。襄嘗載父柩從軍，亦爲秦虜，堅因此招襄弟姚萇，謂萇若不降，當梟乃父屍。萇乃率諸弟投誠。堅能料襄，不能料萇，也是奇堅氣運。秦兵奏凱班師，秦主生命葬襄父弋仲柩於孤營，許用王禮，并用公禮葬襄，授萇爲揚武將軍。獨黃眉等未得重賞，反加叱辱。黃眉忿甚，潛謀殺生，事發被誅。王公親戚亦



多連坐，駢戮至數百人。

生嘗夢大魚食蒲，以爲不祥，又聞長安有歌謠云：『東海有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這三語是陰寓苻堅。堅爲東海王，兼龍驤將軍，住宅正在洛門東。生不明玄旨，反疑及廣寧公魚遵，平白地把他殺死，并誅及七子十孫。誰叫你姓魚？長安市民復起一種歌謠道：『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生聽悉是歌，命將境內空城，悉數毀去。其實謠言預兆，乃是指清河王法爲堅兄，後來起兵發難，便屬此人。生怎能預知，一味兒輕舉妄動罷了。

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慮不免禍，乞請外調。偏生命爲中軍將軍，召入與譚道：『牛性遲重，善持轅輓，雖無驥足，能負百石。』夷答道：『雖服大事，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勳績。』生笑道：『爽快得很，公尚嫌所載過輕麼？』將把魚公爵位處公。夷叩謝而出，轉思生言，寓有別意，恐不免爲魚遵第二，遂服毒自殺。

生荒暴益甚，日夜狂飲，連月不出視事，或至日入時御朝，每醉必妄加殺戮，妻妾臣僕，誤言殘缺，偏隻字樣，常以爲護他眇目，置諸死刑。暇時輒問左右道：『我自臨天下以來，外人以我爲何如？主想汝等應有所聞。』或答言：『聖明治世，舉國謳歌。』生怒叱道：『汝爲何媚我？』立即殺斃。他日又問左右不敢再諛，只答言陛下稍覺濫刑，生又叱他何故謗我，亦令處斬。真是別有肺腸。所以臣下得保一日，如度十年。他尚有一種奇嗜，專喜觀男女淫褻事，往往上坐飲酒，呼令宮人與近臣，裸體交歡，如有不從，立殺無赦。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鴨，縱諸殿前，看他慘死。又嘗剝死囚面皮，迫令歌舞，種種怪劇，不勝枚舉。

壽光三年六月，太史令康權入奏，謂：『昨夜三月竝出，孛星入太微，光連東井，且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直至今日，恐有下人謀上的隱禍。』生拍案道：『汝又敢來造妖言麼？』立命撲死。御史中丞梁平等，與東海王堅友善，便私語堅道：『主上失德，人懷貳心，燕晉二方，伺隙欲動。一旦禍發，家國俱亡，殿下何不早圖呢？』堅頗以爲然。

但畏生趨勇，未敢遽動。會有宮婢報堅道：「主上昨夜飲酒，曾言『阿法兄弟，亦不可信，便當除滅』。」云云。堅令轉告兄法，法亟與梁平老、強汗等密商。梁汪俱主張先發，法便遣人告堅，自與梁汪兩人號召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亦與侍中尚書呂婆樓帶領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釋仗相從。生尚醉臥牀中，至堅兵殺入，方起問左右道：「這等人何故擅入？」左右答言：「是賊。」生醉眼矍矍，尚滿口胡言道：「既說是賊，何不拜他？」左右相將竊笑，連堅兵亦且笑且譁。生又催言何不速拜，不拜就斬。堅應聲道：「不要汝拜，但教汝徙居別室。」說着，即指麾衆士，至臥榻前，把生拖下，牽拉出去。生醉後無力，一任他擁入別室去了。小子有詩嘆道：

不防天變不憂人，似此凶狂正絕倫。  
待到蕭牆生變禍，暴君毒已徧西秦。

欲知苻生性命如何，待至下回續敘。

閻負梁殊受秦主苻生之命，往說張瓘，掉三寸舌以服涼州，大有戰國策士遺風。本回特從詳敘，寓有微意。爲世道計，則以尙詐少之爲使才計，則以專對多之抑揚並見，固非浪費筆墨也。姚襄往來侵掠，卒死黃落，善戰必亡，可以概見。苻生之惡，古今罕有，依史敘入，窮極凶頑，此殆真喪心病狂者。二年乃亡，吾猶恨其不速誅也。

## 第五十八回 圍廣固慕容恪善謀 戰東河諸葛攸敗績

却說苻生被徙入別室，醉尙未醒，當即有人傳入，廢生爲越王，生亦不知爲何人所授。及醒後，已失權威，雖然懷惱異帝，但已似鳥入籠中，無從跳躍，只好再向酒中尋樂，終日沈酣。那苻法苻堅已廢去暴主，無人反抗，遂議另立嗣君。法與堅互相推讓，法謂「堅係嫡嗣，且有賢名」，堅謂「法年較長，應該序立」。兄弟謙說多時，迄無定議。

惟羣臣多主張立堅，母苟氏趨入道：「社稷重事，我兒既自知不能，不如讓人。若謬膺大位，他日有悔，當由諸君任咎哩。」看到後文，纔知苟氏所言實有深意。羣臣一齊頓首，盛稱堅賢，必能安邦定國。苟氏乃喜，遂由堅升殿卽位，自去

帝號，稱大秦天王，誅董榮、趙韶等二十餘人。復遣使逼生自盡。生臨死時，尚飲酒數斗，醉倒地，上不省人事。當被堅使拉斃，年祇二十三。在位二年有餘。堅謚生爲厲王。生十歲，尚直幼沖，許夔越王封爵，總算是秦王的仁恩。句中

有刺。當下大赦改元，年號永興。追諡父雄爲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爲皇太后，妻苟氏爲天后，子宏爲太子。兄法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王皆降封爲公。從祖永安公侯爲太尉，晉公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榮爲陽平公，

雙爲河南公，子丕爲長樂公，暉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叡爲鉅鹿公，命李威爲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強汪爲領軍將軍，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爲中書侍郎。

猛自還居華陰後，隱遯如故。應五十六回。堅欲圖生，令呂婆樓延訪人才，婆樓與猛有舊交，因卽舉薦。堅遂使婆樓往召，猛應召而至，與堅談及時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說得堅傾心悅服，自謂如劉玄德遇孔明，竭誠相待。及斬

關廢立，猛亦與謀。李威爲苟太后姑子，堅事威如父，威亦知猛賢，勸堅委猛國事。堅嘗語猛道：「李公知君，不啻管鮑。」所以猛事威如兄。堅又任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令與猛並掌機密。讚與翼皆姚襄參軍，降

秦事堅，堅任爲心膂，事輒與商，這且不在話下。

惟堅母苟氏，尊爲太后，嘗恐衆心未附，嗣主不安，又因法爲庶長，得攬大權，將來未免生變，特別加防。一日出

游宣明臺，路過法第，留心注視，正值車馬盈門，非常熱鬧，他遂憂上加憂，返與李威密謀，卽夕發出內旨，收法賜死。堅倉猝聞報，趨往東堂，與法訣別，流涕悲號，甚至嘔血。法雖由內旨賜死，堅豈真不可挽回，乃伴爲慟哭，欺人可知。及法死後，諡曰獻哀，封法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於是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神祇，立學校，旌節義，如前時。魚遵雷弱兒王墮、毛貴、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後嗣，俱量能授用，且追復本身官爵，依禮改葬，吏民大悅。無非嘍咻小惠。尚

書左丞程卓，案多不治，勒令免官，代以王猛。既而并州鎮將張平，據州叛命，堅遣建節將軍鄧羌往討，殺敗平軍，擒平養子，耗送入長安。平乃悔罪投誠，堅特旨赦免，仍署平爲右將軍，並命耗爲武賁中郎將，但徙平部曲三千戶入關。是年秋季天旱，堅減膳撤懸，發出金帛錦繡，充作賑資。後宮后妃，悉去羅紈，開墾山澤，與民共利，因此旱不爲災。看官試想從前苻生在位時，如何暴虐，如何昏狂，此次得了這位英主，與苻生判若天淵，真是倒懸立解，事半功倍，還有何人不歌功頌德，想望太平呢？其實是在籠子裏。

且說燕主慕容儁，僭號稱帝，雄長朔方，接應五十四回。大封宗室諸臣，多授王爵。慕容軍得封襄陽王，慕容恪得封太原王，慕容評得封上庸王，慕容霸得封吳王，慕容疆得封洛陽王，軍爲撫軍將軍，恪爲大司馬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事，皆留居薊城。惟遣評爲征南將軍，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諸軍事，使鎮洛水。疆爲前鋒，都督荆徐二州諸軍事，進屯河南。霸爲安東將軍，領冀州刺史，留守舊都龍城。霸有勇略，前曾得乃父皝歡心，特名爲霸，恩遇比世子爲優。儁頗懷嫉忌，不過因霸常立功，未便加罪。霸少好畋遊，墮馬折齒，儁既僭位，令霸改名爲皝，霸不願受命，至是乃令減去右旁，但留垂字。霸始易名爲垂。垂既鎮龍城，撫衆課民，得收東北大利。儁又恐他勢盛，仍復召還儁母段氏，系出徒河，與段遼從子龜，有中表誼。龜父名蘭，蘭死後，龜收遺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向晉稱藩。冀燕郎山，擊走儁將榮國，乃貽書與儁，抗稱中表，斥儁僭號。儁得書甚怒，即遣太原王恪爲征討大都督，尚書令陽鶩爲副，同討段龜。

先是儁父皝臨終時，曾有遺言囑儁云：「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鶩志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儁謹記勿忘，凡軍國重要統與二人商決。此次因龜衆方盛，特遣二人出師。龜弟熊驍勇過人，且有智謀，聞燕軍將至，卽向龜獻議道：「慕容恪素善用兵，更有陽鶩爲助，率衆前來，恐不可當。若聽彼渡河，頓兵城下，雖欲乞降，亦不可得。王但固守城中，由熊帶領精銳，往拒河上，幸得戰勝，王可合兵力追，乘勝殲虜，使他匹馬不返，萬一不勝，卽可請降，向

不失爲萬戶侯哩。一龔不肯從。已而罷聞燕軍近河，重申前議，龔仍不許，罷情急語戇，竟觸龔怒，拔劍殺龔。先將親弟殺死，安得不亡。那慕容恪方屯兵河上，安排舟楫，好幾日不敢渡河，也恐龔遣兵掩擊，格外持重。至探得殺龔消息，纔知龔無能爲，麾兵急渡，陸續東進，行至淄水南岸，方見龔自來拒戰。恪與鴛分軍爲二，包抄龔兵，龔左右遇敵，招架不住，遂至敗退。龔弟欽被擒，右長史袁範等，統皆戰死。

恪追龔至廣固城下，龔閉門固守，恪但令軍士築柵，四面兜圍，另分兵招撫旁郡。龔所有諸城，依次附燕。恪或仍令故吏居守，或請派新官往署，從容布置，進退咸宜，獨未嘗督攻圍城，鎮日裏按兵不動。諸將莫名其妙，羣請速攻，恪乃與語道：「用兵不宜執一，或宜緩行，或宜急取，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一或頓兵，腹背受敵，自應急攻爲是。冀速大利，倘我強彼弱，又無外援，不如羈住守兵，靜待彼斃，兵法所謂十圍五攻，便是此意。」龔恩結賊黨，衆未離心，前此淄南一戰，彼非不銳，不過用兵未善，爲我所敗，今我得憑阻天險，上下戮力，攻守勢倍，行軍常法，必欲急攻，諒亦數句可克，但恐困獸猶鬪，必須惡戰，傷我士衆，定在意中。我國家連年用兵，未得休息，我每念士卒瘡痍，幾忘寢食，奈何再輕殘民命哩？故我意持久以取，勿貪近功。」諸將始皆下拜，自稱未及。我亦佩服。就是軍士聞言，亦皆悅服。於是嚴固圍壘，屯田課耕，齊民亦爭運糧芻，餽給燕軍。

好容易過了半年，城中糧儲已盡，樵採路絕，甚至人自相食，龔不得已，悉衆出戰。恪早防到此，著開壘接仗，潛令騎兵抄到龔兵背後，截他歸路。龔兵統皆枵腹，怎能殺得過燕軍，一經交鋒，便即敗却。龔只好退回，不意到了城邊，又被燕騎截住，弄得進退兩難，沒奈何，拚生殺入，纔得衝開走路，踉蹌入城。燕騎也不去追逼，唯驅殺龔衆，斬馘殆盡，守兵從此奪氣，莫有固志。龔窮蹙萬分，因使部將段蘊，縋城夜出，詣晉乞援。晉遣北中郎將苟羨，率兵往救。進次瑯琊，探得燕軍強盛，不敢輕進。陽郡守將王騰，方背龔降燕，他想方好，恪前立些功績，遂不待恪命，欲乘虛襲晉。鄆城將士方調發出去，誰知晉軍已掩到城下，原來晉將苟羨，自恐逗留得罪，正思進攻陽郡，求功補過，湊巧陽郡

出兵，城內空虛，遂引軍撲城，日夜不休。老天有意做人美，連宵下雨，衝塌城牆，羨即乘隙攻入，把騰擒住，殺死了事。欲侮人者反爲人侮，可見貪足殺身。騰所遣赴鄆將士，中途聞耗，當然駭散，不消細敘。惟段龕待援不至，無法支持，且經恪許他不死，乃面縛出降。恪入城安民，禁止侵掠，人民大悅，遂定齊地。命龕爲伏順將軍，同返薊城。留鎮南將軍慕容塵居守廣固。龕後爲儁所殺。

晉將荀羨聞廣固失陷，退還下邳，留泰山太守諸葛攸及高平太守劉莊，率兵三千守瑯琊。參軍戴遼，率兵二千守泰山。燕將慕容蘭屯汴城。羨順道進擊，斬蘭而去。越年燕太子曄病逝，諡曰獻懷。儁立第三子曄爲太子，改元光熹。是年即晉穆帝升平元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進兵武陽，儁遣慕容陽、及樂安王臧儁之子，引兵拒攸。攸才略有限，那裏是慕容恪的對手，一戰即敗，逃回泰山。恪遂進兵渡河，連陷汝潁、譙、沛諸郡縣，分置守宰，振旅北歸。還據上黨，收降河內太守馮鴛，略定河北全境。燕主儁遂自薊城徙都鄴中，繕修宮殿，復作銅雀臺。注見前。命昌黎遼東二郡建廟祀龐。范陽燕郡建廟祀甄，即派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獨吳王垂素遭儁忌，垂妃段氏爲故鮮卑單于段末杯女，才高性烈，自恃貴姓，又不肯尊事儁后，后可足渾氏引爲深恨，遂與中常侍涅浩密謀，誣稱段氏爲巫蠱事，收付廷尉訊驗。虧得段氏抵死不認，垂始得免連坐。段氏不堪箠楚，竟死獄中。儁頗加悔憫，乃授垂爲東夷校尉，領平州刺史，出鎮遼東。幸有此婦，應該終身頂禮。

秦右將軍張平復叛秦降燕，據有并州壁壘三百餘所，得胡晉遺民十餘萬衆。會燕調降將馮鴛爲京兆太守，改令別將呂護代任。鴛與護陰相聯絡，通款晉廷，就是張平亦模稜兩可，意欲聯晉。儁遣上庸王慕容評討鴛，鴛固守不下，再由燕領軍將軍慕輿根奉命助評，合兵急攻。鴛乃開城夜遁，奔投呂護。評又移兵往攻張平，平正與兖州刺史李歷、安西將軍高昌通使連盟，陽事燕主，暗通秦晉。張平歷見前文，李歷高昌見五十四回中。評偵實報聞，燕主儁使陽騫討昌，樂安王臧討歷。歷從濮陽奔滎陽，昌從東燕奔樂陵。平勢日孤，所署征西將軍諸葛驤，鎮東將軍蘇象，寧

東將軍喬庶，鎮南將軍石賢等，又舉并州壁壘百餘所，降順燕軍。那時平支撐不住，也率衆三千奔平陽，竟遣使向晉乞降。

僞因晉屢納叛將，遂思大舉南下，并擬經略關西，當下命州郡校閱現丁，詳覈隱漏，每戶只准留一丁，餘悉充當兵役，定額一百五十萬，約期來春大集，進臨洛陽。武邑人劉貴上書極陳民力凋敝，不應過事徵調，並陳時政失宜十三事。僞乃寬限徵發，改來春爲來冬，但中使仍然四出，募兵徵餉，絡繹道旁。郡縣不堪供億，相率咨嗟。太尉封奕謂：「一調發事宜，儘可責成州郡，不必另行遣使，所有從前使臣，概請召還，以省煩擾。」僞總算依議。已而晉北中郎將荀羨攻入山荏，擒住燕泰山太守賈堅，堅祖父本皆晉臣，羨因勸堅降順，且與語道：「君世代事晉，不應忘本歸虜。」堅答說道：「晉自棄中原，並非堅甘心忘本。今既身爲燕臣，怎得再思改節呢？」遂絕粒而死。愚忠亦不足道。

忽由燕將慕容塵遣司馬悅明來救泰山。羨與戰失利，只好退走山荏，復被燕軍奪去，羨憤恚成病，上書求代。晉廷乃遣吳興太守謝萬爲西中郎將，監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領豫州刺史。再命散騎常侍郗曇爲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二人才具均不及羨，惟曇爲故太尉郗鑒次子，萬爲故鎮西將軍謝尚從弟，皆以門閥邀榮，得列方鎮。右將軍王羲之曾貽萬書，說他用非所長，既已受職建牙，應與士卒共同甘苦。萬不能用。萬兄謝安亦誡萬道：「汝爲元帥，須常接待諸將，聯絡歡心，不宜自命風流，矜才傲物。」萬亦不少悛。臨行時，由安親託諸將，一一慰勉。萬還道阿兄多事，怏怏而去。爲後文敗歸伏線。荀羨解職還都，旋即去世。穆帝很加悲悼，歎爲折一股肱，因追贈驃騎將軍。羨尚有令名，故敘及病歿。

未幾爲升平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大起水陸兵士，共得二萬餘人，再往伐燕，自石門進次燕河，分遣部將匡超據碣磝，蕭館屯新柵，督護徐罔帶領水軍三千，游弋河中，泛舟上下，作爲東西聲援。燕主僞卽命上庸王評率同長樂太守傅顏等領兵五萬，往拒攸軍，評屢經戰陣，紀律頗嚴，部下又統皆精銳，踴躍爭先，行至東阿相近，正與

攸軍遇着，不待列營休息，便即壓兵上前，步騎相間，縱橫馳驟。攸雖有志平虜，怎奈才力不濟，徒靠着一時血氣，究竟敵不過百戰雄師，兩下交戰多時，攸軍多半受傷，眼見是旗靡轍亂，不能再奮，沒奈何敗退下去。評趨兵追擊，大殺一陣，俘斬不可勝計，遂乘勝圍攻東阿，且分兵進窺河洛。

晉廷詔令西中郎將謝萬出駐下蔡，北中郎將郗曇出駐高平。萬在軍中，仍然嘯咏自如，未嘗拊循士卒，每經升帳，不發一言，但手執如意，指麾四座。將士統不服，萬尚不以爲意，引衆出渦潁間，擬援洛陽。途次聞郗曇退屯彭城，不禁惶駭，也即拍馬逃歸。部將見他傲慢無能，相率鄙視，恨不得將他及斃，只因受安囑託，未敢妄言，但各走各路，分道引歸罷了。究竟曇爲何事退兵，後來傳下詔書，纔知曇因病自歸，朝廷格外原諒，僅降曇爲建武將軍，惟謝萬無故潰退，罪難輕恕，着卽免爲庶人，還是失刑。

燕上庸王慕容評，正想略定河洛，會接燕主僑寢疾消息，乃收兵還鄴。僑自太子曄逝世，不免追悼，嘗對羣臣流涕，謂此兒若在我，可無憂。又因嗣子曄年輕質弱，未及乃兄，深以爲慮，因此寢饋不安，釀成心疾。一夕，夢見石虎闖入，牽臂亂鬪，不由的猛呼一聲，纔將夢魔驅出，醒後尙覺臂痛，乃命發掘虎墓，有棺無屍，尋復懸賞百金，購人告發。適有故趙宮女李菟，得知石虎葬處，在鄴宮東明觀下，因卽應募報聞，僑遂令李女引示，發掘至數丈以下，果得一棺，剖棺出屍，僵臥不腐。僑親往驗視，用足蹴踏，對屍怒叱道：「死羯奴敢夢擾活天子麼？」說着，又命御史中丞楊約，數他罪惡，計數百件，逐加鞭撻，打得筋斷骨折，乃投諸漳水中。死尙被罰，人何苦生前作惡。屍尙倚着橋柱，終未漂沒。及苻秦滅燕，王猛始收屍埋葬，并殺女子李菟，這是後話。王猛亦未免好事。

惟僑既棄去虎屍，病仍未痊，因召大司馬太原王恪，入室與語道：「我病恐不起，將與卿等長別。人生壽數，本有定限，死亦何恨，但秦晉未平，景茂尙幼，時字景茂怎能遽當大位？我欲效宋宣公故事，卽以社稷付汝，汝意以爲何如？」恪答道：「太子雖幼，秉性寬仁，必能勝殘去惡，爲守成令主。臣實何人，怎敢上干正統？」僑變色道：「兄弟間



還要虛飾麼？」恪從容道：「陛下既稱臣能主社稷，難道不能輔少主嗎？」儁乃轉怒爲喜道：「汝果能爲周公，我復何憂？」恪便趨退。儁復召吳王垂還鄴，尋因病體少瘥，復欲遣兵寇晉。越年正月，且出郊閱兵，派定大司馬恪及司空陽鶩爲正副元帥，定期出兵。是夕還宮，自覺勞倦，翌日舊疾復發，遂至危篤，卽召恪與陽鶩暨司徒評，領軍將軍慕輿根等，受遺輔政，言畢遂殞。年五十三，在位十有二年。燕人稱儁爲令主，小子有詩歎道：

六朝衰運慨沅筭，偏地胡腥不忍聞。但得一方中主出，民間已是號賢君。

儁既病逝，百官復議立恪，究竟恪是否從衆，容至下回敘明。

慕容儁僭號稱尊，國勢日盛，所恃者莫如慕容恪。次爲慕容垂，而慕容評尙不足道也。觀恪之往圍廣固，不欲急攻，非特深諳兵法，并且體恤全軍。迨段龔出降，禁止侵掠，而齊地自定，雖古之良將，無以過之。儁能承父遺命，倚恪爲重，并及陽鶩，其致強也宜哉。且平時雖嘗忌垂，而不忍加罪，垂妻被誣，仍免垂連坐，使鎮遼東。儁其固有知人之明乎？慕容評粗具戰略，視恪與垂，相去實遠，而晉將諸葛攸等，尙爲所敗，晉實無人，此燕之所以橫行河朔，而益得稱雄也。

## 第五十九回

謝安石應徵變節

張天錫乘亂弑君

却說慕容恪受遺輔政，當然擁立太子暉，百官多傾心事恪，意圖推戴。恪那裏肯從，但言國有儲君，不容亂統，乃由暉升殿嗣位。暉年方十一，恪率百官入朝，謹守臣節，當下循例大赦，改元建熙，追諡儁爲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尊儁后爲太皇太后，進太原王恪爲太宰，專掌百揆。上庸王評爲太傅，司空陽鶩爲太保，領軍將軍慕輿根爲太師，夾輔朝政。根自恃勳舊，舉動倨傲，且有異圖。適太后可足渾氏干預外事，根欲從中播弄，煽亂徵功，乃先向恪進言道：「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預防不測，亟思自全，且安定國家，全是殿下的一人的功勞，兄終弟及，古有

常制，應俟山陵事畢，廢去幼主，由殿下自踐尊位，永保國基，方爲長策。」恪驚詫道：「公莫非酒醉麼？奈何敢出此言？我與公同受先帝遺詔，口血未乾，怎得異議？」根不禁懷慚，赧顏退去。

恪轉告吳王垂，垂勸恪速即誅根，恪搖首道：「今國家新遭大喪，二鄰方在旁觀釁，若宰輔自相誅夷，就使內亂不生，亦招外侮，不如暫忍爲是。」祕書監皇甫真，又謂：「根已謀亂，不可不除。」恪仍然不聽。無非慎重，那知根竟入宮進讒，密白太后道：「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願率禁兵捕誅二人。」太后可足渾氏，素好猜忌，一聞根言，便欲依議，還是嗣主暉從旁進言道：「二公係國家親賢，先帝特加選任，託孤寄命，想彼必不願出此，莫非太師目欲爲亂，因有此言？」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可足渾氏乃拒絕根議，根又思歸東土，入白太后及暉道：「今天下蕭條，外寇不一，國大憂深，不如仍還舊都。」太后與暉亦未從所請。

恪得聞根言，知根必將爲亂，乃與太傅評聯名，密陳根罪，即使右衛將軍顏，引兵至內省誅根，并拘根妻子黨與下獄，酌處死刑。中外未悉詳情，還疑燕廷驟誅大臣，不免驚愕。恪獨鎮定逾恆，絕不張皇，每有出入，祇令一人步從，或勸恪宜自戒備。恪答道：「人情方懷疑貳，非靜鎮不足安衆，怎得自相驚擾呢？」果然不到數日，人心復定。惟各郡縣所徵兵士，乍聞大喪，并有內亂謠傳，往往乘間散歸，自鄴以南，路人擁擠，幾至斷塞。恪授垂爲鎮南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領兖州牧，兼荊州刺史，出鎮蠡臺。又令孫希爲并州刺史，傅顏爲護軍將軍，帶領騎士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於是全國兵民，各知朝內無事，相率安堵，不復生疑了。如恪纔爲社稷臣。

且說晉穆帝自親政後，立散騎常侍何準，女爲皇后，準兄充嘗爲驃騎將軍，后以名門應選，受冊後正位中宮，柔順有儀，毋庸細敘。司徒會稽王昱，奉表歸政，穆帝不許，內政仍付昱參決，外政多爲桓溫把持。前領司徒蔡謨，雖由褚太后特詔起復，仍使爲光祿大夫，謨稱疾固辭，不復朝見，尋即病歿。詔贈侍中司空，賜諡文穆。諡不失爲良臣，故錄及終身。自升平紀元，荏苒五年，江淮一帶，尙無大變，不過與燕兵爭戰數次，均皆失利。西中郎將謝萬，不戰即潰，尤

擯國威。且王謝素號世家，當時風俗人心，統重門閥階級，謝萬得罪黜，不但國家感受影響，就是謝氏門第，亦爲一落萬兄。謝安幼卽風神秀澈，長益智識深沈，善行書工文詩，朝中權貴，互相欽慕，累徵不起。祖籍本爲陽夏人氏，隨晉東渡建康。安獨寓居會稽，與王羲之等爲友，游山眺水，歌泳自娛。有司奏安屢不就徵，性情乖僻，應禁錮終身。安不以爲意，索性栖遲東土，放情邱壑，每出必挾妓從游，不拘小節。會稽王昱素聞安名，嘗語僚屬道：「安石與人同樂，必肯與人同憂。」安石就是安小字。安妻劉氏爲丹陽尹劉惔妹，見伯叔多半富貴，獨安隱居不仕，常語安道：「大丈夫當不若是呢。」婦人總難免勢利。安掩鼻道：「卿所見未能免俗，豈丈夫定要富貴麼？」及萬已褫職，門第減色。安年已四十餘，免不得顧慮家門，轉思仕進。君亦未能免俗了。可巧征西大將軍桓溫表請辟安爲征西司馬，朝旨立卽召安。安便至都中，自新亭啓行，朝士多往餞送。中丞高崧戲語道：「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互相私議，謂安石不出，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說畢大笑。安被他一嘲，也不禁慚愧起來，勉強支吾，終席卽去。

既到江陵，與溫相見，談笑竟日，甚愜溫意。及安趨出，溫問左右道：「汝等曾見有如此佳客否？」嗣溫有事訪安，至安居室，安適早起理髮，久不出見。溫在外坐待，始聞室內有人傳呼，令人取幘。溫卽朗聲道：「不必，不必，請司馬卽戴便帽，就好相見了。」安依言見溫，坦然與語，取決如流。溫滿意乃去。晉廷復起謝萬爲散騎常侍，萬受職未久，便卽病死。安本不欲隨溫，無非借溫干進，暫作過渡思想，及萬已去世，遂假弟喪爲名，投牋求歸。溫准令返家治喪。安此後不復詣溫，尋由朝廷授爲吳興太守，便一麾赴郡去了。

升平五年五月，穆帝有疾，數日卽逝，年僅十有九歲，在位十七年，帝尙無子，當由會稽王昱等入白褚太后，請迎成帝長子瑯琊王不嗣位，褚太后依議施行，因卽下令道：「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瑯琊王不中興正統，明德懋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在幼沖，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奉大統，毋墜厥命！」

這令下後，當由百官備齊法駕，至瑯琊王第迎不入宮，升殿即位，是爲哀帝。不時年二十有二，曾納司徒左長史王濛女爲妃，至是冊爲皇后，封弟奕爲瑯琊王，奉葬穆帝於永平陵，廟號孝宗。尊所生母周氏爲皇太妃，穆帝后何氏爲穆皇后，又詔諭中外道：

顯宗成皇帝顧命，以時事多艱，弘高世之風，樹德博重，以隆社稷，而國故不已，康穆早世，胤祚不融。朕以寡德，復承先緒，感惟水慕，悲痛兼罹，夫昭穆之義，固宜本之天屬，繼體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顯宗，以修本統。特此詔告中外，俾使周知。

越年改元隆和，會聞北方降將呂護，又背晉歸燕，將攻洛陽，乃命吳國內史庾希爲北中郎將，領徐兗二州刺史，鎮守下邳，前鋒監軍袁真爲西中郎將，監督司豫并冀四州軍事，領豫州刺史，鎮守汝南。兩將方纔蒞鎮，那燕呂護已驅動燕軍，進逼洛陽。守將河南太守戴施，聞風奔宛，只冠軍將軍陳祐，飛使至桓溫處告急。溫留戴施陳祐守洛陽事見五十七回。

溫急檄北中郎將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同率水師援洛陽。遐爲建武將軍，廣州刺史鄧嶽子，嶽見前文。

嶽鎮交廣二州，垂十餘年，嶺南頗仰嶽聲威，相率畏服。嶽又得擊破夜郎，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將軍。當時伏波將軍葛洪，遷官避地，居羅浮山，煉丹。嶽素重洪，極力勸挽，表請任洪爲東官太守。洪固辭不就，只留兄子望在廣州，爲嶽記室參軍。洪自號抱朴子，著書一百十六篇，類言養生要訣，分作內篇外篇，卽以抱朴子名書。此外著作，不一而足，大約以方技雜事爲最多，如金匱藥方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闡究醫藥，流傳後世，醫家奉爲金針。洪至八十一歲時，寄書與嶽，自言將遠行尋師。嶽卽往送別，及抵羅浮山石室中，見洪兀坐不動，撫視已無氣息，不過顏色如生。嶽乃爲棺殮，瘞葬山間。役夫舉棺甚輕，因皆疑爲尸解成仙。未幾嶽亦謝世。因鄧遐事補敘及嶽復因嶽補敘葛洪俱是文中鋪納法。子遐勇力絕人，時人比諸樊噲，桓溫辟爲參軍，從戰有功。晉任冠軍將軍，累充各郡太守。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蟄伏，屢爲人害，遐拔劍入水，與蛟角鬪。蛟遶遐，足遐揮劍斬蛟，截爲數段，攜蛟首而出。自是遂無

蛟患。可與周處齊名。及爲竟陵太守，受溫檄使，便引兵進屯新城。庾希遣部將何謙爲先驅，駕舟援洛，與燕將劉則交戰檀邱，得獲勝仗。劉則敗去。西中郎將袁真，又從汝南運米五萬斛，接濟洛陽。洛城既得外援，復足糧食，當然支撐得住。

桓溫復表請遷都洛陽，謂：「自永嘉以後，東遷諸族，須一切北徙，仍返故土，再由御駕朝服濟江，儀表兩河，宅中馭外，臣雖庸劣，願宣力先鋒，廓清中原。」云云。看官試想河洛一帶，迭經戎馬，已鬧得亂七八糟，不可收拾，此時雖經桓溫規復，終究是劫灰滿目，景物蕭條。況燕人又屢次窺伺，烽火不絕，怎好倉猝遷都，舉乘輿爲孤注哩？只是滿廷大臣，多半畏溫，明知溫言難從，却又不敢駁斥，獨散騎常侍兼著作郎孫綽上疏道：

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洛河邱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孫，亡者邱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而目前之哀，實爲交切。溫今此舉，試欲大覽終始，爲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踰於窮荒之地，提繫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師無從得依，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塗，漂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見，以爲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旣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圖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謹此疏聞，伏希睿鑒。

綽係晉初馮翊太守孫楚孫，表字興公，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自此表爲溫所聞，溫甚是不樂，特遣人傳語道：「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乃來預人家國事呢？」一時朝廷憂懼，將遣使止溫。揚州刺史王述道：「溫但欲虛聲威人，並非實事，朝廷亦何妨允許哩？」乃有詔覆溫道：

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如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

京，非忘身殉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邱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

溫得詔後，果然不行，何必虛張聲勢。尋且議遷洛陽鐘籥。晉廷因述智足料溫，復命述答辭道：「永嘉不靖，暫都江左，方期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萬一不克如期，亦當改遷園陵，不應先徙鐘籥。」這數語理直氣壯，又使溫無可置喙，只好罷議。全是無謂。

會燕將呂護攻洛，中箭受傷，退守小平津，瘡裂而死。他將段崇收兵北去，晉得解嚴。庾希自下邳還屯山陽，袁真自汝南還屯壽陽，這且待後再表。

且說涼州大將軍張瓘，恃功驕恣，陰蓄異圖，僕射宋混，素性忠直，爲瓘所憚，瓘謀殺混及混弟澄，即廢主自立，乃徵兵數萬，會集姑臧。混諷悉瓘謀，遂與澄率壯士數十人，奄入南城，宣告諸營道：「張瓘謀逆，我兄弟奉太后命，速誅此賊。汝等助順有賞，從逆立誅。」各營兵聽到此言，立即趨附，得衆二千，隨混攻瓘。瓘出戰敗却，混策馬追瓘，忽刺斜裏有一槊刺來，幾中腰下，虧得身穿堅甲，槊不能入。混將槊奪住，與他堅持，宋澄等復引兵擁上，那人料不可敵，棄槊返奔。混乘他轉身，用槊橫擊，那人踣立不住，倒地成擒，訊明姓氏，叫做玄臚。臚係張瓘部下的勇士，既被擒住，餘衆皆投械乞降。瓘勢孤力盡，即與弟琚同時刎死。混夷瓘家族，聲罪安民。涼王玄靚，乃進混爲驃騎大將軍，代瓘輔政。混勸玄靚去涼王號，復稱涼州牧，又召玄臚與語道：「卿前刺我，幸得不傷，今我輔政，卿可知懼否？」臚答道：「臚受瓘恩，彼時但知有瓘，不知有公，尚恨刺公未深，有何足懼？」混稱爲義士，親爲釋縛，優加待遇。臚始拜謝。

既而混權重疾，不能起牀，玄靚及祖母馬氏，同往探視，且與語道：「將軍倘有不測，寡婦孤兒，將託誰人？可否以林宗繼任？」混答道：「一兒兒林宗，年尚幼弱，不堪重任，殿下若不棄臣家，臣弟澄尚可參政，但恐他材質迂緩，未足達權，還望殿下隨時策勵，纔免誤事。」既知混之迂緩，不宜推薦，且玄靚幼弱，能知策勵乃弟麼？及玄靚隨馬氏同歸，混復

召戒子弟道：「我家受國厚恩，當以死報，慎勿挾勢驕人。」嗣見朝臣俱來問疾，又惟舉忠君愛國四字，一再勸勉，餘無他言，尋即歿世。路人聞喪，統皆揮涕。

玄觀即命澄爲領軍將軍，使代兄任，纔閱半年，偏有一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政，竟脅衆殺澄，並滅澄族。未始非夷宗族之報。澄雖不及乃兄的賢明，惟驕恣却不若張璠，邕敢擅殺大臣，罪應立誅，乃玄觀反授邕爲中護軍，使與叔父中領軍天錫同掌國政，說來也有一種原因。玄觀祖母馬氏，本來是個淫婦班頭，前次曾與張祚私通，祚死後復傷岑寂，見邕身材雄偉，不亞張祚，復不禁暗暗動心。邕知情識意，樂得乘間湊奉，居然兩相情願，合成好事。此番擅殺宋澄，馬氏非不預聞，所以並未加罪，反令他代執政權。玄觀沖幼無知，一由馬氏作主，從此淫人得志，生殺自專，復爲國患。

天錫年未及壯，所結黨羽亦多屬少年，有郭增、劉肅二人，年皆止十八九，嘗爲天錫腹心，因密白天錫道：「國家恐將復亂了。」天錫驚問何因？二人齊聲道：「今護軍出入彷彿長寧，張祚封長寧侯見前，怎得不亂？」天錫道：「我亦早疑此人，未敢出口，今當如何處置？」肅答道：「何勿早除了他？」天錫道：「何人可使？」肅便自請效力。天錫道：「汝年太少，須更求臂助。」肅又道：「同僚趙白駒頗有膽力，得他爲助，便足誅邕。」天錫大喜，便召集壯士四百人，詰旦入朝。肅與白駒當然隨入，正值邕在門下省，肅即拔刀斫邕，被邕閃過。白駒繼進，持刀亂斫。邕頗有勇力，跳躍盤旋，巧爲趨避，嗣見壯士齊集，乃翻身逸去。天錫急與肅等馳入禁中，閉住禁門，纔過須臾，即聞門外有呼噪聲，由天錫登屋俯望，見邕領着甲士數百，前來攻門，便憑高大呼道：「張邕凶逆，橫行不道，既滅宋氏，又欲傾覆我家，汝將士世爲涼臣，何忍兵戈相向？我不怕死，實恐先人廢祀，不得不爲除逆計。今我但欲取邕，他無所問，天地有靈，我不食言。」汝心亦未必可實天地。邕衆聞言，陸續散去。天錫即下屋開門，引衆出擊。邕只剩孤身，自知不能脫逃，遂引及自殺。天錫悉誅邕黨，入見玄觀，備陳邕罪。玄觀便令天錫爲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執掌朝政。天錫乃

奉東晉正朔，改去建興年號，並遣使通好建康。晉授玄靚爲大都督，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封西平公。

已而玄靚祖母馬氏，得病而死，該死久矣。因尊生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權盛，與疏宗張欽等密謀，擬誅天錫，偏爲天錫所聞，搜殺張欽，並引兵入宮，質問玄靚母子。玄靚大懼，情願讓位。天錫不應，悻悻趨出。劉肅已升任右將軍，使向天錫進言，勸他自立。天錫遂使肅等入弑玄靚，詐稱暴卒。年纔十四，諡曰沖公。自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他係張駿少子，爲劉美人所出，所以天錫篡位，仍尊嫡母嚴氏爲太王太后，生母劉美人爲太妃，且遣司馬綸、騫奉表建康，請命乞封。小子有詩咏道：

世變紛紛太不平，亂臣賊子敢胡行。  
江東氣運衰微久，誰奉天威仗鉞征？

謝安放情山水，無心仕進，及弟萬被黜，即應溫召，可見當時之屢徵不起，無非矯情，而益歎富貴誤人，非真高尚者。固不能擺脫名韉也。高崧戲言可抵北山移文一篇，幸謝安聰敏過人，借溫干進，旋即辭溫告歸，不致連汙逆名耳。彼桓溫之屢請遷洛，但驚虛聲，王述且能逆料之，固無待謝安也。涼州之亂，始之者張祚，終之者天錫，而實皆成於馬氏，不有馬氏之通祚，則祚不得廢耀靈，而張璠之禍可免矣，不有馬氏之通崑，則崑不得殺宋澄，而天錫之亂可免矣。張氏世篤忠貞，而誤於一婦人之手，此尤物之所以萬不可近也。

## 第六十回 失洛陽沈勁死義 阻石門桓溫退師

却說涼州使臣奉表至晉，晉廷徒務羈縻，管甚麼篡逆情事，但教他奉表稱臣，已是喜出望外，當下厚待來使，即將前封玄靚的官爵，轉授天錫，來使拜謝自去。天錫又使人向秦報喪，并陳即位情形，秦王苻堅亦遣大鴻臚至。



涼州，拜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兼西平公。天錫受兩國封冊，安然在位，遂以爲太平無事，樂得縱情酒色，坐享歡娛。越年元日，專與嬖倖饗飲，既不受羣僚朝賀，又不往謁太后太妃。從事郎張慮，輿機切諫，並不見從。少府長史紀錫，上疏直言，又復不答。那太王太后嚴氏，本來是靜居深宮，不預外事，及內變迭起，已不免愛懼交乘。天錫嗣位，名爲尊奉，仍然不見禮事，越覺惹起懊恨，抑鬱以終。天錫亦沒甚悲戚，但循例喪葬罷了。話分兩頭。

且說晉哀帝嗣位逾年，又改元隆。太妃周氏，在瑯琊第中壽終，帝出宮奔喪，命會稽王昱，總掌內外諸務。嗣因燕兵入寇滎陽，太守劉遠棄城東走，乃加征西大將軍桓溫爲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並假黃鉞，且命西中郎將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桓溫令王坦之爲長史，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超多鬚，時人號爲髯參軍，珣身矮，時人號爲短主簿。嘗有歌謠云：「髯參軍，短主簿，能令桓公喜，能令桓公怒。」溫嘗睥睨一切，予智自雄，惟謂超才不可測，待遇甚厚。超亦深自結納，爲溫效忠。又有謝安兄子玄，亦爲溫掾屬。溫輒語左右道：「謝掾年至四十，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二人皆非凡才，前途正不可限量呢。」

越年哀帝寢疾，復請褚太后臨朝攝政，拜溫爲揚州牧，使侍中顏旄宣溫入朝參政。溫上表固辭，朝旨不許，再發使徵溫。溫乃啓行至赭圻，不料來了尙書車灌，止溫入都，無非說是一秦燕內侵，仍須賴公外鎮。云云。想是慮他權重難制，故使中止。溫不肯卽還，便在赭圻築城，暫時駐節，遙領揚州牧。那哀帝因迷信方士，好餌金石，以致毒性沈痼，生就一種慢性症，一時不至遽死，亦不能復愈，遷延過了一年，已是隆寧三年了。皇后王氏，却得了暴病，驟致不起，因卽棺殮治喪，追諡曰靖。上元令節，變作哀期，適燕太宰慕容恪復擬取晉洛陽，先遣鎮南將軍慕容塵攻陷許昌，汝南諸郡，然後使司馬悅希駐盟津，豫州刺史孫興駐成皋，漸漸的進逼洛水。洛陽守將陳祐，檢閱部兵，不過二千糧餉，又不過數月，自知不能固守，不如引衆先走，遂借援許爲名，出城徑去，但留長史沈勁守洛陽。勁係王敦參軍，沈充子，充受誅後，勁逃匿鄉里，年三十餘，不得入仕。吳興太守王胡之，受調爲司州刺史，特請免勁，禁錮起爲參軍。

有詔依議。偏胡之忽嬰疾病，未得蒞鎮。勁獨上書自請，願至洛陽效力。晉廷乃命勁爲冠軍長史，使募兵士，赴洛從軍。勁募得壯士千人，入洛助祐。前此得却燕圍，勁力居多。至祐出城自行，將士多由祐帶去，只剩下五百人隨勁留守。勁明知孤危，却反欣然道：「我志在致命，今可償我初志了。」遂率五百人誓死守城。

那陳祐自洛陽出發，並未往許，竟奔趨新城。晉廷得報，即由會稽王昱親赴赭圻，與大司馬桓温議禦燕事。温乃移鎮姑孰，表薦右將軍桓豁監督荊州揚州的義城，及雍州的京兆諸軍事，振威將軍桓沖監督江州荊州的江夏的隨郡及豫州的汝南西陽新蔡潁川諸郡軍事。豁與沖俱係温弟，温雖是舉不避親，究竟有陰布羽翼，廣拓聲威的意思。直誅其心。會聞哀帝大漸，會稽王昱匆匆返都，及抵建康，哀帝已經升遐了。昱入見太后，與議嗣位事宜。哀帝無子，只好令哀帝弟奕，入承大統。當由太后褚氏下令道：

帝遂不救厥疾，艱禍仍臻，遺緒泯然，哀慟切心。瑯琊王奕，明德茂親，屬當儲嗣，宜奉祖宗，纂承大統，使速正大禮，以寧人神，特此令知。

昱奉令出宮，頒示百官，當即迎奕入殿，纘承帝祚，頒詔大赦，奉葬哀帝於安平陵。哀帝崩時纔二十五歲，在位只閱四年。晉廷喪君立君，方忙碌的了不得，那燕兵竟乘隙進攻洛陽，遂使壯士喪軀，園陵再陷，河洛一帶，復爲強虜所有了。言之慨然。

燕太宰慕容恪，探知洛陽兵寡，遂與吳王垂，率兵數萬，共攻洛陽。恪語諸將道：「卿等嘗患我不肯力攻，今洛陽城雖高大，守卒孤單，容易攻下，此番可努力進取，不必疑畏。倘或頓兵日久，敵得外援，恐反不能成功了。」緩攻廣固急攻洛陽，慕容恪却是知兵。諸將得了恪令，個個是摩拳擦掌，踴躍直前。一到洛陽城下，便四面猛撲，奮勇爭登。城中只有五百兵士，怎能擋得住數萬雄師？守將沈勁，見危授命，明知城孤兵寡，當不可支，但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因此登陴守禦，力拒燕軍。起初是備有矢石，擲射如注，就使燕軍志在拔幟，前仆後繼，究竟是血肉身軀，不能與矢石爭

勝所以攻了數日，那一座孤危萬狀的圍城，兀自保持得住。後來矢盡石空，守城無具，尚仗着一腔熱血，赤手空拳與敵鏖鬪，待至糧食已盡，兵士飢疲，五百人喪亡一大半，眼見得勢窮力盡，不能再持。燕兵併力登城，城上不過二百人，如何攔阻，遂遭陷沒。勁勇引着殘卒，拚死巷鬪，畢竟雙拳不敵四手，被燕兵左右攢集，把他活捉了去。牽往見恪，恪勸降燕，勁神色自若，連說不降。恪暗暗稱奇，欲加寬宥。中軍將軍慕容度道：「勁雖奇士，看他志趣，終不肯爲我用，今若加宥，必爲後患。」恪乃將勁殺死，令左中郎將慕容策爲洛州刺史，鎮守金墉，留衛洛陽，自與吳王垂略定河南，直至崤澗關中大震。秦王堅親率將士，出屯陝城，備禦燕軍。恪見秦有備，方收兵還鄴，惟使垂爲征南大將軍，領荊州牧，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軍事，配兵一萬，駐守魯陽。晉廷始終不發一兵，往復河洛，但追贈沈勁爲東陽太守，聊旌忠節罷了。勁若有知，尙留餘恨。

是年七月，帝奕立妃庾氏爲皇后，后爲前荆江都督庾冰女，親上加親，當然乾坤合德，中外臚臚，只是帝奕後來被廢，歿無尊諡。歷史上但稱帝奕，小子不得不沿例相呼，特別提明。庾氏得列正宮，好像是預知廢立，不願久存，纔閱十月，便安然歸天。予諡曰孝，當即奉葬。進會稽王昱爲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履劍上殿。是年改元太和，算是帝奕嗣位的第一年。益州刺史周撫病歿，詔令撫子楚繼任，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遠近驚服。梁州刺史司馬勳久思據蜀，只因撫有威名，憚不敢發，及撫死，楚繼任，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遠近驚服。梁州刺史司馬勳久思據蜀，只因撫有威名，憚不敢發，及撫死，楚繼任，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遠近驚服。楚遣使至下流告急，桓溫遣江夏相朱序往援，會同楚兵，內外夾攻，得將司馬勳擊斃，蜀地復平。序收兵東歸。

惟燕兵復屢寇晉境，燕撫軍慕容厲寇兗州，連陷魯高平數郡。晉南陽督護趙儼擊宛城降燕，燕令南中郎將趙盤戍宛。越年初夏，燕鎮南將軍慕容廆又寇晉竟陵，勸得晉太守羅崇，應變有方，出兵擊退燕軍，又與荊州刺史桓豁合兵攻宛，去趙儼，逐趙盤，奪還宛城。崇還戍竟陵。豁追趙盤至雒城，復殺敗盤兵，且將盤活擒歸來，燕人始稍稍奪氣。歛兵自固，并且燕室長城慕容恪，得病垂危，不能視事，所以境外軍務，暫從擱置，不復進兵。

恪嘗慮燕主庸弱，太傅評又好猜忌，將來軍國重任，無人承乏，因此時記在心。適樂安王臧前來探疾，恪即握手與語道：「今南有遺晉，西有強秦，二寇都想伺機進取，只因我未有隙，不敢來侵。從來國家廢興，全靠將相，大司馬總統六軍，更宜量能授職，若果推才任忠，和衷協恭，就使混一四海，亦非難事，怕甚麼秦晉二寇呢？我本庸才，猥受先帝顧託，每欲掃平關隴，蕩一甌吳，續成先帝遺志，乃忽罹重疾，勢且不起，豈非天命我死後以親疎論，大司馬一職，若非授汝，應該輪着中山王沖、汝南人未始無才，但少不更事，難免疏忽。惟吳王垂天資英敏，才略過人，汝等能交相推讓，使握軍權，自足安內攘外，幸勿貪利徇私，不顧國計哩。」臧唯唯而出。已而慕容評至，恪又申述大意，及病至彌留，由燕主暉親往省視，恪復將垂而薦，再三叮嚀，未幾即歿，追諡曰桓。臨死薦賢，不得謂其非忠。

暉偏不從，恪言竟令中山王沖爲大司馬，沖爲暉弟，才不及垂，暉總道是懿親可恃，所以舍垂任沖，但進垂爲車騎大將軍，會秦將苻廋舉陝降燕，請兵接應，暉欲發兵救廋，因關右太傅評素無經略，謂不宜遠出勞師。魏尹范陽王慕容德，表請乘機出兵，又爲評所阻。時太尉陽鶩，又相繼謝世，繼任的乃是司空皇甫真。真與垂、統、張、西、略，並得苻廋來，廋極力慫恿，當由垂私下語真道：「今我所患，莫若苻堅、王猛。主上年少，未能留心政事，太傅才識遠不及苻堅、王猛，現在秦方有釁，可取不取，恐正如苻廋來，將有甬東後悔哩。」春秋左傳：越滅吳，置吳王於甬東，苻廋膽中曾引此爲喻。真答道：「我亦與殿下同意，但言不見用，奈何奈何！」說着，與垂相對歔歔，揮涕而別。

旋聞陝城失守，苻廋被殺，還有廋黨苻雙、苻柳、苻武等，俱由秦、王猛等討平，一場好機會，坐致失去，垂與真更太息不已，徒恨蹉跎。俄而警報大至，晉兵大舉西犯，前鋒攻陷湖陸，寧東將軍慕容忠，已經敗沒了，垂即自請出拒燕，主尚未肯任，垂但飭下邳、王慕容厲爲征討大都督，給兵二萬，使他前往厲受命，即行，究竟晉兵由何人率領，原來是晉大司馬桓溫先是燕、慕容儁病歿，晉廷將相統說是中原可圖，獨溫謂慕容恪尚存，未可輕視，及聞恪死耗，溫乃疏請伐燕，擬即大舉。適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郗愔，因病辭職，朝旨授溫兼代愔任，准令出師。溫遂率

弟南中郎將桓沖及西中郎將袁真等引兵五萬大舉西進參軍郗超謂漕運未便不如緩行溫不肯依議遣建威將軍檀玄爲先鋒進攻湖陸一鼓卽下擒住守將慕容忠溫聞捷甚喜卽率大軍進次金鄉。

時爲太和四年六月天氣亢旱水道不通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通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入清水乃從清水挽舟入河舳舻達數百里郗超又入諫道「清水入河仍難通運若寇堅持不戰運道必絕再思因寇爲資復無所得豈非危道計不若率衆趨鄴彼憚公威或卽望風奔潰北歸遼碣我卽唾手可得鄴城若彼能出戰便與交鋒一戰可決倘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何如頓兵河濟控引漕運待糧儲充足來夏乃進舍此兩策徒連兵北上進不速決退更爲難寇得遷延歲月沒法困我漸及秋冬水更滯澗北方早寒三軍未帶裘褐必嘆無衣不但無食可憂哩」溫仍然不從超爲溫所信任何此時兩不見從豈勝敗果有數麼已而慕容厲領兵來戰溫與厲對壘黃墟陞兵猛鬪大敗厲衆厲匹馬奔還燕高平太守徐翻望風降晉溫復分遣前鋒將鄧遐朱序往攻林洛擊敗燕將傅顏溫節節進兵適燕樂安王臧奉燕王命再統各軍堵截晉師被溫迎頭痛擊又大敗虧輸逃之夭夭了晉軍隨溫進駐武陽燕故兗州刺史孫元挈領族黨起應溫軍溫直至枋頭。

是時燕主暉及太傅評連接敗報嚇得魂魄飛揚一面遣散騎常侍李鳳向秦求救一面召集大臣謀奔和龍吳王垂奮然道「臣願統兵擊敵如再不勝走亦未遲」暉乃命垂爲南討大都督使與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調集步騎五萬出禦晉軍垂請司空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爲參軍暉當然允准惟尚恐垂難却敵再遣散騎侍郎樂嵩馳赴關中催促援兵情願將虎牢西境作爲贈品秦王堅與羣臣集議東堂羣臣俱進言道「從前桓溫侵我屯兵灞上燕未嘗發兵相援今溫自攻燕與我無涉我何必往救且燕從未向我稱藩我更不宜往救呢」溫至灞上見五十五回大衆異口同聲併作一詞只王猛在旁默坐不發片言胸有成竹秦王堅退入後庭召猛入問猛答道「燕雖強大慕容評實非溫敵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兵士得并豫食粟觀兵崤澠恐

陛下大事去了。今不若與燕合兵，併力退溫。溫退燕亦疲，我可承他勞敵，一舉取燕，豈不是良策麼？」計固甚是，可惜太毒。堅撫掌稱善，因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率步騎二萬人救燕，出自洛陽，進至潁川。更遣散騎常侍姜撫至燕報使，名爲赴援，實是借此觀釁，要想併吞燕土哩。

且說燕大都督慕容垂，帶領將士，行近枋頭，擇地駐營，按兵不動。參軍封孚，密向申胤道：「溫衆強士整，乘流直進，今我軍徒逡巡南岸，兵不接及，如何能擊退強敵哩？」胤答道：「如溫今日聲勢，似足有爲，但我料他決難成功。現在晉室衰弱，溫跋扈專制，想晉臣未必盡肯服溫，所以溫得逞志，衆必不願，勢且多方阻撓，使溫無成。且溫恃衆生驕，應變反怯，率衆深入，應該急進，今反逍遙中流，坐誤事機，彼欲持久取勝，豈不思糧道懸絕，轉運爲難麼？我料他師勞糧匱，情見勢絀，必且不戰自潰了。」孚喜道：「誠如君言，我可坐待勝仗哩。」

翌日慕容垂升帳，但命參軍悉羅騰，與虎賁中郎將染干津等，引兵五千，授他密計，出營拒溫。騰行至中途，遙見一敵將躍馬前來，背後引着晉兵千餘人，仔細辨認，乃是燕人段思，叛燕降晉，便語染干津道：「可恨此賊，定是來作嚮導，卿可誘他過來，我當設法擒他。」染干津聽着，便率五百人前進，遇着段思，便與交鋒，纔經數合，便虛幌一鎗，拍馬就走。思不知是計，縱馬追去，不料悉羅騰縱兵殺出，染干津亦回馬夾攻，段思能有偌大本事，禁得起兩路兵馬一場廝殺，被騰生擒活捉去了。騰將思解送大營，自與染干津共往魏郡，可巧兜頭撞着李述，乃是故趙部將，歸屬晉軍，當下告染干津道：「我都督曾料晉兵旁掠，特遣我等到此。今果與敵相遇，須力斬來將，方好挫他銳氣。」借騰口中敘明密計。

染干津便躍馬搖鎗，往戰李述。述非染干津敵手，戰了片時，力怯欲遁。悉羅騰縱轡出陣，向述一刀，砍去左肩，返身墜地。染干津下馬，梟首，述衆皆遁，被騰殺死大半。回營報功，垂已令范陽王德與蘭臺侍御史劉當，分率騎士萬五千人，往屯石門，截溫運漕。更使豫州刺史李邦，帶領州兵五千，截溫陸運。溫方命袁真攻克譙梁，擬通道石門，以便運糧。偏燕將慕容德等，已在石門扼住，不能前進。德復令將軍慕容寅，前往挑戰，引誘晉軍。

追來，用埋伏計，殺斃晉軍多人。溫聞糧道梗塞，戰又失利，當然不能久留，且探得秦兵又至，沒奈何焚舟棄仗，遵陸退歸。小子有詩嘆道：

行軍第一是糧需，餉道艱難卽險途。銳進由來防速退，事前何不用良謨。

欲知溫退兵情形，本回不及再表，須看下回自知。

洛陽可救而不救，徒致沈勁之死節，晉廷可謂無人。然尸其咎者非他，桓溫也。哀帝崩，帝突立，當交替之際，晉廷之不能援洛，猶爲可原。溫自赭圻移鎮姑孰，何不卽日出師，往援洛陽乎？彼沈勁能蓋父之愆，爲晉殉節，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此本回之所以特從詳敘也。桓溫利恪之死，乃大舉伐燕，不知恪雖死而垂尙存，垂之才不亞於恪，寧必爲溫所敗？況郗超二策，上則悉衆趨鄴，次則頓兵河濟，誠爲當日不易之良謨。溫兩不見聽，徒迂道兗州，被阻石門，師已老而屢戰無功，糧將竭而欲輸無道，卒致焚舟却走，倉猝退師，人謂溫智，溫亦自謂予智，智果安在哉！故洛陽之陷，有識者已爲溫咎。至枋頭之敗，溫之咎更無可辭云。

## 第六十一回 慕容垂避禍奔秦 王景略統兵入洛

却說桓溫自枋頭奔歸，焚舟棄仗，喪失不貲，但命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溫從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沿途飢渴交乘，很覺困頓。那燕大都督慕容垂，却未曾急追。諸將爭請追擊，垂與語道：「我並非不欲往追，但行軍須知緩急，不應輕動。今溫方引兵退去，必嚴兵斷後，我若驟然追擊，恐難得志，不如展緩一兩日，他見追兵未至，定當晝夜疾趨，速離我境，至離我已遠，力盡氣衰，然後我倍道往追，無慮不勝了。」如垂智謀彷彿似恪，故恪之推薦，確有特識。說着，乃親督精騎八千人，徐徐進行。溫果兼程疾馳，力行至七百里，總道是去敵已遙，可以無憂，乃安營休息。早有燕騎探知消息，向垂返報，垂遣范陽王德，率勁騎四千名，從間道抄至襄邑，埋伏東澗中，截溫去路，自引

四千騎急進，直逼溫營。溫麾下尚有數萬人，只因連日奔波，不堪再戰，忽遇燕兵追到，頓時人人失色，個個驚心，溫也捏了一把冷汗，沒奈何出營廝殺。本來是我衆彼寡，儘可支持，無如衆無鬪志，見敵卽怯，溫禁遏不住，只好且戰且走。行至東澗相近，驀聽得一聲胡哨，曠野中遍豎旗幟，引着許多鐵騎，截殺過來。晉軍統嚇得膽落，不暇辨視，來兵多寡，只恨身上少生兩翅，無術騰空，不得已覓路四竄，你也走我也逃，越想逃走越死，燕兵前攔後逼，煞是利害，見一個殺一個，好似斫瓜切菜一般。好容易逃脫一半，已是二三萬人，斷送性命了。溫垂頭喪氣，還至譙郡，誰知又有一彪軍殺出，截住溫軍，溫慌忙挈着輕騎，拚命衝過，後隊被來兵攔殺，死傷又近萬人。好似曹孫之戰赤壁，究竟來兵從何處殺到？原來是援燕的秦軍，統將叫作苟池。接應六十回池得勝歸去，晉軍七零八落，回至姑孰，五萬人只剩得六七千了。

溫經此挫，自覺臉上無光，不得不設法分謗。適袁真自石門奔歸，溫遂說他擁兵觀望，貽誤餉源，以致糧盡喪師。當下拜表劾真，並把鄧遐亦牽連在內。晉廷憚溫如故，卽免真爲庶人，並奪遐官，遐得休便，只袁真心下不服，也上表劾溫罪狀。好幾日不見覆詔，真竟據住壽春，叛晉降燕，遣人詣鄴中求救。無罪遭誣，原是難受，但昔主降虜，究屬不合。燕遣大鴻臚溫統，持册拜真爲征南大將軍，領揚州刺史，封宣城公。統在道病歿，免不得稽延使事，真望眼將穿，不得鄴中消息，又通使關中，向秦乞降去了。這真叫做朝秦暮楚，秦關。惟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前次起應溫軍，及溫軍敗還，元據武陽拒燕，燕使左衛將軍孟高率兵討元。元戰敗遭擒，當然畢命。晉東燕太守毛虎生，在淮北站足不住，踰淮南歸，溫使虎生爲淮南太守，鎮守歷陽。晉廷反遣侍中羅含，賚牛酒犒溫軍，又由會稽王昱詣溫會議，再圖後舉。昱返都後，詔授溫世子熙爲征虜將軍，領豫州刺史，敗不加誅，反給封賞，可怪不可怪呢！明是教孫水。

且說燕將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向來忌垂，至此益甚，垂表列將士功賞，統被評抑置，無一照行。垂不免忿懣，入闕面請，與評爭論。廷前燕主暉不能裁決，燕臣又憚評威勢，不敢助垂，可憐垂舌敝唇焦，終無效。



果反與評多結怨恨罷了，就中尚有一段情由，關係垂事，垂妃段氏，爲燕太后可足渾氏所譖，冤死獄中。事見五十八回垂格外悲悼，因娶段妃女弟爲繼室。偏可足渾氏脅令出妻，硬把親妹長安君嫁垂，垂雖勉強遵命，心中很是不樂，名目上配合長安君，其實是心懷故劍，不及新歡，所以伉儷無情，看同陌路。這長安君遭夫白眼，怎能不上訴椒房？因此可足渾太后時常恨垂，再加燕主暉新立一后，就是可足渾太后的姪女，姑姪變成婆媳，親上加親，聯同一氣，太后與垂有嫌，皇后自應表同情，宮幃裏面，交口毀謗，任你燕主暉如何英明，也未免聽信讒言，況暉原是個糊塗蟲，怎能不爲所迷？太后可足渾氏見暉亦嫉，遂召太傅評入議，將加垂罪，置諸死刑。獨不怕阿妹守寡麼？故太宰恪子楷及垂舅蘭建，諷得祕謀，卽往告垂道：「先發制人，後發爲人制，今但除太傅評及樂安王臧，餘衆自無能爲了。」垂慨然道：「骨肉相殘，自爲亂首，我雖死，不忍出此！」二人乃退，越宿又來告垂道：「內意已決，不如先發。」垂復答道：「如果不可彌縫，我當可出奔他方，此外不敢與聞！」心術可取。二人復進說道：「就使出亡，也宜早行，等到禍機一發，欲行亦無及了。」說畢自去。

垂躊躇未決，在家悶坐，世子令尚未得知，但見垂有憂色，乃就前稟問道：「我父面帶愁容，莫非因主上庸弱，太傅猜疑，功高身危，因勞憂慮麼？」垂說道：「汝既能知吾心，可有良策否？」令答道：「主上方委政太傅，一旦禍發，必似迅雷，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往龍城，遜辭謝罪，如古時周公居東，靜待主悟，再得還鄴，方爲大幸，否則內撫燕代，外睦羣夷，守險自固，亦不失爲中策哩！」垂起語道：「汝言甚是我計決了！」翌晨卽托詞游獵，挈領諸子，微服出鄴，徑向龍城進發。行次邯鄲，不意少子麟背地逃還，垂素不愛麟，料麟必走歸鄴中，告發隱情，乃令世子令斷後，自率左右前進。果然不到半日，西平公慕容驪率騎追來，幸虧追兵不多，由世子令在後截住，倒也不敢進逼。延至日暮，追騎漸退，令走與垂語道：「本欲保守東都，爲自全計，今事機已洩，謀不及行，現聞秦王方延攬英豪，不如暫時往投，再作計較！」垂不甚願意，搖頭道：「我自自有計，何必投秦！」當下散騎晦迹，仍向南山繞

道還鄴，暫憩城外顯原陵。適有獵人數百騎，四面環集，垂進退兩難，倉皇失措，可巧獵鷹飛逸，衆騎追鷹四散，纔得無虞。垂乃殺馬祭天，誓告從者。世子令又語垂道：「太傅評忌賢嫉能，不愜衆情，鄴中人士莫不瞻望我父，若掩入城中，攻其無備，都人必欣然相應，定能唾手成功。事定以後，除害簡能，匡輔主上，既能安國，更足保家，這乃今日上計，決不可失，但教給兒數騎，便可措辦了。」策固甚佳。垂半晌纔道：「似汝謀畫，事或原是大福，倘或不成，追悔何及？汝前勸我西入關中，今日事等燃眉，不如依汝前言，就此西奔罷。」遂潛召段夫人與兒子楷、舅蘭建等一同奔秦，只繼妃可足渾氏，即長安君。聽他居鄴，不與偕行。到了河陽，爲津吏所阻，垂拔刀殺斃津吏，挈衆渡河，奔入關中。

秦王苻堅，方思圖燕，只憚慕容垂，竊有關吏入報，垂棄燕來奔，不禁大喜，急率吏郊迎，握手與語道：「天生俊傑，必相與同處，共成大功，今卿果前來依我，我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卿去國仍不失爲孝，歸夜亦不失爲忠，豈非一舉兩善麼？」垂拜謝道：「遠方羈臣，得蒙收錄，已爲萬幸，怎能有他望呢？」堅又接見慕容容、容楷等，都稱爲後起英雄，延入都城，優禮相待。關中士民，素慕垂名，交相傾慕，獨王猛入諫道：「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若借彼風雲，必不可制，不如早除爲是。」堅愕然道：「我方欲收攬英雄，肅清四海，奈何反殺降臣？況我已推誠相與，視同心腹，匹夫尚不食言，難道萬乘主反好欺人麼？」堅不肯殺垂，原是馬馥翠雄之道，不得以後來叛去，遽答當時。堅遂令垂爲冠軍將軍，封資鄉侯，垂兄子楷，爲積弩將軍，賞賜鉅萬，待遇甚隆。

是時秦與燕方敦和好，使節往來，燕散騎常侍郝晷，及給事黃門郎梁琛，相繼赴秦，晷與王猛有舊，彼此談免不得將燕廷情事，約略告知。獨琛自尊國體，不肯輕洩一語。琛從兄弈，仕秦爲尚書郎，秦特使他爲招待員，延琛往寓私舍，無非欲探刺隱情。琛說道：「從前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本爲兄弟，亮惟公朝相見，退不私面，我與兄

迹等古人，應該效法前賢，怎敢擅留兄室呢？」弈乃如言返報，秦主堅又命弈過問燕事，琛答道：「今秦燕分據東西，兄弟竝蒙榮寵，食祿忠君，各盡本職，琛欲言東國美政，恐非西國所樂聞，此外又非使臣所得妄言，兄來問我做

「好一個使臣。」奔，又復報聞。王猛勸堅留琛，堅留琛月餘，至慕容垂入秦，乃遣琛歸燕。

琛兼程回國，一入鄴城，使往見太傅慕容評，坐定，即說道：「秦人日闕軍旅，聚糧陝東，無非意圖東略，必不能與我久和，今吳王又去歸秦，多一虎狼，太傅宜趕早籌備，勿墮敵謀！」評沈着臉道：「秦豈肯信我叛臣，自敗和好麼？」默話。琛答道：「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思吞併，近來桓溫入寇，彼發兵來援，並非真心愛我，實借援我爲名，探我虛實，我若有覺，彼豈遽忘本志麼？」評問秦王爲何如人，琛說是英明善斷。評又問王猛如何，琛說是名不虛傳，評始終不信，冷笑作罷。琛再入告燕主暉，暉亦不以爲然。琛復退告皇甫真，真疏請撥兵防邊，毋恃和議。暉乃召評入商，評囂然道：「秦國小力弱，當恃我爲援，苻堅名爲賢主，亦未必肯納叛臣，我何必無故自擾，反啓寇心！」暉隨口稱善。

已而秦遣黃門郎石越報聘，評反盛設供張，誇示富麗。尙書郎高泰及太傅參軍劉靖相偕語評道：「秦使言動目肆，居心可知，公宜示以兵威，或可折服彼意，今反示以奢侈，恐益使輕視了！」評仍然不從。秦遂謝病歸家。尙書左丞申紹見燕政日紊，內由可足渾太后專政，外由太傅評等擅權，貪冒無厭，引用非才，不由的憂憤交併，因上書言事，極陳時弊。大略說是：

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攬英才。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自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不聞選舉之方，復不得黜陟之法，貪惰者無刑戮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百姓困敝，侵昧無已，兵士逋逃，寇盜充斥，綱頽紀紊，莫相糾攝。且吏多政煩，由來常患，今之現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虛假名位，公私驅擾，人不聊生，是非併官省職，何由飭政安民？彼秦吳二虜，僭據一方，尙能任道捐情，肅諧僞郡，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政治失修，取陵奸寇，戡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衆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惟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吳莫及，比者

赴敵後機，兵不速濟何也？皆由賦法靡恆，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置殷強，首先貧弱，行留俱窮，資贖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蠶桑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務，精擇守宰，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帖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夫節儉省費，先王格言，去華敦實，哲后恆憲，故周公戒成王，以豐財爲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也。今後宮之女，四千有餘，僮僕廝役，過兼十倍，一日之費，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額，戎器弗營，奢玩是務，帑藏空虛，軍士無賴，宰相王侯，迭尙侈麗，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定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農商之額，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綱紀肅舉，公私兩遂。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禮之歸命，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風，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風弊俗，亦且改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諸絃詠矣。更有請者，索虜什翼犍，疲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爲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不若移置并豫，控制兩河，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嚴戰守之備，銜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庶乎一舉而滅二寇，如其虔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使匹馬不返，非惟絕二國之闕關，抑亦戡亂殄寇之要圖也。惟陛下覽焉！

這篇書牘，正是救燕的良策，偏燕主暉，毫不加省，反令他出守常山。且秦使來索前約，請割虎牢西境，見六十回。

燕太傅評反語秦使道：「行人失辭，救患分災，係鄰國常理，奈何來索重賂呢？」看官試想，這秦王堅早思西略，只恨無隙可乘，一時不便興兵，此次燕人負約，正是帥出有名，怎肯坐失機會？當下用王猛爲輔國將軍，使率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率領步兵三萬，直壓洛陽。洛陽守將乃是燕洛州刺史武威王慕容竦，見前回。他聞秦兵入境，當然集衆守城，只苦部兵寥寥，擋不住西來雄師，因急遣使至邽，速請援兵。

時值燕主暉建熙十年冬季，燕廷方准備過年，竟把洛陽事攔起，越年元旦，且援例慶賀，喜氣盈廷，那知洛陽

已是萬急，警報日至，纔遣樂安王臧出兵援洛。是年燕亡，故特被燕歷以罪。目慕容筑苦守孤城，待援不至，已是焦急異常，適有敵書從城外射入，由軍吏拾起呈覽，因即展閱，內云：

我國家已塞成臯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千敵卒所能支乎？語云：識時務者爲俊傑，吳王已導於前，將軍何不隨踵其後，否則孤城一破，玉石俱焚，願將軍圖之！

筑閱書後，自思吳王垂尚且降秦，燕必危亡，不如依了敵書，出降秦軍，隨即覆書請降。王猛陳兵城下，待筑開城，筑率衆出迎，由猛歡顏接見，麾兵入城，撫衆安民，不勞而定。當命偏將楊猛往探路蹤，以便進取。楊猛行至石門，適值燕樂安王臧引兵前來，急切無從趨避，手下又不過數百騎，如何抵敵？當被燕軍困住，活擒了去。臧遂築新樂，進屯滎陽。王猛得知消息，便遣梁成、鄧羌統衆往擊，大破臧軍，俘斬萬餘人。臧退保石門，梁、鄧二將乘勝進逼，相持經旬。因得王猛軍書，召他還洛，於是徐徐引退。羌在前，成在後。那樂安王臧不知好歹，還道秦兵引退，樂得追趕。先鋒楊璠又是個冒失鬼，策馬輕進，剛值梁成返軍待著，兜頭攔住，兩下交戰，纔經數合，被成舒開猿臂，將楊璠一把抓來，擲語地上，眼見由秦兵擲去，成復驅兵轉殺，斬首至三千餘級，嚇得慕容臧伏鞍急逃，奔回石門，成始收兵還洛。王猛一一記功，留鄧羌居守金墉，自與梁成等退入關中。

先是王猛出發時，引慕容令爲參軍，使作嚮導，且至慕容垂處，彼此垂設宴餞行。猛且飲且語道：「今當遠別，君將何物贈我，使我睹物懷人？」垂莫名其妙，便解佩刀相贈。猛宴畢即行，慕容令當然隨去。及抵洛陽，猛却召入帳下，走卒叫作金熙，密贈金帛，叫他詐充垂使，即將垂所贈佩刀，使他賫去，給令且囑使傳語，僞爲垂詞道：「我父子奔入關中，無非爲逃死起見，今王猛嫉人如讎，讒毀交至，秦王雖陽示厚善，隱情究不可知。若我父子仍不免一死，何如歸死首邱？近聞東朝已漸悔悟，主后相尤，我所以決計東歸，已經就道，汝亦速行爲要。汝若不信，可視佩刀。」

「令未識猛計，且前時贈刀一事，亦未得聞，總道是來使可信，況金熙曾在垂處充過役使，佩刀又非廢鼎，尚有何疑？當下遣還金熙，悄悄的奔出軍營，往投樂安王臧，臧即表令叛狀，垂聞報即走了。藍山被追騎趕着，不得已再回關中，秦王堅召垂入見，垂惶恐謝罪，堅怛然道：「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郎心不忘本，仍然返國，倒也不是深咎，不過燕已將亡，非賢郎所能使存，徒入虎口，有損無益，朕非暴主也，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必畏罪駭走呢？」垂拜謝而出。小子有詩譏王猛道：

楚材晉用亦何妨，但免伎求罔不滅。  
儘說英雄王景略，如何作幻慣誇張！

慕容垂幸得免罪，慕容令能否脫禍，容至下回表明。

微子奔周而商亡，由余奔秦而我滅，伍胥奔吳而楚覆，自來豪傑出亡，甘爲敵用，必致祖國淪胥，如慕容垂之奔秦，亦猶是也。燕之存亡，關係於垂之去留，垂去而燕尙能久存乎？本回特別敘明，誌燕之所由亡也。況如梁琛、皇甫真、申紹等之進諫，而無一見用，內有妒后，外有貪相，雖欲不亡，不可得已。王猛以燕之背約，統兵入洛，理直氣壯，無慮不勝，但必以慕容垂父子，未可輕信，即勸秦王堅殺之，勸之不聽，又設種種詐謀以陷害之，是何褊窄若此！厥後垂興堅敗，乃堅驕盈之咎耳，豈不殺垂之咎哉！

## 第六十二回 略燕地連摧敵將 拔鄴城追擄虜王

却說慕容令奔至石門，見了樂安王臧，臧恐他來做奸細，面上佯表歡迎，心中很懷疑竇，當下報知燕廷，表明己意。燕主暉立即覆諭，飭將慕容令謫徙沙城，沙城在龍城東北六百里，令被他徙往該處，正是滿目荒涼，不堪鬱悶，自思終不免禍，不如冒險圖功，於是聯絡沙城戍卒，謀襲龍城，偏有人告知龍城守將，預先防備，往攻不克，惱喪而返，戍卒恐爲令所累，竟將令刺死，函首送燕。東西跋涉，空落得身首分離，父子長別，這也是命數使然，可悲可嘆。

呢。實是王猛害他。

且說晉桓溫自枋頭敗還。尙擬再舉，聞得秦人取洛，正好乘隙圖燕，乃亟發徐兗州民，增築廣陵城，自率麾下兵士，由姑孰移鎮廣陵。當時征役繁重，疫癘又興，十死四五，民不堪命。祕書監孫盛是一個文章妙手，與散騎常侍干寶齊名，干寶嘗作搜神記二十卷，劉惔號爲鬼董，狐嗣復著晉紀二十卷，自宣帝起，宣帝卽司馬懿至愍帝止，詞旨婉直，世稱良史。從孫盛帶鐵干寶，不沒文名盛亦繼作魏晉春秋直書時事，如桓溫敗績枋頭，他却據實紀載，毫不諱言。溫得見盛文，怒不可遏，便召盛子潛與語道：「枋頭雖然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若此史得傳，君家門戶亦休想保全呢！」說至此，張目如鈴，奮鬚似戟，嚇得孫潛魂不附體，慌忙下拜，情願還家告父，卽爲修改。溫乃將潛叱退。潛知盛家法素嚴，到老更辣，此時爲身家計，不得不回家稟白，備述情形。盛憤憤道：「桓元子喪師辱國，還想我替他掩飾麼？我若下一曲筆，算甚麼？史家書法！」潛跪請道：「現在桓氏權盛，朝廷尙且怕他，還請我父三思！」盛益怒道：「我不怕死！」潛再叩頭泣請，就是一門家口，無論長幼，統環跪盛前，固請刪改，保全家門。盛奮袖入室，仍然不許，且另鈔別本，寄往北方。潛急得沒法，只好瞞過乃父，私下修改，持示桓溫，僞稱是乃父手筆。溫見原文已改去大半，并爲極力迴護，方纔轉怒爲喜，令潛持還，一面部署兵馬，先討袁真。

真據住壽春，受燕封爲揚州刺史，逾年病斃。陳郡太守朱輔與真友善，也隨真降燕，因立真子瑾爲建武將軍，領豫州刺史，保住壽春。遣子乾之及司馬驍亮赴鄴，請命燕授瑾爲揚州刺史，輔爲荊州刺史，且遣兵助瑾，進至武邱。晉將竺瑤已奉桓溫軍令，往擊袁瑾，正值燕兵到來，便移軍與戰，得破燕兵。南頓太守桓石虔爲溫從子，又由溫遣攻壽春，突入南城。溫連得捷報，親率二萬人繼進，至壽春城下，築起長圍，內遏敵衝，外截援道。燕復遣左衛將軍孟高引兵救瑾，途中接得鄴中急詔，乃是秦兵大舉，攻克壺關，促高返禦秦寇。高只好匆匆還軍，不暇顧及壽春了。接入秦燕交兵時序不紊。

先是王猛旋師，正因糧道不繼，所以急歸。秦王堅進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不許，乃整兵儲粟，再擬伐燕。籌備至半年有餘，俱已安排妥當，乃由堅下令，仍使猛爲統帥，督同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人，禡纛出關，堅親送猛至灞上，執卮與語道：「今委卿經略關東，當先破壺關，繼平上黨，長驅取鄴，如迅雷不及掩耳，方可成功。我當親率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並進，卿儘管前行，可勿勞後顧呢。」說着，便將酒卮給猛，使猛取飲。猛拜受飲畢，慨然答道：「臣得仗威靈，奉成算，往平殘胡，如風掃葉，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願預敕有司，處置俘虜便了！」躊躇滿志。堅聞言大悅，再賜猛尚方寶劍，准令便宜行事。猛拜領而去，堅當然還都。

猛麾軍直逼壺關，遣楊安等往攻晉陽。燕主暉聞秦兵入境，亟令太傅慕容評調集中外兵馬三十萬，出拒秦軍。會鄴中屢有妖異，暉頗以爲憂，乃召散騎侍郎李鳳、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入見，問及軍事道：「秦兵多少如何？今我軍大出，王猛能與我戰否？」好似囈語。李鳳答道：「秦國小兵弱，怎能敵我王師？王景略乃是常才，又非我太傅敵手，何勞憂慮！」簡直是夢話了。琛與嵩却接入道：「將在謀不在勇，兵貴精不貴多，秦兵遠來爲寇，怎肯不戰？我當用謀求勝，奈何反望他不戰呢！」暉初聞鳳言，頗有喜色，及聽得二人言論，又變作怒容。正憤悶間，外面已傳入警報，乃是壺關失守，大黨太守南安王越被敵擒去，郡縣相繼降秦，急得暉面目又改，變做了一片土色。但使李鳳出外催評，速即進兵。鳳受命趨出，琛與嵩亦相繼告退。

慕容評領兵出發，行至潞川，探得秦兵甚銳，不敢前進，便在潞川逗留。朝命雖然敦促，他總是顧命要緊，仍然不動。那王猛已攻入壺關，留屯騎校尉苟萇守着，自引兵往助楊安攻晉陽，連日未下。及猛至城下，見城池高深，不易力取，乃使虎牙將軍張蚝督領壯士數百人，夜鑿地道。至地道已成，即由蚝與壯士從地道偷入城中。燕兵但防秦軍攻城，不料蚝等從地中突出，大呼斬關，招納秦軍。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爲晉陽守將，驀聞急警，忙率兵攔阻秦軍如潮湧入，竊使莊三頭六臂，也是不及抵擋。當下拍馬返奔，被張蚝持矛追及，刺落馬下，網綁了去。餘衆多



降晉陽遂破。兩個燕室懿親做了俘囚先導。猛又使將軍毛當戍晉陽，自引大軍趨入潞川，與評對壘。

評素貪鄙，在潞川逗留多日，私據鄆固山泉，令軍人入絹一匹，方得給水二石。軍人無可如何，只得向他購水，納入錢帛，高等邱陵。謂叫做死要銅錢。至聞猛懸軍深入，仍然閉住營門，不准將士出戰，但言當持重制敵，毋得妄動。

猛偵知情形，不禁冷笑道：「慕容評真是奴才，雖有衆百萬，也不足懼，何況止二三十萬呢！我此行定能滅燕了。」遂召游擊將軍郭慶入帳，使率騎兵五千，夜襲燕兵輜重，不得有誤。慶領命而去，當夜出發，從間道遶出燕營後面，正值三更時候，遙望燕輜重營紮住山上，一些兒沒有影響，料知輜重兵都已睡着，便令部衆各燃火炬，躍馬登山，呼噪直上，燕兵守住輜重，不過數千，倉猝驚醒，睡眼矍矍，向下一望，差不多有幾萬火炬，大家驚惶得很，還是趁先逃走，較爲見機，一動百動，紛紛亂竄，霎時間逃得精光。郭慶馳至輜重旁，已無一人，便集五千火炬，焚燬輜重，火盛風熾，山高焰飛，連鄆城裏面，都得瞭見。鄆中大震，黃門侍郎封孚，私問司徒長史申胤道：「此城可得保存否？」胤答道：「此城必亡，我輩亦必爲秦虜，但日前福德在燕，秦雖得志，不出一紀，燕可重興了。」燕主暉遣侍中蘭伊，馳赴潞川，傳敕責評道：「王係高祖嗣子，當以社稷宗廟爲憂，奈何不撫戰士，反權賣泉水，自謀貨殖呢！試想國家府庫，朕與王應同享，何慮貧窮？若寇得直進，家國破亡，王持錢帛，存置何處？皮且不存，毛將怎附！可急將錢帛散給三軍，振作士氣，得能平寇凱旋，立功報國，朕與王纔得安榮了！」

評接到此敕，驚懼交併，沒奈何致書秦營，向猛請戰。猛批回戰期，屆期這一日，猛陳師渭源，向衆宣誓道：「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戰地，應該竭力致死，有進無退，誓報國家，待功成歸國，受爵君廷，稱觴親室，豈不是一大喜事麼！」大衆齊聲應命，於是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在後督軍，望見燕兵大至，趨集如蟻，也恐衆寡不敵，私自躊躇，旁顧鄧羌在側，乃手撫羌背道：「今日大敵當前，非將軍不能破滅，成敗利鈍，在此一舉，願將軍努力！」羌應聲道：「若能給我司隸一職，公可無憂！」羌亦太貪富貴。猛答道：「這非我所能及，將軍如得立功，我當

表請爲安定太守，萬戶侯。羌默然不答，反向後退去。猛不禁着急，馳呼羌還，准如所請。羌卽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突入燕陣。秦軍一齊隨上，橫厲無前。燕兵雖數倍秦軍，可奈人無鬪志，各思趨避。你推我諉，任憑秦軍出入自由。戰至日中，燕兵大潰。秦軍樂得追殺，俘斬至五萬餘人，逃去約十餘萬。乞降又六七萬，評單騎走還鄴城。

猛長驅圍鄴，一面遣使告捷。秦王堅返報道：「將軍役不踰時，便卽大捷，直抵寇都，功無與比。朕當親率六軍星夜前來，將軍可休養將士，靜待朕至。」猛乃屯兵城下，嚴申軍律，法簡政寬，遠近帖然。燕民各安生業，喜相告語道：「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知輿論不禁嘆息道：「慕容玄恭，確是奇士，可稱爲古時遺愛了！」遂特具太宰，親往祭墓。看官聽着這慕容玄恭，就是太原王恪的字。

過了七日，秦王堅已自率精銳十萬，到了安陽，猛潛往謁堅，戲語道：「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獨臨敵棄兵，究是何意？」猛答道：「亞夫不納漢文，太覺好名，臣嘗未敢贊同。且臣奉陛下威靈，東討殘虜，釜底游魂，立可蕩平，何勞陛下遠臨！」堅又道：「朕留太子監國，李威爲浦，內顧無憂，所以率甲遠來，看卿滅賊。」猛太息道：「監國冲幼，未能守國，倘有不測，追悔何及！陛下獨不記臣灞上語麼？」堅但說無妨，俟平鄴後，卽當西歸。猛乃辭別回營，督兵急攻。

先是燕宜都王桓，率衆萬餘，屯居沙亭，爲評後援，及聞評敗，移駐內黃。堅使鄧羌攻信都，信都與內黃相近，桓聞風惶懼，奔往龍城。鄴中益震。燕散騎常侍餘蔚等，率同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城北門，納入秦軍。

燕主暉與太傅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潰圍北去。秦王堅得入鄴城，卽使游擊將軍郭慶、麀騎追暉。暉出鄴城時，衛士尚有千餘騎，旣而沿途四散，惟十餘人隨暉北行。道旁又是荆棘，羣盜又四起如毛。孟高扶侍燕主，護持二王，非常勞瘁，且所在遇盜，轉鬪而前。好幾日行至福祿，依塚暫憩，不意有劇盜數

十人，張弓挾矢，吆喝前來，高卽持刀與戰，殺傷數盜。及刀折力窮，自知不免，乃直前抱住一賊，同仆地上，悽聲大呼道：「男兒今日死了！」言未已，身上已中數箭，嘔血而亡。艾朗見高獨戰也，上前奮鬪，與高俱死。暉乘馬中箭，乃下鞍步行，踉蹌急走。備有大隊人馬，從後追到，回頭一望，並非暴客，乃是秦將郭慶部下的先驅，叫作巨武，既至，暉前便指揮兵士，上前縛暉。暉叱道：「汝是何人，敢縛天子？」還要自稱天子，總算大膽。武厲聲答道：「我奉詔縛賊，何物小醜，尚敢自稱天子呢？」暉無法撐拒，只好束手受擒，被武牽回鄴中，獨慕容評北奔龍城外，此數人統作俘虜，一併解入鄴中。秦王堅見暉後，問他何故不降，暉答道：「狐死尚正首邱，但欲歸死先人墓側呢。」堅也覺動憐，敕令還宮，使率文武出降。總計前燕自慕容廆據大棘城，至僞僭號，傳暉亡國，共八十五年。前燕了。

堅又使郭慶進攻龍城，慕容評東奔高句麗，慕容桓也逃往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已通款降秦，閉城拒桓。桓攻城不下，復因郭慶追至，棄衆潛奔。慶遣部將朱嶷追捕，嶷率輕騎急馳，行至數十里，便得見桓，擊殺了事。慕容評被高句麗人拘住，械送鄴中，秦王堅也加赦宥，封降王暉爲新興侯，命評爲給事中，所有燕宮子女玉帛，俱分賜將士，且下詔大赦道：

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特此詔聞！

先是燕黃門侍郎梁琛使秦，曾用侍輦苟純爲副，一切應對事宜，琛未嘗與純商議，純因此挾嫌，及與琛返鄴，當卽進讒道：「琛在長安，與王猛很是親善，莫非有異謀不成？」暉尚未深信，琛屢言堅猛多才，不可不防，果然不到暮年，秦卽攻燕。燕兵屢敗，暉乃疑琛知秦謀，收琛繫獄。琛若與秦通謀，豈善勸暉豫防，如此不明，怎得不亡。至是秦王堅將琛釋出，除授中書著作郎，又聞孟艾朗隨主殉難，稱爲忠臣，俱命厚加殮葬，且引高朗子入見，拜爲郎中，於是授王猛爲關東六州都督，領冀州牧，淮爵清河郡侯，鎮守鄴中，守令有闕，得便宜補授，封楊安爲博平侯，鄧羗爲真

定侯郭慶爲襄城侯，此外與戰將士，封賞有差。州縣守令，悉仍舊貫，惟進燕常山太守申紹爲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韋儒並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賑卹窮困，收葬死亡，旌揚節行，改革敝政。關東大悅，就是六夷渠帥，無不望風輸誠。

秦王堅乃啓駕西還，所有慕容暉以下，如后妃王公百官，暨鮮卑四萬餘戶，一古腦兒徙入長安。復拜暉爲尚書，皇甫真爲奉車都尉，李洪爲駙馬都尉，李邽爲尚書，封衡爲尚書郎，慕容德爲張掖太守，平叔爲宣威將軍，悉羅騰爲二署郎，凡故燕稍有才望的官僚，各得署秩。獨慕容垂見燕故僚常有慍色，前郎中令高弼私語垂道：「大王具命世才，遭无妄運，流寓外邦，備極困苦，今雖國家傾覆，怎知不剝極再復，更得龍興！他日重造江山，舍大王尙有何人？愚謂宜恢弘度量，延納舊臣，爲山九仞，始自一簣，若徒記前嫌，反失衆望，竊謂大王不取哩！」却是長謀垂欣然受教，從此待遇舊僚，仍歸和好，惟不肯放過慕容評，獨入白秦王道：「臣叔父許爲亡燕首惡，不宜再污聖朝，願陛下聲罪加誅，以謝燕人。」堅不願戮評，惟出爲范陽太守。餘如故燕諸王亦徙補邊郡。燕故太史黃泓嘆道：「燕必中興，將來定屬吳王，可惜我年已老，恐不及見呢！」還有汲郡人趙秋，亦私語親友道：「天道在燕，偏爲秦滅，不出十五年，秦必復爲燕有了。」

是時晉桓溫已攻破壽春，擒住袁瑾、朱輔，送往建康。秦將王鑿、張蚝，曾由秦王堅差遣，帶領步騎二萬人往援壽春，爲溫擊敗，引兵退歸。袁瑾、朱輔到建康後，當然處斬，無容細敘。惟秦王堅因南援無功，改圖西略，特命博平侯楊安等帶領步騎七萬人往伐仇池。仇池自楊初嗣位後，嘗遣使至建康，向晉稱藩。晉命初爲雍州刺史，封仇池公。初爲族弟宋奴所殺，初子國又殺宋奴。國從父俊復殺國俊，傳子世。世傳子纂，世臣事秦，晉纂獨與秦絕好，所以秦與兵往討。衆至鷲峽，纂集衆得五萬人，出拒秦軍。晉揚州刺史楊亮也遣督護郭寶卜靖領千餘騎助纂，與秦軍交戰。峽中秦軍久經百戰，個個是驍悍絕倫，仇池兵怎能與敵。一經交手，勇怯懸殊，只落得步步倒退。秦軍直前亂斫，

殺死仇池兵一二萬人，連郭寶等亦俱戰歿。纂拚命遁還，武都太守楊統係纂叔父，素與纂相仇殺，至此遂舉城降秦。秦軍進攻仇池，纂保守不住，沒奈何面縛出降。當由楊安送纂入關，秦王堅接待捷報，即加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留鎮仇池，使楊統爲南秦州刺史。小子有詩嘆道：

外侮都緣內亂興，仇池雖小亦堪懲。從知骨肉相爭日，瓦解無非兆上崩。

仇池被滅，梁州孤危，晉廷也無暇西顧。那大司馬揚州牧桓溫，平空起浪，闖出一場絕大的事情。看官欲問爲何事，請即續閱下回。

燕有致亡之事四：忌慕容垂而逼之出奔，一也；任慕容評而令其專國，二也；輕許秦地，旋即背約，三也；不聽諫臣，自弛邊防，四也。王猛一入，三十萬大衆，不堪一戰。潞川敗績，鄴城遽陷，燕主暉倉皇北遁，終爲所擒，其不致遽死也，尙爲幸事。秦王堅滅燕以後，觀其所爲，幾若湯武之流，亞誠使持盈保泰，始終不渝，則混一天下不難矣。燕亦何能再復乎？惜乎其有初而鮮終也。

## 第六十三回 海西公遭誣被廢 岷崙婢產子承基

却說桓溫得專晉政，威權無比。他本來是目無君相，窺覷非分，嘗臥對親僚道：「爲爾寂寂，恐將爲文景所笑！」文景指司馬仲兒弟。嗣又推枕起座道：「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爲此一念，貽誤不少。又嘗經過王敦墓，慨望

太息道：「可人可人！」先是有人以王敦相比，溫甚不平，至此反慨慕王敦，意圖叛逆。會有遠方女尼，前來見溫，溫見他道骨珊瑚，料非常人，乃留居別室。尼在室中洗澡，溫從門隙窺視，見尼裸身入水，先自用刀破腹，繼斷兩足，溫大加驚異。旣而尼開門出來，完好如常，且已知溫偷視已浴，竟問溫道：「公可窺見否？」溫料不可諱，便問主何吉凶？尼答云：「公若作天子，亦將如是！」溫不禁色變，尼即別去。術士杜旻能知人貴賤，溫令言自己祿秩，旻微笑道：「

明公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溫默然不答。若非此二人相識，溫已早爲桓了。

他本欲立功河朔，收集時望，然後還受九錫。自枋頭敗歸，聲名一挫，及既克壽春，因語參軍郗超道：「此次戰勝，能雪前恥否？」超答言尚未。旣而超就溫宿，夜半語溫道：「明公當天下重任，年垂六十，尚未建立大功，如何鎮懣民望！」溫乃向超求計，超說道：「明公不爲伊霍盛舉，恐終不能宣威四海，壓服兆民。」溫皺眉道：「此事將從何說起？」超附耳道：「這般這般，便不患無詞了！」此賊可惡。溫點首稱善，方纔安寢。越日，便造出一種謠言，流播民間，但說帝奕素有痿疾，不能御女，嬖人米靈寶等，參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私生三男，將建立太子，潛移皇基云云。看官試想！這種曖昧的情詞，從何證實，明明是無過可指，就把那牀第虛談，架誣帝奕，這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呢。

溫旣將此語傳出，遂自廣陵詣建康，奏白太后褚氏，請將帝奕廢去，改立丞相會稽王昱，并將廢立命令擬就草藁，一併呈入。適褚太后在佛屋燒香，由內侍入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至門前，已有人持入奏草，捧呈太后。太后倚戶展閱，看了數行，便悵然道：「我原疑有此事！」疑奕耶？疑溫耶？說着，又另閱令草，纔經一半，卽索筆寫入道：「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歿，心焉如割。」寫畢，便交與內侍，飭令送還。廢立何事，乃草草批答，褚太后亦未免冒失。溫在外面待着，但恐太后不允，頗有憂容。及內侍頻還令草，無甚駭議，始改爰爲喜。越日，溫至朝堂，召集百官，取示令草，決議廢立。百官都震慄失色，莫敢抗議。只是兩晉相傳，並沒有廢立故事，此次忽倡此議，欲要援證典章，苦無成制，百官都面面相覷，無從懸定。就是溫亦倉皇失措，不知所爲。倉猝廢立典禮，都未籌備，乃百官莫敢抗議，晉廷可謂無人。獨尙書僕射王彪之，毅然語溫道：「公阿衡皇家，當參酌古今，何不追法先代！」溫喜語道：「王僕射確是多能，就煩裁定便了。」彪之卽命取漢霍光傳，援古定制，須臾卽成，乃朝服立階，神采自若。逢迎權惡，裝出甚麼儀態。然後將太后命令，宣示朝堂道：

王室艱難，穆哀短祚，國嗣不育，儲宮靡立。琅琊王奔，親則母弟，故以入篡大位。不圖德之不建，乃至於斯！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莫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廟，且昏孽並大，便欲建樹儲藩，誣罔祖宗，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廢奔爲東海王，以王還第，供衛之儀，皆如漢朝昌邑故事。指昌邑王賀，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歿，心焉如割，社稷大計，義不獲已。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體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玄虛，神契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歸，爲日已久，宜從天人之心，以統皇極，飭有司明依舊典，以時施行。此令。

總計帝奔在位六年，無甚失德，不過奔雖在位，好似傀儡一般，內有會稽王昱，外有大司馬溫，把持國政。他嘗自慮失位，召術士扈謙筮易，卦象既成，謙據實答道：「晉室方如磐石，陛下未免出宮。」至是竟如謙言。溫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逼奔出宮。時值仲秋，天氣尚暖，奔但着白帽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羣臣相率拜辭，莫不歎歎。有何益處。侍御史殿中監領兵百人送奔至東海第中。一面具備法駕，由溫率同百官，至會稽邸第，迎會稽王昱入殿。昱戴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嗚咽流涕。何必故作。當即入宮，改着帝服，升殿受朝，即改太和六年爲咸安元年。史家稱他爲簡文帝。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有詔因溫有足疾，特命乘輿入朝。溫欲陳述廢立本意，及引見時，但見簡文帝泣下數行，倒也無詞可說，只好默然告退。

太宰武陵王晞與簡文帝系出同胞，簡文即位，顧念本文，當然優禮相待。惟晞素好武事，又與殷浩子涓常相往來。浩歿時，溫遣人齎書往弔，涓並不答謝，爲溫所恨，因併及晞。新蔡王晃係從前新蔡王騰後裔，亦與溫有隙，還有廣州刺史庾蘊，太宰長史庾倩，散騎常侍庾柔，皆爲前車騎將軍庾冰子，就是廢帝奔皇后庾氏的弟兄，庾后既連帶被廢，降爲東海王妃。溫恐庾家族大寵多，陰圖報復，於是想出一法，先扳倒武陵王晞，誣他父子爲惡，曾與袁真同謀叛逆，因即免官歸藩。簡文帝不得不從，出晞就第，罷晞子綜璠等官。溫又迫令新蔡王晃，誣罪自首，連及武

陵王晞父子，并殷涓庾倩庾柔等，一同謀逆，且將太宰掾曹秀，舍人劉彊，憑空加入，一古腦兒收付廷尉。御史中丞

譙王恬，即譙王承孫。陰承溫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簡文帝覆詔道：「悲惋惶惶，非所忍聞，應更詳議。」溫復自上一

表，固請誅晞，語近要挾，簡文帝手書給溫，內有晉祚未移，願公奉行前詔，若大運已去，請避賢路云云。溫覽到此詔，

也不覺汗流色變，始奏廢晞及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免新蔡王晃爲庶人，徙鋼滎陽，殷涓庾倩庾柔曹秀劉彊，一

律族誅。簡文帝不便再駁，勉依溫議，可憐殷庾兩大族，冤冤枉枉死了若干人。炎炎者滅，隆隆者絕。庾縝在廣州任內，聞

難自盡，縝長兄前北中郎將庾希，季弟會稽王參軍庾邈，及希子攸之，竝逃往海陵陂澤中，獨東陽太守庾友，也是

繭兄，因子婦爲溫從女，特邀赦免。溫自是氣焰益盛，擅殺東海王奕三子，及田氏孟氏二美人，旋復奏稱東海廢黜，

不可再臨黎元，應依昌邑故事，築第吳都。簡文帝商諸褚太后，請太后下令，謂不忍廢爲庶人，可妥議徙封。溫覆奏

可封海西縣侯，有詔徙封奕爲海西縣公。廢后庾氏積憂病歿，尙追貶爲海西公夫人。會吳興太守謝安入爲侍中，

遙見溫面，便卽下拜，溫驚呼道：「安石，謝安表字見前。何故如此？」安答道：「君且拜前，臣難道敢揖後嗎？」溫明知

安有意嘲諷，但素重安名，不便發作，且默記前時女尼微言，也有戒心，因卽上書鳴謙，求歸姑執。詔進溫爲丞相，令

居京師輔政。溫仍然固辭，乃許他還鎮。

秦王堅聞溫廢立，顧語羣臣道：「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知思愆自貶，徧謝百姓，反且廢君逞惡，六十老人，

作此舉動，怎能爲四海所容？古諺有云：怒其室，作色於父，便是桓溫的註脚呢。」

溫雖然還鎮，攬權如故，且留鄒超爲中書侍郎，名爲入值宮廷，實是隱探朝事。簡文帝格外拱默，尙恐溫再有

異圖，會蔡惑星逆行，入太微，簡文帝越覺驚惶，原來帝奕被廢以前，蔡惑嘗守太微端門，僅逾一月，卽有廢立大事。

此番又經星文告變，那得不危悚異常。當下召語鄒超道：「命數修短，也不遑計，但觀察天文，得勿復有前日事麼？」

超答道：「大司馬溫，方思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事只可一爲，何至再作臣願百口相保，幸陛下勿憂。」簡文



帝道：「但得如此，尚有何言！」超卽告退，侍中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詣超白事，超門多車馬，絡繹不休，待至日畔，尚未得間。坦之欲去，安密語道：「君獨不能爲身家性命，忍耐須臾麼？」坦之乃忍氣待着，直至薄暮，纔得與超清談，語畢乃別。超父愔卸職家居，偶有不適，由超請假歸省。簡文帝與語道：「致意尊翁，家國事乃竟如此，自愧不德，負疚良深，非一二語所能盡意。」說至此，因咏昔人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二語本庾闡詩。咏罷泣下，超無言可對，拜別而去。

好容易過了殘年，復遣王坦之徵溫入輔，溫復固辭，惟與坦之言及，請將海西公外徙。坦之返報，乃徙海西公至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彞就近防衛，並遣御史顧允監督起居，免有他變。燕聞庾希庾邈聯結故青州刺史武沈子遵，聚衆海濱，掠得魚船，蚤夜突入京口城。晉陵太守卞耽猝不及防，踰城奔曲阿，於是建康震驚，內外戒嚴。嗣又得庾希等檄文，托稱受海西公密旨，起誅首惡桓溫，累得京畿一帶，訛言蠶起，益相驚擾。平北參軍劉爽、高平太守郗逸之、游軍督護郭龍等，引兵往擊，就是卞耽，亦調發縣兵，並討庾希等人。希衆統是烏合，一戰卽敗，閉城自守，再由桓溫遣到東海太守周少孫，也有銳騎數千，合力攻城，攀堞殺入。庾希兄弟子姪，以及沈遵等人，沒處逃奔，遂致陸續被擒，送到建康市中，伏誅了案。一番亂事，數日卽平。晉廷諸臣入朝慶賀，又像是化日光天。冷舊語。

那知吉凶並至，悲喜相尋。簡文帝忽然得病，醫治罔效，差不多將要歸天。當時皇后太子俱尚未立，說將起來，又須溯述源流，表明巔末。簡文帝爲元帝少子，生母鄭氏，受封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病歿。簡文帝受封王爵，追號鄭氏爲會稽太妃。嗣位後時日尚淺，故未及追尊。惟簡文帝先妻王氏，生子道生，爲世子，後來母子並失帝意，俱被幽廢。王氏憂鬱成疾，亦卽去世，此外妾媵頗多，生有三男，又皆夭逝。未幾道生又亡，簡文帝年垂四十，迭喪諸子，未免悲悼，況膝下竟致無男，諸姬偏皆絕孕，不由的寸心焦灼，百感徬徨。會聞術士扈謙善能卜易，因召令入筮。謙筮畢作答道：「後房中已有一女，當生二貴男，長男尤貴，當興晉室。」簡文帝乃轉憂爲喜，但麒麟佳種，究未識屬諸

誰人適徐貴人生下一女，眉目韶秀，酷肖生母。徐氏本以秀慧見幸，既得破胎，總望他接連有娠，得產麟兒。誰料一索再索，音響寂然。簡文帝却年齒日增，望子愈切，不得已訪求相士，得一叔服後人。叔服係周時內史，具相人術。令他入視諸姬，能否生男？偏他接連搖首，無一許可。乃再將婢媵等一齊出示，仍未稱善。最後看到一個織婢，身長色黑，彷彿似鄉僻女子一般，不禁驚詫道：「這纔算是貴相，必生貴男。」別具隻眼。宮人聽了，都葫蘆大笑道：「崑崙婢要發迹了！日前的好夢，纔得實驗了。」簡文帝叱道：「何故囉哩？」大眾始不敢再言。嗣經簡文帝問明底細，始知此婢姓李，名叫陵容，家世寒微，入充織坊女工。旁人因他形體壯碩，替他取一綽號，叫做崑崙婢。他嘗夢見兩龍枕膝，日月入懷，便欣然稱爲吉兆，屢與同儕說及。同儕相率揶揄，不是說他要做皇后，就是說他要做皇娘。偏偏弄假成真，變虛爲實。簡文帝竟令他侍寢，一度春風，遽結珠胎。十月分娩，居然一雄。臨盆以前，李氏復夢一神人，送給一兒，且囑咐道：「此兒畀汝，可取名昌明。」李氏向神接受，忽覺一陣腹痛，遂致驚醒，當下起牀坐蓐，立即產出一兒，呱呱墜地。時值黎明，李氏記受神囑，使侍媪轉啓簡文帝，呼嬰兒爲昌明。簡文帝聞報，謂既得諸神授，當然不宜更換。惟以昌明爲字，即將昌明二字的寓意，取名爲曜。後來簡文帝猛記前事，會見一識文云：「晉祚盡昌明。」不覺流涕道：「天數天數，只好聽天由命罷！」看到後文，又覺似是而非。既而李氏又生一男一女，男名道子，後得封王專政，女長成後，至昌明嗣位，封爲鄱陽長公主，這且再表。

且說簡文帝寢疾經旬，漸至彌留，乃立皇子昌明爲太子，並封道子爲瑯琊王，領會稽內史，使奉帝母鄭太妃祀，又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連發四詔，未見溫至。此番李子却擺錯了。乃命草遺詔，使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且謂少子可輔最佳，如不可輔，卿可自取。這草詔頒將出去，被王坦之接着。坦之已遷官郎中，看了草詔，便即趨入，直抵簡文帝榻前，把草詔撕作數片。簡文帝瞧着，已知坦之的用意，便顧語道：「天下係儻來物，卿有何嫌？」坦之道：「天下乃宣帝元帝的天下，陛下怎得私相授受呢！」帝乃使坦之改詔道：「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

王丞相指王導。故事。一坦之改就，乃持詔而出。是夕簡文帝崩，年五十有三，在位實不滿一年。只因過一元旦，兩個半年，算做兩年。

羣臣會集朝堂，未敢立嗣，互相私議，或謂須歸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道：「天子崩，太子代立，這乃古今通例，大司馬何致異言？若先面咨，恐反爲所責了！」朝議乃定，遂奉太子昌明嗣卽帝位，頒詔大赦，是爲孝武帝。帝年尚祇十齡，褚太后以冲人踐阼，并居諒闇，不如使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令照前議施行。王彪之又進言道：「這乃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恐轉使萬機倍滯，稽廢山陵，臣等未敢奉令，謹卽封還。」於是議遂不行。桓温頗望簡文臨終，召己禪位，否則或使居攝，不意遺詔頒到大失所望，乃貽弟冲書道：「遺詔但使我依武侯王公故事呢。」一語已寫盡怨望。

是年十月，彭城妖人盧悚，自稱大道祭酒，煽惑愚民八百餘家，因遣徒許龍如吳，馳入海西公門，詐傳太后密詔，奉迎興復。海西公奕，幾爲所惑，幸保母在旁諫阻，始却龍請。龍憤然道：「大事垂成，奈何聽信兒女子言！」奕答道：「我得罪居此，幸蒙寬宥，怎敢妄動？且太后有詔，應使官屬來迎，汝係何人，乃敢妄來傳旨呢？」一經說明，其假立見，然非保母提醒，幾去送死。龍尚不肯行，當由奕叱令左右，上前縛龍，龍始倉皇遁去。

是時宮廷方料理喪葬，奉安簡文皇帝於高平陵，廟號太宗。葬事纔畢，忽有亂徒，突入雲龍門，譁稱海西公還都，直達殿廷，略取武庫甲仗，衛士駭愕，不知所爲，虧得游擊將軍毛安之，聞變入雲龍門，引着部曲，奮擊亂黨，又有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祕，從止車門馳入，也有部衆數百人，與安之併力夾擊，亂黨不過三、四百名，那裏敵得過。猛將三員，虎旅千餘，頓時死的死，逃的逃，那頭目也情急欲遁，被毛安之截住，廝殺不到十合，已將他打倒地上，用繩捆住。訊明姓名，便是妖賊盧悚，當卽按律擬罪，伏法市曹。海西公會拒絕亂徒，得免連坐，但經此一嚇，越覺小心。索性杜聰塞明，無思無慮，有時借酒消遣，有時對色陶情，時人憐他無辜遭廢，爲作哀歌。奕却屏去一切，得過且過。

直至太元十一年冬，安然病逝，享年四十有五。小子有詩歎道：

廢主由來少善終，居吳倖免海西公。天心似爲冤誣惜，不使屏王劍血紅。

越年改元寧康，大司馬溫竟自姑孰入朝，都中復大起訛言，恟懼的不得。究竟有無禍事，俟至下回說明。

桓溫敗績枋頭，僅得壽春之捷，何足蓋愆，乃反欲仿行伊霍，入朝廢主，真咄咄怪事！從前如操、懿、輩，皆當功名震主之時，內遭主忌，因敢有此廢立之舉，不意世變愈奇，人心益險，竟有如晉之桓溫者也。況帝突在位五年，未聞失德，乃誣以曖昧，迫使出宮，溫不足責，都超之罪，可勝數乎？會稽王昱，不思討賊，居然受迎稱帝，徒作涕泣之容，反長凶殘之餒，朝危主辱，嗟何及乎！崑崙女入御以後，雖得生二男，然昌明道子，後來皆不獲善終，且致斷喪晉祚，有子無子，同歸於盡，徒慶宜男，亦何益哉？

## 第六十四回 謁崇陵桓溫見鬼 重正朔王猛留言

却說孝武帝寧康元年，國亂粗定，大司馬桓溫，竟從姑孰入朝。朝臣重望，要算謝安、王坦之，安已遷任吏部尚書，坦之仍任侍中。都下人士，相率猜疑，羣謂溫無故入朝，不是來廢幼主，就是來誅王、謝。謝安却不以爲憂，獨坦之未免焦灼。偏宮廷又發出詔命，竟使安與坦之，赴新亭迎溫。坦之接詔，驚得面色如土。安仍談笑自若，且語僚屬道：「晉祚存亡，在此一行。」安而行之，可謂名不虛傳。當下啓行出都，徑往新亭，百官相隨甚衆，及與溫遇，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凡位望稍崇的官員，但恐得罪，都向溫遙拜，戰栗失容。坦之更捏着一把冷汗，趨詣溫前，幾似魂靈出竅，連手版都致倒持。人生總有一死，何必這般股栗。

惟謝安從容步入，一些兒不拘形迹。溫見他態度異人，自然加敬，便即起身延坐，兩下坐定，安眼光如炬，已有所見，乃即語溫道：「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亦何須壁後置人？」溫笑答道：「恐有猝變，不得不然。」說着，即顧令左右撤去後帳，帳後本列甲士，亦一齊麾退。安與溫笑語移時，方纔請

溫動身，同入建康。田之默若木雞，一語不發，只背上的冷汗，已經濕透裏衣，幸溫無一語相責，始得將魂魄收回，偕行還都。他平時本與安齊名，經此一舉，優劣乃分。

溫入朝，謁見孝武帝，訊及盧悚犯闕事，由尚書陸始檢察不嚴，以致賊入禁門，乃將陸始收付廷尉，按律治罪。此外沒甚舉動，朝臣纔得少安。溫寓居建康數日，安與田之屢往議事，忽覺涼風入室，吹開後帳，內有一榻，榻上臥着一人，安略略瞧着，便識是中書侍郎郗超，當即微笑道：「郗生可謂入幕賓了。」超本受溫密囑，留臥帳後，竊聽客談，既被安瞧破機關，不得已起身出帳，與安相見，安諛而不虐，轉使溫超兩人，愧赧交并。及安等去後，溫心下亦很覺忌安，但因安素孚物望，一時未便下手，只好暫從容忍，觀釁後動。於是擬謁高平陵，詰旦登車，左右見他憑軾起敬，統暗暗稱奇。途次復顧語道：「先帝究屬有靈，汝等可得見否？」左右聽着，亦不知他說何鬼話。到了陵前，溫下車叩拜，且拜且語道：「臣不敢！臣不敢！」及拜畢後，還說「臣不敢」三字，左右俱莫名其妙。溫仍駕車還寓，復問左右道：「殷涓如何形狀？」左右答稱涓身肥矮，溫不覺失色道：「不錯不錯，他亦曾在先帝左側呢。」疑心生暗鬼，是夕即寒熱交作，譫語不休，經醫診治，好幾日纔得少瘥，乃辭行還鎮。

既抵姑孰，病又轉劇，他還想榮膺九錫，特遣人入都請求。謝安王坦之未敢峻拒，不過逐日延挨，至溫使再三催促，乃令吏部郎袁宏具草。宏有文才，援筆即就，偏謝安吹毛索瘢，屢囑修改，遂至匝月未成。宏密問僕射王彪之，究應如何著筆，彪之道：「如卿大才，何煩修飾，這是謝尚書故意如此，彼知桓公病勢日增，料必不久，所以借此遷延呢。」宏始釋然。

溫未得如願，當然悲恨適溫弟江州刺史沖，過問溫疾，見溫病垂危，便問及王謝二人，溫喟然道：「渠等非汝所能處分，我死後熙等庸弱，所有部曲，歸汝統率便了。」沖應命而出，看官聽說，溫有六子，長名熙，次名濟，又次爲韻，禕，偉，玄，熙聞沖面受溫命，將統遺衆，心中很是不服，遂與弟濟謀諸叔祕，意欲殺沖。沖諷悉陰謀，不敢復入，嗣由

熙等報溫死耗，召沖臨喪，沖即遣力士直入喪次，拘住熙濟，且逐祕出外，然後舉哀。已而奏徙熙濟至長沙，罷黜祕官，且稱溫遺命，以少子玄爲嗣。晉廷追贈丞相，賜賻，免冕，予諡宣武。此外喪葬禮儀，一依漢大將軍霍光及晉太宰安平獻王孚故事。即命玄襲封南郡公。玄年纔五歲，沖總道他幼弱易制，可無後憂。那知他長成後，比乃父還要兇險呢？一 暗伏下文。相傳玄爲溫庶子，生母馬氏，夜坐月下，見流星墜盆水中，用瓢掬吞，因得有娠。及生玄時，有光照室，家人詫爲神奇，乃取一小名，叫作靈寶。乳媪每抱玄省溫，經過重門，必易人乃至，說是沈重異常，故溫甚加寵愛。沖立玄爲嗣，或果承溫遺命，亦未可知。這且待後慢表。

且說桓溫既死，有詔進沖爲中軍將軍，都督揚、雍、江、三州軍事，兼揚、豫、二州刺史，使鎮姑孰，加右將軍、荊州刺史。桓豁爲征西將軍，都督荆、揚、廣、五州軍事，豁子竟陵太守石秀爲寧遠將軍，兼江州刺史，使鎮尋陽。或勸沖入誅王謝，專執朝權，沖將他叱退，力反溫政。一切生殺予奪，皆先時奏聞，然後施行。晉廷上下，始得解憂。

謝安尚恐桓沖干政，擬請褚太后臨朝。褚太后爲康帝后，康帝係元帝孫，與孝武帝本爲叔嫂，從前簡文入嗣，比褚太后輩分較長，但因他既爲太后，不得以家人禮相待，故仍稱爲太后。且因他居住崇德宮，特尊爲崇德太后。至是由謝安倡議，再請訓政，羣僚皆無異詞，獨尚書僕射王彪之抗議道：「前代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請太后臨朝，但太后亦未能專斷，仍須顧問大臣。今主上年逾十歲，將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表示人君幼弱，這難道好光揚聖德麼？」一 議固甚是。安不肯從，竟率百官奏白太后，大略說是：

王室多故，禍難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明天廬，而春秋尙富，兼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維太后陛下，德應坤厚，宣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謳歌流咏，播益無外，雖有萃熙殷任，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易尙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綜萬幾，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喁喁待命之至。

褚太后俯從衆議，便即覆詔道：

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嘆，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沖富，加以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未便有所固執。當敬從所啓，但闕味之闕，自知難免，望盡弼諧之道，獻可替否，則國家有攸賴焉。

這詔既下，次日便即臨朝。進王坦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兩人同心輔政，終安晉室。越年令坦之出督徐兗等州事，但命謝安總掌中書。安好聲律，雖遇期功喪服，不廢絲竹，士大夫相率仿效，寢成風俗。坦之嘗貽書苦諫，安不能用。這是謝安短處。安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慨然遐想，有出世志，羲之獨規誡道：「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遑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若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爲呢。」安笑答道：「秦用商鞅，二世即亡，豈必是清談貽禍麼？」未幾，坦之病歿，留有遺書，分貽謝安、桓沖，語不及私，但以國家爲憂。晉廷追贈安北將軍，賜諡曰獻。坦之爲故尚書令王述子，父子俱有重名，歿後不衰。只倒持手版一事，未免貽笑大方。

中軍將軍桓沖，因謝安素洽時望，願將揚州刺史兼職，轉讓與安，自求外出。桓氏族黨，莫不苦諫，沖竟出奏。有詔調沖爲徐州刺史，令安領揚州刺史。寧康三年，孝武帝年已十三，册立前司徒長史王濛孫女爲皇后，后卽哀帝后姪女，以貴戚入選中宮，又越年正月朔日，帝行冠禮。褚太后歸政，仍居崇德宮，下詔改元，號爲太元元年。進謝安爲中書監，錄尚書事，徵郗愔爲鎮軍大將軍，加桓豁爲征西大將軍，遷桓沖爲車騎將軍，兼尚書僕射。此外文武百官，各進位一等，毋容絮述。

惟苻秦雄踞北方，嘗出兵寇晉，連陷梁益二州，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兵送母妻東下，擬由漢水趨江陵，使他避難。偏途中爲秦將朱彤所獲，牽至城下，迫令招虓。虓不得已出降。秦王堅素聞虓名，欲拜爲尚書令。虓愀然道：「虓蒙晉室厚恩，理宜效死，只因老母見獲，沒奈何屈節偷生，今得母子兩全，已出望外，怎敢再邀富貴呢？」遂

辭不受官，堅更加器重，時常引見。虜有時箕踞坐着，慢罵不遜，甚至呼堅爲氐賊，既已降敵，何必再作此態。秦人無不動怒，堅獨不以爲意，反加優待，這也是大度包荒，非人所及。一面召冀州牧王猛入關，使爲丞相，另調陽平公苻融爲冀州牧，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章屢上，終不見許，乃受命就職。嗣是放黜貪庸，擢拔幽滯，督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國家大治，馴致富強。

會有彗星出尾箕間，長十餘丈，經太微，歷夏秋冬三季，光尙未滅，秦太史令張亞上言道：「尾箕二星，當燕分野，東井乃秦分野，今彗起尾箕，直掃東井，明是燕與秦亡的預兆。十年後燕當滅，秦二十年後，代當滅燕。臣想慕容暉父子兄弟是我讎敵，今乃布列朝廷，貴盛無比，將來必爲秦患。天變已著，不可不防。」果有天道，亦非人力所能挽回。堅不肯聽，嗣又接到陽平公融諫書，略稱燕據六州，南面稱帝，經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滅，彼本非慕義前來，不過窮蹙乃降，陛下格外親信，令他父子兄弟，森然滿朝，狼虎心腸，終未可養，況天象已經告變，務須留意爲是。堅仍然不信，且報書道：「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如赤子，不勞汝等多憂，且修德方可禳災，豈多殺反能免禍？誠使內求諸己，無虧德行，還怕甚麼外患呢！」果如汝言，自可不亡，可惜心口未符。已而又有入明光殿，厲聲呼道：「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聽到此語，叱右左立即搜捕，人忽不見，於是祕書監朱彤，祕書侍郎趙整同請誅諸鮮卑，以爲魚羊二字便是鮮字左右兩旁，堅又復不睬。

慕容垂寓居關中，常恐遭禍，特遣夫人段氏，屢入秦宮，偵探舉動。段氏小字元姬，幼卽敏慧，具有志操，嘗語妹

季妃道：「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答道：「妹亦不作庸夫婦。」元姬姊曾嫁慕容垂，遭讒致死。見前文。元姬得

爲垂繼室，季妃亦適慕容德，果然得配英雄。及元姬隨垂入秦，爲夫所遣，常入謁堅，憑着郡玉貌冰肌，錦心繡口，惹得秦王堅目迷耳軟，惟言是從。一日，堅竟引元姬同輩遊玩後庭。這豈是道德行爲？趙整隨輩同行，信口作歌道：「不

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聽得歌聲，回首返顧，見是趙整，也不覺內省懷慚，乃命元姬下輦，且改容謝



整整本來是個宦官，博聞強紀，善屬文，好諷諫，頗得堅寵，故語多見從。

至秦王堅建元十一年，就是晉孝武帝寧康三年。秦丞相王猛有疾，秦王親祈宗廟社稷，又分遣近臣，徧禱河嶽，冀療猛病，果得少痊，當復爲猛赦死錄囚，猛乃上疏稱謝，且進規道。

臣累蒙寵遇，得總百揆，報稱無方，忽罹重疾，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踪前聖，天下幸甚！

堅覽到此疏，不禁淚下，過了旬餘，猛病復轉劇，勢且垂危。堅親往省視，問及後事，猛喘着道：「晉雖僻處江南，究竟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聞親仁善鄰，足爲國寶，臣死後，願陛下勿再圖晉，惟鮮卑西羌是我讎敵，終爲大患，宜逐漸剪除，免誤社稷。」說到稷字，語不成聲，兩目一翻，嗚呼畢命，年五十有一。

堅大哭一場，因卽還宮，撥給帛三千疋，穀萬石，使充喪費，又遣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追贈侍中尚書，餘官如故。安排就緒，復詣猛第哭臨，且挈太子宏同往，至棺殮時，往返已歷三次，且語太子宏道：「一天不欲使我平六合麼？奈何奪我景略，有這般迅速呢？」隨命葬禮如漢霍光故事，諡爲武侯。朝野巷哭三日，方纔罷休。猛之死，關係前秦存亡，故敘筆從詳。先是王猛在日，因涼州牧張天錫，遣使詣秦，驟告絕交，猛奉堅命，特作書貽天錫道：

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強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幡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迴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毋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

天錫得書，却也知懼，因復通使修好，謝罪稱藩。秦王堅不復苛求，待遇如初。惟天錫沈湎酒色，不恤國事，燉煌處士郭瑀，雖屢經天錫徵聘，終因他不足有爲，屏居絕迹。涼使孟公明拘瑀，門人強脅瑀至，瑀嘆道：「我乃逃祿，並非逃罪，如何害及門人！」乃出詣姑臧，適值天錫母劉氏病歿，瑀卽括髮入弔，三踊遂出，仍返南山隱居去了。天錫也不再強留，由他自去。將軍劉肅染景，曾助天錫誅死張邕，因功得寵，賜姓張氏，並使預政。又使肅景諸子入侍左右，作爲義兒。肅景得橫行無忌，弄法舞文。

天錫長子大懷，已立爲世子，偏天錫得了一個焦氏女，寵冠後庭。生子大豫，尚在襁褓，焦氏因寵生驕，屢在天錫面前，求立己子爲世子。天錫爲色所迷，竟遣大懷爲征西將軍，封高昌郡公，改立大豫爲世子，號焦氏爲左夫人。另有美人閻薛二姬，也爲天錫所寵。天錫嘗患重疾，願語二姬道：「汝二人將如何報我，我若不測，難道汝等願爲他人妻麼？」二姬齊聲道：「尊駕倘若不諱，妾當死隨地下，供給灑掃，決不敢再生異心！」旣而天錫疾篤，二姬果皆自殺。二女入列女傳，故並表明。那知二姬死後，天錫反得漸瘳，因特加悲悼，喪葬用夫人禮。只天錫怙過不悛，荒耽如故，二姬亡後，仍然別選麗姝，入充下陳。

忽聞秦遣河州刺史李辯，據守枹罕，儲粟募兵。枹罕係涼州要塞，爲秦所踞，整頓戎務，當然不懷好意。那天錫也未免寒心，因就姑臧立壇，宰殺三牲，率領官屬，遙與晉三公爲盟，卽遣從事中郎韓博齎送盟文，直達江南，約爲聲援。偏偏弄巧成拙，得罪秦廷。至晉太元元年仲夏，秦王堅擬併吞涼州，下令國中道：

張天錫雖稱藩受任，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尙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毋得稽延！

這令下後，就調集步騎十三萬，歸各將分領。再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部衆，作爲繼應。閻負梁殊，先期出發，直赴姑臧，小子有詩嘆道：

十三萬衆下西涼，九世華宗一旦亡，莫怨苻秦專蹟武，敗家覆國是淫荒。究竟張天錫如何對付，且看下回再詳。

桓溫入朝，都下恟懼，而一無拳無勇之謝安，猶能以談笑折強臣之箴，此由溫猶知好名，陰自戒懼，故未敢倒行逆施，非真爲安所屈也。且當其謁陵時，滿口謔言，雖天奪其魄，與鬼爲鄰，而未始不由疚心所致，及還鎮以後，復求九錫，理欲交戰於胸中，不死不止，幸有弟如冲，能修溫闕，桓氏宗族，不致遽覆，揆厥由來，猶食桓彝忠貞之報，至桓玄而祖澤乃斬矣。彼王猛之不願隨溫，未嘗無識，迨爲苻秦將相，立功致治，而臨歿遺言，唯以圖晉爲戒，後人謂其不忘祖國，相率稱之。然何如終隱華山，不受虜職之爲愈也。秦王堅以諸葛孔明比猛，堅固不得爲劉先主，猛其亦有愧孔明乎！

## 第六十五回 失姑臧涼主作降虜 守襄陽朱母築斜城

却說秦使閻負梁殊，行至姑臧，賈傳秦命，徵天錫入朝。天錫召集官屬，與商行止道：「今若朝秦，恐必不返；如或不從，秦兵必至，如何是好？」禁中錄事席佻道：「先公原有故事，遣質愛子，賂遺重寶，今且照舊施行，緩兵退敵，徐作計較，這也是孫仲謀即吳孫權屈伸的良法呢！」語纔說畢，卽由羣僚指駁道：「我世事晉朝，忠節著聞海內，今一旦委身賊廷，辱及祖宗，豈不可恥？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衆出拒，右招西域，北引匈奴，與秦一戰，難道定不能勝敵麼？」天錫聽了，卽攘袂大言道：「我計決了，言降卽斬！」乃引負殊入語道：「汝兩人欲生還呢？還是死返呢？」負殊仍不少屈，朗聲辯論。天錫大怒，叱左右拏下負殊，牽縛軍門，卽命軍吏射死二人，且出令道：「射若不中，是不肯與我同心，就當坐罪。」軍吏齊聲得令，彎弓競射，忽由天錫母嚴氏出來，且泣且語道：「秦王起自關中，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出降，尚可苟延性命。今欲將叢爾一隅，抗衡大國，又命射死秦使，激怒

敵人國必亡了！家必滅了！」莫謂婦人無識。天錫不聽，仍促軍吏急射，兩人是血肉身子，怎能禁得起射。箭簇當然爲國捐軀。

那張天錫即使龍驤將軍馬建，率兵二萬，出拒秦兵。秦將梁彪、姚萇、王統、李辯等，已至清石津，攻涼河會城。涼守將驍烈將軍梁濟，舉城降秦。秦苟池又自石城津濟師，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得陷入。涼將馬建，途次聞兩城失守，不禁驚惶，反令前隊變作後隊，退屯清塞，且飛報姑臧，再請添兵。天錫復遣征東將軍常據，率衆三萬，戍洪池。自領餘衆五萬，駐金昌。安西將軍宋皓，入白，天錫道：「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輕敵，不如請降。」天錫怒道：「汝欲令我爲囚奴麼？」遂將皓叱出，貶爲宣威護軍。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商議道：「馬建出自行陣，必不肯爲國家效死，若秦兵深入，彼若不走，定即迎降，我等須自爲定計，且台三郡精卒，斷他糧道，與爭死命，方可保全隴西。」彭、趙二人，恰也贊成，惟欲先通報常據，約爲聲援，當下由辛章遣報常據，據請諸天錫，天錫擱置不理，於是一條好計，徒付空談。

秦兵却連日進行，姚萇爲先驅，苟萇等陸續繼進，行近清塞，馬建只好出兵迎戰。一邊是奮勇直前，有進無退；一邊是未戰先怯，有退無進，彼此成了一個反比例，自然秦勝涼敗。馬建見不可敵，便即棄甲下馬，匍匐乞降。餘衆多半逃散。苟萇既收納馬建，復移兵攻洪池。常據率兵奮鬪，與馬建却不相同，無如涼兵都不耐戰，一經交鋒，統是徬徨却顧，不敢直前。秦兵着着進逼，東斫西劈，煞是利害，單靠常據一腔忠忱，究竟不能支住，終落得旗亂轍靡，一敗塗地。據馬被秦兵刺死，偏將董儒另授他馬，勸據奔避。據慨然道：「我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統禁旅，十總外兵，受國寵榮，無人可比，今在此受困，應該致死，還要走到何處呢？」說着，步行回營，免胄西向，稽首再拜，自刎而死。軍司席仇，見據已死節也，慷慨赴敵，格殺秦兵多名，傷車身亡。張軌四世忠貞，總算得此兩人。

秦兵遂入清塞，天錫聞耗，亟遣司兵趙充哲，中衛將軍史榮等，領兵五萬，往拒苟萇。不意赤岸一戰，全軍覆沒。

秦兵長驅至金昌城，天錫不得已，出城自戰。兵乃初交，狂風大起，天昏地黑，白日無光，涼兵本無鬪志，經此一變，立即駭散。天錫也欲回城，偏是城門緊閉，不納天錫，眼見得城中已叛，只好帶着騎兵數千，奔還姑臧。金昌城內的守吏，即開城迎納秦、苟、萇等，休息一宵，便向姑臧進發。

先是張駿爲涼州刺史時，已有童謠云：「劉、新、婦、籬、米、石、新、婦、炊、殺、羝、蕩、滌、籬、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這種不倫不類的歌謠，大衆視爲胡謔，不值研索，誰知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萬，到了秦、兵、攻、涼的時候，姑臧城內的童兒，無一不歌此曲。後來有人解釋，謂劉、曜、石、虎，先後伐涼，均不得克，及秦、兵、一、至，方纔迎降，解釋亦不甚確當。

還有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自崩。天錫又嘗夢見一綠色狗，形甚長大，從城東南躍入，欲噬天錫，天錫避匿牀上，狗尙未捨，驚極乃寤。自知此夢不祥，陰有戒心。及敗回姑臧，嬰城固守。纔閱數日，秦、兵、已、到、城、下，天錫登城巡閱，俯見敵軍統帥，身著綠色錦袍，手執令旗，跨馬指揮，督兵攻城，當下顧問軍士，秦、帥、姓、甚、名、誰？軍士有幾個認識苟、萇，便即報告。天錫猛悟道：「綠色狗，綠色袍，苟、萇，果不虛了！」遂下城太息，悶坐廳中。

接連警報數至，或說東門緊急，或說南門孤危，累得天錫心似轆轤，驚惶不定。可巧左長史馬、芮、馳、入，喘聲說道：「東南門要被攻陷了！」天錫頓足道：「奈何！奈何！」馬、芮、道：「現在已無他法，只有屈節投降，保全一城生靈。」天錫道：「能保我一門生全否？」芮、答、道：「待芮、出、投、降、書，憑着三寸不爛舌，爲王請命。」天錫允諾，遂令芮、草、就、降、表，遣他出去。未幾即得芮、返、報，許令不死，且保富貴。天錫大喜，因即素車白馬，輿榭出城，走降秦、營。秦、帥、苟、萇，釋縛焚榭，送天錫詣長安，於是涼州郡縣，相繼降秦。

秦、王、堅、命、梁、熙、爲、涼、州、刺、史，留鎮姑臧。天、水、太、守、史、稷，前曾暴殄，五旬復蘇，謂見涼州謙光殿中，盡生白瓜，至此梁、熙、鎮、涼，小名正是白瓜二字，豈非奇驗。熙、奉、秦、王、堅、命，徙涼州豪右千餘戶入關，餘皆安堵如故。天、錫、入、秦，亦得受封爲歸義侯，任比部尚書，遷右僕射。涼、自、張、軌、牧、守、涼、州，至天、錫、降、秦，共歷九主，計七十六年。天、錫、後、事，下文

慢表。

且說秦既滅涼，復擬攻代。湊巧匈奴部酋劉衛辰，爲代所逼，向秦乞援。秦正好借此興兵，即令幽州刺史行唐公洛會同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李柔，前將軍朱彤，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禁等，共出步騎三十萬，東嚮擊代。王什翼犍本來是有些能力，嘗與燕彼此和親，燕爲秦滅，又向秦入貢，不相侵犯。就是劉衛辰亦曾娶什翼犍女爲妻，有翁婿誼。惟劉衛辰係劉虎孫，綽有祖風，素好反覆，俄而附代，俄而叛代。什翼犍恨他無禮，發兵往討。衛辰西走降秦。秦王堅送還朔方，遣兵助守。什翼犍擬部署兵馬，再擊衛辰。適部將長孫斤密圖內亂，引兵入帳，將弑什翼犍，虧得什翼犍子寔侍直帳中，奮身格鬥，得將長孫斤截住。斤持槊刺入寔腦，寔尚忍痛與戰，帳外衛士也來助寔，遂把斤擒住，亂刀砍死。寔受傷已重，越月竟歿。寔嘗娶東部大人賀野干女，生一遺腹子，取名涉圭，後改名珪。拓跋珪爲後魏之祖。什翼犍喜得牛孫，令赦境內死罪。一面因兵馬整齊，復討衛辰。衛辰南走，仍然向秦乞救。秦遂大發兵衆，令衛辰爲嚮導，侵入代境。敘事簡淨，且得迴應前文。

代王什翼犍，忙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兩部出戰數次，統遭敗衄，乃改遣南部大人劉庫仁抵敵秦軍。庫仁與衛辰同族，不過庫仁爲什翼犍甥，所以特遣，增不可恃甥可恃耶？且調發十萬騎兵，歸庫仁統帶。庫仁行至石子嶺，正與秦軍相值，戰了一場，又復敗績，四面逃散。什翼犍又適患病，不能出拒，只得北奔陰山。已而秦兵漸退，乃還次雲中。犍弟孤嘗分據部落，比犍先歿。孤子斤，失職怨望，時思構亂。犍子寔，本居嫡長，由犍立爲世子。寔死後，尙未立嗣。犍繼妃慕容氏，生有數子，俱尙稚弱，獨有賤妾子寔君，年齡最長，秉性悍戾。斤正好乘間煽禍，密語寔君道：「王將立慕容妃子，恐汝不服，先擬殺汝，汝肯束手就斃麼？」寔君聽了，無名火高起三丈，便挽斤爲助，私集兵甲，突攻犍帳，殺死諸弟。犍聞寔君爲亂，正思出帳彈壓，偏亂衆已經殺入，不管尊卑上下，竟持刀亂劈，把犍殺死。慕容妃已早亡故，尙有寔妻賀氏，挈子珪走依賀訥。訥就是野干嗣子，與珪有甥舅誼，當然容納。此外如後庭男婦，都倉皇奔

散有幾個反往投秦軍，向敵乞援，秦兵雖然漸退，尚在君子津駐紮，既聞代亂，樂得乘機急進，直趨雲中，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寔君方擬據位，猝遇秦兵到來，如何抵敵？況部衆俱已倒戈，益覺無力支撐，只好迎降秦軍。

秦將露佈告捷。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明情狀，也勃然怒道：「天下有這等亂賊麼？身爲臣子，敢弑君父，我當代爲問罪，誅除大逆。」你自己思想果能無愧麼？當下飛敕尚書李柔等，拘送寔君及斤，到了長安，用五馬分屍法，車裂以徇。又引問燕鳳，謂什翼犍有無遺嗣，鳳以珪對，堅欲遣使徵珪母子，鳳申請道：「代王新亡，羣下叛散，遺孫幼弱，不能統攝，別部劉庫仁，驍勇有智，劉衛辰狡猾善變，各難獨任，今宜將代衆分屬兩部，就令他兩人分轄，兩人素有深讎，莫敢先發，俟珪年已長，方爲冊立。陛下果俯納臣言，與滅繼絕，再存代祀，人非木石，能不感恩。他時子孫孫不侵不叛，永作秦藩，豈不是安邊長策麼？」堅喜從鳳言，乃分代衆爲二部，河東屬庫仁，河西屬衛辰，劃境分管。庫仁迎珪母子，居養帳中，恩禮備至，未嘗以廢興易意，且語諸子道：「此兒志趣不凡，將來必能恢隆祖業，汝等須善加待遇，慎勿忘懷。」爲拓跋珪與魏張本。隨卽招撫離散，厚意懷柔，凡代郡流亡人民，多半趨附，恩信事著，秦王堅加庫仁爲廣武將軍，賞給幢麾鼓蓋，隱示勸功的意思。衛辰無從得賞，向隅抱怨，攻殺秦五原守吏。秦令庫仁往討，庫仁遂率衆往擊衛辰。衛辰屢戰屢敗，北奔陰山，經庫仁追逐至千餘里外，虜得衛辰妻子，方纔還兵。衛辰自知窮蹙，不得已向秦謝罪，秦乃命衛辰爲西單于，督轄河西雜胡，屯代來城，但從此僻處偏隅，無復從前威焰了。

秦王堅蕩平西北，威聲大振，凡東夷西羌諸國，聯翩入貢，外使盈廷。堅大喜過望，免不得驕侈起來。是前秦興亡之樞紐。故趙將作功曹熊逸，屢次白堅，謂石氏宮室器玩，多用金銀，非常華麗。堅乃命逸爲將作長史，領尙方丞，大修舟艦兵器，就將石氏金銀移用，作爲飾品，備極精巧。慕容垂從子紹，爲秦陽平國常侍，私與兄楷相語道：「秦主自恃強大，轉戰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民不堪命，今復築舟鑄兵，窮極奢侈，眼見是盛極必衰了！冠軍

叔父，智識英偉，必能恢復燕祚，我等但當愛身待時，不患無成。」還有垂子慕容農，亦密語垂道：「自從王猛死後，秦法日頹，今乃加以汰侈，禍必不遠，父王宜結納豪傑，仰承天意，興復燕宗，機不可失了！」垂笑道：「天下事非爾等所及知，我自自有區處呢！」意在言中。

會秦王堅欲圖統一，經略江南，當有細作報知建康，晉廷詔敕內外諸臣，整頓防務，荊州刺史桓豁，表請調兗州刺史朱序，爲梁州刺史，駐守襄陽，孝武帝自然依議，已而桓豁病歿，有詔令桓沖代任，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軍事，沖以秦人強盛，欲移扼江南，乃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孝武帝除准奏外，復詔求文武良將，扞禦北方，尚書僕射謝安，即以兄子玄應詔，孝武帝加安侍中，令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即授玄領兗州刺史，監轄江北，又授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領徐州刺史，蘊上表固辭，安勸阻道：「卿爲后父，與國家同休戚，不應妄自菲薄，致失上意。」蘊乃受命。

中書郎郗超，嘗以父愷資望，出謝安右，偏安握重權，愷居散地，未免心下不平，屢生譏議。及聞安舉兄子玄，却很是贊成，謂安能違衆舉親，不失爲明，如玄材具，將來必不負所舉。或疑超如何變議，超答道：「我嘗與玄共在桓公府，早知玄有使才，足任方面，若無端加毀，豈非太誣！時賢慳」果然玄出鎮廣陵，練兵募材，連日不懈，得彭城人劉牢之，使爲參軍。牢之智勇兼全，常領精銳爲前鋒，所向披靡，時人號爲北府兵。自有北府兵成立，方得與強秦抗衡，保全江左。照伏下文郗超且慚且憤，先父病歿，超本擅時譽，交游皆一時俊秀，惟黨同桓溫，遂爲遺玷，父愷雖無甚功業，但心却忠晉，與子異趨。超平生與桓溫計議，多不使愷知，臨歿時，自出一箴，付與門生道：「我死以後，倘我父爲我悲悼，致損眠食，汝等可將此箴呈父，否則焚燬爲要。」後來愷果悲超，寢食俱廢，門生依超遺言，呈入一箴，經愷啓閱，統與溫往返密計，不禁大怒道：「小子死已遲了！」遂不復記憶，病亦漸瘳。及太元九年，乃歿，追謚文穆。敘此以別郗超父子之忠奸。這且無庸絮敘。



且說太元三年二月，秦王堅大舉侵晉，遣征南大將軍長樂公丕、都督征討諸軍事，率同武衛將軍苟萇，向書慕容暉，共步騎七萬人，南寇襄陽。又命秦荊州刺史楊安，率樊鄧二州兵馬，爲先鋒，與征虜將軍石越、步騎萬人，出魯陽關，冠軍將軍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率衆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彊弩將軍王顯，率衆四萬，出武當，統在襄陽城下會齊，限期攻克襄陽。守將朱序，聞秦兵大至，不以爲虞。看官道是：何因他恃漢水爲阻，且探得秦兵，不具舟楫，總道他無術飛渡，可以放心。不料秦將石越，竟驅騎兵五千，浮渡漢水，直逼襄陽。序倉皇得報，纔不覺脚忙手亂，立即調兵守城。中城已佈置妥當，外城尙不及嚴防，竟被石越攻入，且奪去戰船百艘，往渡餘軍。秦長樂公苻丕等，次第得渡，同來攻城，城中大震。

序有老母韓氏，頗通兵略，自挈婢僕等登城，親行察視，至西北隅，便蹙眉道：「此處很不堅固，怎能保守得住呢？」說着，即督同婢僕，在城內增築斜城，婢僕不足，另募城中婦女爲助，即將庫中布帛，及室內飾玩，作爲犒賞。一日一夜，即將斜城築就。工役方竣，那西北隅果被攻陷，坍塌數丈，秦兵一齊擁進，虧得城內尙有一道斜城，兀然聳着，仍將秦兵阻住，秦兵但得了一塊濠溝，仍無用處。襄陽人至此，始知序母確有識見，齊呼新城爲夫人城。小子有詩咏道：

寇兵十萬下襄陽，守備孤單未易防。  
幸有夫人城不壞，形編留得姓名香。

究竟襄陽城能否固守，且至下回續敘。

降敵，非良策也。承先人數世之遺業，不能自振，乃伶仃倪倪，屈膝虜廷，寧不可恥？但如張天錫之沈迷酒色，毫無備禦，乃欲以一戰屈人，談何容易。況以十三萬之秦軍，猝然壓境，就使涼兵素號精練，亦未必果能却敵。蓋強弱之勢，固不相同，客主之形，又甚懸絕故也。席彤一諫而不聽，嚴母再誠而又不從，卒致忠臣畢命，隴右爲墟，與其輿觀出降，亦何若先機謝罪之爲愈乎？秦王堅乘天錫之愚而滅涼，復因寔君之亂而滅代，狃勝而驕，遽忘五景略遺言，下令侵晉，勞師近一十萬，不能遽破襄陽，徒頓兵

於夫人城下。城傳而夫人益傳，巾幗中有英雄，固宜特別闡揚也。

## 第六十六回 救孤城謝玄却秦軍 違衆議苻堅窺晉室

却說襄陽被圍，西北隅墮陷數丈，幸有朱母預築斜城，纔得斂衆拒守。但秦兵未肯退去，單靠這隸夫人城，仍是孤危得很。晉江荆都督桓冲屯兵上明，有衆七萬也，怕秦兵強盛，未敢徑進。秦長樂公苻丕欲急攻襄陽，武衛將軍苟萇道：「我軍十倍敵人，糗糧山積，但稍得漢沔人民，移往許洛，塞彼運道，斷彼兵援，彼似網中魚，籠中鳥，無慮不獲，何必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呢？」丕乃依議，暫從緩攻，惟飭兵圍着杜絕內外。

既而秦冠軍將軍慕容垂攻克南陽，執住太守鄭裔，亦至襄陽會師。秦復遣兗州刺史彭超，都督東討諸軍事，使與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保，統領步騎七萬，寇晉淮陽。盱眙進攻彭城，晉命右將軍毛虎生率衆五萬，出鎮姑孰。彼此相持多日，已閱暮冬。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師老無功，請收下廷尉治罪。秦王堅因使黃門侍郎章華持節責丕，且賜不劔道：「來春不捷，汝可自裁，不必再來見我了。」丕接到此諭，當然惶急，時已殘臘，在城下過了新年，乃誓衆急攻。朱序督兵固守，有時見秦兵少懈，出奇猛擊，殺傷秦兵多人，丕引退數里。序見秦兵退去，防守少疎，且因士卒多苦，略命休息。不料過了數日，秦兵又彙擁攻城。序倉皇抵禦，正在危急的時候，忽然北門洞開，納入秦軍，事出意外，令人不測。序只好拚命搏戰，可巧督護李伯護前來，由序呼同效死，伯護佯爲應諾，及趨近序旁，竟拔劍擊傷序馬，馬負痛倒地。序亦墜下，伯護卽壓動左右，縛序送秦軍。看官不必細問，便可知這李伯護賣主求榮，私通外國了。罪不容於死。序母韓氏，却挈着健婢，及兵役數百人，從西門出走，繞道東歸，幸得脫禍。智婦總不至枉死。

序被執送長安，秦王堅聞序能守節，拜爲度支尚書，獨責李伯護不忠，將他斬首。令中壘將軍梁成爲荊州刺史，配兵一萬，使鎮襄陽。秦將軍慕容越復將順陽奪去，擒送太守丁穆，堅欲授穆官爵，穆固辭不受，還有晉魏與太守吉挹也爲秦將章鍾所攻，糧盡被陷，挹拔刀在手，意欲自刎，偏左右奪去挹刀，挹求死不得，爲秦所執，挹自草遺疏，密授參軍史穎，令他逃歸建康，自在秦營數日，絕不言，并不一食，竟爾餓死。秦王堅嘆爲忠臣，晉得史穎歸報，亦追贈挹爲益州刺史，不沒忠忱。

惟彭城被圍已久，由晉兗州刺史謝玄率衆萬餘，往救彭城。行次泗口，擬遣使往報彭城太守戴逵，大衆都互相推諉，不敢輕往。唯部將田泓慨然願行，玄當然遣去。是時彭城外，統是秦營紮住，端的是水洩不通，無路可入。泓泗水潛行，到了城下，探頭出望，正與秦巡兵打個照面，巡兵大聲呼捉，泓知不可逃，索性登岸，趨入秦營。秦將彭超暗以重利，使他傳語城中，只言南軍已敗，泓佯爲允許。及趨至城下，却揚言道：「戴太守以下諸將士聽着，我是兗州部將田泓，單行來報，南軍將至，望諸軍努力待援，我不幸爲賊所得，已不望生還了！」說至此，被秦將喝令斬首，刀光起處，碧血千秋，好與吉挹並傳不朽。

秦兵急攻彭城，旦夕將陷，虧得晉後軍將軍何謙奉謝玄命，來劫秦兵輜重。秦將彭超方引兵還，彭城太守戴逵遂乘隙出奔，兵民始不致全沒，但何謙一退，彭城便被秦兵佔去。超留治中徐裒守城，自督兵南攻盱眙，擄去高密內史毛瓌，得將盱眙陷入。秦將俱難亦攻克淮陰，再加秦將毛當王顯，又從襄陽出發，來會彭超，俱難兩路人馬進攻三阿。三阿距廣陵百里，晉廷大震，臨江列戍，一面遣征虜將軍謝石謝安弟率舟師出屯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率步兵出屯堂邑。秦將毛當毛盛，夜襲毛安之軍，安之驚潰，一毛不及二毛。獨謝玄自廣陵往救三阿，至白馬塘，擊斬秦將都顏，直至三阿城下，彭超俱難並馬來戰，被謝玄麾軍殺去，縱橫馳驟，銳不可當。超與難雖經百戰，未曾見過這般銳卒，頓時驚退，部兵折傷甚多，餘兵隨着兩將走保盱眙。謝玄入三阿城，與刺史田洛招集鄰境士卒。

得五萬人進攻盱眙。難超出戰，又復敗績，奔往淮陰。玄復遣後軍將軍何謙，帶領舟師，乘潮直上，晝夜縱火，焚燬淮橋。秦淮陰留守邵保，出兵攔截，怎禁得火焰直冲，敵勢又猛，徒落得焦頭爛額，一命嗚呼！難超欲上前救應，只見淮橋左右，籠着一片火光，不由的逡巡畏縮，再奔淮北。玄與何謙戴邊田洛等，併力追擊，又大破難超等軍。難超倉皇北遁，僅以身免。秦王堅聞報大怒，徵超下獄，超懼罪自殺，難削爵爲民。用毛當爲徐州刺史，使鎮彭城，毛盛爲兗州刺史，使屯湖陸，王顯爲揚州刺史，使戍下邳。

晉謝玄凱旋廣陵，詳報捷狀。孝武帝進玄爲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并進謝安爲司徒，領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桓冲亦並授開府，如謝安例。他將亦賞功有差。

越年爲孝武帝太元五年，卽秦王堅建元十六年。堅徙行唐公苻洛爲散騎常侍，都督寧益西南夷諸軍事，兼征南大將軍，領益州牧，使鎮成都。洛雄武有力，爲堅所忌，故但使外任，不令預政。此次在幽州奉命，又要他由東至西，心甚不平，乃商諸將佐，意欲謀變。幽州治中平規，促令起事，洛遂自稱大都督秦王，用平規爲謀主，就在幽州發難，集衆七萬，西指長安，關中震動，盜賊四起。堅遣使責洛道：「天下尙未統一，全仗兄弟戮力同心，廓清區宇，奈何無故謀反？請卽還和龍，當仍以幽州爲世封。」洛不受命，且語來使道：「汝可還白東海王，幽州偏僻，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上承高祖遺業，若能在潼關迎駕，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這數語由使人返報，堅當然大憤，立遣左將軍竇衝及步兵校尉呂光，統率步騎兵四萬，東出拒洛，又命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發冀州兵三萬爲前鋒，授陽平公融爲征討大都督，率兵援應，再使屯騎校尉石越，率騎一萬，從東萊出石逕，浮海四百餘里，往襲和龍。

洛領衆至中山，適北海公重亦率衆來會，共計得十萬人。未幾，由竇衝等馳至，與洛交戰數次，洛皆失利。校尉呂光，素有勇略，料知洛將奔回，急從間道馳出洛後，截洛歸路，果然洛引衆退走，被光截住，斃洛將蘭殊，拍馬與戰，纔及數合，只聽得踢踢一聲，殊已墜地，卽爲光手下捉去。洛衆大潰，洛奪路欲逃，馬蹄忽蹶，也致掀倒，爲光所擒。

獨重沒命亂跑，行至幽州附近，被光追及，一乃斷命。和龍尚未接敗報，但由平規居守，未曾加防，突來了一支秦軍，掩入城門，劈死平規，及叛黨百餘人。這支人馬，便是石越的騎兵，一鼓馳入，立下幽州。呂光械洛入關，並將蘭殊隨解秦。王堅特加赦宥，仍署蘭殊爲將軍，惟流洛至涼州。西海郡，屏諸遠方，終身示罰。洛雖立平，然已是衰亂之兆。

當下徵陽平公融爲中書監，都督諸軍，錄尚書事。長樂公丕，爲冀州牧。平原公暉，爲豫州牧。且因諸氏族類繁滋，不便聚處，特將三原、九巒、武都、濟雍、氏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分道率領，散居方鎮，如古諸侯世封成制。長樂公丕分得氏衆三千戶，辭闕啓行。堅親送至灞上，一樽屬別，父子俱有戚容，就是三千戶子弟，拜別父兄，亦皆慟哭失聲，哀感行路。祕書侍郎趙整，援琴作歌道：「阿得脂，阿得脂，伯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日緩急當語誰？」堅知他有意嘲諷，但微笑不答。他爲了苻洛一亂，格外加防，所以分遣氏衆，免得他變生肘腋，那知同族不可恃，他族更不可恃，堅徒防同族，不防他族，這真是顧及眉睫，不防肩臂呢。爲慕容氏叛秦張本。已而堅調左將軍都貴爲荊州刺史，屯駐彭城，特置東豫州，令毛當爲刺史，屯守許昌，都貴遣司馬閭振，及中兵參軍吳仲，領兵二萬，入寇竟陵。晉江荆都督桓沖，飛飭從子南平太守石虔，與虔弟參軍石民，出兵截擊，大破秦軍。振與仲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入，擒住振，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飛章告捷。有詔授石虔爲河東太守，特封桓沖子謙爲宜陽侯，仍令江、淮戒嚴，防備秦寇。

秦王堅大喜，功日思統一，嘗就渭城作教武堂，命旁通兵法的太學生，教授將士，祕書監朱彤諫阻道：「陛下南征北討，已得海內十分之八，此時宜偃武修文，與民休息，乃反立學教戰，徒亂人意，何足致治！況將士多經過戰陣，莫不知兵，今更使受教書生，亦不足激厲志氣，與實無益，與名有損，不如不設爲是。」堅乃罷議。

太常韋逞，素受母訓，幼學成名，堅平時嘗留心儒術，故命逞典禮，一日由堅親臨太學，問及博士經典，博士盧壺答道：「廢學已久，書傳零落，近年多方搜輯，粗集正經。惟周官禮註，尚乏師資，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周官，

夙承父業，今年垂八十，耳目猶聰，非此母不能講解。周官音義，傳授後生。」堅不待說畢，便欣然道：「既有章母，何妨令諸生就學哩。」隨即召逞與議，使他稟白老母，卽就還家，設立講堂，特遣生員百二十人，偕往受業。宋氏當然依命，隔幔授經，連日不輟。堅復賜給侍婢十人，號宋氏爲宣文君，自是周官學復得發明，時稱爲章氏宋母，傳名後世。不沒賢母。還有才女蘇蕙，表字若蘭，係陳留令蘇道賢第三女，幼通文史，雅善詩歌，智識精明，儀容妙麗，年十六爲寶滔婦，滔很是敬愛。嗣滔爲秦州刺史，復納一妾，叫做趙陽臺，妖冶善媚，未免奪寵。蘇蕙雖號多才，究不脫兒女性質，由妒生恨，漸與寶滔反目，滔因此疏蕙，旋滔坐罪被譴，徒往流沙，但挈陽臺西去，留蕙家居。蕙獨處岑寂，不免思夫，乃爲迴文詩數首，織諸錦上，宛轉循環，寓意悱惻，共得八百四十字，寄與寶滔，滔接閱迴文，旋錦圖反覆吟哦，也爲泣下。可惜迴文詩未曾錄入。可巧秦王堅亦赦令回家，馬上啓行，東歸探婦，伉儷重逢，和好如初。這也是一段情天佳話，後人播爲美談，看官幸勿笑我夾雜哩。不沒才婦。

且說秦王堅陽若好文，陰仍尙武，始終不忘南略，勉強推延了兩年，正擬大舉南侵，偏東海公苻陽及侍郎王皮，尙書郎周虓，通同謀叛，定期舉事。陽係法子皮係猛子，虓係晉故益州刺史周撫孫，降秦受官，三人糾衆作亂，倒也是一場大難。偏偏逆謀預泄，被堅飭人收捕，面加訊鞫。陽抗聲道：「臣父哀公，符法死諫哀公，事見前文。死不當罪，臣欲爲父復讎呢！」堅不禁流涕道：「哀公致死，事不在朕，如何錯怪？」雖由苟太后主張，堅亦不能盡諉。說至此，復問皮何故謀逆？皮答道：「臣父丞相猛，有佐命大功，臣乃不免貧賤，爲富貴計，不得不然。」遁辭。堅叱道：「丞相臨終，只貽汝十具牛，囑汝治田，未嘗爲汝求官，朕念汝先父有功，擢汝爲侍郎，汝反忘恩肆逆，這真叫做知子莫若父哩！」說着，又顧虓問狀，虓答道：「世受晉恩，生爲晉臣，死爲晉鬼，何勞再問？」虓果忠晉，不宜受秦官爵，既受秦封，如何謀叛？堅喝令繫獄，歎息入宮，旋卽頒發命令，曲貸三人死罪，惟徙陽至高昌，皮虓至朔方塞外，算作了案，未免失利。

會西域車帥鄯善二國，遣使入朝，願爲嚮導，引秦兵經略西域。秦王堅卽遣將軍呂光爲都督，統兵十萬，往定

西域陽平公融入諫道：「西域荒遠，得民未必可使，得地未必可食，從前漢武西征，得不償失，臣願陛下毋循覆轍呢！」堅不肯從，竟令呂光西行。光出隴西，越流沙，收服焉耆諸國，惟龜茲王白純一作帛純拒命，爲光所逐，光遂居龜茲，威愛兼施，遠近悅服，秦威大震。

適前高密內史毛瑍等，由秦逃亡，仍歸晉室。瑍之被獲，事見上文。秦王堅乃親御太極殿，大會羣臣，當面宣諭道：

「今四方略定，只有東南一隅，未霑王化，現計我國兵士，可得九十餘萬，朕欲大舉親征，卿等以爲可否？」尚書左僕射權翼道：「昔商紂不道，三仁在朝，武王猶且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竝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依臣愚見，晉却未可速圖呢！」堅沈吟半晌，又左右旁顧道：「諸卿可各言所見。」太子左衛率石越應聲道：「今歲鎮二星，適守南斗，福德在吳，未可輕討。且彼有長江天險，民尚樂用，臣以爲不宜加兵。」權翼是長晉人和石越并說及天時地利。堅說道：「從前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終歸覆滅。今

憑我百萬兵馬，投鞭江中，已足斷流，怕甚麼天險呢？」越又答道：「三國君主，統淫虐無道，所以敵國往取，易如拾芥。今晉雖寡德，究無大愆，願陛下且按兵積穀，坐待敵釁，果使有隙可乘，發兵未遲。」此外羣臣各言利害，紛紜莫決。堅懊悵道：「這便是築室道旁，無時可成，看來惟我獨斷罷！」羣臣見堅有愠色，自然不敢再言，相率退出。獨陽平公融尚在座側，堅顧語道：「人主欲定大事，不過一二臣可以與謀，今衆議紛紜，徒亂人意，我當與卿專決此事。」融答道：「今欲伐晉，却有三難，天道不順，就是一難，晉國無覺，就是二難，我國屢經征討，兵力已疲，勢轉怯鬥，就是三難，羣臣謂不宜伐晉，確是忠謀，願陛下依從衆議。」堅忿然道：「汝也來作此說麼？我尚何望！試想我有強兵百萬，資械如山，我雖未爲令主，究非閹劣，乘我累勝，擊彼垂危，何患不克，怎可復留此殘寇，長爲國憂呢？」融泣語道：「晉未可滅，昭然易知，今欲勞師大舉，實非萬全計策。且如臣所憂，更不止此，陛下寵養鮮卑，羌羯布滿畿甸，這統是蕭牆大患，如陛下督師南征，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一旦變生肘腋，悔何可追？臣本頑愚，言不足采。王景略

乃一時俊傑，陛下嘗比爲諸葛武侯，他臨歿時，曾有遺誠，難道陛下忘記麼？」比權石二人還要說得明白，這真是苦口忠言。堅愈加不樂，退入內庭，融當然趨出。

適太子宏入內問安，堅與語道：「我欲伐晉，以強臨弱，可保必勝，朝臣皆言未可，我實不解！」宏婉答道：「今歲在吳分，晉君又無大過，若南征不捷，外損國威，內殫民力，所傷實多，無怪羣下疑沮呢。」堅搖首道：「前我出兵滅燕，亦犯歲星，天道原不可盡憑，況古時秦滅六國，六國君主，豈必皆暴虐麼？」說罷，便顧令左右，宣召冠軍將軍慕容垂入議，垂應召卽至，堅問及伐晉事宜，垂抵掌道：「弱肉強食，乃是古今通例。如陛下神武應運，威加海內，虎旅百萬，韓信信起滿朝，乃藁爾江南，獨違王命，不伐何爲？古詩有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願陛下斷自聖衷，不必多慮，陛下可記得晉武平吳，只有張杜二三臣，與他同意，若必從衆議，如何能統一中原呢？」美疾不如綠石。堅不禁起舞道：「與朕共定天下，獨卿一人餘子碌碌，何足與謀！」遂命賜帛五百疋，垂拜謝而出。

堅卽命陽平公融爲司徒，領征南大將軍，并調諫議大夫裴元略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囑令速具舟師，指日南下，陽平公融辭不受職，且再入諫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來窮兵黷武，鮮有不亡，況國家本係戎狄，正朔未歸，江東雖然微弱，尙存中華正統，天意亦必不遽絕哩！」堅作色道：「帝王歷數，有何定例？劉禪非漢室苗裔麼？何故爲魏所滅，汝所以不能及我，就在此拘執的弊病呢！」融無言而退。堅仍授融爲征南大將軍，不過取消司徒職銜，融無奈受命。

堅素信沙門道安，羣臣託他乘機進諫，道安允諾。一日得與堅同輦，出游東苑，堅笑語道：「朕將與公南游吳越，泛長江，臨滄海，公以爲可樂否？」安接口道：「陛下應天御宇，居中宅外，自足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親往遐方哩。況東南卑濕，容易染疫，舜禹俱巡遊不返，陛下幸勿親行。」堅駁說道：「天下必統屬一尊，方可太平，朕經略四海，已得八九，難道使東南一隅，獨不被澤麼？必如公言，是古時聖帝明王，何爲不憚勞苦，巡狩四方呢？」道安見



不可諫，乃更易一說道：「陛下如必欲南征，也只可駐蹕洛陽，但遣一使貽書江南，忱以兵威，彼亦必稽首稱臣，無煩聖駕跋涉了。」堅終不從，小子有詩嘆道：

帝典王謨戒面從，矧經羣議已知凶，如何驕主矜張甚，但務窮兵未歛鋒。

既而後宮又有一人上書諫堅，請勿伐晉，究竟書中如何措詞，待至下回再表。

秦兵橫行江淮，連破名城，迭擒晉將，至三阿一役，彭超俱難，屢戰屢敗，僅以身免，此可見師老力疲，不堪久用。秦之轉盛，衰已見一斑，非謝玄之果能無敵也。況苻洛發難，內訌已起，而鮮卑羯羌雜伏關中，尤爲苻秦之隱患，此時唯急謀鎮定，與民休息，尙足制治保邦，奈何好大喜功，尙思大舉侵晉？耶權翼一諫而不從，石越再諫，而又不從，至苻融詳陳利害，尙不見聽，利令智昏，不敗何待？彼慕容垂之贊成堅議，固將覘堅之勝負，以定從違耳。堅但知面從爲忠，適中垂計天下事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堅其殆猶是乎！

## 第六十七回 山墅賭奔寇來不驚 淝水交鋒兵多易敗

却說秦王堅有一寵妾張氏，明敏有識，素得堅寵，號爲張夫人。他聞堅欲侵晉，亦以爲兵凶戰危，不宜常動，乃上書規諫道：

妾聞天下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自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人主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乾象，下探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云：雞夜鳴者不利。

行軍犬羣噪者，宮室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鳴，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願陛下詳而思之！

堅得書覽畢，攔過一邊，且自語道：「婦人有何見識？來管甚麼軍旅大事！」正懷恨間，幼子中山公詵亦馳入面諫道：「臣聞國家興亡，繫諸賢才，用賢必興，不用賢即亡。今陽平公爲一國謀主，陛下奈何不用？晉有謝安桓沖皆號賢才，陛下乃欲往伐，臣不勝滋疑，故敢直陳無隱。」堅又叱道：「天下大事，儒子何知也？敢來饒舌嗎？」兒女猶知危殆，堅奈何不知？說得詵滿懷慚憤，低頭退出。

好不容易又閱一年，晉桓沖率衆十萬，攻秦襄陽，使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涪城，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沖攻襄陽未下，分兵拔筑陽，當有警報飛達長安，秦王堅亟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率步騎五萬救襄陽，兗州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桓沖聞秦兵大至，退屯沔南，惟郭銓擊敗張崇，掠得二千戶東還。慕容垂爲秦軍前驅，進臨沔水，與桓沖夾岸對壘。他却想出一法，夜命軍士各持十炬，燃繫樹枝，光徹數十里。沖果被嚇退，自沔南還保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東歸。桓沖表薦從子石民爲襄陽太守，使戍夏口，自求領江州刺史，有詔依議，乃各蒞鎮轄守。

秦王堅以晉敢先發，倍加震怒，遂下令全國，集衆侵晉。約計民間十丁，抽一爲兵。良家子年在二十以下，如有材勇，皆入選爲羽林郎，共得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且預先下令道：「平晉以後，可令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中。」朝臣聞令，俱嗤爲太早。我亦要笑。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等，慙苻堅，卽速發兵。陽平公融又進諫道：「鮮卑羌虜，實我仇讎，所陳計畫，無非利我疲敝，彼得乘間逞志，如何可從？良家少年，類皆富饒子弟，不嫻軍旅，但知逢迎上意，希寵求榮。陛下誤信彼言，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且有後患，後悔將無及了！」堅始終不聽，反飭融督同張蚝、慕容垂等，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自率大軍爲後應，又命兗州

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監督益梁二州軍事，竝而語萇道：「朕嘗爲龍驤將軍，得建王業，今特將此職授卿，願卿勉力！」左將軍竇衝，在旁進言道：「王者無戲言，這乃是不祥徵驗呢！」堅默然不答。亦自知失言麼？萇即辭去。

慕容楷慕容紹私語慕容垂道：「主上驕矜日甚，亡象已見，叔父此行，正好規復舊業哩。」垂點首道：「這須由汝等合力，方可成功，今且勿言，俟南下觀釁便了。」乃隨堅出發長安，戎卒共六十餘萬，騎士約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是時爲晉孝武帝太元八年仲秋，涼風拂地，玉露橫天。正好行軍。秦王堅左杖黃鉞，右秉白旄，安坐雲母輦，徐徐啓行，留太子宏居守，寵妃張夫人自請從征，當由堅敕備副車，令他隨着，端的是鬚眉巾幗，八面威風。力爲後文反照。

到了九月初旬，行抵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方順流東下，幽冀兵已到彭城，東西萬里，水陸竝進。苻融等前驅兵二十五萬，先至潁口。江淮各戍，飛報建康，孝武帝急命尚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兼征討大都督，竝授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謝安子。西中郎將桓尹等，督衆八萬，出禦秦軍，又使龍驤將軍胡彬，帶領水軍五千，往援壽陽。謝玄既奉朝命，也恐衆寡不敵，未免加憂，因向謝安問計，安夷然答道：「已別有旨。」玄待了多時，並不聞有甚麼計議，自己不便瀆陳，因令僚屬張玄重請。安從容道：「且俟明日再談。」到了翌晨，玄再往請教，安却召集親朋，同遊山墅，命玄亦相偕出遊。玄只好隨去，及抵山墅中，安絕口不談軍務，反令玄對坐奕棊。玄棊本勝安一籌，此時懷着鬼胎，無心下子，所以應接多疏，反致見輸。約下數局，少勝多負，玄殊不耐煩。偏安強令續奕，直至傍晚，方纔撤枰。安又與親朋登山覽水，入夜乃還，終不道及軍情。矯情鎮物。越日得桓沖來書，擬遣精銳三千人入援京師，安對來使道：「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不勞桓公遣兵，且西藩關係重大，幸勿疏防！」來使受命返報，桓沖顧語僚佐道：「謝安石有廟堂雅量，可惜不諳軍略，今大敵將至，尙務游談，但遣諸不經事的少年，督師拒敵，兵又單弱，天下事已可知了，恐我輩不免左衽呢！」誰知後來偏出所料。

又越一月，秦苻融攻克壽陽，擒去守將徐元喜。晉龍驤將軍胡彬聞壽陽被陷，退保硤石，融復引兵進攻。秦衛將軍梁成等，又率衆五萬進屯洛澗，沿淮列柵，阻遏東兵。謝石、謝玄等至洛澗南岸，距梁成軍二十五里，憚不敢進。胡彬因糧食將盡，潛遣人告石等道：「今賊勢甚盛，硤石乏糧，倘或不測，恐不能再見大軍。」這使人行至中途，爲秦邏騎所獲，送入融營，融訊悉情形，便馳使白秦王堅道：「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急擊勿失！」堅乃留大軍在項城，自引輕騎八千名，倍道就融，且遣朱序至謝石營，勸令速降。序本晉臣，志在保晉，因私語謝石、謝玄道：「秦兵不下百萬，若同時併至，誠不可敵。今乘諸軍未集，速宜與戰，若得敗秦前鋒，餘衆奪氣，將不戰自潰了！」虧有此人。石尚躊躇未決，玄贊成序議，並囑序俟機歸晉。序唯唯而去。玄既送序出營，便促石進兵。石仍有難色，謂秦王堅已到壽陽，未可輕敵，不如固壘勿動，待彼師老，然後進兵。輔國將軍謝琰道：「機不可失，敵不可縱，朱序此來，正天授我機宜，奈何勿從！」石乃依議，遂與玄商定進行。

玄遣廣陵相劉牢之率精騎五千直趨洛澗，秦將梁成阻澗列陣，靜待廝殺。牢之麾兵渡水，奮擊成軍，成開陣與戰，不防牢之持槊突入，左挑右撥，殺退秦兵，竟至成前，成措手不及，被牢之一槊刺來，正中腰脅，痛極墜馬，死於非命。秦弋陽太守王詠忙來救成，兩下交手，纔及數合，由牢之用槊格住詠刀，右手拔出寶劍，用力砍去，把詠劈作兩段。秦兵既失梁成，又喪王詠，嚇得心膽俱裂，各自逃生。再加謝玄、謝琰又來接應，大殺一陣，俘斬數千。牢之更往截秦兵歸津，秦兵盡棄甲拋戈，越淮奔竄，有數千人不善泅水，並皆溺死。秦揚州刺史王顯等一併受擒，共計秦兵死傷萬五千人，所有器械軍資，都被晉軍載歸。於是晉軍水陸繼進，連謝石亦放大了膽，策馬前行。

秦苻融得洛澗敗報，趨回壽陽，與秦王堅登城遙望，見晉軍踴躍到來，步伐井井，很是嚴整，已不禁暗暗生驚。再向東北隅的八公山，眺將過去，差不多有千軍萬馬，布滿山上，堅愕然語融道：「這也好算得勁敵哩，怎得說他弱國？」融也覺寒心，乃下城部署，更謀一戰。看官聽說八公山上並無兵馬，不過草木蕃衍，經冬未衰，苻堅由驚生

疑，還道是草木皆兵呢。有倖心者，易生懼心。堅既疑懼交併，累得寢食不安，但騎虎難下，只好督同苻融等人，再與晉軍一決雌雄。當下驅動各軍，出壽陽城，徑至淝水沿岸列陣。謝玄見對岸盡是秦軍，苦不得渡，乃遣使語苻融道：「君懸軍深入，志在求戰，乃逼水爲陣，使我軍不得急渡，究竟是欲速戰呢，還欲久持呢？若移陣稍退，使我軍得濟，與決勝負，也省得彼此久勞了。」融卽轉白苻堅，堅欲依晉議，諸將皆諫阻道：「我衆彼寡，不如遏住岸上，使不得渡，纔保萬全。」堅駁說道：「我軍遠來，利在速戰，若夾岸相持，何時可決？今但壓兵小却，乘他半渡，我卽用鐵騎圍蹙，可使他片甲不回，豈不是良策麼？」計非不是，乃天人不肯相從，奈何？融也以爲然，遂壓兵使退。

秦軍正如墻列着，一聞退軍的命令，便卽掉頭馳去，不可復止。那晉軍已控騎飛渡，齊集岸上，一面用着強弓硬箭，爭向秦兵射來，秦兵越覺着忙，競思奔避，忽又有一人大呼道：「秦兵敗了！」於是秦兵益駭，頓時大潰。苻融拍馬略陣，還想禁遏部軍，偏部衆不肯回頭，晉軍却已殺到，急得融無法可施，擬加鞭西奔，那知馬足纔展，忽然倒地，自己不知不覺，隨馬墜下，說時遲，那時快，晉軍併力殺上，刀槍並舉，亂斫亂戳，將融殪成肉泥。苻堅見融落馬，驚惶的了不得，便卽返奔，連雲母輦都棄去。晉軍乘勝追擊，直達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踐踏，死亡不可勝計。或僥倖逃脫性命，聽得道旁風聲鶴唳，都疑是晉軍將至，晝夜不敢息足，草行露宿，凍餓交併，可憐百萬大兵，十死七八，彷彿是曹操赤壁，王尋崑陽。

當時秦兵倉皇四散，究不知由何人呼敗，驚動全軍，後來朱序與徐元喜乘勢奔晉，始由序自述前因，佯呼兵敗，嚇退秦兵。照此看來，朱序實是破秦的第一功臣。還有前涼主張天錫也隨序歸晉，謝石、謝玄等統表歡迎，復引兵奪還壽陽，拘住秦淮南太守郭褒，唯苻堅寵妃張夫人，得由親兵保護，從壽陽城出走，奔依苻堅。堅身上亦中流矢，單騎狂奔，到了淮北，聞後面已無聲響，料知距敵已遠，方敢下馬少憩，可奈饑腸亂鳴，轆轤不息，一時無食可覓，只得徬徨四顧，做了一個墻間乞食的齊人。百姓前來問訊，方識是秦王堅。乃進壺殮，奉豚脾，堅方得一飽。正慮無

物可酬，湊巧張夫人馳至，帶有縣帛等物，堅且悲且喜，卽命取下縣帛若干，分賞百姓。百姓辭謝道：「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民爲陛下子，陛下爲臣民父，怎有子奉父食，乃思求報麼？」遂不顧而去。堅深爲嘆息，旁顧張夫人，見他花容顛顛，雲鬢蓬鬆，不由的憐憫起來，轉念自己狼狽至此，滅盡前日威風，便且泣且語道：「我今還有何面目再治天下！」何不當時依張妃言。張夫人不便答堅，也惟有相對下淚。未幾有散騎陸續趨集，報稱冠軍將軍慕容垂獨得全師，部衆三萬人，不折一名。堅乃率騎往依垂，迎堅入營，謹執臣禮。

垂子寶密白垂道：「祖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不過因時運未至，晦迹埋名，今秦王兵敗，委身屬我，是天意亡秦，使我興燕，此時不圖，尚待何時？幸勿徒顧微恩，自忘社稷。」徐徐道：「汝言也自有理，但彼既誠心投我，如何加害？天若棄秦，何患不亡，不如暫爲保護，聊報舊德，待至有釁可乘，然後舉事，方不致有負宿心，且可仗義執言，取服天下。」寶乃無言。奮威將軍慕容德入白道：「秦強時併吞我燕，今秦已弱，正可報仇雪恥，並非有負宿心，兄奈何得而不取，坐失機會呢？」垂說道：「我前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地，乃逃死關中，秦王以國士待我，恩禮備至，嗣復爲王猛所賣，不能自明，賴秦王明我心迹，毫不加譴，此恩此德，何可遽忘？若氏運必窮，我當懷集關東，規復舊業，關西却非我所願有了。」冠軍行參軍趙秋道：「明公當紹復燕祚，圖讖甚明，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王，據鄴都，鼓行西進，三秦可唾手而定，何必遲疑？」垂終不從，因舉兵授堅，堅收集離散，偕垂同歸。行至洛陽，潰兵次第趨還，尚不下十餘萬。百官儀物，纔得少備。垂子農復啓垂道：「尊不迫人於險，義聲足感動天地，但嘗聞祕記云：燕右復興，當在河陽，譬如取果，或在未熟，或待自落，先後相去，原不過旬日間，但難易美惡，未免懸殊，還請尊見裁擇。」垂點首道：「我自有一區處。」心已動了。

嗣又自洛陽抵澗池，將入潼關，垂向堅面請道：「北鄙人民，聞王師不利，互相煽動，臣願得一詔書，馳往撫慰，且乘便過謁陵廟，請陛下准議。」想出法子來了。堅卽許諾，垂欣然告退。

左僕射權翼亟進諫道：「國家新敗，四方皆有貳心，應即召集名將，置諸京師，自固根本，垂勇略過人，世長東夏，前次西來，不過爲避禍起見，豈得一冠軍職銜，便已足望陛下，獨不見養鷹磨餓，乃附人，一遇風起，便思凌霄，只可謹備條籠，繫住不放，若一經寬縱，任彼所欲，難道還重來不成？」堅爽然道：「卿言亦是，但朕已許他前去，匹夫尚不食言，況爲萬乘主呢？天命果有廢興，亦非智力所能挽回，只好聽諸天命罷了！」語近迂腐。翼又說道：「陛下重小信，輕社稷，終嫌失算，臣料垂一去不返，關東禍亂，從此開始了！」堅不肯聽，即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固等，率衆三千送垂，又令驍騎將軍石越，率精卒三千戍鄴，驍騎將軍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鎮軍將軍毛當，率部曲四千戍洛陽，俟各軍分頭出發，乃西入關中。

權翼密遣壯士百人潛伏河橋，謀刺慕容垂。垂預防不測，使典軍程同，扮作自己模樣，衣冠馬匹，悉數給同，自己却微服輕裝，從涼馬臺編結草筏，悄悄渡河。那程同却挈着僮僕，夜踰河橋，昏黃遇伏，同急馳獲免。權翼聞垂得脫去，自恨計策不成，垂頭喪氣，隨堅入關。堅抵長安，在郊外關壇祭融，大哭一場，追諡曰哀。方纔入城，下令大赦，撫恤陣亡家屬，這且不必細表。

且說謝石、謝玄，既得破秦，便馳書告捷，司徒謝安，方對客圍碁，接到捷書，草草一閱，便擱置案上，奕碁如故。客問爲何事，安徐答道：「小兒輩已經破賊了！」客起身道賀，安仍無喜色，邀客終局。及奕畢，客去，返入內室，急跨門限，展齒爲折，看官閱此，應知謝安是未嘗忘情，不過對客時，故示鎮定，好似憂怒不形，具有絕大度量。至客已辭去，遂不覺趾高氣揚，流露喜色了。小子有詩咏道：

一生憂樂本常情，露布傳來喜氣生。  
怪底當年謝太傅，欺人只是一棋枰！

既而謝石班師，奏凱還朝，晉廷當有一番封賞，且至下回說明。

秦苻堅大舉伐晉，而謝安圍碁別墅，一若行所無事，譽安者稱其鎮定，毀安者譏其輕弛，此皆屬一偏之見，未足垂爲定評。

典午東移，積弱已久，欲以八萬士卒，敵秦兵百萬之衆，雖有孫吳，亦難爲謀。安非全無心肝，竟不知軍情重大，成敗難料。不過因萬全無策，只可委心氣運，與其張皇自擾，益亂人意，不若勉示鎮靜，稍定衆心，此乃爲安之苦衷，不足與外人道也。幸而朱序通謀，苻融失律，謝石、謝玄等得一戰而勝，奏功淝水，天不亡晉，幸有此捷，何怪安之喜出望外，展齒爲折乎？故譽安者非毀安者，更非譖葛空城，得退司馬，乃其生平之第一倖事，安亦猶是耳。彼慕容垂之不忍殺堅，猶有知己之感，余嘗以此多之。蓋垂固不欲滅秦，第欲復燕，設秦王堅不遇姚萇，則燕秦並存可也。欲復燕爲承祖計，不滅秦爲報德計，垂其尙知有義乎？

## 第六十八回 結了零再興燕祚 索鄴城申表秦庭

却說謝石班師，還至建康，孝武帝按功加賞，進謝石爲尙書令，謝玄爲前將軍，謝安爲太保，他將亦各從優敘。惟玄固辭不受，有詔嘉獎，賜錢百萬，綵錦千端，並封張天錫爲散騎常侍，兼西平公，朱序爲瑯琊內史，行赦境內，中外解嚴。嗣由謝安上疏，請乘苻堅喪敗，經略淮北，乃復命前鋒都督謝玄，率同冠軍將軍桓石虔，再趨渦潁，任定兗青冀各州。這三州俱爲秦有，守吏當然報達長安，無如天下事不堪一敗，爲了淝水戰事，秦兵大挫，遂致土崩瓦解，亂端四起，累得秦王堅不遑撫近，那裏還能顧及遠方！小子且先將苻秦亂事，依次敘來。

隨西有乞伏氏，系出鮮卑，從前有一部酋紇干，雄悍過人，得統附近部落，號乞伏可汗，傳至祐鄰，部衆寔盛，據住高平川，祐鄰四傳至司繁，復遷居度堅山，爲秦將王統所破，因向秦請降。秦王堅賜號南單于，徵居長安，尋遣令西討叛胡，留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死後，子國仁嗣，堅徵爲前將軍，使從大軍侵晉，但留國仁叔父步頽居勇士川，及淝水敗還，步頽首先叛秦，堅使國仁往撫，步頽迎國仁入寨，願推國仁爲主，背秦獨立。國仁乃置酒高會，攘袂大言道：「苻氏因石趙亂，釁妄竊名號，窮兵黷武，跨僭八州，疆宇旣寧，應該修德行仁，與民休息，彼乃廣騫虛威，專



謀遠略，騷動蒼生，疲敝中國，天怒人怨，致有此敗，自來物窮必虧，禍盈必覆，天道如此，苻氏怎能違天？看來是終要覆亡了。我當與諸君據守一方，勉成霸業哩。」大衆齊聲應命，乃召集諸部，自張一幟，遇有未肯歸附的胡人，即用兵力脅服，有衆十餘萬。爲西秦立國基礎。

秦王堅正擬加討，那知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丁零翟斌又起兵爲亂，謀攻洛陽，丁零係西番種落，世居康居，輾轉徙入河洛，服屬苻秦，秦命翟斌爲衛軍從事中郎，至是因秦敗挫，遂有貳心，再加燕族慕容鳳、燕臣王騰、遼西段延等，各率部曲依斌，斌樂得擁衆自主，與兵圖洛。

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飛書報堅，堅亟遣使至鄴，囑使冀州牧長樂公丕傳諭慕容垂，令率部兵討斌。垂自離長安後，行至安陽，卽遣參軍田山奉牋啓丕，作問候狀。丕也恐垂有異圖，密謀襲擊，侍郎姜瓖進諫道：「垂未露反形，明公擅加誅殺，似未合臣子大義，不如以禮接待，嚴加管束，密表情狀，待敕後行。」丕乃依議，乃出郊迎垂，館諸鄴西，可巧長安使至，令轉飭垂討丁零，丕乃召垂與語道：「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便敢肆逆，今得長安來敕，欲煩冠軍一行，冠軍英略蓋世，定能滅賊。」垂答道：「下官乃大秦鷹犬，敢不唯命是聽！」垂亦自比爲鷹，將乘此颺去了。丕乃厚給金帛，垂皆不受，惟請賜還舊田園，丕當然應允，獨撥給羸兵二千，歸垂統領，又遣部將苻飛龍率領氏騎千人，作爲垂副。臨行時密囑飛龍道：「卿係王室肺腑，官秩雖卑，義同統帥，此去用兵制勝，防微杜貳，一委諸卿，願卿毋忽！」飛龍受命，遂偕垂同行。鎮將石越馳入白不道：「王師新敗，人心未定，丁零一倡旬日間卽得衆數千，公奈何復遣垂出發，垂係故燕宿將，常思規復，今復畀彼兵甲，這真似爲虎添翼了。」丕說道：「垂在鄴中，好似伏虎寢蛟，常恐爲患，今遣令外出，可紓內憂，且翟斌凶悍，必不肯爲垂下，使他兩虎相鬪，我得乘彼敝用兵制伏，這就是下莊子的遺策哩。」偏偏不從汝料奈何？

正議論間，有一外吏入稟道：「慕容垂私謁燕廟，擅戕亭吏，且將亭燬去了。」丕尙未答言，石越在旁問吏道：

「垂已去否？」外吏道：「已出城了。」越復顧丕道：「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望殿下速除此人！」丕說道：「垂會向我前面請，欲入城拜謁故廟，我尚未許，今敢燒亭殺吏，咎固難辭，但淮南一役，王師敗衄，垂獨侍衛乘輿，此功亦不可遽忘呢。」越應聲道：「垂爲燕臣，事燕尚且不忠，怎肯盡忠事我？失今不取，必爲後患！」丕終不信。越出告僚佐道：「長樂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所擒呢！」

垂挈家屬出行，只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在鄴，使丕勿疑。及達湯池，適有私黨從鄴來報，述及丕與飛龍密語，垂不禁怒起，便宣告部屬道：「我事苻氏，不爲不忠，彼乃專圖我父子，我豈可束手就斃嗎？」乃託言兵寡，暫停河內募兵，約閱旬日，得衆八千。秦豫州牧苻暉，促使進兵，垂語飛龍道：「今距寇不遠，當晝止夜行，出彼不意，方可制勝。」飛龍亦以爲然，誰知中了垂的詭計。垂少子麟，前曾告訐乃父爲垂所嫉。見七十一回。燕爲秦滅，麟與母仍然歸垂。垂殺死麟母，尚不忍殺麟，惟嘗置外舍，罕得侍見。此次往來河洛，麟得隨從軍中，爲垂畫策，謀殺飛龍。飛龍不能調破，還道晝止夜行，却是好計。時當歲暮，寒夜無光，垂遣世子寶率兵居前，季子隆勒兵居後，令飛龍約束氏騎，五人爲伍，居中急走。行至夜半，一聲鼓號，寶與隆前後合兵，圍殺飛龍。飛龍寡不敵衆，又因昏夜，不辨南北，徒落得一刀兩段。連氏兵都殺得精光，不留一人。未免殘忍。垂自是以麟爲能，寵愛如初。一面使田山赴鄴，潛告慕容農等，令起兵相應。慕容紹因先出蒲池，盜不駿馬數百匹，守候農楷。到了除夕，農楷微服出鄴，與紹相會，同奔往列人去了。翌晨爲晉太元九年元日，秦長樂公丕，大譙賓客，使人往邀慕容農，不見下落。纔知農等已經遁去。再令左右四出偵察，徧求至三日有餘，方聞他已往列人，追悔無及，徒喚奈何！

那秦苻暉待垂不至，只好另檄他將毛當，往剿翟斌。斌與慕容鳳等商議對敵方法，鳳奮然道：「鳳今將爲先王雪恥，願代將軍斬此匹奴！」說畢，卽披甲上馬，當先出寨。丁零部衆隨鳳馳出，勁氣直達，所向無前。秦兵相率披靡。鳳闖入秦陣，突至毛當面前，手起刀落，竟將毛當砍倒，再加一刀，結果性命。當倉猝被殺，連魂靈兒都莫明其妙。

只糝模糊的走詣枉死城。

秦兵大潰，鳳乘勝攻入凌雲臺，成獲得甲仗馬匹，不計其數。會聞慕容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將抵洛陽，鳳乃勸翟斌迎垂，推爲盟主。斌從鳳議，遣使白垂，垂尙慮有詐，乃拒絕斌使道：「我來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旣欲建大事，成敗禍福，由君自擇，我不願與聞。」斌使乃去，及垂抵洛陽，符暉閉門不納，且責他擅殺飛龍。垂正在徬徨，適翟斌又遣長史郭通來申前議，垂尙有疑色，通進言道：「將軍屢拒和議，莫非因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甚遠略，所以不願與謀，獨不思將軍今日與斌合兵，可濟大業，否則將軍進爲秦阻，退爲斌扼，恐反致進退兩難了。」垂乃允議，遣通返報翟斌，斌率衆來與垂會，因勸垂卽稱尊號，垂謙言道：「新興侯指慕容暉見前，乃是我主，當迎歸反正，我怎好背主自尊呢？」恐非由衷之言，遂向衆宣謀道：「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若欲控馭燕趙，實非易事，計不如北取鄴，較得形便。」衆齊聲稱善，垂因復東還。故扶餘王餘蔚正爲滎陽太守，邀同昌黎鮮卑衛駒等，迎垂入滎陽，垂又得萬餘人，羣下再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號爲統府，羣下稱臣，文表奏報，封拜官爵，皆如王制。命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餘蔚爲征東將軍，封扶餘王，衛駒爲鷹揚將軍，慕容鳳爲建策將軍，部署已定，卽從石門築起浮橋，渡河向鄴。

慕容農奔列人時，借宿烏桓人魯利家，利置饌餉農，農但笑不食。利入內語妻道：「慕容郎乃是貴人，今到我家，自恨貧微，不能備具盛饌，爲之奈何？」妻答道：「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到此，豈徒爲飲食起見，妾料他必有隱隱，君宜亟出與議，不必多疑。」此婦頗有特識。利因復出見農，語利道：「我欲在此募兵，銳圖興復，卿可從我否？」利便答應道：「死生唯命！」謹遵圖教農大喜進食，醉飽盡懽。嗣又往約烏桓部豪張驥，驥亦願爲效死，於是農驅居民爲士卒，斬木爲兵，裂裳爲旗，并使趙秋說下屠各東夷，烏桓等衆，約同舉事。遠近趨集，衆至數萬。農號令整肅，隨才署職，上下帖然，兵民共悅。

長樂公不使部將石越，率着步騎萬人，往擊農軍。農衆請治列人城，以便戰守。農笑道：「今糾衆起義，惟敵是求，若得戰勝，當以山河爲城池，區區列人，何足整治呢！」旋聞越軍將至，便命趙秋及參軍綦毋滕擊越前鋒，斬俘數百人，得勝回營。參軍趙謙白農道：「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容易破滅，請急擊勿延！」農答道：「彼甲在外，我甲在心，若與彼晝戰，我軍見他外貌，未免怯懼，不如待暮出擊，可保必勝！」遂令軍士嚴裝待命，毋得妄動。會見越立柵自固，復笑語諸將道：「越兵精士衆，不知乘銳來攻，反立柵爲防，我知他無能爲呢！」應爲所笑。待至日暮，乃鳴鑼動衆，出陣城西，牙將劉木，請先攻越柵。農即使爲先鋒，令率壯士數百，前往拔柵。自率大衆繼進。劉木奮勇當前，毀柵直入，秦兵抵擋不住，向後退却。石越素號驍勇，不肯遽退，便持鎗躍馬來與劉木決鬥。月光隱約，火具模糊，彼此一來一往，戰了數十回合，不分勝負。偏慕容農衆入柵，喊聲震地，刀光閃處，血肉橫飛。秦兵多半駭散，越亦無心戀戰，虛幌一鎗，回馬便走。木眼明手快，就從越背後直刺一刀，越不及顧避，大叫一聲，撞落馬下。木卽下馬，割了越首，復上馬，追殺秦兵，血流數里，方纔收軍回城。越與毛當皆秦驍將，秦王堅特使幫助二子，鎮守冀豫，及相繼敗亡，秦人奪氣。敘毛石二人戰殘筆法不同。

慕容農卽使劉木，函送越首，馳報垂軍，自引兵隨後赴鄴。垂至鄴下，先接劉木捷報，繼與農等相會。農本由大衆推戴，權稱驃騎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垂卽令實授官階。立世子寶爲太子，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史家稱爲後燕。亦十六國之一。服色朝儀，概如舊章，大封宗室功臣，計王公侯伯子男百餘人。

秦長樂公不使屬吏姜讓至垂營，責他負德。垂答道：「孤受秦王厚恩，未嘗背負，故欲保全長樂公，使他率衆往赴長安，然後修我舊業，與秦永爲鄰好。若長樂公執迷不悟，不肯舉鄴城歸還，孤只可悉衆與爭，一經決裂，恐長樂公匹馬求生，也不可得了。」讓厲聲道：「將軍不容本國，奔命我朝，豈尙得有故燕尺土麼？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族。寵逾勳舊，從來君臣際遇，有如此隆厚麼？今因王師小敗，遂有異圖，長樂公乃主上元子，受

命鎮鄴，豈肯低首下心，便將全鄴相讓，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窮極兵勢，何勞多言！不過將軍年垂七十，叛道致敗，懸首白旗，高世忠臣，反爲逆鬼，實未免令人可惜哩！一垂聽了讓言，倒也無言可駁。惟左右都恨讓不遜，俱請殺讓。垂搖首道：「彼此各爲其主，讓有何罪？」仍依禮遣歸。因卽麾衆攻鄴，且遣使上表長安，願送丕入關，乞還鄴城。表文有云：

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嘗懼不及。去夏桓冲送死，一出雲消，迴討郿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抑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州，懸旗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惟陛下聖明，鑒臣丹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丕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迫臣單赴限，以師程，惟給敝卒二千，盡無兵仗，復令飛龍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維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但懼青蠅交亂，黑白顛倒是非。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語大自豪。臣欲令長樂公盡衆西還，以禮發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旣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係臣國舊都，應卽惠及，然後西向受命，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兵至鄴，并喻丕以天時人事，而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兵及相交，恆恐兵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天聽，輒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來去常事，惟陛下鑒之。

秦王堅得表，當然憤恨，也有一書報垂道：

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二十餘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

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擬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何意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於本國，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椹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並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餘復何言！

垂覽書不顧，但督兵圍住鄴城，攻入外郛。秦苻丕退守中城，與垂相持，經旬未下。垂遣老弱至魏郡肥鄉築造新興城，置守輜重，復令弟范陽王德及從子太原王楷等，攻據枋頭館陶，置戍而還。自是關東六州郡縣，依次降燕。秦北地長史慕容泓，係前燕主慕容暉弟，聞垂已起兵恢復，遂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遺衆，得數千人，還屯華陰。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秦王堅急命鉅鹿公叡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并授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爲司馬，撥兵五萬，使往討泓。兵隊方發，忽報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河東，攻秦蒲阪，冲係泓弟，從前秦滅燕時，冲年尚祇十有二歲，與乃姊清河公主同爲秦俘，充入掖廷。清河公主年方二七，具有絕色，正是芬含荳蔻，艷若芙蓉，堅怎肯放過，逼令侍寢。亡國女兒，不能自主，只好由他擺佈，充做玩物。冲亦面若冠玉，與乃姊不相上下，堅又視若變帝，晨夕與其撲朔雌雄，迷離莫辨。當時長安有歌謠云：「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在日，極言切諫，堅不得已，遣冲出宮。俟冲稍長，便令爲平陽太守，那知他得了尺符，也乘勢發難，竟與兄起兵響應，小子有詩咏道：

到底男戎勝女戎，龍陽崛起亦稱雄。可知伊訓由來舊，誤毗頑童長亂風。

冲復叛秦，秦王堅不得不防，又只好調兵往禦。欲知何人爲將，且待下回再表。

秦王堅父子之縱垂，同一失策。垂可取堅而不取，至赴鄴以後，殺吏燒亭，始露異謀。嗣且借征討之名，襲殺苻飛龍，聯合翟斌，公然叛秦，自號燕王。何其舍易而就難，先順而後逆也。推垂之意，以爲英雄舉事，不迫人險，縱堅所以報私恩，聯斌所以復舊業。晉文公退避三舍，卒收楚於城濮，後世不譏其負德，垂亦猶是耳。且觀其上表秦庭，猶以臣道自處，雖仿之周武，漢高，不無過夸，然其不欲以叛人自處，已在言表。堅之報書責垂，有悔恨語。不知堅之致亡，咎由自取，逮衆寇晉，一敗塗地，即無慕容氏之發難，而姚萇等伺隙而動，寧不足以亂秦。秦固無久安之理也，於慕容垂乎何尤？

## 第六十九回 據渭北後秦獨立 入阿房西燕稱尊

却說慕容冲起兵平陽，進攻蒲坂，秦王堅欲調兵抵禦，一時苦無統將，只好將鉅鹿長史竇衝撥使討冲。鉅鹿太守苻叡少了一個幫手，未免勢孤，但叡是少年使氣，竊猛任性，不管甚麼利害，即倍道往攻華陰。慕容泓接得探報，說他來勢凶猛，却也寒心，當下引衆東走，將奔關東。叡便欲率兵邀擊，司馬姚萇進諫道：「鮮卑各衆，竝皆思歸，所以羣起爲亂，今彼既東行，正好驅令出關，由彼自去，不宜阻遏。試想驪鼠甚微，被人執尾，尚能反噬，况亂黨甚多，凶猛可知，倘或進退無路，必將向我致死，我一失利，悔將何及！故不若鳴鼓相隨，但教張皇聲勢，彼已是奔避不遑了。」一叡悍然道：「今日驅出關外，他日待我旋師，彼又入關，終爲後患，俗語有云：斬草除根，能乘此斬盡根株，豈不較善！況我兵比寇倍蓰，怕他甚麼？」一匹夫之勇，徒自取死，遂不從萇議，自爲前驅，往截慕容泓。泓正防秦軍掩擊，却故意逗留華澤，分兵四伏，專待苻叡到來。叡未曾探明路徑，但知向前亂闖，縱轡急進，行至華澤附近，見有一簇人馬，停駐澤旁，便應兵殺去。泓略略接戰，當即退走，叡不肯捨泓，從後追趕。到了澤畔，正值春草繁茂，一碧連天，看不出甚麼

高低，辨不出甚麼燥濕，卻尙自恃兵衆，不以為意。猛聽得胡哨聲起，草澤裏面鑽出許多伏兵，各執長槊，前來廝殺。勣忙督衆抵敵，不防一面伏發，四面俱起，一齊圍裏攏來，累得勣前後左右，統是敵兵。勣自知不佳，只好退兵，爲了一退，頓致行伍錯亂，沒路亂竄。華澤中多是泥淖，一不經心，立即滑倒，斷送性命。勣亦急不暇擇，誤蹈淖中，馬足越陷越深。一時無從自拔，那敵兵即乘勢攢集，你一槊，我一槊，戮得苻融身上有幾千百個窟窿，就使銅頭鐵脚，也是活不成了。餘衆亦大半陷沒，只剩得殘卒數千，還虧姚萇馳來援應，方得救回。

萇返至華陰，檢查兵士，十失七八，幾難成軍，乃遣龍驤長史趙都，速詣長安，報明敗狀，一面謝罪，一面請示。那知趙都去後，杳無覆音，派人探聽，纔知都被殺，且有敕命來拏姚萇。萇當然惶急，潛奔渭北，轉至馬牧。西州豪族尹祥、趙曜、王欽、狄廣等，共挈五萬餘家，願推萇爲盟主。萇未肯照允。天水人尹緯進言道：「一百六數周，秦亡已兆，如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所以豪傑驅馳，共樂推戴。將軍宜降心從議，曲慰衆望，不可坐觀沉溺，同就淪胥。」萇躊躇半晌，自思秦已與絕，無路可歸，不如就此獨立，較爲得計。全是苻堅激成。遂依了緯議，據萬年爲根本地，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大赦境內，改元白雀。即用尹詳、龐演爲左右長史，姚晃、尹緯爲左右司馬，狄伯支、焦虔等爲從事。中郎王欽、趙曜、狄廣等爲將帥。歷史上稱苻氏爲前秦，姚氏爲後秦。爲十六國中三秦之一。

時慕容冲爲秦將竇衝所破，奔依兄泓。泓仍屯華陰，集衆至十餘萬，因貽書秦王堅道：「吳王指慕容垂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指慕容垂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主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鉅鹿公輕意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本意，還幸俯原。」若譏若諷，比唾罵還更利害。堅得書大怒，即召慕容暉入責道：「卿兄弟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拘卿入關，卿未必改迷歸善，乃朕不忍多誅，宥卿兄弟，各賜爵秩，雖云破滅，不異保全，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獗至此？垂叛關東，泓冲復稱兵內侮，豈不可恨！今泓書如此，付卿自閱，卿如欲去朕當相資助，如卿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能以國士相待呢。」說着，將來書擲示慕容暉，暉連忙叩頭流



血泣謝。堅怒意少解，乃徐徐說道：「古人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三豎構兵，咎不在卿，朕非不曉，許卿無罪，仍守原官，但卿宜分書招諭，令三叛速即罷兵，各還長安，須知朕不爲己甚，所有前愆，概從恩宥便了。」全是默氣。障唯唯而出，名爲奉命致書，暗中却遣密使囑泓道：「秦數已終，燕可重興，惟我似籠中禽鳥，斷無還理，且我不能保守宗廟，自知罪大，不足復顧。汝可勉建大業，用吳王爲相國，中山王諱曾封神爲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我死耗，汝便即尊位，休得自悞。」亡國主自知死罪，死期亦不遠了。泓得曉使傳言，乃進向長安，改元燕興，且致書與垂，互結聲援。

垂圍攻鄴城，日久未下，因向右司馬封衛問計，衛請決漳水灌城。垂依議施行，水入城中，固守如故。垂未免焦煩，特自往游獵，聊作消遣，順便過飲華林園，不意爲內城所聞，出兵掩襲，將園圍住，飛矢如注，垂幾不得脫，幸冠軍將軍慕容隆，麾騎往援，衝破秦兵，纔得翼垂出圍。

垂既得回營，太子寶入白道：「翟斌恃功驕恣，潛有貳心，不可不除！」垂說道：「河南盟約，不應違負，況罪狀未露，便欲下手，人必謂我嫉功負義。我方欲收攬豪傑，恢弘大業，奈何示人褊狹，自失人望呢！果使彼有異謀，我當豫先防備，彼亦無能爲了。」寶趨退後，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農，俱進見道：「翟斌兄弟，貪驕無厭，必爲國患。」垂又駁道：「貪必亡，驕必敗，怎能爲患？彼有大功，當聽他自斃罷。」旣而斌囑使黨與代請爲尚書令，垂覆語道：「翟王功高，應居上輔，但現在臺尚未建，此官不便遽設，且俟鄴城平定，自當相授。」斌以所求不遂，竟致懷怒，潛與城中勾通，使人洩去漳水。當有人向垂報聞，垂不動聲色，佯召斌等議事，斌與弟檀敏入帳，由垂叱令左右，將他兄弟拏下，面數斌罪，按律斬首。檀敏亦被殺，餘皆不問。

斌從子真，却夜率部衆，北走邯鄲。嗣又還向鄴下，欲與苻丕，內外相應。垂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湊巧撞着，迎頭痛擊，得將真衆擊退，向垂報功。垂又遣農、楷二人，帶着騎兵數千，北往追真。馳至下邑，見真衆駐紮前面，多是

老弱殘兵。楷即欲進戰，諫阻道：「我兵遠來，已經饑疲，且賊營內外，未見了壯，定有詐謀，不如安營自固，免墮彼計。」楷不聽農言，徑擊真營，真棄營佯退，誘楷往追。楷恃勇追去，果為伏兵所圍，衝突不出，勢將覆沒。還是農急往相救，殺開血路，方將楷拔出圍中，狼狽還，兵士已傷斃不少了。垂見楷等敗歸，乃宣告大眾道：「苻丕窮寇，必且死守，丁零叛擾，乃我心腹大患，我且遷往新城，縱不西還，既可謝秦王宿惠，復可防翟真來侵，這也未始非目前至計呢。」衆無一異議，垂遂引兵去鄴，北屯新城，再遣慕容農往攻翟真。真轉趨中山，據住承營，復遣從兄遼往扼魯口，作為犄角。農乃先攻翟遼，遼屢戰屢敗，仍奔依翟真去了。垂藉翟起兵，旋為翟累他人之不可恃也如此。

後秦王姚萇，進屯北地。秦王堅調集步騎二萬人，親出討萇。行次趙氏塢，使護軍楊璧帶領游騎三千，堵萇去路，又令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三面攻萇，連破萇兵，并將萇營水道扼住，上源不使通入。時當盛夏，萇車無從得水，當然患渴。萇令弟尹買出營，領着勁卒二萬，往擊上流守堰的秦兵，期通水道，不防秦將竇衝埋伏，雀渠待至尹買到來，一鼓齊出，竟將尹買擊死，斬首至一萬三千級，只餘數千人逃回。萇衆大懼，向地掘坎，不得涓流，去路又被塞斷，好似竹管燬，危險萬狀。約莫過了三五日，萇營內渴死多人，急得萇仰天長嘆，焦灼異常。忽然間黑雲四布，雷電交乘，大雨傾盆而下，滂沛周流，萇衆得飲甘霖，不由的歡躍逾恆，精神陡振。更可怪的是，萇營裏面水深至三尺許，距營百步外，水僅寸餘。秦王堅方在營用膳，得着雨信，甚至投箸起座，出指空中道：「老天，老天，難道汝亦佑賊麼？」汝何嘗非賊？秦軍見天意歸萇，並皆氣餒，萇軍轉衰為盛，又通使慕容泓，約為奧援。

會燕謀臣高蓋等，因泓持法嚴峻，德望不及乃弟沖，竟引衆殺泓，推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署置百官，即用

高蓋為尚書令。殺兄者反舉為首輔，可見沖實與謀。姚萇聞沖得衆心，特致書相賀，且遣子崇往質沖營，令沖速赴長安，牽

制苻堅。一面集衆七萬，徑攻秦軍。秦將楊璧擋住去路，被萇衝殺過去，立即盪破，且將楊璧擒住。再分頭掩擊徐成、毛盛各營，無不摧陷。連徐毛二將一併擒來，只竇衝得脫。萇却厚待楊璧、徐成、毛盛三人，與他宴飲，好言撫慰，以禮

遣歸樂得客氣

秦王堅很是懊喪，又接長安警報，慕容沖兵馬日逼，不得已捨了姚萇，奔回長安。適平原公苻暉率領洛陽陝城兵衆七萬人，還援根本，堅遂命暉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出拒慕容沖。行至鄭西，與沖接戰，秦兵已成弩末，所向皆靡，暉只得退走。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少子河間公琳率衆三萬，禦沖壩上，又復敗績。琳與宇相繼戰死，沖遂入據阿房城。沖小字鳳皇，當時長安有歌謠道：「鳳皇鳳皇止阿房。」秦王堅還道阿房城內將有真鳳皇到來，意謂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特植桐竹數十萬株，專待鳳皇，那知來的是人中鳳皇，不是鳥中鳳皇，反使秦王堅一番奢望，變作深愁。這豈非變生不測麼？

俗語說得好，喜無雙至，禍不單行。秦既爲慕容氏姚氏所困，已鬧得一塌糊塗，偏江左的桓謝各軍也乘勢進略淮北，連下各城。荊江都督桓沖，已自愧前時失言，悔不該輕視謝氏，遂致恚憤成疾，病歿任所。迴應六十七回中桓沖語，且因沖尚爲賢臣，故隨筆敘及沖之病歿。晉廷追贈沖爲太尉，予諡宣穆。只從子桓石虔，方隨謝玄踰淮北行，拔魯陽，下彭城，逐去秦徐州刺史趙遷，玄表石虔爲河東太守，使守魯陽，自爲彭城鎮帥，使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擊走秦守吏張崇，崇奔依燕王慕容垂，牢之得進據鄆城。晉軍大振，河南城堡陸續歸晉，晉授太保謝安爲大都督，統轄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軍事，並加黃鉞，餘官如故。安表辭太保職銜，情願統兵北征，恢復中原全境，有詔不許。適謝玄淮圖青州，特遣淮陰太守高素率兵三千，往攻廣固。秦青州刺史苻朗，係秦王堅從子，放達有餘，輒略不足，急得手足無措，只好奉書乞降。玄當即收納，送朗入都，再分檄各將北攻冀州，劉牢之進據碭，濟陽太守郭滿，又進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等復進逼黎陽。秦冀州牧苻丕，不聞報大驚，急遣將軍桑據至黎陽，抵禦晉軍。不料黎陽又被陷沒，更聞燕軍復來圍鄴，正是愁不勝愁，拒不勝拒，沿奈何遣參軍焦達向晉乞和，寧讓鄴城與晉，但請假途求糧，西赴國難。

逵奉命後，密語司馬楊膺道：「今喪敗至此，長安阻絕，存亡且不可知，就使屈節竭誠，徑乞糧援，尚恐不得見許，乃長樂公豪氣未除，語設兩端，事必無成，奈何奈何？」楊膺道：「這也何難，但教改書爲表，自稱降晉，許以王師一至，便當致身南歸，我想晉軍方銳，圖冀州，定必前來援鄴了。」焦逵猶有難色，膺附耳與語道：「君慮彼未肯相從嗎？如果晉軍到來，我等可逼令出降，否則生縛與晉，看他何法拒我？」好一個參謀，說罷，便將丕書私下改竄，令逵齎送晉軍。

晉將接着，送逵往見謝玄，玄欲徵丕子入質，然後出援。逵固陳丕無他志，且將楊膺所囑，亦約略表露，玄始有允意，遣使轉白謝安。安正與瑯琊王道子有隙，樂得借此爲名，出外督軍，遂許玄收鄴，自請往鎮廣陵，經略中原。孝武帝當即批准，親餞西池，由安獻觴賦詩，從容盡懽，然後別主出都，盡室偕行，徑赴廣陵去了。

且說慕容垂屯兵新城，遣子麟攻入常山，收降秦將苻定、苻紹、苻亮、苻評，進拔中山，執住守將苻鑒，遂得入中山城。慕容農引兵會麟，與麟共攻翟真，馳至承營，兩人並轡先驅，觀察形勢，隨從只數千騎兵，真却驅衆齊出，竟來角鬥。燕兵俱遶巡欲退，慕容農語麟道：「丁零非不勇悍，翟真却是懦弱，我若簡率精銳，專攻翟真，真必却走，衆亦自散，可蹙使盡殲了。」說便回頭返顧，見驍騎將軍慕容國方在背後，就使他率領銳騎百餘，徑衝翟真，真果返奔，衆亦馳還。農與麟從後追逐，迫壓營門，真衆爭門奔入，自相踐踏，死傷甚衆。燕軍得夾雜進門，遂拔承營外郭，真慌忙逃入內城，閉門守住，有一半未及奔入，統棄械降燕。慕容農收了降衆，再攻內城，相持多日，真糧將盡，潛開門遁，往行唐，真司馬鮮于乞叛真，將真刺死，自稱趙王。真衆不服，又共殺乞，擬推立翟遼爲主。偏遼已奔往黎陽，只有從弟翟成，尚在軍中，大衆就奉爲主帥，據住行唐，苟延殘喘罷了。

慕容垂擬北都中山，將自新城啓行，聞苻丕在鄴，引晉援師，不由的怒氣上衝，便語范陽王德道：「苻丕不可不去，與我爭鄴，且向晉乞援助，守情實可恨，我且去趕走了他，再作計較。」德也卽贊成，因復引兵圍鄴，但留出西

門一路縱丕出奔，丕仍不肯去，居守如初。

垂在城下數日，接得慕容沖來書，乃是故主慕容暉被殺，在秦諸宗族一律就戮，只垂幼子柔，與垂孫盛，脫奔沖營，幸得無恙，請垂放心。且說自己承暉遺命，已在阿房城稱尊即位，勉承燕祚云云。垂不禁悲歎，將佐統向垂勸進，垂謂沖已稱號關中，不應遽自加號，且從緩議爲是。垂非不願稱尊，實恐柔盛爲沖所害，故置諸緩圖。將佐方纔無言，究竟慕容暉如何被殺，應該約略敘明。

暉在長安，尚有宗族千餘人，他本思奔往關東，苦無間隙。慕容紹兄肅與暉密謀，將乘暉子婚期，請堅入室，爲刺堅計。堅全未得知，既而婚期已屆，暉入見堅，稽首稱謝道：「臣弟沖不識義方，辜負國恩，臣罪該萬死，蒙陛下恩同天地，許臣更生，臣次子適當結婚，愚意欲暫屈鸞駕，幸臣私第，臣得奉觴上壽，不勝萬幸。」堅當即許諾，會遇大雨，堅不果出，圖計遂敗。乃決意出奔，密令部酋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鮮卑遺衆，詐言自己將受命出鎮，舊部俱可隨去，應預先會集，在城外伺候。部衆信以爲真，內有一人名叫突賢，往與妹別，妹爲秦將竇衝妾，不忍乃兄遠離，請諸竇衝，乞留突賢。衝卽入白秦王，秦王驚詫道：「朕並未有遣暉情事，爲何設此謊言？」衝答道：「陛下既未有此意，定是慕容暉有異謀了。請速傳召悉羅騰，訊明虛實。」堅卽召騰入訊，備悉暉謀，因復傳召肅。肅語暉道：「無故猝召，事必洩了，入卽俱死，不如殺死來使，斬關出奔，或可得一生路。」暉尙謂秦王未必知謀，當有別事相商，遂與肅並入見堅。堅果盛氣相向，叱暉負恩謀叛。肅尙思抵賴，肅直答道：「一家國事重，顧不得小恩小義，我等不幸事洩，外面二王卽至，秦祚總不久了。」堅竟大怒，喝斬肅，并令衛兵搜捕鮮卑各衆，無論男女老幼，盡加誅戮。惟慕容柔、養閣人宋牙家，倖得免死，且與慕容盛乘隙逃出，奔依慕容沖。

沖爲暉發喪，托稱受遺卽位，稱帝阿房，改元更始，因卽貽書與垂，如上所述。史稱慕容沖爲西燕，但因他歷年短促，不列入十六國中。特別提清。小子有詩歎道：

桐竹紛紛披引鳳皇，  
矯雛一舉入阿房；  
當年僭國俱垂史，  
獨路西燕爲速亡。  
沖既稱帝，復西逼長安。欲知秦王堅如何拒沖，請看官續閱下回。

本回事實，最爲拉雜，總之爲苻秦衰亡之兆。慕容垂慕容泓慕容冲，皆燕臣而降入於秦者也。姚萇爲姚弋仲第二十四子，亦因兄襄之敗沒率諸弟而降入於秦者也。垂之叛，秦縱之；萇之叛，秦賞激之；縱之已爲失策，激之尤屬非計。故秦王堅之敗亡，皆其自取耳。慕容泓慕容冲，因垂之發難而並起，紫宮之讖，鳳皇之謠，何莫非堅之自召，樂極悲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晉與秦本爲讎敵，其乘秦亂而出兵，尤勢所必至者也。翟斌輩特其導綫耳。故本回雖頭緒紛繁，而實可一言以蔽曰：秦苻之亂亡。

## 第七十回 墮虜謀晉將踰絕澗 應童謠秦主縊新城

却說慕容冲進逼長安，衆至數萬，秦王堅登城俯視，見冲在馬上耀武揚威，不禁失聲道：「此虜從何處出來，乃敢猖獗至此！」當還問自己說着，復大聲呼冲道：「奴輩止可牧牛羊，何苦自來送死！」前時何亦引入紫宮，冲答道：「正因不願爲奴，所以欲取爾位！」堅令將士登陴守禦，自下城躊躇多時，乃遣使賫取錦袍一襲，出城送入冲營，且令傳諭道：「古人交兵，不絕使人，朕想卿遠來草創，豈不憚勞，特命使臣賜汝一袍，聊明本懷，朕與卿何等恩情，卿爲甚麼變志？」冲亦遣詹事覆答，自稱皇太弟，謂現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如果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出皇帝梓宮，孤當寬貸苻氏，藉報前惠，省得汝口口聲聲，自矜舊誼。龍陽之寵，原不足道。這一席話，氣得苻堅兩目圓睜，且怒且悔道：「我不用王景略陽平公言，使白虜膽敢至此，豈不可嘆！」秦人向呼鮮卑爲白虜，遂調兵出戰，互有殺傷，兩下裏相持兼旬，已戰過了好幾次，未決勝負。秦王堅不覺憤發，親督將士與冲交戰，仇班渠得破冲軍，進至雀桑，再戰又捷，復進至白渠，陷入伏中，爲冲所圍。又是騎兵之過。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自相告語。

道：「我家世受秦恩，怎可不死君難！」當下各執長矛，拚死突圍，三將在前，諸軍隨後，一齊奮勇，立將沖兵衝散。堅得著走路，始克馳歸。

沖收兵不進，到了夜間，却遣尚書令高蓋，引衆疾走，潛襲長安。城中未曾戒備，晨啓南門，突被沖軍掩入，門不及閉，幸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從內城殺出，猛厲無前，得把高蓋殺退，斬首八百，樹屍分食。蓋敗退後，復移兵往攻渭北諸壘，與秦太子宏相值，戰復失利，奔回沖營。秦王堅又自出擊沖，大獲勝仗，逐沖至阿房城，城尚未闔。秦將請乘勝殺入，偏堅懲着前敗，只恐城內有伏，不敢徑進，竟鳴金收軍，退回長安。前次輕進，此次輕退，總之氣數將盡，無一合宜。

後秦王萇，聞沖入關，與僚佐共議進止，齊聲道：「大王宜亟西行，得能先取長安，方可立定根本，再圖四方。」萇笑說道：「諸君所論，皆非明見。今日燕人起兵，意在規復故土，就使得志，也必不願久留關中，我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坐待秦亡，俟燕人既去，然後引衆入關，長安可唾手而取了。」是即鸚鵡相爭，漁翁得利之策。僚佐方纔拜服，萇乃留長子興居守北地，自率部衆趨新平。從前石虎季年，清河人崔悅爲新平相，被郡人殺死，悅子液奔入長安，至苻堅僭位，得官尚書郎，自表父讎不共戴天，欲與新平人拚命，堅代爲調停，削去新平城角，作爲紀念。新平土豪，引爲己恥，常思自立忠義，得補前恨。及萇至新平，太守苟輔，因兵單難守，即欲降萇，郡人馮傑等入諫道：「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僅守一城，尚得存齊，今秦猶連城數百，難道便滅亡不成，況既爲臣子，服事君父，要當盡心竭力，除死方休，奈何甘作叛臣，遺臭萬年呢！」輔乃誓衆固守，多方抵禦。萇築土山，輔亦築土山，萇鑿地道，輔亦鑿地道，內外相制，屢挫萇衆。輔又爲詐降計，誘萇入城，伏兵邀擊，繼得擒萇。萇倖得逃脫，部衆喪亡萬餘人。嗣是萇不與輔戰，但在城外，築起長圍，堵截糧汲，輔堅守數月，糧盡矢竭，連水道尚且不通，眼見是無力再支。萇探得消息，即遣吏語輔道：「我方以義取天下，豈忍讎害忠臣，君可率衆男女還長安，請勿他慮，我但求此城設鎮罷了。」輔信爲真言，

遂率男女萬五千，開城西走。那知蓑已預設陷坑，坑旁置伏，一俟輔衆出來，即發伏四蹙，迫使入阱，可憐萬五千口兵民，都墮落陷坑中，盡被坑死，無一子遺。如此暴虐，那得久長。蓑得入據新平，專探聽長安消息，再議進行。

那鄴城爲燕王垂所困，再遣使至晉，促援。晉前鋒都督謝玄，乃遣劉牢之率兵二萬，北援鄴城，并餽秦兵糧米二萬斛。燕王垂督衆逆戰，擋不住牢之之銳氣，紛紛潰退。垂不得已，撤圍北走。牢之不願入城，便即長驅追擊。秦長樂公丕，正出城迎接牢之，偏牢之已經過去，乃亦督兵繼進。牢之恃勇輕追，晝夜疾馳二百里，至董唐淵，將及垂兵，垂語將佐道：「秦晉瓦合，各自爭強，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實非同心。今兩軍相繼追來，勢尚未合，我宜用計，先破晉軍，晉軍敗去，苻丕亦何能爲呢！」遂在五橋澤旁，散置輜重，作爲晉餌，使慕容德慕容隆兩將，分兵伏住五丈橋，靜候晉軍。牢之引衆越五橋澤，見沿路盡是輜重，不禁欣羨起來。晉軍又個個好利，統望前爭取，遂致不顧行列，那知慕容德慕容隆兩軍，左右殺出，急切裏如何抵擋，再加慕容垂統着衆，又復殺回，三面受敵，料難招架，不得不拍馬返奔，回至橋畔，禁不住叫一聲苦，原來橋板已被燕兵拆去，只有澗水潺潺，絡繹不絕。牢之之逃命要緊，索性退後數步，將馬韁一提，幸虧是匹駿馬，騰空躍起，得將五丈澗跳過。也是牢之之命尚未絕。部衆無此馬匹，相率投入澗中，好許多捲入漩渦，隨水漂沒，惟素能泅水的，還得倖逃性命。偏燕兵尚不肯捨，架起橋板，仍踰橋追來。牢之之倍覺着急，適值苻丕不踵至，纔得保救。牢之擊退燕兵，牢之隨不回鄴，鄴中大飢，前時由晉給與二萬斛，經旬散盡，丕不得已，引衆至枋頭，就食晉穀，只留牢之之入守鄴城。謝玄以牢之之兵敗，徵還原鎮，丕亦仍然回鄴，察知揚膺前謀，將他誅戮，自是仍不服晉。

慕容垂亦無從覓糧，趨回中山，沿途但取桑椹代食，饑疲異常。關東前時，曾有謠言道：「幽州缺，生當滅，若不

滅，百姓絕。」一歎慕容垂原名。曾見前文。垂與丕相持經年，害得百姓不安耕稼，遂致野無青草，人自相食，應了前日謠言。這也未始非劫運侵尋，所以有此兵爭呢。實是爭城者之罪。



且說慕容冲敗回阿房，收集敗軍，再加整繕，復四出寇掠。秦平原公苻暉屢次爲冲所敗，秦王堅使人責讓道：「汝爲我子，擁衆數萬，不能制一白虜小兒，還想活着做甚？」暉聞言悲憤，竟至自殺。前禁將軍李辯、都水使者彭和、正恐長安不守，召集西州人出屯韭園，堅徵召不至。高陽公苻方與尚書韋鍾父子駐守驪山，方與冲戰，歿鍾父子，並皆擒住。冲命鍾子謙爲馮翊太守，使招降三輔士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道：「君係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自失忠義，有使面目對人，乃尚敢來饒舌嗎？」謙羞慚滿面，返白父鍾，鍾不勝悔嘆，仰藥以殉。謙南下奔晉。秦左將軍苻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冲爭麥，冲族人征西將軍慕容永擊殺苻池，石子奔鄴。秦復遣驍將楊定引兵擊冲，定係故仇池公楊纂族人，仇池陷沒，降入苻秦。秦滅仇池見六十二回堅愛定驍勇，招爲女壻，拜領軍將軍。至是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人，前擊冲軍，十盪九決，無人敢當。冲衆大敗，被定擄得萬餘人，還城報功。堅命將俘虜一併坑斃，再令定出徇壩上，又破慕容永，永退語慕容冲，謂定難力敵，宜用智取。冲乃設壻自固，俟養足銳氣，再行進攻。嗣聞長安城上有羣鳥數萬翔鳴，俱作悲聲，關中術士多言長安將破，冲乃悉衆攻長安。秦王堅親出督戰，飛矢集身，流血滿體，不得已走還城中。

冲縱兵暴掠，民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人烟。惟馮翊堡壁三十餘所，推平遠將軍趙放爲統主，共結盟誓，輒遣人負糧助堅。途中多爲燕兵所殺，不過二三人得入長安。堅使人傳語道：「聞來使多不得達，忠義可嘉，死亡可憫，當今寇氛日惡，非數人可能拒滅，但望明靈照護，禍絕災退，方有轉機。卿等當善保誠順，爲國自愛，裹糧坐甲，靜聽師期，不可徒勞役夫，輕糜虎口，爲此諭令周知。」等語。旣而三輔豪民又遣人告堅，請撥兵攻冲，願放火爲內應。堅又與語道：「諸卿忠誠可敬可哀，但時運剝喪，恐無益國家，空使諸卿夷滅，益足傷心。試想我猛士如虎，利刃若霜，乃反爲小醜所困，豈非天意，願卿等善思爲是。」天道惡盈，堅其果如此義否偏豪民又復固請，情願效死，堅乃遣騎士八百往劫冲營。三輔人却也縱火，可奈風勢不順，燄反倒冲，竟致自焚，十有九死。

堅聞報益哀，就在長安設祭招魂，且親製誅文道：「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一面遣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往撫郡縣，大衆郡感激涕零，誓無貳志。無如人心尚固，天意難回，長安城中，但聞有人夜呼道：「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到了詰旦，徧索此人，杳無踪跡。長安又有遺書，叫做古符傳賈錄，內有帝出五將久長得一語。又秦人亦有謠傳云：堅入五將久長得，堅知長安東北有五將山，還道是往至五將，便可久長得國。乃囑太子宏留守長安，且與語道：「誠文謠言，統謂我宜出五將。大約天意欲導我出外，集兵勦寇。今留汝兼總兵政，善守城池，不必與賊爭利，我當出隴收兵，輸糧給汝便了。」計議已定，先使將軍楊定出西門擊沖，截住沖軍，自與寵妃張夫人及幼子中山公詵、幼女寶錦，率騎數百，東出五將。正要啓行，即有敗卒入報道：「楊將軍爲賊所算，追賊不慎，墮入陷坑，竟被賊捉去了！」楊定被擒，事從虛寫。堅不禁大駭，匆匆囑別，出城自去。

長安城中的戰將，首推楊定，定既被擒，圍城驚懼。燕兵又猛攻不息，秦太子宏料不能守，奉母挈妻及宗室男女等，西奔下辨。百僚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投後秦。慕容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亡不可勝計。那秦王堅出長安城，行過韭園，麾騎襲擊，前禁將軍李辨奔燕，都水使者彭和正走死，堅乃徑往五將山。

後秦主姚萇，探得苻堅出奔，正擬往襲，適值權翼奔來，益知苻氏虛實，遂遣驍騎將軍吳志，帶領騎兵，往圍五將山。忠星夜前進，行抵五將，一聲鼓噪，把山圍住。秦兵當即駭走，只待御十餘人，隨着苻堅。堅神色自若，尙召宰人進膳，從容下箸。俄而後秦兵至，把堅拘往新平。所有堅妾張夫人以下，一併被擄，幽禁新平佛寺中。姚萇不見苻堅，但使人向堅求贖道：「萇次應歷數，可將傳國璽見惠。」堅瞋目怒叱道：「小羌敢干逼天子，太無天理，圖緯符命，有何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豈授汝小羌麼？」萇尙不肯已，再遣右司馬尹緯，迫堅禪位。堅見緯狀貌魁梧，志氣英挺，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不由的驚問道：「卿在朕朝，曾否得官？」緯答道：「曾做過幾年吏部令史。」堅嘆息道：「卿儀容不亞王景略，也是一宰相才，朕無耳目，獨不知卿怪不得今朝敗亡哩！」緯乃援堯舜禪讓故

事從容諷堅。堅變色道：「禪讓故事，惟聖賢可爲，姚萇叛賊，怎得上擬古人！」汝也不配爲聖賢。說着，復大罵姚萇，  
恩負義，嘍叨不休。緯知不可說，返報姚萇，萇竟遣使逼堅自盡。堅臨死時，顧語張夫人道：「不可使羌奴辱我女兒。」  
遂拔出佩劍，先殺寶錦，然後投繯畢命，計年四十八歲。張夫人向屍再拜，大哭一場，就把堅佩劍拾起，向頸一橫，  
碧血飛濺，紅顏委逝。中山公說也取劍自刎，隨那父母靈魂，同往鬼門關去了。難得有此烈婦孝子！

後秦將士得知此變，也爲哀慟。姚萇至此，亦不欲自播惡名，只言堅父子自盡，許爲殮葬，追諡堅爲莊烈天王。  
先是關中嘗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堅聞謠知戒，每出征伐，遇有地方名新，便即避去。但到頭終縊死  
新平。又有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淮間。」又云：魚羊田升當滅秦。前謠是應在淝水一役，後  
謠是應在鮮卑亡秦，魚羊便是鮮字，田升乃是卑字，總計堅在位二十七年，爲晉所敗，後二年，燕入長安，走死五將，  
俱如謠言，這且不必細表。

且說秦太子宏，奔至下辨，爲南秦州刺史楊璧所拒。璧妻本是堅女，叫作順陽公主，爲太子宏女兒，他却欲自  
保身家，不認郎舅，竟致拒絕。世態炎涼，可見一斑。宏乃轉奔武都，順陽公主也恨夫薄情，棄璧投宏。尚恐璧發兵來追，索  
性南下歸晉。晉廷令處江州，尋給輔國將軍職銜。惟秦長樂公苻丕，趨還鄴城，尚有部衆三萬人，會王猛子幽州刺  
史王永，與平州刺史苻冲，屯兵壺關，遣使迎丕，丕恐燕軍復來攻鄴，不如先機出走，乃率男女六萬餘口，西往潞州。  
秦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趨候途中，迓不入晉陽。王永聞信，留苻冲守壺關，自率萬騎見丕，述及長安失守，  
及故主凶終等情，乃就晉陽舉哀，三軍縞素，追諡堅爲宣昭皇帝。

不即日嗣位，爲堅立廟，號稱世祖。改建元二十一年，爲太安元年。命張蚝爲侍中司空，王永爲侍中，都督中外  
諸軍事，兼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爲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冲爲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餘官亦進職有差。立  
妃楊氏爲皇后，子寧爲皇太子，頒告遠近，大赦境內，適前尚書令麴昌公苻纂，自長安奔晉陽，不拜纂太尉，封東海

王就是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等，亦皆聞風反正，自河北遣使謝罪。四苻降燕見前回。還有中山太守王亮，固守博陵，爲秦拒燕上表瀝陳，丕授亮爲平州刺史，兼平東將軍，且拜苻定爲冀州牧，苻紹爲冀州都督，苻謨爲幽州牧，苻亮爲幽平二州都督，並進爵郡公。秦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叟，益州刺史王廣，俱奔集隴右，合圖規復。領軍將軍楊定，亦從燕營脫走，趨至隴上，卽如南秦州刺史楊璧也。居然爲秦效節，一古腦兒奉表晉陽，請討姚萇。楊璧拒宏奉丕，可謂狡變。大喜過望，封楊定等俱爲州牧，卽令王永傳檄州郡，聲討慕容氏及姚萇。小子有詩嘆道：

存亡繼絕亦當然，一脈留貽得再延，可惜苻不非令主，晉陽興替僅踰年。

欲知檄文中如何命詞，請看下回便知。

苻氏衰微，兵端四起，正予東晉以規復之機會。謝安請命北征，正其時也。顧苻丕請援，卽授意謝玄，遣將援鄴。苻堅寇晉，僅越年餘，淝水之戰，微倖一捷，此仇此恨，何可遽忘？聲其罪而討之，誰曰不宜？乃貪一鄴城，反爲寇援，已足見譏於外族。且劉牢之有勇鮮謀，冒險輕進，卒爲慕容垂所算，棄師遁還，河洛以北仍爲左衽，是何莫非謝氏之失策耶？彼秦苻堅，因驕致敗，困守長安，假使招集三輔，背城借一，猶可圖存，乃徒示口惠，惑讖書，猝奔五將，受虜姚氏。新平之幽，斬丕不予，亦何益哉？惟如張夫人之殉節，中山公誅之殉孝，雖曰戎狄，猶秉綱常，堅死有知，其尙足自豪乎？

## 第七十一回 用僧言呂光還兵 依逆謀段隨弒主

却說苻丕嗣位以後，令侍中王永都督諸軍，擬討慕容氏及姚萇，因先傳檄州郡，號召吏民。檄文有云：

大行皇帝背棄萬乘，社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丕，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鎮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於宇宙，德聲侔於下式，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卽事，

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爲封豕於關東，泓沖繼凶於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劓菑，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爲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滎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后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捨破國之醜暨，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絕書，投戈效義之士，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凶，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始終之義，在三，忘驅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因申羿奭之誅，寧非善乎！特具檄以聞。

這篇檄文，傳遞出去，却亦說得有條有理。無如苻氏已衰，不能復振，徒憑那紙上空談，喚不起甚麼義舉。還有秦將呂光，自略定西域後，得受封西安將軍，西域校尉。光定西域，見六十六回中。他聞關中大亂，擬留居龜茲，不願東歸，惟當時有西僧鳩摩羅什爲光所得，頗加信用，獨勸光兩還隴右。光乃用橐駝二萬餘頭，載運外國珍寶，及奇技異戲，殊禽怪獸千百餘品，并駿馬萬餘匹，啓程而還。

小子敘到此處，記得那鳩摩羅什的履歷，也與後趙時的佛圖澄同一怪異，說將起來，又有一番特別源流。鳩摩羅什世居天竺，祖宗嘗爲國相，父鳩摩羅炎，秉性聰慧，將嗣相位，獨辭避出家，東度葱嶺，行至龜茲，龜茲王聞他重名，出郊迎入，尊爲國師。王有妹年已二十，才慧過人，鄰國交來乞婚，俱不見許，惟見了鳩摩羅炎，却是芳心相契，願訂絲蘿。才女亦喜配和尚麼。炎不甚樂從，偏國王硬爲要求，只好勉從王命，諧成一番歡喜緣。未幾炎妻有孕，慧解逾恆，十月滿足，產生羅什，過了七年，見羅什已有知識，乃挈與出家，命羅什從師受經。羅什過目成誦，日讀千偈，無不記憶，且盡通曉。旣而鳩摩羅炎不知所適，羅什母也挈子遠游，行至沙勒，頗得國王優待，乃暫寓沙勒國中。羅什更博覽五明密論，及陰陽星算，莫不闡幽盡妙，所以吉凶休咎，都能豫知。年至二十，聲名大噪，國人多奉以爲師。龜茲國王遣使迎歸，羅什廣說諸經，四遠學徒，無人能及。羅什母亦悟徹禪機，欲往天竺求佛，但當羅什傳教東土，子身

西去，後來得成正覺，進登第三果，坐化了事。惟羅什留居龜茲，專以大乘教課徒，遠近景仰。秦王苻堅亦有所聞，擬密迎羅什至國。可巧太史奏稱西域分野出現明星，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憬然道：「莫非就是鳩摩羅什麼？」及將軍呂光受命西征，堅特與語道：「若得羅什，即當馳驛送來，休得遲慢。」光唯唯而去。羅什聞光軍將至，便語龜茲王白純道：「國運已衰，將有勍敵從中國來，宜盡禮迎納，勿抗敵鋒。」白純不從。果被光陷入國都，將純逐走，擄住純家屬多人。一面搜訪羅什，竟得相見。光因羅什年齒尚少，未有妻室，當將龜茲王女強使爲妻。羅什堅辭不娶，光笑道：「道士貞操，豈過乃父，何必固辭？」羅什尚不肯依，光乃佯言罷議，但使羅什酣飲醇醪，待他沈醉，扶臥密室，又迫龜茲王女與他同寢。至羅什酒醒，始知中計，不得不將錯便錯，同效于飛。可謂作滅重光。會光引軍出巡，使羅什從行，道經山麓，下令安營，將士已皆休息。羅什白光道：「將軍在此，必致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以爲妄言，笑而不納。到了夜半，天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溺死至數千人。光始服羅什先見。及光欲久居龜茲，羅什又進諫道：「此處乃凶亡故土，不宜淹留，關隴自有福地可居，請即東還。」光因前次不從羅什，致遭水患，此番怎好再違忠告，自蹈凶機？乃決計引歸。

行至玉門，爲涼州梁熙所拒，責光擅命還師，特遣子胤與部將姚皓、別駕衛翰，引衆五萬，出擊光軍。一戰即敗，再戰又敗，胤率輕騎數百人東奔，被光將杜進追着，活擒而去。於是武威太守彭濟，誘執梁熙，向光乞降。光殺熙父子，遂入姑藏，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撫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隴西郡縣陸續歸附，惟酒泉太守宋皓、南郡太守索泮，不服光命。光發兵往攻，依次陷入，執住宋皓、索泮，責他違令不臣，泮朗聲道：「將軍受詔平西域，未聞受詔略涼州，梁公何罪，乃爲將軍所殺？泮不能爲國報讎，深加慚恨，主滅臣死，何必多言！一却是個硬頭子。」光竟令斬泮，并及宋皓。

先是張天錫南奔，見六十七回。世子大豫不及隨從，走依長水校尉王穆家，穆與大豫同走河西。魏安人焦松齊

肅張濟等糾衆數千，迎大豫爲主帥，佔據一方。光入涼州，令部將杜進招討，大豫麾衆殺退杜進，追逼姑臧。王穆諫阻道：「呂光糧多城固，甲兵精銳，未可輕攻，不如席捲嶺西，厲兵秣粟，然後東向與爭，不出暮年，便可得志了。」大豫不從，遣穆至嶺西乞師。建康太守李暕、祁連都尉嚴純、閻襲等，統起兵相應。又有鮮卑舊部秃髮思復鞬，即晉初叛酋樹機能姪曾孫，避居河西，漸復舊業。樹機能事見前文。此時也願助大豫，遣子奚干等至姑臧，大豫屯兵城西，王

穆與奚干屯兵城南，光猝發兵出南門，襲擊奚干兵營，奚干不及防禦，驟爲所乘，竟至敗歿。王穆亦被牽動，全軍俱潰，就是大豫所率的兵士也聞風駭退。於是大豫奔廣武，王穆奔酒泉，廣武人執住大豫，送至姑臧，被斬市曹。會光得接長安音信，纔知秦王堅爲姚萇所害，乃令部曲喪服舉哀，設祭城南，諡堅爲文昭皇帝，大臨三日。乃大赦境內，建元太安，自稱中外大都督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

看官欲知呂光的身世，原來就是秦太尉呂婆樓的長兒，源出氏族，素居略陽。婆樓爲秦王堅佐命功臣，故得享尊榮，垂及子嗣。相傳光生時曾有光繞室，因名爲光。年十歲，與村童嬉戲，喜爲戰陣，自作統領，部署精詳，儔類莫不悅服。惟不樂讀書，專好馳馬，及成年後，身長八尺四寸，目有重瞳，左肘有肉印，沈毅凝重。王猛嘗目爲異人，白諸苻堅，舉爲美陽令，頗有政聲。嗣遷鷹揚將軍，調任步兵校尉，累著戰績。及往略西域，左臂肉印中現出赤文，有巨霸二字，夜間安營，嘗有黑物護住營外，頭角嶄然，目光如電，詰旦即雲霧四周，不得復見。光疑爲黑龍，杜進謂即龍飛九五的預兆，光以此自喜，遂有大志。返據涼州，乘機自立，這便是後梁建國的權輿。亦列入十六國中，故特從詳敘。

同時乞伏國仁，亦在勇士川築城爲都，國仁見六十八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

何義之有，設置將相，分屬境爲十二郡，是爲西秦。彼此裂，不相統屬，可見得苻秦一敗，逐鹿已多，單靠着晉陽苻不，孤危一綫，欲繫千鈞，談何容易！惟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爲不宗親，自關中奔至晉陽，與不相見，不拜纂爲太尉，進封東海王，遇事必咨，共圖恢復。兵尚未發，那鄴城已早被燕將慕容和據去。且博陵守將王亮，本是苻氏第一忠

臣偏被那燕王垂子慕容麟，引兵圍住，害得糧盡援窮。功曹張猗踰城出降，並爲慕容麟招募丁壯，編成隊伍，號爲義兵。引至城下，呼亮答話，勸令降燕。亮登城叱責道：「卿爲秦人，我爲卿主，卿乃糾衆應賊，反稱義旅，何名實不符？竟至如此！古人有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卿有老母在城，甘心棄去，還說出甚麼忠義！我不料中州文物，偏出一卿，不孝不忠，試問卿有何面目長居人世呢？」說着，彎弓欲射。猗急忙馳退，纔免箭傷。閱數日，城被陷沒，亮被擒不屈，便卽遇害。還有秦固、安侯苻鑒，也爲麟所殺。能爲宗邦殉節，不論夷夏，俱屬忠臣。

麟向慕容垂報功，垂已至中山，見城郭繕固，宮室構新，所有府庫倉廩，統皆充溢，便顧語諸將道：「這是樂浪王的大功，就使漢代蕭何，想亦不過如是了。」看官，你道樂浪王爲誰？乃是前燕主慕容儁第四子溫。垂起兵攻鄴時，溫亦引衆往會，由垂命爲征東將軍，封樂浪王，使與慕容農等同定中山，卽留溫居守。溫勸課農桑，懷遠招攜，外拒丁零，內撫郡縣，吏民爭饋糧糈，遂得富足，繕城築室，措置裕如。垂既得此安樂鄉，當然不願他去，將佐復聯牋勸進，乃以中山爲國都，就南郊燔柴祭天，自稱燕帝，改元建興，署置公卿百官，繕修宗廟社稷，立世子寶爲太子，餘子農爲遼西王，麟爲趙王，隆爲高陽王，范陽王德爲尚書令，太原王楷爲左僕射，樂浪王溫爲司隸校尉，領冀州刺史。追尊生母蘭氏爲文昭皇后，徙馱后段氏神主至別室，改奉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謚，謂堯母位列第三，竝未嘗因堯爲天子，上陵姜源，王道貴示大公，不宜自存私見。垂不肯依議，又廢馱后可足渾氏，說他傾覆社稷，不足耐廟。實是報復前怨，事見六十一回。尊儁昭儀爲景德皇后，配饗龍陵。龍陵爲慕容儁墓。追諡先妃段氏爲成昭皇后，册立繼室段氏爲皇后。可記秦王見幸時否？太子寶爲先段后所出，後來寶多失德，後段后勸垂易儲，議不果行，反惹出許多禍亂，事見下文。

且說西燕主慕容冲，逐去秦王堅父子，遂入據長安，侈然自得，漸卽淫荒，賞罰不均，號令不明。慕容柔與慕容盛，尙在冲麾下，柔與盛奔依慕容冲見六十九回。盛年方十三，密語叔父柔道：「從來爲十人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



今中山王指沖見前文。智未邁衆，才不逮人，功尚未成，先自驕侈，據盛看來，恐必不能持久哩！——這也所謂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沖遣尚書令高蓋，率衆五萬，往伐後秦。行至新平南境，與姚萇兵馬相遇，兩下交戰，蓋兵大敗，十七七八，蓋恐還軍得罪，索性與殘衆數千人，降附姚萇，令爲散騎常侍。這音耗傳到長安，沖好似失一左臂，乃惟與左僕射慕容伋，右僕射慕容永，協圖政事，但也不甚信用，遂致羣怨交集，衆叛親離。將軍韓延等，因衆心未悅，卽與前將軍段隨商議道：「今主上驕侈日甚，臣民不安，如何而可？我與將軍百戰疆場，纔得關中，怎堪令庸主敗壞呢！」段隨道：「據君意見，應該如何處置？」韓延附耳說了兩語，隨只是搖頭。延變色道：「將軍如不見信，恐難免滅族了！」隨不覺失驚，延說道：「韓信彭越，功高天下，尚且被誅，試問將軍能如韓彭麼？」隨聽此一語，也覺動心，因卽依延計，乘夜行事。

到了黃昏，便密召兵士，攻入宮中，沖尚在酣飲，猛見亂兵入室，始起坐驚問，一語未完，刀鋒及項，立卽頸血模糊，倒斃地上。左右皆已駭散，延卽率兵登殿，召集文武，高聲宣令道：「慕容沖飲酒淫荒，不堪爲主，我等已爲衆除暴，另議立君，今段將軍威德日聞，可爲燕主，願諸公同心輔戴，不得有違！」文武百官，皆錯愕失容，不知所對。延竟顧視左右，令擁段隨御座，且厲聲道：「如不服新主，便當處斬！」大衆聞一「斬」字，一時不敢違慢，只好勉強謁賀，再作後圖。段隨居然受謁，改元昌平。草草畢禮，纔命殮葬慕容沖。

當時沖將王嘉，曾勸沖東還鄴城。沖見長安宮闕崇宏，後庭充牣，便樂得久居，無志東歸。嘉作歌諷沖道：「鳳皇皇，何不高飛還故鄉，何故在此取滅亡？」沖亦知鳳皇二字，是自己的小字，六十八回中亦曾敘過。只因志在苟安，始終不從，遂遭此禍。

慕容永與慕容伋，與沖同族，怎肯坐觀成敗，竟令外人霸據成業，安然稱王？當下兩人密謀，號召舊部，襲殺段隨，并誅韓延等人，推立宜都王慕容桓子顛爲主。桓係慕容儁弟，嘗留鎮遼東，燕亡時爲秦將朱嶽所殺。長子便是

慕容鳳會勸丁零翟斌迎慕容垂，遂歸垂麾下。見六十一回。垂爲燕王，令鳳承襲父爵。鳳弟卽慕容顛，隨沖入關。永與恆乃奉爲燕王，改元建明。且率鮮卑男女四十萬，出關東行。纔至臨晉，不意恆弟慕容韜陰懷異志，竟將顛刺死。永與武衛將軍刁雲攻韜，韜戰敗遁去。恆再立沖子瑤爲主，改元建平。諡沖爲威皇帝。大衆不服恆，所爲情願依永。當卽奉永攻恆，恆亦敗走。瑤不及脫身，竟死亂軍中。於是衆情一致，戴永爲主。永係慕容廆從孫，祖名運。自言序不當立，決計讓去。另立慕容泓子忠。忠旣嗣立，改元建武。卽授永爲丞相，封河東公。再東行至聞喜，始知慕容垂已稱尊，號憚不敢進。卽在聞喜縣中築造燕熙城，爲自固計。刁雲等又復殺忠，定要推永爲主。永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領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兼河東王。置君如奕棋，總之晦氣，幾個鮮卑小鬼。一面遣使至中山，向慕容垂處稱藩。一面遣使至晉陽，向秦主苻丕處假道。看官試想，這秦主丕與慕容永，具有不共戴天的大讎，難道就肯假道麼？小子有詩嘆道：

大讎未復慢投戈，假道何堪謬許和。  
可惜苻秦王氣盡，遺灰總莫障頽波。  
欲知苻丕當日情形，容至下回續敘。

佛圖澄與鳩摩羅什，先後相繼，留傳史乘。此皆由世道衰微，聖王不作，亂臣賊子盈天下，故羽客縉流，得挾異技以干寵耳。佛圖澄之於石勒，鳩摩羅什之於呂光，當其佐命之初，幾若一指南之圭臬。然卒之徒炫小智，無關大體。此其所以忽興忽衰，難與言治也。慕容沖以龍陽之姿，一躍而稱燕帝，自宋朝彌子瑕以來，從未聞有此奇遇者。彼狡者董，何能爲國？觀其僭號以後，僅踰年而卽死人手，不亦宜乎？惟段隨旣爲沖臣，甘從韓延之逆謀，躬與篡弑，罪不容誅。雖延爲主動，隨爲被動，然據位稱尊，隨實尸之。晉趙穿之弑靈公，春秋猶書趙盾，況段隨乎？故本回以段隨爲首惡，遵春秋之大義也。

第七十二回 謀刺未成 秦后死節 失營被獲 毛氏捐軀

却說秦自博陵失守，燕兵四至，冀州牧苻定，鎮東將軍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將軍苻亮，自知不能禦燕，復向燕請降，受封列侯，就是王統王廣毛興等，亦互相攻奪。廣敗奔秦州，爲鮮卑人匹蘭所執，解送後秦，興亦爲枹罕諸氏刺死，改推衛平爲河州刺史。平年已老，不能馭衆，堅有族孫苻登，素有勇略，得受封爲南安王，拜殿中將軍。遷長安令，尋坐事黜爲狄道長。關中陷沒，登走依毛興，充河州長史，興頗重登才，妻以愛女，擢爲司馬。至興被戕時，登孤掌難鳴，只好含忍過去。後來枹罕諸氏，悔立衛平，再議廢置，連日未決。會七夕大宴，氏將啖青，拔劍大言道：「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我等義同休戚，不堪再事庸帥，前狄道長苻登，雖係王室疏屬，志略却很英強，今願與諸君廢昏立明，共圖大事；如有不從，便中異議，休得一誤再誤呢！」說至此，仗劍離座，怒目四視，咄咄逼人，大衆莫敢仰視。俱俯首應諾，乃擁登爲撫軍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領雍河二州牧，稱略陽公。與衆東行，攻拔南安，因遣使至晉陽，請命。登爲九年秦主，故不得不詳所由來。秦主丕不能不從，准如所請，且授登爲征西大將軍，仍封南安王，命他同討姚萇。

是時王永進爲左丞相，已二次傳檄，預戒師期。丕乃留將軍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戍壺關，自率衆四萬進屯平陽。適值慕容永馳使假道，自願東歸，丕當然不許，且下令云：

鮮卑慕容永，乃我之騎將，首亂京師，禍傾社稷，豕凶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其遣左丞相王永及東海王纂，率禁衛虎旅，夾而攻之，卽以衛大將軍俱石子爲前鋒，都督誓殲亂賊，以復國讎，其各努力毋違！

令甲旣申，諸軍並出，總道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那知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丕在平陽，靜待數日，起初尚接得平安軍報，只說是軍至襄陵，與賊相遇，未決勝負，後來卽得敗報，前鋒都督俱石子戰死了，最後復得絕大凶耗，乃是左丞相王永亦至陣亡，全軍俱敗潰了。虛寫戰事，又另是一種筆墨。丕不禁大驚，忙問東海王纂下落，偵吏報稱纂亦敗走，惟兵士死傷，尙屬不多。這語說出，急得丕失聲大呼，連說不佳。看官道是何因？原來纂從長安奔晉陽，麾

下壯士，本有三千餘人，丕恐篡爲亂，脅令解散。此次又懼篡報復，所以越覺驚惶。匆匆不及細想，便率騎士數千，狼狽南奔，徑赴東垣。探得洛陽兵備空虛，意欲率衆掩襲。洛陽時已歸晉，當由晉西中郎將桓石氏探知消息，即遣揚威將軍馮該自陝城邀擊。丕不意中道遇敵，倉猝接仗，部騎驚潰，不躍馬返奔，馬蹶墜地，可巧馮該追至，順手一槊了結性命。不度德，不量力，怎能不死？總計丕僭稱帝號，不過二年，尚有秦太子寧、長樂王壽及左僕射王孚、吏部尚

書荀操等，俱被晉軍擒住，連丕首共送建康。還算蒙晉廷厚恩，命將丕首埋葬，所有太子寧以下，一體赦免，飭往江州歸苻堅。子宏管束。宏降晉見七十回。

東海王篡，與弟尚書永平侯師奴招集餘衆數萬，奔據杏城。此外后妃公卿，多被慕容永軍擄去。永遂入長子，由將佐勸稱帝號，便即被服竟冕，居然御殿受朝，改元中興。他見丕后楊氏華色未衰，即召入後庭，迫令侍寢。楊氏貌若芙蓉，心同松柏，怎肯失節事讎，含羞受辱？當下拒絕不從。永復與語道：「汝若從我，當令汝爲上夫人，否則徒死無益。」楊氏聽了「徒死無益」四字，不由的被他提醒，便佯爲進言道：「妾曾爲秦后，不宜復事大王，但既蒙大王見憐，妾亦何惜一身，上報恩遇，但必須受了冊封，方得入侍巾櫛，免致他人輕視呢。」永聞言，猶笑道：「這亦不妨依卿，俟明日授冊，與卿權敝便了。」說罷，即使楊氏出宿別宮。翌日下令冊封楊氏爲上夫人，令內官齎冊入奉，楊氏接得冊寶，勉爲裝束，專待夜間下手。夜餐已過，永即至楊氏寢室，來與調情。楊氏起身相迎，假意拜謝，永見楊氏濃粧如畫，秀色可餐，比作日更鮮艷三分，禁不住慾火上炎，便欲與他共上陽臺，同諧好夢。偏楊氏從容進言道：「今夕得侍奉大王，須待妾敬奉三觴，聊表敬意。」永不忍推辭，乃令侍女取出酒肴，自己坐在上面，由楊氏側坐相陪。楊氏先斟奉一觴，永一吸而盡，第二觴亦照樣的喝乾了。到了第三觴上奉，楊氏左手執觴，遞至永口，右手却從懷中拔出短刀，向永猛刺。也是永命不該絕，先已瞧着，急將身子一閃，避過刀鋒。楊氏撲了一個空，又因用力過猛，將刀戳入座椅，一時反不能拔出，更被永左手一揮，把楊氏推開數步，跌倒塵埃。楊氏自知無成，纔豎起黛眉，

振起嬌喉，向永詬罵道：「汝係我國逆賊，奪我，都逐我，主，反思凌辱我身，我豈受汝凌辱麼？我死罷了！恨不能搵汝逆賊！」說着，已被永抽刀一擲，正中楊氏柔頸，血花飛濺，玉碎香消。完名金箭，一死千秋。永怒尚未息，喝令左右入室，拖出屍身，自向別室尋樂去了。

慕容盛叔姪，隨永至長子，見永所為不合，恐自己不免遭殃。因密白叔父柔道：「聞我祖父已中興幽冀，東西未壹，我等寄身此地，自居嫌疑地位，好似燕在幕上，非常危險，何不乘此機會，便即高飛，一舉萬里，免得坐待羅網！」柔也以為然，遂與盛等悄悄出奔，從間道趨往中山。途次遇着羣盜，攔住去路，盛慨然與語道：「我是六尺男兒，入水不溺，在火不焦，還問汝敢當我鋒否？汝若不信，試離我百步，高舉汝手中箭，簇我若射中，汝可小心仔細，防着傷命，倘射不能中，便當束手待斃，由汝處置罷！」盜見他年少語夸，必有奇技，乃退至百步以外，舉箭待着，腳纔立定，已聽得颼的一聲，有箭射到，不偏不倚，插入箭鏃，盜不禁咋舌，擲箭拱手道：「郎君乃貴人子，具有家傳絕技，我等但欲相試，豈敢相侵！」說罷，反從囊中取出白鏢，作為贖儀，讓路送行。盛也不多辭，受贈作別，徑往中山去了。

永聞盛等私奔中山，勃然大憤，竟收捕慕容儁子孫，無論男女老少，長駢戮無遺。如此淫虐，能活幾時？這且待後再表。

且說後秦主姚萇，探得慕容永等出關，料知長安空虛，遂自新平西進，馳入長安，御殿稱帝，改元建初，國號大秦，改名長安為常安，立妻姚氏為皇后，子興為太子，分置百官，服色尚赤，追諡父弋仲為景元皇帝，兄襄為魏武王。命弟緒為征虜將軍，領司隸校尉，留守長安，自率衆往安定，擊破平涼胡金熙及鮮卑支酋沒柔干，乘勢轉趨秦州。秦州刺史王統尚為苻氏舊將，出兵相拒，連戰失利，不得已舉城降萇。萇授弟碩德為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都督隴右諸軍事，領護東羌校尉，鎮守上邽。適秦南安王苻登，招集夷夏三萬餘戶，兵馬寔盛，進攻秦州。姚萇正自上邽啓行，欲還長安，途中聞秦州被攻，亟引兵返援，與碩德同出胡奴阪，截擊苻登。不料苻登部下勇健善鬪，個個是衝鋒上選，萇衆無一敢當，竟被他蹂躪一場，傷亡至二萬餘人。萇連忙返奔，背上已着了一箭，為登將啖青所射，深入骨

猶幸未中要害，還得忍痛逃歸。碩德亦走還上邽，嬰城拒守。

時歲旱，衆饑，餓莩載道。登每戰殺敵，即取屍肉蒸啖，號爲熟食。且語軍士道：「汝等旦日出戰，暮即得飽食，人肉還愁甚麼饑餒呢？」以人食人，真是禽獸世界。軍士聞令，爭取死人爲糧，每食必飽，故壯健如飛。姚萇察悉情形，急召

碩德同歸，並傳語道：「汝若不來，恐麾下兵士定被苻登食盡了！」碩德遂棄去秦州，亦東奔長安。

登既得勝仗，再圖進取，適值不尙書寇遣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景、日杏城奔至登軍，述及丕敗死等情，於是登爲不發喪，三軍縞素。擬卽立懿爲嗣主，部衆都趨進道：「渤海王雖先帝嗣子，但年尙幼沖，未堪繼立，國家多難，須立長君，這是春秋遺義，今三虜跨僭，寇賊盛強，豺狼梟獍，舉目皆是，大王挺劍一起，便敗姚萇，可謂威振華夷，光極天地，宜卽正大位，龍驤武奮，光復舊京，再安社稷宗廟，怎可徒顧曹臧吳札小節，自失中興盛業呢！」這一席話，恐是由苻登囑使出來。曹臧吳札並見春秋。登乃命在隴東設壇，嗣爲秦帝，改太安二年爲太初元年，仿置文武官屬。且就軍中設立苻堅神主，仍依苻丕舊諡，稱堅爲世祖，宣昭皇帝。見七十回載以轎輦，衛以虎賁，凡所欲爲，必啓主後行。當下集衆五萬，將討後秦，便在堅神主前，拜禱讀祝道：

維曾孫皇帝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虐於聖躬，實登之罪也。今收合義旅，衆踰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卽日星馳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怨，下雪人民大恥。維帝之靈，降鑒厥誠。

讀祝既畢，唏噓泣下。將士莫不悲慟，志在必死，各刻鎧中，爲死休字樣，每戰輒用長槊鈎刃，列爲方圓大陣，遇有厚薄，從中分配，所以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前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結壘自固。旣而受姚萇官爵，藉避兵鋒。及苻堅遇害，嵩等請領堅屍，以王禮營葬。苻登稱帝，嵩與空復率衆請降。登拜嵩爲鎮軍將軍，領雍州刺史，空爲輔國將軍，兼京兆尹，改葬堅柩，用天子禮。

越年正月，登立妃毛氏爲后，渤海王懿爲皇太弟，遣使拜東海王纂爲太師，領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領并州牧，封朔方公。纂不欲受命，怒叱來使道：「渤海王係世祖孫，爲先帝遺體，南安王何不擁立，乃妄自稱尊呢？」來使以國難未平，須立長君爲詞，纂意終未釋。獨長史王旅進諫道：「南安已立，理難中改，今國虜未平，不宜先離宗室，自相魚肉，容俟二虜平定，再作後圖。」說得有理。纂乃對使受職，遣令歸報，登復調梁州牧竇衝爲南秦州牧，雍州牧楊定爲益州牧，南秦州刺史楊璧爲梁州牧，并授乞伏國仁爲大將軍，大單于，封苑川王。

楊定與東海王纂會攻後秦，進至涇陽，正值姚頌德奉行兄令，率衆來戰。定被纂兩路夾攻，頓致大敗。姚萇自督兵往救。纂乃退守敷陸，檄令他鎮濟師。竇衝進拔後秦汧雍二城，萇移兵擊衝，衝戰敗退還。秦馮翊太守蘭憤引衆二萬，自頻陽入和寧，貽書苻纂，共圖長安。纂正喜得一幫手，偏乃弟師奴，謂不如背了苻登，自進尊號。纂不肯從，竟爲師奴所殺。師奴遂自稱秦公，欲襲長安。途次遇着萇軍，逆戰大敗，奔亡鮮卑。殺兄賊，怎能濟事！蘭憤聞報，亦即退去。萇更遣將軍梁方，成引兵攻秦。雍州刺史徐嵩軍壘，嵩兵單力弱，不能支持，竟被陷入，且爲所擒。方成責嵩反覆不忠，徒自取死。嵩怒罵道：「汝姚萇已坐死罪，乃蒙先帝恩赦，授任內外備極榮寵，今乃負恩忘義，身爲大逆，連犬馬尚且不如。汝附逆爲虜，不知責己，反來責我，我不幸被執，情願速死，早見先帝，收汝逆萇，生魂治罪地下！」說至此，怒毗盡裂，噴血橫噴，惹得方成大憤，拔劍殺嵩，連斫三劍，嵩始隕命，遺衆數千，俱被方成坑死。嵩雖曾降萇，仍爲苻秦殉節，不失爲忠。姚萇亦引兵來會，發掘秦王堅墓，劈棺鞭尸，剝去殮服，裹以荆棘，埋入坎中。伍晉鞭尸，且賤後世，何況姚萇？

苻登聞姚萇猖獗，出屯胡空堡，招集戎夏兵十餘萬衆，循隴西下，徑入朝那。苻懿得病而死，子諡獻哀，登乃立子崇爲太子，弁爲南安王，尚爲北海王。姚萇亦移據武都，與登相持。大小經數十戰，萇多敗少勝，退營安定。登糧亦垂盡，令大軍就食胡空堡，自率精騎萬餘，進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亦命三軍皆哭，與外相應。登乃引還。

冀見登軍中，載着苻堅神主，遂疑是堅有神驗，故登戰輒勝。當下想入非非，亦在軍中立堅神主，作文致祝。文詞似涉談諧，頗堪一噱，由小子錄述如下：

往年新平之禍，非冀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邱，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歿。襄敕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爲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嘗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沒世爲神，豈假手於苻登而圖臣，竟忘前征時言耶？今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休於此，勿記臣過。鑒臣至誠，永言保之！殺其身，鞭其屍，還欲向之求庇，冀之愚暴，一何可笑。

既而苻登復進兵攻冀，望見冀軍亦立堅神主，便登車樓語冀道：「從古到今，難道有身爲弑逆，反立神像求福，還想得益麼？」冀聞言不答，登又大呼道：「弑君賊姚萇出來，我與汝決一死戰，看汝果能勝我否？」冀仍然不應。登乃下樓督軍攻冀，冀遣將出戰，敗回營中，再戰又敗。軍中每夕數驚，冀又伐鼓斬像，將像首擲入登營，自引兵退入安定城內，潛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營。大界營是苻登安頓輜重的地方，所有登后毛氏及登子弁向等俱在營中居住，留作後應。崇從間道繞至大界，偏爲登所聞知，還軍邀擊，大破崇軍，俘斬至二萬五千人，崇狼狽遁還。登因此次得勝，總道冀不敢再來掩襲，便進拔平涼，留尚書苻願居守，再進拔苟頭原，逼攻安定，那知姚萇復自率鐵騎三萬，夜襲大界營，營中不及預防，竟被攻入。登后毛氏，頗智多力，且善騎射，倉猝上馬，帶領壯士力戰，左手張弓，右手發箭，弦聲所至，無不倒地，冀衆被射死七百餘人。待至箭已放盡，寇仍未退，反一重一重的圍襲攏來，毛氏棄弓用刀，尚拚死格鬪，終因寡不敵衆，馬蹶被擒，就是登子弁向，亦俱被拘去。

冀軍將毛氏推至冀前，冀見他皎皎芳容，亭亭玉立，剛健婀娜，宜武宜文，另有一番態度。不覺惹動情魔，便令軍士替他釋縛，且涎臉與語道：「卿能依我，仍不失爲國母。」毛氏當面唾罵道：「呸！我爲天子后，怎肯爲賊羌所辱！」冀老羞成怒道：「汝不怕死麼？」毛氏又道：「羌奴羌賊，可速殺我！」冀尚未忍加刑，毛氏仰天大哭道：「姚萇



汝既弑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豈肯容汝長活麼？」莫聽他越說越兇，遂命左右推出斬首，一道貞魂，上升天國去了。與楊氏並傳不朽。登子奔尚，亦相繼受戮。小子有詩讚毛氏道：

貞心亮節凜冰霜，一死留爲青史光；寫到苻秦三烈婦，筆頭也覺透餘香。

莫既殺毛氏母子，諸將請往擊登軍。究竟莫是否允議，且看下回便知。

本回敘述二苻興亡，實爲楊毛二后作傳。苻不剛堅稱帝，不二年而即亡，其材之庸劣可知。苻登雖稍勝苻丕，然徒知黷武，害及妻孥，是亦未足與語中興耳。惟堅之時有張夫人，後又有楊氏、毛氏二后，義不受辱，並皆殉節。苻氏之家法不足傳，獨此三婦，得並傳不朽，名播千秋，是亦苻氏之光也。晉書列女傳，但載堅妻張氏、登妻毛氏，而於丕妻楊氏獨略之，殊爲不解。十六國春秋中，雖經備述，但徒廁入秦后妃中，亦未足表揚貞節。得此書以闡發之，而幽光乃畢顯云。

## 第七十三回 拓跋珪創興後魏 慕容垂討滅丁零

却說姚萇既破大界營，諸將欲乘勝擊登，萇搖首道：「登衆尚盛，未可輕視，不如回軍爲是。」乃驅掠男女五萬餘口，仍歸安定。登聞大界營失陷，妻子覆沒，悲悔的了不得，經將佐從旁勸慰，乃退回胡空堡，收合餘衆，暫闔休養。兩秦始罷戰半年，是時中華大陸，除江東、司馬氏外，列國分峙，大小不一，秦分爲三，若秦若後秦，若西秦，燕別爲二。若燕若西燕，尚有涼州的呂光，史稱後涼，共計六國。此外又有一國突起，乃是死灰復燃，勃然興隆，漸漸的掃清河朔，雄長北方，傳世凡九，歷年至百有五十，好算是當時最盛的強胡。這人爲誰？就是前文六十五回中所敘的拓跋珪，特筆。

珪爲代王 什翼犍孫，與母賀氏同依劉庫仁，庫仁待遇甚優，母子乃得安居。已而庫仁爲燕將慕輿文等所殺，

庫仁弟頭眷代統部衆。頭眷破賀藻，敗柔然，兵勢頗盛，偏庫仁子顯，刺殺頭眷，自立爲主，并欲殺拓跋珪。顯弟亢濕，妻爲珪姑母，得知顯意，走告珪母賀氏。又有顯謀主梁六眷，係代王什翼犍甥，亦使人告珪。珪年已十有六，生得聰穎過人，亟與母賀氏商定祕謀，安排出走。賀氏夜備筵宴，召顯入飲，裝出一番殷勤狀態，再三勸酒，顯不好推辭，又因賀氏雖然半老，丰韻猶在，免不得目眩神迷，盡情一喝，接連飲了數巨觥，醉得朦朧欲睡，方纔歸寢。珪已與舊臣畏孫犍、元他等，輕騎遁去。到了翌晨，賀氏又潛至廐中，鞭撻羣馬，馬當然長嘶，顯從睡夢中驚醒，急至廐中探視，但見賀氏作搜尋狀，當下問爲何因。賀氏竟向顯大哭道：「我子適在此處，今忽不見，莫非被汝等殺死麼？」顯忙答道：「那有此事！」賀氏佯不肯信，仍然號啕不休。顯極力勸慰，但言珪必不遠出，定可放心。賀氏方返入後帳。顯也不加疑，總道珪未識已謀，不致他去，所以勸出賀氏，仍未嘗遣人追尋。

珪已奔入賀蘭部，依舅賀訥，訴明詳情，訥驚喜道：「賢甥智識不凡，必能再興家國，他日光復故物，毋忘老臣！」珪答道：「果如舅言，定不相忘！」已而賀氏從弟賀悅，爲劉顯部下外朝大人，亦率部亡去，潛往事珪。顯待珪不歸，正在懷疑，及聞賀悅復遁，料知陰謀已泄，由賀氏居中設法，縱使他去，遂持刀往殺賀氏。賀氏走匿神車中，接連三日，幸得亢濕夫婦，向顯力請，始得倖免。嗣南部大人長孫嵩，亦率所部七百餘家，叛顯歸珪。顯追嵩不及，悵悵而還。那知中部大人庾和辰，乘顯他去，竟入迎賀氏，投奔賀蘭部。及顯回帳，賀氏早已遠颺，氣得顯鬚眉直豎，徒呼悵悵罷了。

珪居賀蘭部數月，遠近趨附，深得衆心，偏爲賀訥弟染干所忌，使黨人侯引七、覲隙刺珪。代人尉古真，又向珪告知染干詭謀，珪嚴加防備。侯引七無隙可乘，只好覆報染干。染干疑古真洩計，將他執訊，用兩車軸夾古真頭，傷及一目，古真始終不認，纔命釋去。惟引衆圍住珪帳，珪母賀氏出語道：「染干，汝爲我弟，我與汝何讎？乃欲殺死我子呢？」染干亦慙不能答，麾衆引退。又閱數旬，珪從會祖紇羅兄弟，及諸部大人，共請諸賀訥，願推珪爲主。賀訥自

然贊成，遂於次年正月，奉珪至牛川，大會諸部，卽代王位，紀元登國。卽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使長孫嵩爲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分統部衆。命張袞爲左長史，許謙爲右司馬，王建和跋叔孫建庾岳等爲外朝大人，奚牧爲治民長，皆掌宿衛。嵩弟長孫道生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於是十餘年滅亡的故代，又得重興。珪嫌牛川地僻，不足有爲，因徙居盛樂，作爲都城，務農息民，衆情大悅。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因以拓跋爲姓，且改代爲魏，自稱魏王。

先是前秦滅代，徙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至長安，從慕容永東徙，永令窟咄爲新興太守。劉顯爲逼珪計，特使弟亢泥引兵數千往迎窟咄，使壓魏境，并代爲傳告諸部，說是窟咄當爲代王，諸部因此騷動。魏王珪左右于桓等與部人同謀執珪，往應窟咄，幢將代人莫題等亦潛與窟咄勾通。幸桓舅穆崇與珪莫逆，預向珪處報明。崇亦知大義，滅魏耶？珪捕誅于桓等五人，莫題等赦免不問。爲了這番亂釁，珪不免日夕戒嚴，尙恐內難未絕，暗算難防，不得已

再踰陰山，往依賀蘭部，更遣外朝大人安同，向燕求救。燕主慕容垂，因遣趙王麟援珪。麟尙未至魏，窟咄又與賀染干聯結，侵魏北部。北部大人叔孫普洛，未戰先遁，亡奔劉衛辰。魏都大震，麟在途中聞報，急遣安同歸報魏人。魏人知援軍將至，衆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珪與燕軍同攻窟咄，殺得窟咄大敗，虜輸奔投劉衛辰。衛辰把他殺死，餘衆四散，由珪招令投誠，不問前罪，散卒當然歸魏。乃改令代人庫狄干爲北部大人，犒賞燕軍，送令歸國。燕主垂封珪爲西單于，兼上谷王，珪不願受封，但託言年少材庸，不堪爲王，卽將燕詔却還。已見大志。

劉衛辰久居河西，招軍買馬，日見強盛。後秦主姚萇，封衛辰爲河西王，領幽州牧，西燕主慕容永亦令衛辰爲朔州牧。衛辰因遣使詣燕，貢獻名馬。行至中途，被劉顯部兵奪去，使人逃往燕都，只剩了一隻空手，不得不向燕泣訴。燕主垂勃然大憤，使擬與兵討顯。可巧魏主珪慮顯進逼，再遣安同至燕乞師。燕主垂一舉兩得，立遣趙王麟與太原王楷率兵擊顯。顯地廣兵強，寢成驕很，士衆無論親疏，均有貳心。至是傾寨出拒，略略交鋒，便卽潰散。顯知不可敵，奔往馬邑西山。魏王珪復引兵會同燕軍，再往擊顯，大破顯衆。顯走入西燕，所有輜重牛馬，都爲燕魏兩軍所

得。彼此分肥，歡然別歸。

自是魏勢日盛，連破庫莫奚高車叱突隣諸部落，雄長朔方，甚且密謀圖燕，特遣太原公儀，以聘問爲名，至燕都窺探虛實。夷狄無信，卽此可見。燕主垂詰問道：「魏王何不自來？」儀答道：「先王與燕嘗並事晉室，約爲兄弟，臣今奉使來聘，未爲失禮。」

垂作色道：「朕今威加四海，怎得比擬前日！」儀從容道：「燕若不修德禮，但知誇耀兵威，這乃將帥所司，非使臣所得與聞呢！」語有鋒芒，但知垂所言亦有令人可讚處。垂見他語言挺撞，雖然怒氣填胸，却也無

訥可駁。留儀數日，遣令北還。儀返魏告珪道：「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自負材氣，非少主臣，若燕主一歿，內難必作，乃可抵隙蹈瑕，掩他不備，今尙未可速圖呢！」珪點首稱善，因與燕仍然往來，不傷和氣。

彼此敷衍了一兩年，珪復與慕容麟會集意辛山，同攻賀蘭附近紇突隣紇奚諸部，所過披靡，相率請降。會劉衛辰收合餘燼，又來出頭，令子直力鞬攻賀蘭部，賀訥忙向魏乞援。魏王珪引兵援訥，直力鞬望風退走。珪乃徒訥部衆居魏東境。既而訥弟染干與訥相攻，構兵不已。珪欲併吞賀蘭部，想出一條借刀殺人的計策，使吏告燕，請討

賀訥兄弟，情願自爲嚮導。魏舅之道如是如是。燕主垂卽遣麟督兵，出擊賀訥，訥本沒有甚麼能力，更兼兄弟鬩牆，鬧得一塌糊塗，怎能再敵燕軍。至燕軍已經逼寨，向魏請救，杳無覆音，沒奈何硬着頭皮，自出抵敵。打了一仗，兵敗力竭，

被麟軍擒了過去，賀染干不敢進戰，便詣燕營乞降。麟馳書告捷，燕主垂還算有恩，命麟歸訥部落，但徒染干入燕都，且召麟班師。麟還都告垂道：「臣看拓跋珪舉動，必爲我患，不如徵令來朝，使該弟監國，較可無虞。」垂未以爲

然，經麟一再請求，方遣使至魏，徵使朝貢。珪令弟觚至燕修好，慕容麟等勸垂留觚，更求良馬。珪不肯照給，使張袞

至西燕求和，燕遂不肯釋觚。觚伺隙潛逃，又被燕太子寶追還，燕與魏就從此失好了。爲燕魏交戰張本。

且說西燕主慕容永，稱帝逾年，屢出兵侵晉河南，旋復率衆寇晉洛陽。時晉太保謝安曾在廣陵遇疾，卸職還都，竟至病逝。晉廷贈官太傅，追諡文靖。不略謝安之殘，意在重才。另命瑯琊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尙書事，都督中外諸

軍加前鋒都督謝玄，統轄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尋又錄淝水戰功，贈謝安爲廬陵公，封謝石爲南康公，謝玄爲康樂公，安子琰爲望蔡公，會泰山太守張願叛晉，北方不靖，謝玄上疏請罪，自乞罷職。孝武帝不從所請，只令玄還鎮淮陰，調豫州刺史朱序代鎮彭城。玄又稱病謝職，有詔令爲會稽內史。未幾，玄歿，年止四十六，比乃叔謝安壽數短少二十年。特敘此筆，補出謝安年紀。

晉廷追贈車騎將軍，予諡獻武。乃命朱序都督司雍諸州軍事，移戍洛陽，譙王恬無忌子都督兗冀諸州軍事，就鎮淮陰。會值慕容永侵洛，序卽帶領兵馬，從河陰渡河，擊走永軍。永走還上黨，序追至白水，尙未收軍，忽由洛陽守吏遞到急報，乃是丁零翟遼謀襲洛陽，序始引軍亟歸。中道與翟遼相遇，一陣猛擊，遼衆俱倉皇遁去。

看官閱過前文，應知遼奔就黎陽，丁零遺衆奉翟成爲主帥，駐守行唐。見六十九回。

後來成爲燕滅，惟遼尙存。

晉黎陽太守滕恬之爲遼所欺，非常愛信，遼竟起歹心，乘恬之出外時，閉城峻拒，恬之無路可歸，東奔鄆城，又被遼引衆追及，擒還恬之，據住黎陽。朱序曾遣將軍秦膺等討遼，且先發制人，遣子釗南寇陳穎，正與秦膺等相值，被膺擊退。嗣高平人翟暢執住太守徐含遠，舉郡降遼。高平已爲燕屬，燕主垂怎肯干休，卽親自出討，命太原王楷爲前鋒都督，殺往黎陽。遼衆皆燕趙遺旅，俱云太原王子猶我父母，不可不降，遂相率投誠。遼聞風驚懼，亦輸款燕營，垂乃授遼爲徐州牧，封河南公，受降而還。不到數月，遼又叛燕，出掠燕境，尋又遣司馬眭瓊詣燕謝罪。燕主垂恨他反覆，斬瓊絕遼。遼竟自稱魏天王，也居然建設百僚，改元建光，引衆徙屯滑臺，南圖晉，北窺燕，陰使人赴冀州，詐降燕刺史樂浪王慕容溫。見七十一回。

溫留置帳下，竟被刺死。燕遼西王慕容農往捕刺客，得誅數人。遼自幸得計，又欲襲晉洛陽，幸爲朱序擊敗，方纔退還。序留將軍朱黨守石門，自引兵還鎮。遼却雄心未死，又命子釗寇晉鄆城。晉將劉牢之領兵邀擊，釗始敗去。前泰山太守張願叛晉，爲燕所破，復投翟遼，遼今願來敵牢之，願知遼不可恃，致書牢之，自陳悔過。牢之乃許願歸降，并進逼滑臺，再破遼衆。遼入城固守，牢之猛攻不下，自恐餉運難繼，纔撤兵退回。

已而遼竟病死，由劄繼立，改元定鼎。復欲承父遺志，攻燕、鄴、城，失利而還。再遣部將翟、都，侵燕、館、陶、屯、蘇、康、壘，好兵不戰，必致自焚。於是燕主垂不能再忍，下令親征，自率步騎十萬，徑壓蘇、康、壘。前翟、都、葉、壘夜走，奔還滑、臺。劄、

聞燕兵大至，也不禁惶急起來，連忙繕就哀書，借兵西、燕。西燕主慕容、永，召集羣臣商議，行止尚書郎、鮑、遵道：「兩寇相爭，勢必俱敝，我隨後出兵，乘敵制寇，便是下、莊、刺、虎的遺策了。」中書侍郎、張、騰道：「強弱異勢，何至遽敵，不如率兵往救，使成鼎足，方可牽制強燕，一面分兵直趨中、山。晝設疑兵，夜設火炬，使彼自相疑懼，引兵自退，然後我衝彼前，劄、躡彼後，必可蹙燕，這乃天授機會，萬不可失呢！」永不肯依騰，却回翟使，使人返報劄。劄只好調集部衆，出拒黎、陽。

燕主垂至黎、陽北岸，臨河欲濟，劄列兵河、南、堵、截。燕軍見劄衆氣盛，頗有懼色，俱勸垂留兵緩渡。垂掀髯笑道：「豎子有何能為？卿等可隨朕殺賊哩！」諸將始不敢多言，但靜待軍令，嚴裝候着。到了次日，垂忽下令拔營，遷往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具備牛皮船百餘艘，載着兵仗，將沂、流、東、上，進逼黎、陽。劄見垂引兵西向，不得不隨向西趨，防垂渡河。那知 垂是誘他過去，到了夜半，却暗遣中壘將軍桂、陽、王、鎮，率驍騎將軍國等，仍到黎、陽、津、偷、渡。平風息浪，竟達河、南，當即乘夜築柵，及旦告成。劄得知燕軍東渡，急忙麾衆趕回，來奪燕寨。偏燕軍依柵自固，堅壁勿動。劄一再挑戰，統被燕軍射退。待至午後，劄士卒往來飢渴，只好引還不意燕營內一聲鼓角，驅兵殺出，竟來追劄。劄亟回軍抵敵，兩下裏正在酣戰，突有一彪人馬到來，爲首大將，乃是燕、遼、西、王、慕容、農。他因劄衆東迴，得從西、津、渡、河，前來助鎮。左右夾攻劄衆。劄如何抵擋得住，慌忙引衆返走，已被燕軍殺得七零八落，只帶得殘騎數百，奔歸滑、臺。燕軍陷入黎、陽，再乘勝進逼，劄力不能支，沒奈何挈着妻子，率數百騎北走，渡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

燕軍追至山下，望見山路險仄，林箐蒙籠，急切不敢進去，便在山下安營。一住數日，並無一人出山。慕容、農語將士道：「劄倉猝入山，糧必不多，斷不能久居山中，惟我軍常圍山下，彼且憚死不出，不如佯爲退兵，誘他下山，方

可一鼓殲滅了。父子兵略，俱屬可觀。

將士當然贊成，便即引退，劍果下山西走，行未數里，燕軍已兩面突至，掩殺劍衆，虧得劍乘着駿馬，飛奔而去，所有妻子部曲，悉數被擒。劍所統七郡將吏，均向燕請降。垂從子章武、王宙爲兗豫二州刺史，居守滑臺，徙徐州七千餘戶至黎陽，亦留從子彭城王脫居守，領徐州刺史，自引軍還中山，命遼西王農都督兗、豫、荆、徐、雍五州軍事，屯兵鄴城。獨翟劍單騎奔入西燕，西燕王慕容永好意延納，授劍車騎大將軍，領兗州牧，封東郡王。偏劍住了年餘，又生異志，復思叛永。永察出陰謀，方將劍殺死了事。翟氏乃絕。小子有詩嘆道：

居心反覆太無誠，不信如何得倖生！  
試看了零衰且盡，益知作偽總難成。

拓跋珪母子，屢瀕死地，而卒得不死，是得毋天將與魏王者不死耶！然觀諸珪之心術，實無足取，彼賴舅賀訥而得存，乃未幾而導燕滅賀矣。彼恃慕容氏之援而得興，乃未幾而遣僂覲燕矣。無信無義，何以立國？顧竟得雄長朔方，歷祚至五十年，天道茫茫，殊不可問。豈其時方丁閏運，固憑力不憑理歟？翟氏燕之所藉以規復者也。翟斌忽迎垂，忽又欲叛垂，事泄被誅，咎由自取。然翟真翟成翟遼翟劍等，輾轉構難，雖相繼敗死，卒歸於盡。而慕容氏之兵力，蓋亦已半敝矣。夷狄無親，難與共事，慕容垂固嘗負秦，亦曷怪翟氏之反覆哉。

## 第七十四回 智姚萇旋師驚噩夢 勇翟暹斬將掃孱宗

却說秦主苻登，自退屯胡空堡後，按兵不出。接應前回。後秦主姚萇，使弟碩德鎮守安定，分置秦州守宰，派從弟常戍隴城，邢奴戍冀城，姚詳戍略陽。秦益州牧楊定，出攻隴冀，陣斬姚常，並擒邢奴。姚詳大懼，即將略陽城棄去，奔往陰密。定遂自稱秦州牧，晉爵隴西王。秦主登方藉定拒萇，不便斥責，只好許稱王號，且加定爲左丞相、上大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領秦、梁、二州牧。一面進寶衝爲大司馬，兼驃騎大將軍，都督隴東諸軍事，領雍州牧。楊璧爲大將軍，領南秦、益、二州牧，約與共攻後秦。三人才略心術俱難重任，登所用非人，宜其致敗。又敕并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各率部曲相會，再圖大舉。

姚萇遣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爲楊定所破，狼狽奔還。秦主登出攻鶻泉堡，由姚萇親自馳救，登亦引退。萇囑使東門將軍任甕等，致書與登，詐爲內應，登得書後，即欲輕騎踐約。征東將軍雷惡地在外將兵，得知此事，即馳入白登道。一姚萇多詐，怎可輕信？請三思後行。登乃中止。嗣探得任甕詐降，懸門以待，乃驚語左右道：「雷征東料敵如神，若非彼言，我幾爲堅子所欺了。」惡地因諫萇有功，亦未免語帶矜夸。偏登又陰懷猜忌，只恐他另生惡念，逐漸見疎。莫非因他以惡爲名，故致生忌，但好猜如此，何由御人？惡地果然疑懼，竟往降後秦。姚萇命惡地爲鎮軍將軍。

既而秦鎮東將軍魏揭飛，自稱衝天王，號召氏、胡部落，圍攻杏城。杏城爲後秦安北將軍姚當所守，便馳使報告姚萇，請速濟師。萇自引精兵千六百人，往援杏城。那知降將惡地，又與揭飛相應，反攻李潤。鎮名在馮翊西。兩人會合攏來，衆至數萬。氏、胡又相繼奔赴，絡繹不絕。萇固壘不戰，佯示怯弱。揭飛見萇兵弱少，意存輕藐，毫不加防。不意後面有萇兵掩入，立致驚潰。萇既分兵遠擊，揭飛自己在營中眺着，望見揭飛後營塵頭擾亂，料知揭飛中計，使即驅兵殺出，直擊揭飛前營。揭飛前後受敵，嚇得手足無措，只好沒路的亂撞。偏偏冤家路狹，正與姚萇相值，再欲回頭返奔，已是不及。那好頭顱即被人取去了。揭飛有衆三萬人，死了一萬，降了一萬，逃去一萬，霎時間成爲平地。杏城守將姚當成，出迎姚萇，萇命就營址間，每一柵孔，改植一樹，作爲戰勝紀念。當成慊營地太小，萇笑道：「我自結髮以來，與人交戰，從沒有這般奇捷。試想我軍不過千餘，能驟破三萬賊衆，可見營地以小爲奇，如賊大營，有什麼用處哩。」說着，復命移兵往擊惡地。兵方啓行，惡地已前來謝罪，俯伏投誠。萇傳命宥免，令他隨歸長安，待遇如初。惡地首鼠兩端，實可殺却。



過了一年，馮翊人郭質，忽起兵應秦，移檄三輔，數其過惡。三輔多貽書歸附，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與質爲敵。秦授質爲馮翊太守，後秦授曜爲豫州刺史。曜與質互相戰爭，質屢次失利，敗奔洛陽。後來苟曜爲秦所誘，密約秦主登出兵，願爲內應。胡人真多反覆。登督兵赴約，竟至馬頭原，姚萇引衆逆戰，爲登所敗，陣亡右將軍吳忠。姚頌德等拚命攔截，纔得勉強收軍，不致大挫。萇令軍士飽食乾糧，再行進戰。頌德旁問道：「陛下每戰不勝，卽有奇謀，今戰旣失利，又欲進攻，果有何策？」萇答道：「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竟據我東首，這定是苟曜豎子，與他通謀，所以冒險前來。若再不與戰，日久勢增，禍更難測，故不如更與交鋒，使苟曜未得連合，登尙疑信參半，當可轉敗爲勝，解散賊謀哩。」說畢，上馬督兵進攻登營。登不防姚萇再至，倉皇接仗，士無鬪志，紛紛潰退。萇驅衆追殺一陣，斬獲無算，直至登奔往鄆城，始命凱旋。諸將益佩服萇謀。

嗣聞登復移攻安定，萇命太子興居守長安，自往拒登。臨行時囑興道：「苟曜好爲姦變，他聞我北行，必來見汝，汝宜將他捕戮，免貽後患。」興唯唯受教。果然萇就道後，曜卽入關見興，當被興喝令拏下，推出梟首。然後報達姚萇。萇聞苟曜已死，安心前行。至安定城東，見登引衆來前，立即麾衆與鬪，把登擊退。萇入城犒軍，譙集將佐諸將進言道：「今日魏武王尙存，萇諡兄寔爲魏武王見七十二回，必不令此賊久盛。陛下但務拒守，不願進擊，所以養寇到今，尙未盪平呢。」萇微哂道：「我原是不及亡兄，約算起來，共有四種。我兄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一望見便覺生畏，這是我第一種不及處；我兄與天下爭衡，雖遇十萬雄師，毫不畏縮，當先直進，橫厲無前，這是我第二種不及處；我兄談古知今，講論道藝，善遇英雄，廣羅僂異，這是我第三種不及處。我兄董率大衆，履險如夷，上下咸服，人人願盡死力，這是我第四種不及處。我事事不及亡兄，尙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無非靠了一些智略，稍得過人。一籌苻登窮寇，將來總要覆亡，何必急速求功，反致敗事哩！」於是羣下咸稱萬歲。越日萇復下書，令諸鎮各置學官，不得偶廢，考試優劣，量才擢敘。會秦驃騎將軍沒奕干率戶六千來降姚萇，萇授沒奕干爲車騎將軍，封高平公。

既而萇遇重疾，因遣弟碩德鎮李潤，僕射尹緯守長安，亟召太子興馳詣行營。那秦主苻登方立昭儀李氏爲繼后，連日慶宴，聞得姚萇有病，不禁大喜，便欲乘機往攻，厲兵秣馬，特向苻堅神主前禱告道：

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佑，皇鑒垂矜，所在必克，賊旅冰摧。今由太皇帝之靈，降災殃於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神祖有靈，實式憑之。

禱畢，復大赦境內，加百僚位秩各二等，遂督兵出行，進逼安定，去城只九十餘里。忽由偵騎入報道：「姚萇已引兵出城，想是前來迎戰了。」登驚詫道：「敢是萇已病愈了麼？」隨即帶領輕騎，自往覘萇。行至中途，又有探馬來報道：「姚萇已遣將姚熙隆，從間道繞出，攻我大營去了。」登又恐大營有失，勒馬回營，望見距營數里，果有敵軍紮住。因天色已晚，不欲往攻，但命部衆戒嚴，枕戈夜宿，好容易過了一宵，差幸夜間無事，黎明即起，正在營中早餐，忽有邏騎入告道：「賊營都空空洞洞，不知所向了。」登大驚道：「這是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人人說他將死，他偏又來出現，我與此羌同時，真是不幸極了！」遂引兵徐退，途次亦嚴勒部伍，井井不紊，纔得安然還雍。究竟姚萇用何計策，得退登軍，原來登出兵時，萇病小愈，他不欲與登劇戰，所以想出了一條疑兵計，詭去詭來，使登無從測摸。等到登退兵還雍，他本已繞出登前，伏兵待着，及見登行列整齊，料不可犯，也樂得讓他過去，自還安定罷了。確是狡猾。

秦雍州牧竇衝，已進任右丞相，衝徙屯華陰，被晉河南太守楊佺期擊走，他尚矜才使氣，上書登前，自請加封天水王。是由楊定爲王引使出來，登偏不許，衝竟僭稱秦王，改年元光。登聞報大怒，即引兵攻衝。厚楊定而薄竇衝，實不公。衝情急生變，遂向後秦乞降，請發援師。姚萇欲力疾赴救，尹緯進言道：「太子純厚有聲，惟將略未曾著聞，可遣令代征，使示威武，也是固本的要着哩。」萇乃召興入囑道：「聞衝兵現屯野人堡，汝若趨救，必有一場惡戰，勝負未可逆料，不若徑攻胡空堡，使苻登撤圍還援，那時衝圍自解，汝亦可全軍引還了。」興受計而去，行抵胡空堡，登果還

救，與遵着父命，不與交戰，便即退歸。

襄因久病未痊，命與先還長安，自引從臣繼發。到了新支堡，夜宿驛中，朦朧中見一金甲皇帝，領着數多將士，毀門進來。仔細一瞧，那皇帝不是別人，正是秦王苻堅。當下駭懼欲奔，迴頭急望，恍惚見有宮門開着，便跟踏跑入。可巧有宮人出來，便向他呼救，宮人手中各有長矛，拿着應聲拒敵，爭把手中矛擲去，不意敵兵未曾擊倒自己的腎囊上，反被他擲中一矛，頓致痛徹肺腑。更可恨的是敵兵譁笑，拍掌歡語道：「正中死處，正中死處！」那時又痛又憤，咬着牙根，將矛拔去，矛纔拔出，血即狂流，越覺痛不可耐，一聲號呼，竟致驚悟，纔知是一魘夢。心虛易致鬼椰榆。挑燈審視，既沒有甚麼皇帝，又沒有甚麼將士，不過腎囊上却是有些暴痛，卸裳俯視，略略紅腫，也不知是何病症。挨至天明，腫勢又添了一半，便召醫官入視，醫官就病論病，無非說是疝氣等類。外敷內治，全不見效，只覺得囊脹難忍，令醫用針刺治。醫官不得已，如言施針，竟致血出不止，彷彿似夢，甚痛極致暈，不省人事。好容易灌救得活，仍是神志不清，狂言謔語，或云臣襄該死，或云殺死陛下，實爲兄襄並非臣罪，幸勿枉臣！半真半假，死且欺人。從官見襄病亟，不便逗留，只得將襄昇置車中，使他臥着，匆匆還入長安。襄偶覺清醒，便召太尉姚晃，尙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尙書狄伯支等，受遺輔政，且囑太子興道：「受遺諸公，統是我患難至交，如有人無端誣毀，慎勿輕信，汝能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字民以恩，四德具備，自可永年，我雖死無憂！」言畢即逝。時年六十有四，在位八年。

興恐內外有變，祕不發喪，急調叔父緒鎮安定，頌德鎮陰密，召弟崇還鎮長安。頌德部下諸將佐，各進白頌德道：「公威名素振，部曲最強，今聞故主已終，新君甫繼，恐不免與公相猜，公不若徑赴秦州，觀望時勢，自作良圖，免貽後戚。」頌德怫然道：「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即自尋干戈，是蹈三國時二袁覆轍，袁譙袁尙徒取滅亡，我寧死不願出此呢！」隨即啓行至長安，與興相見，興優待如常，遣令赴鎮。一面自稱大將軍，授尹緯爲長史，

狄伯支爲司馬，部署將士，嚴備苻登。

登屢使偵騎覘視，探得姚萇死耗，當卽還報，登欣然道：「姚興小兒，怎能敵我，但折杖以答，便足使他屈服了。」  
夜耶自天，遂驅衆盡出，但留弟安成王廣守南安，太子崇守胡空堡，自督兵徑向關中。復遣使拜金城王乞伏乾歸爲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並加允錫，這乞伏乾歸就是乞伏國仁弟。國仁嘗受苻登封爵，稱苑川王。見七十二回  
踰年卽歿，子公府尚在幼年，部衆謂宜立長君，因推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改元太初，徙居金城。且向秦報聞，秦遣使册封乾歸爲金城王。乾歸雄武英傑，不亞乃兄，征服附近部落，威振邊陲。立妻邊氏爲王后，用出連乞都爲丞相，悌眷爲御史大夫，也是一個小朝廷制度。苻登欲規取長安，所以加封乾歸，聯爲聲援，自引兵急進，從六陌趨廢橋。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住馬嵬堡，堵截登軍，姚興恐詳不能禦，特遣長史尹緯率兵助詳。緯徑至廢橋，拒登爭水，不得，兵多渴死，遂麾衆攻緯。緯正欲與戰，忽見狄伯支馳至，傳達與命，教他持重，不可輕戰。緯勃然道：「先帝升遐，人情震懼，今不思奮力殲寇，乃使逆豎壓境，日久變生，大事去了！緯情願死爭，不敢聞命！」說罷，便麾衆出戰，一當十，十當百，竟將登衆殺敗，追奔數里，斬馘甚多。

是夜登竟潰歸，緯乃旋師奏功，輿始爲父發喪，舉哀成服，命在槐里築壇，嗣卽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皇初。尋由長安至安定，調集人馬，再擊苻登，登敗回南安，不料弟廣與子崇都因聞敗心驚，棄戍遠竄，轉令登窮無所歸。沒奈何奔至平涼，收集潰卒，走入馬毛山，驀聞姚興又率衆來攻，自思衆心攜散，不能再戰，乃亟遣子崇馳詣金城，向乞伏乾歸處求援，並進封乾歸爲梁王，願將妹東平長公主嫁與乾歸。乾歸乃遣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暹分領騎兵二萬，往救苻登。登聞援兵將至，出山探望，遙見山南有大兵馳到，正道是援兵前來，便卽踴躍歡迎。待至兩下遇着，纔覺叫苦不迭，原來不是援兵，乃是姚興進襲的潛師。那時退避不遑，只好與他交戰，不到半時，部衆一半傷斃，一半逃去，單剩登一人一馬，返身亂跑，被輿兵快馬追及，你矛我槊，戳死馬下。總計登在位九年，大限五十二歲。

登子崇竄至湟中，得悉乃父死耗，還想據位稱尊，草草登極，改元延初。再遣人至乾歸處乞師。時乞伏益州等不及援登，中道折回，報明苻登戰死情狀，乾歸即變易初心，遂回崇使。崇孤立無助，自知艱危，乃走依隴西王楊定。定聞乾歸不肯發兵，投袂而起，召集步騎二萬人，與崇共攻乾歸。乾歸得報，顧語諸將道：「楊定勇虐聚衆，窮兵逞欲，我看他此次前來，乃是惡貫已盈，徒自取死。天方授我，此機正不可錯過呢！」乃遣涼州牧乞伏軻禪，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等，出拒楊定。

益州爲乾歸弟，素稱驍勇，先驅急進，馳至平川，正值楊定麾兵進來。益州兵少，楊定兵多，畢竟雙拳不敵四手，被定殺敗，奪路奔回。軻禪詰歸亦引衆退還，獨冠軍瑠趨入軻禪營中，仗劍進言道：「我王具神武英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無不席捲，所以威振秦，聲光巴漢，將軍身膺重寄，位重維城，理應宣力致命，保安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即返奔？將軍自思，尚有甚麼面目，敢見我王呢？瑠雖不才，願爲國效死！」可謂壯士。軻禪聽了，不禁懷慙，便向瑠謝過道：「我所以未赴秦州，正恐衆心搖動，未肯向前。今如將軍所言，已知衆憤，且敗不相救，當坐軍罰，我難道敢自偷生，徒取罪戾麼！」說着，即命瑠爲先鋒，自率騎兵繼進。且遣人分報益州詰歸。益州詰歸也勸衆再進，夾攻楊定。定恃勝無備，陡遇三路殺來，竟至無法抵擋。主將慌忙，衆愈駭散，那瑠舞著大刀，左斬右劈，如入無人之境。定向思攔阻，不防瑠已至馬前，害的一聲頭竟落地。就是秦嗣主崇，亦不及奔逃，致爲敵軍所殺。秦自苻健僭號，傳至苻崇，合計六主，共四十四年而亡。小子有詩嘆道：

善敗不亡善戰亡，苻秦一代費評章，壽春六陌重尋轍，禍始佳兵終不祥。

苻氏已亡，乾歸併有隴西巴蜀諸地，遂增置官屬，張示聲威，欲知他一切詳情，待至下回再敘。

五胡十六國中，苻秦最盛，而衰敗亦最速。苻堅以淝水之敗，便至不振，卒死姚秦之手。苻登以廢橋之敗，即無所歸，仍爲姚氏所殺，而苻崇更不足道焉。即是以觀可見姚萇之夢見苻堅，並非堅之真能爲崇，不過萇私心負疚，恐遭冥譴，迨至病危神散，

乃有此夢魂之可怖耳。不然，堅能禍莫寧獨，不能自保子孫耶！惟堅之得國，由於篡弒，故其後卒不得令終，莫雖叛堅，而爲兄復讎，猶有可說，其得保首領以歿，蓋於僥倖之中，有理數存焉。誰謂亂世之必無大理想哉！

## 第七十五回

### 失都城西燕被滅

### 壓山寨北魏爭雄

却說乞伏乾歸，增置官屬，令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翟璠爲吏部尚書，翟勅爲主客尚書，杜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謙爲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爲侍中。此外拜授一如魏、晉、文故事，猶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惟楊定死後，天水人姜乳襲據上邦，因遣乞伏益州往討。邊芮、王松壽入諫，乾歸道：「益州貴爲介弟，屢立戰功，因勝致驕，常有德色，古人謂驕兵必敗，若令他專關，恐非所宜。」乾歸道：「益州驍勇，非諸將所能及，我但恐他剛愎自用，或致債事，今當另簡重佐，便可無憂。」說着，遂派韋乾爲行軍長史，務和爲司馬，令與益州偕行。至大寒嶺，益州果不加部勒，反縱軍士解甲游畋，日夕酣飲，且下令道：「敢言軍事者斬！」韋乾看不過去，只好邀同務和，違令進諫道：「將軍爲王室懿親，受命專征，期殄凶醜，今賊已逼近，奈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古有明戒，望將軍三思！」益州大言道：「乳衆烏合，聞我到來，理應遠竄，若欲與我決戰，便是自來送死，我自有擒賊方法，卿等勿憂！」全片驕態，惟不殺韋乾，還算氣寬。韋乾等只好退出，自加戒備。果然姜乳引衆劫營，益州未曾預防，竟被陷入，倉皇驚潰。還虧韋乾等救護益州，且戰且行，纔得逃脫性命。乾歸聞益州敗還，也仿秦穆公悔過語云：「孤違蹇叔，致有此敗，將士何罪，罪實在孤呢！」乃概令復職，悉置勿問，並令兵士休養，暫息干戈。

楊定無子，從弟盛先守仇池，特爲定發喪，追諡武王，自稱秦州刺史、仇池公。仇池前爲秦滅，曾由楊安鎮守，見六十二回。後來楊安他徙，輾轉爲楊定所據，定死，盛繼，仍算未絕，并遣使稱藩東晉。晉廷但務羈縻，封盛爲仇池公。盛

與定原屬氏族，因分氏羌爲二十部護軍，各自鎮戍，不設郡縣。乞伏乾歸也不願過問，仇池始得少安。

事且慢表，且說燕主慕容垂，掃滅丁零，還至中山，聞翟劭奔入西燕，乃議興兵西略，往攻慕容永。諸將俱說道：「永未有大變，不宜輕伐，且近來連歲戰爭，士卒久勞，居民亦不暇耕織，瘡痍滿目，哭泣盈途，宜乘此安撫兵民，待時而動，區區長子，無容深憂呢。」獨司徒范陽王德駿議道：「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所以陛下龍興，人皆思燕，不謀而合。永與陛下系出同宗，乃獨僭稱尊號，煽動華夷，惑民視聽，致令羣豎縱橫，逐鹿不息，今若不先加除滅，恐民心不壹，後患方長，怎得謂不足深憂！就使士卒疲勞，此舉亦不能再緩了。」垂掀鬚語諸將道：「司徒所議，與我同意，古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我計決了！且我年雖老，扣囊底智，尚足殲除此賊，不宜再留遺患，累我子孫呢。」去垂容永亦未必子孫久長乃發步騎七萬人，遣鎮西將軍丹陽王瓚，及龍驤將軍張崇，往攻晉陽，征東將軍平視，往攻沙亭，自率大軍赴鄴。晉陽守將爲西燕主永弟武鄉公友，沙亭守將爲西燕鎮東將軍段平。西燕主永尚恐兩處有失，因再遣尚書令刁雲，與車騎將軍慕容鍾，率衆五萬，出屯潞川，使爲援應。垂復使太原王楷出滏口，遼西王農出壺關，自出沙亭擊永。

永急令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等，率兵萬餘，往戍臺壁。又派遣諸將分道拒守。偏燕軍沿途逗留，月餘不進。永莫名其妙，但恐垂聲東擊西，佯從鄴城進兵，暗中却分兵潛入太行。山名遼擊背後，所以預防一着，特調諸軍還扼太行，嚴守軹關。惟留臺壁軍不遣。垂正要他調開各軍，好使部衆前進，既聞慕容永中計，立即趨就慕容楷，同進滏口，入天水關，直抵臺壁。小逸、豆歸飛報慕容永，永遣大尉大逸、豆歸至臺壁助戰。適垂將平視引兵馳至，垂即使與大逸、豆歸交鋒，一陣痛擊，大逸、豆歸敗去。小逸、豆歸不得已，與王次多、勒馬駒等，開壁出戰。平視再與奮鬪，正殺得難解難分的時候，忽由慕容楷、慕容農殺到，兩支統是生力軍，縱橫馳驟，銳不可當。小逸、豆歸自知不敵，急忙收兵入壁，偏敵軍兩面圍裹，一時不能殺出，等到死命衝突，纔得一條血路，奔入壘。

中部兵萬餘名，傷亡了六七千。就是王次多勒馬駒，也相繼戰死，連骸骨都無從奪回。更可怕的是臺壁外面，統是敵軍，圍得鐵桶相似，除非插翅騰空，不敢出去。小逸豆歸坐守孤城，只眼巴巴的向西望着，專待援軍到來。

時大逸豆歸已奔還報永，永乃自率精兵五萬，馳救臺壁，屯兵河曲，貽垂戰書。垂批回戰期，列陣臺壁南面，分農楷二軍爲左右翼，又使慕容國率兵千人，伏深澗下。越日交兵，由垂親往挑戰，兩下裏不及答話，便將對將，兵對兵，角鬪起來。纔及片時，垂竟拍馬返奔，將士亦佯作敗狀，曳械遁走。永不管好歹，揮兵急追，人馳馬驟，爭向深澗中躍過，似乎有滅此朝食之氣象。不料馳至半途，那慕容楷、慕容農兩軍出來截住，夾攻永軍。垂又翻身轉來，迎頭痛擊，永三面受敵，如何支持？只得回馬奔還。追兵變做逃兵，逃兵反變做追兵，勝負變幻，真不可測。永馳還澗旁，不防慕容國又復殺出，截住去路。垂與農楷等在後緊追，累得永進退兩難，頓致全軍大亂，或被殺，或被溺，死了無數士卒。永還須遲死數月，所以倖得逃脫，奔還長子。永已用兵數年，連誘敵計都未預防，實是個沒用傢伙。

晉陽沙亭潞川各守將，統聞風逃散。慕容鍾且奔降垂營。永聞鍾叛去，竟將鍾妻子拘住，悉數駢戮。死在目前，還要如此暴虐。又恐長子受圍，擬留太子亮居守，自奔後秦。侍中關英道：「昔石虎攻我龍城，我太祖堅守不去，終得創業垂基，造成大燕。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難道能連年不返，長此圍攻麼？爲今日計，但當繕修守備，堅壁勿戰，待他師老糧盡，自然退去了。」永乃依議，嬰城拒守。那燕兵卽陸續趨至，環集城下，四面築柵，把一座長子城團團圍住。一攻一守，約莫有四五十日，城中雖未被陷，却已孤危得很。乃遣子常山公泓，賫取玉璽一方，縋城夜出，向晉雍州刺史郗恢處求救。恢卽請命晉廷。晉雖有詔許援，但徵發需時，一時如何應急。永恐晉兵不至，又遣太子亮詣魏乞師。亮出城時，被燕將平視探知，引兵追及，把亮擒回。只有隨騎逃脫，得至盛樂，見魏王拓跋珪，涕泣求援。珪本與西燕通好，見七十三回，乃命陳留公虔將軍庾岳率騎五萬，出屯秀谷，相機進行。怎奈長子城日危一日，晉魏兵又皆未至，急得守城將士朝不保暮。大逸豆歸與部將寶韜等起了歹心，竟潛通外兵，開城延敵。慕容永驚悉內變，忙挈



着眷屬，奔往北門。冤冤相湊，兜頭撞着燕軍前隊，一聲吶喊，把永圍住。永無從逃脫，只好束手受擒，所領家屬，無一幸免，統被縛至慕容垂前。垂責他僭據位號，濫殺宗族，罪無可恕，叱出斬首，妻子等當亦受戮。慕容儁子孫前時被永所殺，至此始得瞑目。又執住刁雲等四十餘人，一體加誅。大逸豆歸昂首進謁，還道是開城有功，得邀重賞，偏被垂叱他不忠，賞他一刀兩段。該死！總計西燕自慕容泓改元，至永亡國，已易六主，合計只十有一年。

垂既滅西燕，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令宜都王慕容鳳為雍州刺史，鎮守長子，丹陽王慕容續為平州刺史，鎮守晉陽，自率軍馳還鄴城，復東巡陽平平原，因聞晉有救永意，特使慕容農渡河，與鎮南將軍尹國攻晉廩邱陽城，先後陷入。晉平東太守韋簡引兵截擊，敗死。晉高平太守徐含遠遣使至劉牢之處乞援，牢之不能赴援，遂致高平泰山瑯琊諸郡陸續奔潰。慕容農進兵臨海，分置守宰，方纔引還。垂北往龍城，告捷太廟。

會接得北方軍報，謂魏王珪已出師秀谷，侵逼附塞諸郡，垂本擬親出伐魏，因年已衰邁，疲病難行，乃遣太子寶為統帥，使與遼西王農、趙王麟等，率步騎八萬人，自五原伐魏。是時慕容柔、慕容楷諸人相繼病歿，惟慕容德、慕容紹掌兵如故。垂令別統步騎一萬八千，為寶後應，散騎常侍高湖上書諫垂道：「魏與燕世為姻婚，結好已久，今因求馬不得，拘留彼弟，彼直我曲，不宜用兵。且拓跋珪沈鷺善謀，幼歷艱難，飽嘗世故，兵精士盛，更難輕敵。太子年少氣壯，必且藐視珪衆，諸多玩忽，萬一挫失，大損國威，願陛下慎重將事云云。」語皆合理。垂非但不從，反褫湖官爵，竟令寶等北進。老昏顛倒。

魏王拓跋珪方討平劉衛辰，斬獲衛辰父子，並誅他宗黨五千餘人，只衛辰少子勃勃逃往薛干部，不及追獲。當下掠得戰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載歸盛樂，充做國用。嗣又向薛干部索交勃勃，薛干部曾太悉伏，拒絕魏使，竟將勃勃一人送往後秦。高平公沒奕干、魏王珪又恨他抗命，襲破薛干部帳，逐去太悉伏，入帳屠掠，盡把財物取歸，因此國帑充足，士飽馬騰。補敘數行文字，上結劉衛辰，下引赫連勃勃。此次燕軍入境，長史張袞語珪道：「燕滅丁

零殺慕容永，一入滑臺，再陷長子，今復傾衆前來，總道我亦無能爲，一戰可取，我不如暫避兇鋒，佯示羸弱，使他驕怠無備，然後發兵邀擊，定可得勝！這就是兵志所謂居如處女，出如狡兔呢！」珪喜從竟議，遂徙部落畜產，西行渡河，直至千餘里外，方纔休息。

燕軍進至五原，收降魏別部三萬餘家，割取穉田百餘萬斛，穉讓形似麥而性不黏，爲朔方特產。移置黑城，復進軍

臨河，採木造船，作爲濟具，約歷旬餘，纔得製成千餘艘。魏珪聞燕兵將濟，始發兵出拒，并遣右司馬許謙，至後秦借兵，遙乞聲援。燕太子寶正備齊船隻，督兵下船，忽河中刮起一陣狂風，吹動船隻，有數十艘牽勒不住，竟順風漂往對岸。適魏兵前隊，瀕河游弋，即將燕舟纜住，搜獲甲士三百餘人。魏珪與語道：「燕主已死，燕太子何不早歸，反要渡河前來呢？」說畢，即令一一釋縛，縱使歸營。燕兵得命，即將珪言還報。太子寶不免驚疑。原來寶引兵至五原，與中山使命往來，屢不見答，還道垂果有不測情事。其實中山非無覆使，統被魏暗地遣兵，遶出燕營後面，把他截住，牽縛了去，所以出兵多日，不得聞垂起居。魏珪既將燕兵縱歸，使他傳言復令所執燕使人，隔河傳語燕營，僞證燕主死狀，益令寶等驚惶，士卒駭動，因此不敢徑渡。珪遂使陳留公虔，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遵，率七萬騎繞出河南，堵截燕軍歸路。再加後秦亦遣將楊佛嵩，引兵救魏，魏勢益盛。

先是燕太子寶，行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斷，術士靳安極言不祥，勸寶還軍。寶不肯從。至是安復白寶道：「天時不利，咎徵已集，急速還軍，尚可倖免！」寶仍然不聽。安退出告人道：「我輩並將委尸草野，不得生還了！」趙王麟部將慕輿，鬪垂真死，密謀作亂，將就軍中奉麟爲主，事洩被誅。寶因此忌麟，自思頓兵非計，遂焚船夜遁。時值初冬，天不甚寒，河冰未結，寶料魏兵必不能渡，未設斥堠，偏偏隔了一宵，河上朔風暴吼，天氣驟冷，河冰四合。魏王珪竟引兵渡河，挑選銳騎二萬餘名，亟追燕軍。

燕軍還屯參台陂，突有大風裹着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從後過來，覆壓軍上。沙門支曇猛，知爲凶象，急向

寶進言道：「風氣暴迅，魏兵將至，請遣兵抵禦爲要！」寶以爲去敵已遠，儘可無慮，但從鼻中嗤了一聲，餘不復言。曇猛固請不已，慕容麟在旁發怒道：「如殿下神武過人，擁兵甚衆，自足威行沙漠，索虜怎敢遠來？今曇猛無端絮聒，搖惑衆心，按律當斬！」曇猛泣語道：「秦王苻堅驅動百萬雄師，南下侵晉，一敗塗地，正由特衆輕敵，不信天道所致。今天象已經告警，還斥曇猛多言，曇猛死亦何恨，只可惜許多將士哩！」寶雖不欲殺曇猛，但總未肯盡信。還是范陽王德謂寧可預防，毋貽後悔。寶乃遣麟率衆三萬，作爲殿軍，藉防不測。既從德言，何不即使德斷後，乃仍委麟充任，總之麟實各有忤心，麟之譽實實欲敗寶，寶之遣麟即欲害麟，繁私如此，怎得不敗！麟雖依令斷後，總道魏兵不至來追，但縱騎游獵，不肯設備。

俄而黃霧四塞，日月無光，寶遣偵騎還詞魏兵，偵騎只行了十餘里，即解鞍臥着，魏兵晝夜兼行，到了參合阪西偏，燕軍尚未察覺。靳安又白寶道：「今日西北風甚勁，定是追兵將至的應兆，宜飭兵士倍道速歸，否則定難免禍了！」寶尚以詰旦爲期，是夜還安宿營中。至次日天明，晨曦已上，方擬飭軍啓行，那知山上已鼓角亂鳴，震動天地。開營仰望，見魏兵正從山腰下來，好似泰山壓卵一般。這一驚非同小可，嚇得燕軍個個股栗，各思逃生。再加寶平日在營，不善拊循，毫無紀律，倉猝遇敵，那個肯爲寶效死，一聲譁噪，都棄營飛奔，魏兵從上臨下，正如風掃殘葉，所過皆靡。燕軍急不擇路，統向澗中亂走。澗中雖有堅冰，到了人馬騰蹕的時候，或被滑倒，或致踏碎，不是壓死，就是溺死，遲一步的，即被魏兵殺死。及踰澗後，死傷已達萬人。再經魏拓跋遵率兵衝出，截住去路。燕軍四五萬人都恨寶不用良言，致陷絕地，索性投戈拋甲，斂手就擒。只有數千將佐，保住太子寶等，殺開一條血路，踉蹌走脫。陳留王慕容紹被殺，魯陽王倭奴，桂陰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及文武將吏數百人，被擒。還有太子寶寵妻，及東宮侍女，出兵打仗，何必挈此妻小寶之淫昏，可見一斑。以及兵甲輜重，軍糧資財，一古腦兒被魏掠去。

魏王珪但欲揀留數人，餘皆赦還。偏有一人出阻道：「不可，不可！」珪看將過去，乃是中部大人王建。便問他

有何評議，建抵掌高談，強說出一番大道理來，遂令被擒的燕軍，都做了異域的鬼奴。小子有詩嘆道：

大德由來是好生，如何入帳敢相爭？  
片言斷送多人命，慘比長平趙卒坑。

欲知王建如何說法，待至下回聲明。

本回敘後燕戰事，一勝一負，恍若有特別之報應，寓乎其間。慕容垂之頓兵不進，一拓跋珪之避敵遠徙也。慕容垂之分道攻永，一拓跋珪之分軍燈竇也。慕容垂善於誘敵，而拓跋珪適似之。垂能滅人國，覆人師，方自詡爲囊底智術，運用無窮，而不意其子之不能肖父，竟爲拓跋珪所賺，參合之敗，全軍覆沒，父若虎而子若豚，犬何相反之若是其甚也。意者由父不修德，但務聽智，天道惡盈，乃有此極端之報復歟？  
靳安支彞猛輩，雖極口苦諫，寧能挽天道於無形哉？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9 85618



倍通